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33nB280

神鼎雲外澤禪師語錄

清 行澤說

宏愆等編（依駒本印）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王光承序
    - 原序
    - 弘覺忞序
  - 目錄
  - 住蘄州菩提禪寺
  - 住黃梅老祖寺
  - 住潭州神鼎山資聖禪寺
  - 普說
  - 小參一
  - 小參二
  - 機緣一
  - 機緣二
  - 法語
    - 同住示語
    - 示鏡公忿徒
    - 示晃孚極侍者
    - 示禪人
    - 示劉千里居士
    - 示千里受戒四偈
    - 示張長人宏法居士
    - 無逸字說
    - 示張一生居士
  - 頌古(并拈)
  - 書問
    - 寄雲居顓大師
    - 復天童忞叔和尚
    - 復寶華朝宗和尚
    - 上報恩琇叔和尚
    - 上南澗問叔和尚
    - 與友人
    - 復達道者

- 復骨嚴大師
- 復冰心大師
- 寄不退大師
- 寄毛進士含侯
- 復蘄州守包居士
- 復韓奕伯居士
- 復朱子昭居士
- 復徐翥鶤居士
- 復深慧酆友芝居士
- 復吳師半居士
- 寄器外禪人
- 復張迪公居士
- 寄劉伯前居士
- 寄居士
- 復劉千里居士
- 寄張長人居士
- 復張一生居士
- 寄金正希太史
- 寄汪本和居士
- 與嚴羽儀中憲
- 與廣濟眾居士
- 與砥行社眾居士
- 寄胡孟培居士
- 復李少參五鹿

◦ 偈
- 閱法華經作偈七首贈　法師
- 閱楞嚴經成偈十首贈某法師
- 住山十警策偈
- 閱朝宗和尚指迷錄有感
- 示禪人四賓主話
- 侍者歸鄉省親乞法語
- 惺寂師弟四旬初度以歌贈之
- 又送返姑蘇
- 靈水出院復來求住以偈示之
- 為筏巨濟沙彌剃髮示語
- 示匪一禪人
- 示霞石法偈
- 示曇印法語

        - 示禪人
        - 示張長人
        - 示張玄居
        - 示程上觀
        - 寄謝李少參五鹿
        - 示毛進士含侯
        - 示饒孝廉厥修
        - 示居士劉龍友
        - 示居士
    - 淨土百詠(并序)
    - 詩
        - 五言古
            - 登老祖雙峰
            - 神鼎開山
            - 晚霽菴前弄月
            - 七月望夕步月過山至石鼓峰
        - 歌
            - 快活歌示禪者
        - 五言律
            - 山居
            - 寄伊菴師
        - 七言律
            - 匡山別同參諸友
            - 寄徒靈木
        - 雜詠四言
        - 雜詠五言
        - 雜詠六言
        - 十二時歌
        - 牧牛歌十首
            - 尋牛
            - 見跡
            - 見牛
            - 得牛
            - 牧養
            - 騎歸
            - 存人
            - 俱忘
            - 還源

        - 入廛
    - 山居雜詠
- 雜著
    - 論
        - 端本論
    - 說
        - 無住字說
    - 序
        - 砥行社序
    - 銘
        - 借獨菴銘
        - 座右銘
    - 贊
        - 阿彌陀佛像贊(二首)
        - 觀音大士出山像贊(三首)
        - 文殊大士出山像贊
        - 普賢大士出山像贊
        - 題過海羅漢卷贊
        - 題布袋和尚像贊
        - 初祖像贊
        - 黃檗無念大師像贊
        - 雲棲師太像贊
        - 天童悟和尚像贊(二首)
        - 磬山天隱師翁像贊
        - 蘇州報國院茂林和尚像贊
        - 陽山先師授和尚像贊(二首)
        - 自題像贊
    - 募疏
        - 住匡山漢王峰募米疏
        - 住匡山靜室募米疏
        - 接引菴留休夏募緣疏
        - 眾禪叢米同居乞疏
        - 擇隱募疏
        - 老祖募緣疏
        - 募結制資糧疏
        - 神鼎修造募疏
        - 為禪人題募衣單
        - 化麥引

        - 化燈油引
        - 化荳引
        - 募茶疏
        - 募修浴堂疏
      - 拈香
        - 浴佛
        - 陽山先和尚周年忌辰設供拈香
        - 祭磬山第二代先師授和尚文
      - 佛事
        - 齋堂上梁法語
        - 為石航楫禪人舉火
        - 為中牧修侍者舉火
        - 為介竑達禪人起龕舉火
    - 妄刻續燈諸錄說
    - 散話上
    - 散話下
    - 神鼎雲外澤禪師傳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神鼎雲外澤禪師語錄序

余己卯、庚辰間，聞雲大師名籍甚，及讀金正希先生語錄序，推崇不遺餘力，心尤慕之。浚師往匡廬，抵蘄州，南屆長沙，距吳會三千里，竟不得一見。越十年，師入滅。又十六年，惺寐禪師以其語錄全帙示余，展讀彌日，乃知人天佩服，非偶然也。師少而英俊，久參耆宿，深有發明。入陽山，見授和尚，機鋒迅疾，應對如流。陽山云：「汝進語都筐，但桶底未全脫在。」乃發憤再參，忽風動簾幙，撲蔌作聲，從前玄妙寶重處一齊脫落。陽山每加勘驗，知其證悟非虛，始以衣拂付之。住匡廬五乳峰，採茶作瓔珞粥，終年枯坐。一日，讀高峰自述悟因，遂自計曰：「彼見演祖贊時，已悟到虛空粉碎，大地平況，如何為雪巖末後一拶，卻透不過？」復力參二載，偶因失足墮澗，山禽驚起，飛鳴一聲，不覺徹應透現。自是大用靈通，縱橫自在，主賓玄要，左右逢源，三主祖席，衲子雲從，應機接物，雷厲風行，殺活臨時，光明直截，使人近傍不得，湊泊無繇。昔臨濟吹毛石火，東山撲倒便休，師真不愧祖風矣。嗟乎！世間賢達皆有悟地，但末後一關未能打破，終是悟中之迷，雖高峰為古佛再來，其前段猶不免此，況餘人耶？師之悟力全在重關更進，如與群仙同上雲霄，獨能撞開天闕，宜其自利利人，無不具足，所傳語錄，頑豔服膺也。正希先生曰：「大師面目定不在語錄中，具眼者薦取。」余曰：「大師面目何嘗不在語錄中？但非具眼者不能薦取耳。」陽山不妄記莂，生平煆煉惟師一人，師得法十八年，門徒參請嘗千數，而終身無所付囑。惺寂禪師為同參兄弟，不遠三千里往來佐師，滅度後，結集前後語錄已刻、未刻如干卷行於世，正法流通，惺公力也。誦斯錄者，其無忘厥功。

時康熙十一年孟春穀旦　雲間王光承槃談撰

雲外澤禪師語錄原序



神鼎雲外澤禪師語錄序

汾陽有三種師子句：一曰超宗異目，二曰齊眉共躅，三曰影響音聞。三種之中，無論影響音聞為野干倚勢、異類無分，即使齊眉共躅見與師齊，早已滅師半德矣。唯夫超宗異目見過于師，方堪傳

授。然自曹溪散席以來，歷唐宋元明，屈指幾人堪稱此種？回翔今古，庶幾黃檗、大仰、德山、臨濟、洞山、巖頭、雲門、玄沙，以至汾陽昭、石霜圓、五祖演、大慧杲、應菴華，暨近代先師悟老人數十輩而已。先師龍吟滄海、虎嘯深山，一時風雲馳驟，非但首下天台席多香象狻猊，即出自天童刀尺散而之四方者，類皆超師有作，如磬山再世，雲外澤公其一也。公始開發天童，繼參陽山，得受記莂，遂深隱匡廬之巔。時中現行流識，治以悟力，一切併消，卻疑高峰有悟後之迷，念不去心。一日，偶采野蔬墮深澗，忽山禽飛起，大叫一聲，不覺泮然冰釋。從此全機透脫、大用現前，盡十方世界、大地山河、草芥人畜，都盧是箇清淨光明，遮那妙體，窅忘彼此，泯絕是非。故其引接方來，提攜未悟，從無住本，洞示當人，不論初機宿學，才跨門來，教渠一蹋到底，直踐至泰至安之域、大休大歇之場。然擬莽鹵承當，便與深錐痛拶，而諸方來者，非慧偏識短，則半青半黃，愍其雜毒入心，過由師故，復於告香普說時，舉當世邪知謬說之師，條陳其妄，指斥其非，反覆萬有餘言，而娓娓不休焉。於乎！默照邪禪，誤人尚淺，大慧禪師尤且肆口譏訶，矧穿鑿邪解之害人，至戕慧命，忍視其禍延不起，而救正之乎？公既契悟恢宏，抑復三學該鍊，昔玄沙說法，往往與修多羅吻合，所以雪峰稱備頭陀為再來人。今公說法提綱，固已破除佛祖，華擘玄銓矣。至若因事對機，則又一一從如來性起妙德中拈出，雖不攢花簇錦，要亦麗日光天。寧曰：公僅叢林銕舌遠，殆幾希禪判官之永明壽乎？故予謂磬山門下，超宗異目，獨公一人，夫豈阿其所好哉？惜夫法門衰替，人之云亡，九原如可作，微公吾誰與歸？

康熙八年歲次己酉月維小春弘覺忞老人撰

雲外禪師語錄目錄

卷之一
菩提上堂
卷之二
老祖上堂
卷之三
神鼎上堂
卷之四
普說(二)
卷之五
小參
卷之六

小參
卷之七
機緣
卷之八
機緣
法語(附)
卷之九
拈頌
卷之十
書問
卷之十一
偈
淨土詠(附)
卷之十二
詩
卷之十三
雜著
卷之十四
散話
卷之十五
散話
附
傳
遺囑

雲外禪師語錄卷第一

參學門人宏忿編

住蘄州菩提禪寺語錄

順治己丑七月，師在廣濟接引菴受請，拈張高眾護法疏。「見麼？遍界不曾藏，今朝重指註，便解承當，還較些子。如或未然，且付維那宣讀。」

入院，至山門，師卓拄杖云：「入門一步，智者知歸；掉臂便行，人天罔措。且道畢竟如何？」喝一喝。

佛殿。「權掛垢衣云是佛，卻披珍御復名誰？當陽註破無多子，三拜渾同古佛儀。高著眼，莫狐疑，四山驅綠擁禪扉。分明月在梅華上，看到梅華早已遲。」展坐具三拜。

祖師。「兩兩三三起禍殃，鐵釘炊飯要人嘗。和贓捉敗菩提寺，覿面無私一炷香。」
伽藍。「兵荒接踵幾經年，賴爾靈光寺巋然。今日我來重著楔，塵塵剎剎一光拳。」
開山醫祖像。「東也撞著箇漢，西也撞著箇漢。誰知下載清風，兒孫卻得一半。且道那一半作麼生？暫時放在暗窗前，明日與君重計算。」
據室。「小小方丈，無勞伎倆。是佛是魔，雙收雙放。堂堂坐斷地天先，笑看華鯨來入網。」
拈護法疏。「達磨鼻孔，夫子眼睛，俱在者裏和盤托出。還有委悉得者麼？如無，不免煩他維那宣讀一過。」
舉法衣云：「從上老古錐遺下者具皮毛，後代兒孫透到臨末稍頭，箇箇少者一杓惡水，不得今朝解脫不下。看！看！山僧入者蟲豸去也。」搭衣云：「不入驚人浪，難逢稱意魚。」
指法座，云：「大眾會麼？者箇寶華王座，常在諸人頂[寧*頁] 上安著，不寬不狹、無欠無餘。汝等諸人要推推不開、要上上不得，何不直下與麼去？如或未能，山僧為你拈卻。」便陞。拈香祝聖訖，復拈香，云：「生平扶弱不扶強，不涉恩讎獨主張，雪老冰枯紅燄發，一爐香散海雲忙，奉為磬山第二代松際先師授和尚，爇向爐中，從教炙地熏天去也。」斂衣就座，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喝一喝，云：「直饒向未舉椎前薦取將去，早已落二落三了也。且第一義畢竟如何？莫有道得者麼？」僧問：「昔日靈鷲，今日菩提，未審是同？是別？」師云：「一不成，二不是。」進云：「恁麼則靈山一會不異今朝。」師云：「卜 不習吉。」進云：「謝和尚指示。」師便打。問：「馬祖三十年不少鹽醬，未審和尚今日事作麼生？」師打，云：「當爐不避火。」進云：「恁麼則大抵還他肌骨好，不風流處也風流。」師云：「那裏學者虛頭來？」進云：「和尚恁麼那？」師打，云：「前言不應後語。」乃掉拂子，云：「堂堂無一物，箇箇是菩提，擬欲求玄旨，依然涉路岐。所以教中道：『 一切眾生即菩提相，不可以菩提而得菩提。』又云：『 十方諸佛不得菩提，六道眾生不失菩提。』如是，則盡十方界都在諸人菩提裏，盡十方世界是諸人一箇本身，十方諸佛出現於世，轉法輪、度群有、入涅槃，一切眾生流轉生死，受無量身、經無量劫，總不出諸人本身三昧，何不直下與麼去？豈不省力？還有信得及者麼？直饒你向者裏信得及去，山僧更要問你：盡十方世界既是諸人一箇全身，為什麼居者不知行者事，人間不聽上天鐘？到遮裏，須知有透脫一路始得。如或不然，縱使問一答十、問十答百，總在燈影中行相似。若要親證自己菩提本身，何異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者哉？秖如山僧今日承眾護法之請，一行人

眾同到菩提，鼓響鐘鳴、人來客往，喫茶敘話、循禮循儀，開示陞堂、當機問答，且道是親證耶？非親證耶？若向者裏瞥地去，便可上與十方諸佛同一慈力、下與六道眾生同一悲仰。還會麼？眾生即是菩提相，杪秋風日殊清亮，卜 方世界是全身，人人腳底重千觔，句下若能親薦得，山層層又水層層。」復舉：「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壽便打，聖云：『 你恁麼為人，不惟瞎卻者僧眼，瞎卻鎮州一城人眼去在。』壽擲下拄杖，歸方丈。者一則話，叢林往往拈提，盡道三聖、保壽共出隻手扶豎臨濟門風，恁麼商量，何殊矮子看戲？殊不知二大老弄巧成拙，敗闕愈多。山僧今日拄杖開封，還有共出隻手扶豎磬山門風者麼？如無，山僧不免為眾竭力去也。」卓拄杖，喝一喝，下座。

安職事，上堂。「四祖縫衣後，靈蹤護有神，道場千古舊，法席幾番新？愧我非時出，諸賢共挽臨，今朝安職事，位位信天真。且道作麼生是天真底消息氅？」良久，云：「釋迦坐禪，彌勒煮飯，觀音種菜，普賢搬柴，只有憍陳如尊者冷冰冰地長年打坐，山僧看見便去罵他：『 今日安眾職事了也，你為什麼不去隨眾作務？』他道：『 和尚曾作箇什麼來？』山僧被他一拶，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一場懨懶而回，只得告訴大眾：知有恁麼事。且道知底事又作麼生？」擊拂子，云：「諸佛菩薩耐煩，耐煩。珍重，珍重。」結制，上堂。掉拂子，云：「不借無生國，何須向上機？即今一句堂堂光燦爛，瓦解冰消萬劫疑，不住見聞之內，全超鑑覺之淵。若是天外出頭底衲子，向未舉已前撒手便行，豈不成大丈夫哉？如或未然，有疑請問。」僧問：「當今宗旨 建立之初，請問和尚：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巢知風，穴知雨。」「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驚衣雖脫了，鵂鶹尚矜誇。」「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進云：「四句已蒙師指示，直截根源事若何？」師便打。乃云：「霜林葉落，體露千山，本來面目無藏處，三世如來口嘴乾。便恁麼去，猶涉途程；總不如何，墮坑落塹。山僧今日為汝諸人放一線道，直教箇箇如獅子兒壁立千仞去也。」卓拄杖，喝一喝。

上堂。「教中道：『 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不取無非幻。非幻尚不生，幻法云何立？如幻三昧王，彈指超無學。此阿毘 達磨，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拈拄杖，云：「恁麼會去，彈指超無學。」橫置拄杖，云：「恁麼會去，停四長智，養病喪軀。」復卓拄杖，喝一喝，云：「這段葛藤貶向什麼處去也？」良久，云：「神龍一舉透無邊，纖鱗猶在泥中躍。」下座。

上堂。「月月有箇初一，諸人那箇不識？雖然亙古亙今，未免有虛有實。還有知虛識實者麼？」問答竟，乃云：「三世諸佛證不到，

歷代祖師說不及，作善便生樂方，作惡還沉苦地。娑婆世界斗量來，秖得三千一百斛，憑中賣與阿修羅，十貫銅錢猶不足。告汝大眾，此事不可使外人知。外人知道，將謂山僧既稱一方善知識，為什麼將大斗量常住東西私下出賣？」良久，云：「山僧有箇道理回復他，且道是什麼道理？」喝一喝，下座。

上堂。僧問：「把住乾坤失色，放行瓦礫生光，即今正令全提，誰是當其鋒者？」師云：「高著眼。」進云：「恁麼則直下知歸去也。」師云：「對面三千里。」進云：「向上事還許學人露箇消息也無？」師云：「你試道看。」進云：「野色更無山隔斷。」師云：「鳥棲林麓易，人出是非難。」僧禮拜。問：「萬機休罷時如何？」師云：「莫辜負你者一問。」進云：「恁麼則直下擔荷去也。」師云：「你又辜負我作麼？」僧擬開口，師便打。進云：「某甲到遮裏，箭盡弓折了也，乞和尚慈悲，示箇安樂法門。」師打，云：「者納敗闕漢，不打更待何時？」乃豎拂子，云：「大眾見麼？所以道：欲明向上事，須是向上人。若[毯- 炎+畏] [毯- 炎+畏] 毸毸地則不得也，直下便見，更無回互，纔涉思惟，劍去久矣，何況蹋步向前，問禪問道，穿鑿商量，挑著屎擔傍家走，喚作參禪學道，闖入邪魔隊裏，被瞎眼阿師將丈二釘、八尺楔釘卻眼睛，彼此歡喜，喚作逼拶工夫，付衣付拂，奸心詭計，正眼看來如糞坑蛆蟲相似。汝等諸人大開了眼，看看是箇什麼道理？直下更無第二人，天堂、地獄、餓鬼、畜生、菩提、涅槃盡是汝諸人日用經歷底，步步過無量無邊世界，皆是諸人分上事，秖為不見有一毫異法，故有如是大用。若約衲僧門下猶是小用，且道：如何是大用纂？意氣不從天地得，英雄豈逐四時推？」喝一喝，下座。

冬至，上堂。「陽極則陰生，陰極則陽至，陰陽不到時，萬化由茲起。所以道：一句通同，十方快暢。起也，海晏河清；住也，乾坤失色。且如不去不來、不起不住時又作麼生行履纂？諸人還委悉麼？」良久，云：「如或未然，更為註破：一九與二九，相逢不出手，還較些子；三九二十七，凍得虛空成鐵壁；四九三十六，畫蛇切忌重添足；五九四十五，陽氣發時無硬所，諸人莫謂冷全消，更有春寒四十五；直待九九八十一，恭喜諸人大事畢，回頭更擬問如何，猲蚤蚊蟲劈嘴擲。」喝一喝。

臘月初一上堂。卓拄杖云：「戒由心生，心依戒起，了得自心，無事不畢。長安甚鬧，我國晏然，高氏沙彌，舌頭拖地。但得心安處處安，觸目無非波羅密，要了生死根源，記取臘月初一。」

上堂。僧問：「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未審還有為人處也無？」師云：「急走，急走。」僧云：「走後如何？」師打，云：「病鳥不離窠內死。」僧喝，師又打，乃云：「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總是鹽湯止渴，無風匝匝之波，撩起便行還較些子。

若是困魚止濼、病鳥棲蘆，翻成禍事。菩提門下總不與麼，人情若好，喫水也肥。汝等諸人還知渾身坐在水裏麼？」拈拄杖下座，打散，云：「選佛若無如是眼，宗風那得到于今？」

授比丘戒，上堂。橫按拄杖，云：「佛殿出家天地前，山門鐘鼓皆稽首，草木叢林尊證師，羯磨教授南北斗。今朝特地為舉揚，堅持此戒甚希有，萬機休罷急須行，眼底有華不唧溜。人人本具悉周圓，一亙晴空無量壽，情與無情度盡時，淨戒於焉始成就。」卓拄杖，喝一喝。

臘八，上堂。拈香竟，乃云：「今朝乃是釋迦世尊成道之辰，汝等還見世尊面孔麼？」拈拄杖，卓一下，呈起，云：「釋迦世尊來也。他道：『奇哉！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不證得且置，作麼生是如來智慧德相鄣？大眾！釋迦世尊被山僧一拶，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山僧不覺呵呵大笑。汝等還知有遮箇事也無？若知，不俟更舉；若也不知，山僧為汝重加註腳。」乃卓拄杖數下，云：「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且宿草菴，寶所在近。」喝一喝，下座。一

歲旦，上堂。僧問：「豁開戶牖，萬里不掛片雲；杲日騰空，四顧松風滿座。新年頭佛法則不問，如何是梅華一點的消息？」師云：「三日後看取。」進云：「當初迦葉曾註破，一笑陽春遍九垓。」師打，云：「遮場禍事天來大。」僧禮拜，師乃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彫。』傅大士恁麼說話，美則美矣，未盡善也。山僧亦有一頌舉似諸人：爆竹一聲催臘去，梅華幾點送春回，禪和拍掌呵呵笑，大地含生脫陰胎。大眾！看看釋迦老子騎佛殿、越山門來拜年也。」下座。

解制，上堂。「一期結卻布袋口，露地白牛變作狗，拆卻牛欄在此時，當陽突出看哮吼。還有哮吼底麼？」僧問：「世出世間是箇大鑪韝，和尚今日制作麼生解？」師云：「火盡不添柴。」進云：「畢竟向什麼處安身立命？」師云：「無入不自得。」進云：「恁麼則佛祖位中留不住，煙霞依舊遶青山。」師云：「八華綠子上，不用繡紅旗。」進云：「且喜露柱燈籠證盟去也。」師便打，乃云：「即此見聞非見開，無餘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無難事，體用何妨分不分？即今打鼓陞堂，四眾雲集，方丈老漢口吧吧地說長道短，且道是聲色、不是聲色？是見聞、不是見聞？即今萬象摐然、音聲歷歷，又如何得銷繳去？到者裏，若未透脫綱宗底，二六時中觸境逢緣，不是隨聲逐色，定然愛靜惡喧，有見聞作一邊、無見聞作一邊，心境紛紜、識情擾擾，如何得了生死去？若能即此見聞之中而見聞所不能到，居塵勞之地而塵勞所不能侵，亙古亙今，了無聲色，堂堂坐斷見聞，念念全超向背，解制、結制是什麼熱碗鳴聲？雖然如是，自救則得，若要開鑿人天眼目，提持向上宗乘，更

須颺卻全身向那邊更那邊翻箇筋斗，再來菩提手中喫棒。且道既到恁麼田地，為什麼還要喫棒鄴？平蕪盡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卓拄杖，喝一喝，下座。

上堂。「覿面分明，猶為客作；回光歇念，籓內羝羊。一色千差，動靜無住；言思不及處，別有一壺天。作麼生是言思不及底道理？還有具爍迦羅眼者麼？」豎拂子，云：「山僧今日可謂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如轉輪聖王解開髻中明珠等施諸人。若能向者裏大開了眼，頓入大安樂法門，豈不快暢平生？雖然如是，能有幾人得到與麼田地？蓋緣山僧遮裏無絲毫異路與人行、無半句語言與人坐，諸方學得的、解得的，盡是明窗下安排、印板上露布，泥牛木馬、石女金鐘，覿面全提、懸崖撒手，死言死語築滿肚皮。乍到山僧遮裏，不知是何說話？茫無措手，真可憐生。所以道：觸目堂堂，頭頭具足。向遮裏悟得個無相無名、本來無事，正是箇大屎坑，多少人向遮裏出頭？不得橫著肚腸、舒機發用，明朝後日蹋翻來路，方知慚愧殺人。直饒道：了了靈知，知亦不立；根塵迴脫，照體自如。雖云成等正覺、向上行履，若約衲僧門下，猶是貼肉汗衫，也須脫得乾淨，再來山僧手裏請棒喫。」喝一喝。

結制，上堂。僧問：「即今正在已結、未結之際，初機罔知適從，求和尚指示箇入路。」師云：「莫作夢。」進云：「點石化為金玉易，勸人除卻是非難。」師云：「伐冰之家不畜牛羊。」進云：「謝和尚荅話。」師便打。問：「萬法從心生，諸緣唯性曉，本無迷悟人，秖要今時了。今時了後如何？」師云：「依稀似佛，鹵莽為僧。」進云：「正當與麼時，還是已結制？未結制？」師云：「若是鳳凰兒，終不踐生草。」進云：「謝師指示。」師打，云：「一條紅線手中牽。」乃呈拄杖，云：「大眾見麼？十方三世一切剎土中，若聖、若凡，一齊在山僧拄杖頭上成等正覺、轉大法輪，各各遍入微塵國土，一一國土中各各見有雲外比丘統領佛剎微塵數菩薩摩訶薩眾，於紫雲峰頂演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密，窮未來際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若能如是見得，各各具足、各各圓滿、各各解脫、各各成現，不資一法、不欠一毫，長期、短期，結制、解制，是甚麼熱碗鳴聲？如或未然，也須真參實悟一番始得。不見古人道：『 毫釐繫念，三途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直饒纖念不起，猶為死水生蟲；無端依戶傍門，未免墮坑落塹。直須捏死猢猻，髑髏前更無魍魎；拈來便用，臨機處殺活縱橫，大家自在逍遙。」擲下拄杖，云：「一任拋來擲去。」喝一喝。

上堂。「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終日在世間，塵塵無一事，何須說離說即、說玅說玄？雖然如是，既到恁麼田地，直須努力向前，不可優游小徑。所以道：日可冷，月可熱，

火星燒著梵王衣，卻是新羅人打銕。語不到處，問荅縱橫；思不及時，千酬萬應。更有一言全舉似，歸堂止靜對跏趺。」
上堂。僧問：「古人道：『 離心意識參，絕聖凡路學。』只如心意識作麼生離？」師云：「一座纔起，大地全收。」進云：「畢竟如何保任？」師云：「十二處亡閑影響，三千界放淨光明。」進云：「通身無罣礙，處處絕行蹤。」師云：「德山元是老婆兒。」進云：「某甲總不會。」師打，云：「你且喫棒著。」乃舉：「昔日法眼禪師道：『 眼中無色識，識中無色眼，眼識二俱無，云何令見色？』師云：與麼話墮阿師，何異稚兒弄影？明頭合處，暗裏全彰；象王行時，狐蹤絕跡。十字街頭，跛鱉盲龜千金不換；一枚鎮海明珠，一文錢賣卻七八十顆，不為分外。遮裏若作佛法商量，更須買草鞋行腳始得；不作佛法商量，帶累山僧也是箇瞎漢。山僧六十年前有箇超諸方便句子，今日布施諸人，且道是什麼句子？」擊拂子，云：「達磨大師無當門齒。」下座。
上堂。師舉：「《金剛經》『 爾時世尊至實無眾生得滅度者。』」乃豎拂子，云：「世尊一條生銕脊梁壁立千仞，纔被須菩提輕輕磕著，便向草裏輥將去。雖然如是，可謂入水見長人也。當時若只向『 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處便休，今時承虛接響漢向什麼處摸索？若是山僧則不然，見他道：『 唯然，世尊！願樂欲聞。』便云：『 穿卻了也。』」復豎拂子，顧大眾，云：「還見世尊麼？」良久，喝，云：「若向遮裏了徹將去，一大藏教當下圓成；如或未然，且行羅漢慈，解結縛故；行如來慈，度眾生故。」喝一喝。
上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靈光獨耀，無古無今。佛事門頭，不缺一法。直撞橫沖，七通八達。兩行滯貨一齊收，千林萬壑冷湫湫。落日紅霞千嶂錦，西風黃葉一聲鳩。」卓拄杖，喝一喝。
結制，上堂。橫按拄杖，云：「汝等聞有箇雲外長老出世，各各頂笠腰包，來到遮裏參禪學道，擬會西來大意。錯了也。殊不知山僧從無量劫來常在你頂門打坐，寸步不離，你要見則得，欲覓則不得。你擬向玄妙處覓山僧，山僧不在玄妙處；你向平常處覓山僧，山僧不在平常處；你向了不可得處覓山僧，山僧不在了不可得處；你向一切處見山僧，山僧不在一切處。你若見得山僧，與山僧孝順，山僧與你永出塵勞，高超十地，舉心動念皆成海印發光，語默坐行盡是超佛越祖。你若不見山僧面、忤逆山僧時，山僧使你欲暫舉心，塵勞先起，昏沉散亂，卜 度思惟，向外馳求，自纏自縛。且道：山僧既在你頂門打坐，歷劫不離，為什麼升沉各別？還有透得此意者麼？」良久，云：「山僧即是你，你即是山僧。雖然如是，諸方唱導門中即得。若向菩提門下，更須將自己與山僧一齊拋向東洋大海，轉身向那邊，更那邊打箇筋斗，卻來菩提手裏請棒喫。且

道：既是一齊拋了，又將什麼喫棒？還會麼？」拈拄杖，卓一下，喝一喝，云：「不容擬議斬全身，始得名為主中主。」

上堂。「此事無你解會處、無你參尋處、無你思惟處，你要悟即得、要會即不得。若是箇真實悟得的人，如鄉里兩人說家常話相似，了了明明、成成現現，問東答東、問西荅西，不承言、不滯句，傍人觀之，或驚或愕、或想或疑，將謂有許多玄妙機鋒道理，殊不知在他分中有什麼禪道機鋒可說？雖然如是，直饒與麼會處，猶隔山僧三十里在。」卓拄杖，云：「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直下相逢來，一槌俱打透。」復拈拄杖，卓一下，云：「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

解制，上堂。「肘後懸符底且過一邊，氣吞佛祖底猶居門外，直得海底生塵、山頭鼓浪，猶是無風匝匝之波。若論向上提持，直饒百千諸佛展無盡神通、歷代祖師弄無盡伎倆，向此箇門中如雪填井相似。還會麼？」擊拂子，云：「不是與人難共住，大都緇素要分明。」

上堂。舉：「《華嚴經》云：『隨順無明起諸有，若不隨順諸有斷。』諸有既盡，十方凡聖只可填溝塞壑。到遮裏上無攀仰、下絕己躬，猶是無風匝匝之波。還有跳得出者麼？」良久，云：「跳則且置，只如既是上無攀仰、下絕己躬，又喚什麼作無風匝匝之波聲？」擊香几，云：「披簑側立千峰外，引水澆蔬五老前。」

上堂。僧問：「銀牆銕壁時，如何是迷中悟？」師云：「你問遮箇繫驢橛作麼？」進云：「瓦解冰消後，如何是悟中迷？」師云：「劍去久矣，你方刻舟。」問：「學人生死不明，乞師一接。」師云：「莫妄想。」進云：「不會。」師云：「卻較些子。」僧禮拜，師便打，乃云：「聰明不了生死，乾慧難脫苦輪。若不真參實悟，打脫業識根由，總無自由分。汝等無論久參初學，皆須單刀直入，掃蕩攙搶，方見太平基業。若只向心窩裏想、本子上尋，以當參學，正如南行北轍，愈行愈遠，生死到來方知不實。近時有一等禪和子，不信真參實究，不是向見聞知覺上認住，便是向無為無事內困著，甚至慣習機鋒，胡談亂作，種種邪謬。病僧久病無力，又舌頭生瘡，不能一一詳舉，所以真實告報諸人道：見聞知覺決定不是，行住坐臥決定不是，坐禪入定決定不是，寒向火、熱乘涼，看孔著楔、捨短從長，菩提寺裏一百五十箇禪和子、一百四十九箇沒有鼻孔。眾中忽有箇漢走出來道：『請問和尚：那一箇畢竟是甚麼人？』病僧到遮裏怎得不打？還有知落處者麼？」乃擊香几，云：「好大哥！歸堂去。」

冬至，上堂。「一毫端現寶王剎，破院子等地天寬，寒向火，熱乘涼，門前山色鬱蒼蒼，搬磚弄木權相為，更無佛法可商量。諸仁者！莫倉皇，不了流為聲色夢，了則全身入帝鄉。」豎拂子，云：

「且道是聲色耶？是帝鄉耶？滿盤托出無人委，七寶空餘萬丈光。」復舉：「五祖演冬至小參，舉傅大士偈云：『 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彫。』祖云：『 傅大士恁麼說話，可謂精金美玉，今古光輝。』山僧舉到遮裏，忍俊不禁，與諸人頌出。頌云：有中有，無中無，細中細，麤中麤。」師云：「諸大眾！要見傅大士則易，要見演祖則難。何以故？話在菩提。舉到者裏，也不妨與箇註腳：袖頭打領，腋下剜襟，貧人齊奪卻，富者與三斤。」

雲外禪師語錄卷第一終

(當山遠菴和尚捐貲，刻
前住
神鼎雲外和尚語錄第一卷。
康熙乙巳夏月，神鼎塔院識。)

雲外禪師語錄卷第二

侍者深極編

住黃梅老祖寺

上堂。師至法座前，拈拄杖指云：「大眾還見麼？須彌燈王如來遣八萬四千菩薩摩訶薩各各坐大寶蓮華座，一一座高廣六十由旬，來入法堂助揚大化，隨山僧手頓爾現前。諸人還見麼？若不見，莫怪山僧撒屎著汝諸人頭上去也。」拽拄杖便上。拈香祝聖訖，次拈香云：「三十年來弄馬騎，誰知卻被瞎驢記？二回拈出大家看，一番飲水一番噎。今日對人天眾前敬為磬山第二代先師授和尚當陽爇卻，普請同觀。」白椎竟，師掉拂子云：「如弦直釣老漁翁，颯颯清風步步同，今又懸竿峰頂上，人人俱在水晶宮。水晶宮裏不是久居，衝浪錦鱗出來相見。」問：「祖庭秋晚，邪法橫行，即今闔山大眾敦請和尚陞座，未審有何方便喚醒一切人不蹈邪徑？」師云：「左眼半斤，右眼八兩。」進云：「千峰頂上聞獅吼，我祖燈光今又輝。」師云：「山高霧重。」問：「古人道：『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意旨如何？」師云：「胡張三。」進云：「『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又作麼生？」師云：「黑李四。」進云：「聖人若會，為什麼即同凡夫？」師云：「猩猩著草鞋。」進云：「凡夫若知，為什麼即是聖人？」師云：「瓦解冰消。」進云：「秖如今日老祖寺裏陞堂，大眾聳聽，還是凡夫？還是聖人？」師云：「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進云：「恁麼則聖凡兩路俱拋卻，一亙晴光萬古春。」師打，云：「墮坑落塹。」乃云：「宗風久寂，秖為自信不真；祖令當行，要使十方暢快。外道邪宗喪膽，權乘菩薩無光。若是具眼英賢，向未舉已前撩起便行，老祖也須退身三步，讓他出一頭地始得。既無其人，不免累及山僧，隨例顛倒去也。昔日釋迦老子四十九年三百餘會，頓漸偏圓、大小權實，一雨所滋，稱其種性，各得增長，乃至法華會上雖云極暢本懷，正眼看來，譬如指毒食以示人，未有親下口者。厥後靈山會上拈起一枝華，目顧大眾時，百萬人天悉皆罔措，惟有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遂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教外別傳、秘密法門，付囑摩訶迦葉。』一杓惡水蓋覆將來，可謂親吞此毒，死後還魂。於是，西天四七、唐土二三，餘波橫流，其毒愈熾。黃梅五傳而至臨濟，毒彌深、法彌廣。寶掌大士自中印而來茲土，歷州四百、歷歲千餘，尚不免毒發於少林、禍延於此土。後有天王道悟禪師等餔其糟而啜其醨，當是之時，貪生怕死之流望巖而退，迄今數百年來毒

氣全消，草木暢達，居民適意。山僧今日偶為一陣業風吹到此間，且道是放毒氣耶？說佛法耶？若是佛法，山僧一些也不曾學他，更有甚麼可說？只是收得一條鱉鼻蛇，毒氣連天，逢佛咬殺佛、逢魔咬殺魔，乃至餓鬼、羅漢、六道、四生，但有到來，便與當頭咬殺。今日向人天眾前拋出來也。」擲下拄杖，云：「還有親遭此毒者麼？」擊香几一下，云：「險。」復舉：「三聖道：『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為人。』興化道：『我逢人即不出，出則便為人。』遮兩箇漢，如手執兵符，各霸一方。若到老祖門下，總與三十拄杖趁出。何以故？新開舖席，賞罰分明。」卓拄杖，下座。

上堂。僧問：「法雷已震，甘露已灑，今日陞座，還有不說似人的法也無？」師云：「看取令行時。」進云：「恁麼則龍得水時增意氣，虎逢山色長威獰。」師云：「忍屎抵饑腸。」僧喝，師便打。問：「如何是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云：「依稀越國，彷彿楊州。」進云：「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師云：「正好喫棒。」僧喝，師便打。乃云：「夜臥不知誰喚起？聞聲不假耳根塵。一條拄杖，生鐵鑄成，活鱍鱍地，誰敢拘束得伊？你但內不徇私、外不求玅，頭頭盡是知音，法法皆予伴侶。若向高玄處覓見，沒溺殺人，抱樁搖櫓，快活何期？山僧不是大德，大德不是山僧，山僧只於此處而得解脫。」喝一喝。

上堂。僧問：「古人道：『象王行處絕狐蹤。』破額山乃醫祖道場，為什麼竟容狐鼠？」師云：「不見道：野狐跳入金毛窟？」進云：「冷看是？救取是？」師云：「禍不入慎家之門。」進云：「恁麼則太陽昇處野燐消。」師云：「爭奈疏田不貯水何？」僧禮拜。問：「方今偽說混真，魔法熾盛，法王登座，未審何法救援？」師云：「未問已前百雜碎。」進云：「與麼則獅子一滴乳迸散十斛驢乳也。」師云：「看取者一問。」進云：「只如紫雲峰頂，人天交接，凡聖混融，未審有幾人能契和尚意旨？」師云：「未曾飽喫廬陵米，徒將長袖惹風煙。」進云：「袖裏金鎚光燦爛，倚天長劍逼人寒。」師打，云：「者一棒少你不得。」僧禮拜。師乃云：「一法能生無量法，無量入一亦無餘，超情離見絕遮攔，生育聖凡無向背。名不得、狀不得，不可得中只麼得，佛祖於茲結舌，魔外窺伺無門。若是箇具眼英靈，望見山僧恁麼道，便能當頭坐斷，千聖齊立下風；正眼洞明，照徹聖凡根本。天地如斯而覆載，日月如是而運行，佛祖如是而轉法輪，眾生如是而流轉生死，山僧如是而作戲逢場，拈提向上鉗鎚，摟碎野狐窠窟。直饒親證如是，只能入佛不能入魔，更須重入紅爐，烹煆十成具足，死後方可入淨入穢，入彌勒樓閣，入三眼國土，處處遊履，惟見空名。此猶是方便利生邊事，若要直截根源，何假遮些嘮嚷？若[毯- 炎

+畏][毯- 炎+畏][毯- 炎+崔][毯- 炎+崔] ，如覿地尋鋮子底一般，今日會禪，明日會道，不是內依蘊界，便是外逐狐涎，日久月深，趨名奔利，打入野狐種類，相引相牽，均投苦海，本學善因，反招惡果去也。山僧今日偶然路見不平，說起遮般絡索，可謂不惜眉毛，欲得此話重圓，且聽重為剖判。」拈拄杖卓一下云：「拄杖子朝到西天，暮歸東土，三世諸佛只得傍觀有分。恁麼說話，據地擎天，汝等諸人開眼也著，閉眼也著，擬求解會，錯過多時，要不擬心，墮坑落塹，渾侖吞卻，正落邪禪；直饒透脫分明，未免觸途狂見。且道畢竟如何？」卓拄杖云：「爛研巴豆三千顆，瀉盡諸方五味禪。」下座。

上堂。僧問：「今日乃是汪居士見道不惑之年，敦請和尚陞座，未審因齋慶讚一句作麼生道？」師云：「萬國醉心嘗大鼎，相逢攜手上高臺。」進云：「恁麼則一亙晴空無量壽，風雲相聚古峰頭。」師云：「大似一聯詩。」進云：「且喜佛殿山門共相暢快去也。」師便打。問：「教中道：『 無法可說，是名說法。』即今四眾臨筵，和尚如何施設？」師云：「山僧打退鼓。」進云：「靈山一會，今日儼然。」師云：「你即今在什麼處？」進云：「居士知恩有地，慧日長明去也。」師打，云：「脫卻遮重關，再來請棒喫。」問：「壽域既開于今日，當陽直指事如何？」師卓拄杖三下。進云：「恁麼則金蓮從地湧，寶蓋自天垂也。」師云：「虛頭禪客。」進云：「蹋斷紫雲峰頂上，及第心空在此時。」師打，云：「且信一半。」乃云：「昔日天奇和尚道：『 盡大地名不是別人名，盡大地相不是別人相，盡大地機不是別人機，盡大地體不是別人體，盡大地用不是別人用。若向遮裏會得，十方諸國土無剎不現身。』 」乃呵呵大笑，云：「大小天奇祖翁元來小膽。若是山僧則不然，今朝六月廿二日，便是如來真秘密，秖為凡夫逐始終，古人所以無虛棄。無虛棄，有何事？把手相牽入法門，文殊引導普賢迎。山僧說法作何語？日月週行無去住。收亦可，放亦可，鳳凰不帶黃金鎖，紫雲蹋碎豈徒哉？奪取錦標歸去來。」擊拂子，下座。

重陽，上堂。僧問：「寒菊未開，重陽已至，四眾雲臻，舉揚何法？」師云：「青霄無異路。」進云：「有心落在今時，無心落在曠劫，如何得脫卻兩重關，逍遙無礙去？」師云：「山僧被你遮一問，直得禪床震動。」進云：「恁麼則異類中行得自由去也。」師打，云：「湯寒水熱。」僧禮拜。師乃云：「山僧久矣不陞堂，萬象森羅努力忙，今為諸人聊舉似，滿天風雨到重陽。」乃舉：「南嶽思大禪師久不說法，誌公使人傳語云：『 何不下山教化眾生？目視雲霄作什麼？』思云：『 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何處更有眾生可度？』 」師喝一喝，召大眾，云：「不是山僧為你喝住，你們都

是思大禪師黑漆肚裏貨了。老祖遮裏則不然，總不見有三世諸佛可吞，亦不見有眾生可度。打動法鼓，四五百眾一齊圍繞將來，直得開山千歲寶掌和尚[跳- 兆+孛] 跳上紫雲峰頂，橫搖直擺，五百阿羅漢看見，一齊鑽入藕絲竅裏藏身去了，撞著釋迦如來，便與他摩頂授記云：『 善哉，善哉！寶掌比丘！汝乃能於東震旦國作如斯廣大佛事，希有，希有！』山僧拄杖子聽見恁麼道，冷地裏笑嘻嘻地說：『 寶掌老官也是悔氣，今日被者一杓惡水劈頭澆了，要洗得清，直待驢年。』」喝一喝，召大眾云：「又不是山僧為你們喝住，你們幾乎墮在金色世界中七顛八倒去也，過得者兩重關，更須知有一重極難過底關在。」復喝一喝云：「如今乾坤蕩蕩，海不揚波，物阜民安，調風順雨，高歌鼓腹，其樂無為，直饒寶蓋擎天，爭如我板鳴喫飯？」喝一喝，下座。

謝監院知客，上堂。「紫雲峰頂，迥絕人間；鳥道懸崖，誰能佇足？西來大意，著著全該；蹋步進前，反成落後。諸賢密達此意，方可其建法幢。監院荷眾竭力，識果知因；行直言端，典型可則。五旬設齋供眾，山僧聊為拈提。且道拈提箇什麼？」橫按拄杖，云：「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奪卻你拄杖子。恁麼會得，則無量壽超三際外，塵塵全露本來身；如或未然，且向葛藤裏薦取。」喝一喝。復舉：「雲居舜禪師有偈云：『 雲居不會禪，洗腳上床眠；東瓜直隴侗，瓠子曲彎彎。』大小雲居，元來小膽。若是山僧則不然，老祖不會禪，捏圓又搓圓；引得雲居者，不住白雲巔。」召大眾，云：「知客雲巔不住，監院功成不居。且道他二人向何處安身立命虧？」卓拄杖，云：「祖月凌空圓聖智，何山松柏不青青？」下座。

結制，上堂。「諸佛出世，祖師西來，了無別事，秖為直指汝等諸人直下本來是佛。雖然如是，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不是其中人，難了其中事。即今三通法鼓，四五百眾一齊圍繞座前，那一箇不是其中人？作麼生是其中事虧？」豎拂子，云：「喚作什麼？若道是拂子、不是拂子，大似鄭州出曹門。若是箇點頭知尾底衲僧，望見老祖恁麼道，撒手悟去，恰似箇參天鷂子一般，誰敢畫地為牢、拘繫得伊？若是箇念言語漢，將古人殘羹餿飯蘊在八識田中，到處逞唇弄嘴，問向上向下，遮箇則不問，那箇又如何，遇著些瞎眼邪師驀頭印可，互相狐媚，永劫無有了生死之期也。奉勸諸兄弟：須知此事大不容易，麤餐易飽，細嚼難饑，用心用到無心用，腦後依然欠一槌。」喝一喝。

彌陀誕日，上堂。「教中道：『 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群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恒處此菩提座。』菩提座且置，作麼生說箇隨緣赴感靡不周底道理虧？即今目前，春和、夏熱，秋肅、冬

寒，應時及節，遍界遍空，了無作為，豈假思議？萬化由茲而建立，聖凡因此以升沉，豈不是隨緣赴感靡不周底消息？秖為汝等頭頭錯過，強作主張，不信自己威光，卻隨業識流轉。所以，祖佛出來為汝諸人說破此事，建立三乘五教、戒定慧門、地獄天堂、四生六道，盡是療狂子之藥方，豈有實法與人增其繫縛者哉？是以，真身常住，正法難思，殺活縱橫，冷冷照用，掃除情垢，鍛煉真金，定慧圓明，戒乘兼急，全憑自己威光，不向別處流轉。」豎拂子，云：「雖然如是，且如諸人即今立地聽山僧恁麼舉揚時，菩提座在什麼處？」擊拂子，云：「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下座。

佛成道日，大雪，上堂。拈香竟，乃云：「世尊昔年於正覺山前夜睹明星，豁然大悟，遂云：『 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豎起拂子，目顧大眾，云：「如今還有親證得者麼？」放下拂子，云：「證與不證，都盧總在者裏，夫是之謂智慧德相。」良久，云：「既然俱是智慧德相，為什麼有迷有悟？且道淆訛在什麼處？如或未知，山僧為汝下箇註腳。」乃掉拂子，云：「風浩浩，雪飄飄，無相狀，孰堪描？玉殿瓊樓齊拽倒，不勞金鏃落雙鵰。」便領眾上殿。

歲旦，上堂。白椎竟，師便喝，云：「春夏秋冬無處住，人人剛道有新年，還有不涉新舊者麼？試出來道看。」僧問：「元正啟祚，萬物咸新，杲日當空，吾師如何祝讚？」師云：「陽氣發時無硬地。」進云：「恁麼則春回大地，遍界難藏去也。」師云：「挾泰山以超北海。」僧擬進語，師便打。進云：「千峰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師云：「下坡不走，快便難逢。」乃云：「昨日碌忙忙，盡道過年節，今日慶新年，箇箇皆欣悅。不知自己光，剛道有年月，初學厭紛囂，便欲離分別。拋卻金剛禪，滿眼添金屑，捏轉鼻頭看，塵塵俱剖泄。松風嶺外飄，煦日鎔殘雪，好箇歲朝天，都盧為你說。」喝一喝，下座。

結夏，上堂。舉：「大慧云：『 徑山無寸土庄田，今夏隨宜結眾緣，慵論道，懶參禪，拄杖挑來箇箇圓，不用息心除妄想，大家喫飯了安眠。安眠則不無，忽地夢見有人索飯錢又作麼生？』乃豎拂子，云：『 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徑山大師與麼道，美則美矣，只是忒儉。山僧今日也有數語與諸大眾諳箇時節：老祖無米又無鹽，禪和來到總隨緣，頭頭妙，處處禪，搬柴挈米擔磨肩，進既無門退無路，頂[寧*頁]一竅常通天。禪！禪！不用思惟計較，非干文字語言，按牛喫艸底一任按牛喫艸，噇飯打眠的一任噇飯打眠，堂內堂外打成一片，東西南北捏匾搓圓。還有一樁事，不得不為諸人說破：山上地溼，腳冷便須穿鞋。」

上堂。「古人道：『 恩重山丘，五鼎三牲未足酬；親得離塵垢，子道方成就。』成就則且置，作麼生說箇離塵垢底道理聱？莫是廣營福田以求出世麼？莫是一性圓明、了無生滅麼？莫是形有老少、佛性常住麼？若恁麼，當知皆是佛之影子、人天福報。見解依通則不無，若要親見佛之一字，猶隔一重山在。所以，趙州云：『 佛之一字，吾不喜聞。』趙州老漢恁麼道，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若是老祖遮裏則不然，佛之一字，迴避無門。諸大眾！作麼生是佛之一字聱？手中拂子不可不是佛之一字。今日請主石居士與令堂楊氏豈不是佛之一字？汝等攢攢簇簇、若聖若凡，無不是佛之一字。既然都是佛之一字，又將什麼作拂子？又將什麼作若聖若凡等一切物來？」豎起拂子，云：「還會麼？簸土揚塵無處尋，想伊只在秋江上。」

解制，上堂。豎拄杖，云：「還見麼？」卓拄杖，云：「還聞麼？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聲方始知。恁麼會去，如隔靴使拳頭搔癢相似，有甚麼快活處？所以道：『 參須真參，悟須實悟，閻羅大王不怕多語。』恁麼說話，如棒打石人頭，嘆嘆論實事，不可作禪道機鋒會了去。你若參到心窮力竭處，驀然撞著箇大闡提漢，劈頭與你一棒，直得魂飛天外、魄散九霄，然後再與你一棒。若能向者裏現出三頭六臂，大中現小、小中現大，舉一明三、證龜作鱉，不惟他人不識得你面目，你自己亦不知面目何似，是為真實解制之時，豈不暢快平生？你若未得如是，須是斬新提起無義味話，晝三、夜三，行、住、坐、臥，喫飯、穿衣，搬柴、運米，一切時、一切處，無不是參情結秀的時節。遮一念子，如烈燄亙天，點著則化，驀地桶底打穿，方知決不相賺。」喝一喝，下座。

上堂。舉：「法眼云：『 三界惟心，萬法唯識；唯識唯心，眼聲耳色。』法眼禪師恁麼道，大似抱橋柱洗澡相似。若是山僧則不然，三界惟心，萬法唯識，拄杖頭邊、艸鞋跟底倒用橫拈，趙、錢、孫、李老祖寺裏敲鐘，打破玉皇腳趾，閻君鮮血迸流，跛鱉盲龜賀喜，攪亂四大部洲神王，箇箇怒目切齒，王家大姐暗嗟呼，一喝十方清徹底。」拈拄杖卓一下，云：「清徹底，擺尾搖頭知幾幾？」下座。

上堂。「山僧橫說豎說，只要你們認取生身父母，不要把他鼻孔扭捏。好大眾！還識麼？你們各各從千鄉萬水來到者裏，把生身父母撇在棘荊林裏，參甚驢禪、馬禪？愈參愈遠，何不撒手歸家，薦取生身父母？」目顧大眾良久，云：「既無其人，山僧索性施大慈悲，為你指箇歸家路去也。你父母姓張，姓張的卻在江南；你父母姓李，姓李的卻在江北。江南、江北雖有許多州縣、許多處所，總在山僧鼻孔裏隨氣出入，直饒向遮裏撒手回鄉認取將去，猶是螟蛉

之子，未識生身爺孃在。更或遲疑，莫怪山僧倒騎聖僧遊戲十方剎海去也。」卓拄杖，云：「觀音、彌勒。」下座。

結制，上堂。僧舉狗子無佛性話，問：「趙州為甚麼道無？」師云：「地肥茄子大。」進云：「畢竟如何？」師云：「家富小兒嬌。」僧禮拜。師云：「諸人還會麼？地肥茄子大，家富小兒嬌，趙州只有一箇牙，物物雖然都咬著，皮毛背上好葍苴，狗子見人偏解吠，山僧飲水不飲茶。」拈拄杖卓一下，云：「一劈太華分兩路，斷橋流水映朝霞。」下座。

上堂。舉：「白雲端為郭功輔作箇山頌子，云：『 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尒小生，八九于，佳作仁，可知禮也。』郭公言下大悟。山僧今日亦為王居士作得箇山頌子，此頌不唯為居士點開正眼，且能為天下衲僧脫卻炙脂帽子、卸卻鶻臭布衫去在。一二三四五六七，恭喜諸人事事畢，老君顛倒著衣裳，天師口念波羅密，老祖寺裏逞風流，石鞏禪師踢氣毬，推倒門前下馬石，黃梅城裏鬧啾啾，低頭拾得水晶珠，拈起卻是太湖石。尒小生，八九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不須說。止！止！止！孔門弟子不能知，達磨老官打失兩箇當門齒。」召大眾，云：「你道山僧恁麼說話，可似箇三家村裏教學先生也無？」拈拄杖，卓一下，云：「勸君更進一盃酒，西出陽關無故人。」下座。

歲朝，上堂。「歲除春已暖，吾道大亨通，要坐即便坐，要行即便行。堪笑香嚴老漢無端瞌睡惺惺，道箇『 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無卓錐之地，今年貧連錐也無。』將謂得太安樂，殊不知正是乞兒見小利。更有箇真淨文和尚把不住，便道：『 去年富未是富，今年富始是富，去年富惟有一領墨黲布褊衫，今年富添了一條百衲山水袈裟。歲朝抖擻呈禪眾，實謂風流出當家。』真淨老人可謂頭正尾正，檢點將來也須喫老祖三十棒。且道過在什麼處？不見道：有功者賞。老祖不辭諸方檢責，也向驪龍窟內爭珠去也。也不富，也不貧，南北東西本現成，打麵還他州土麥，唱歌須是帝鄉人。忽有個孟八即漢走出來道：『 老祖與麼道也未見奇特，為什麼盲枷瞎棒打他古人？』山僧淨洗雙手，奉他一碗好茶。且道是賞伊？是罰伊？」喝一喝。

上堂。舉：「教中云：『 施主一粒米，大似須彌山，若還不了道，披毛戴角還。』汝等諸人擔囊負盔、撥艸瞻風，向孤峰頂上鏊三打七、朝參暮究，還了道也未？」有僧出禮拜，將申問，師云：「披毛戴角作麼？更或摶量，一粒米也難消在。不見南泉道：『 王老師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去牧，未免喫他國王水艸；擬向溪西去牧，亦未免喫他國王水艸。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拈拄杖，召大眾，云：「還見遮些些意旨麼？切忌向死水坐卻。山僧

遮裏只養一條拄杖子，溪東也在遮裏、溪西也在遮裏，放行則合水和泥、橫身為物，收起則孤標獨立、魔外潛蹤。且道與南泉相去多少？」擲下拄杖，云：「孤根自有擎天勢，不比尋常椰栗條。」喝一喝。

解制，上堂。僧問：「盡大地是箇解脫門，今日制向何處解？」師云：「刺腦入膠盆作麼？」進云：「雖然如是，作麼生得人天普利、大眾沾恩去？」師云：「轉見不堪。」進云：「臺盤踢倒人星散，直漢從來不受欺。」師打，云：「且信一半。」僧禮拜。師云：「酷暑六月中，火雲燒碧空，九旬天不雨，禾稻成蒿蓬，滿世盡皆忙迫甚，禪和猶困散昏中，曇印設齋因解制，惺惺寂寂卻朦朧。且道：既惺惺寂寂，為什麼卻朦朧？若向遮裏透得，便見適纔遮僧問：『盡大地是箇解脫門，今日制向何處解？』山僧向他道：『刺腦入膠盆。』諸人作麼生會？近時有一般漢道：『盡大地是解脫門，何必解制、結制？』恁麼見解，正是刺腦入膠盆了也。諸人莫見山僧與麼道，便謂法爾如然，必須有解、有結，更引古人『修證即不無、污染即不得』二語為證，何殊避溺而投火耶？若是有氣息漢，向遮裏脫卻鶻臭布衫，遇茶喫茶、遇飯喫飯，如初生孩子相似，更無一些縫罅與人摸索。若能如是，放開肚皮、撒手撒腳履踐將去，雖不能柱石宗門，亦得名為知慚愧漢，猶勝寡廉鮮恥、強作主宰、自欺欺人而稱善知識者多多矣。不見遮僧道：『臺盤踢倒人星散，直漢從來不受欺。』山僧輕輕地向他道個『且信一半』，可謂驅耕奪食、痛下鍼錐，到者裏須是箇人始得。還有跳得出遮箇屎坑者麼？好與三十拄杖。」下座。

薦祖，請上堂。問荅竟，師云：「秖如適纔那僧問：『中和師即今在何處安身立命？』山僧荅他箇：『劍去久矣，爾方刻舟。』向者裏見得，便見中和本來真體永無移易處。遮僧亦如是問，山僧荅他箇：『只許佳人獨自知。』若向遮裏透得，便見中和大德昔日本不曾生、今朝本不曾滅。既見他安身立命處，便見諸人安身立命處；既見諸人安身立命處，便見十方諸佛諸祖、若聖若凡安身立命處。是以，祖師道：『真體本來真，因真說有體，了得真實法，無真亦無偽。』既無真偽，業不能羈，要用便用，本末無殊，故能在天同天、在地同地，在僧同僧、在俗同俗，在棒喝同棒喝、在生死同生死，不見有芥子許差別之相、無有剎那許不是得菩提時，無有絲毫許可作見聞覺知、生滅去來種種解會。雖然如是，同生同死，遮裏放過則不可。」喝一喝，復豎拂子，云：「還見麼？山僧今日以本來正眼當念無生力，親見中和上人同本山先亡後化一切覺靈一時在山僧拂子頭上頓脫夢輪、高超覺地去也。且道：正當與麼時，作麼

生是唯心無外底受用句？」以拂子擊香几，云：「一擊牢關成粉碎，大千何處不風流？」下座。
散眾，上堂。「法門衰替力難扶，苟諂邪禪遍界沽，況值歲凶兵旅作，一菴深隱是良圖。便與麼會去，此人得事而不得理，還有舉一明三的衲僧麼？」良久，云：「如或未然，莫怪山僧打葛藤去也。教中道：『諸佛威儀進止無非佛事，凡有施為皆是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恁麼道也，則費鹽醬不少。只如山僧曩歲因隨喜祖庭，承諸勤舊集眾遮留，遂為三載之寓，又何曾有分毫住相可得？今因世亂年荒，散眾而去，又何曾有分毫去相可得？如是，則去來不以相、動靜不以心，在遠而常近、居方不涉方，故能大中現小、小中現大，虎穴魔宮優遊笑傲，建立掃蕩用在臨時，卷舒立方外乾坤、縱橫掛域中日月，盡是當人全機展拓處。山僧今日臨行，解開布袋頭一齊撒向諸人懷抱了也，還有親見山僧面孔者麼？」豎拂子，云：「從來往返絕蹤由，行人莫問東西路。」喝一喝。
雲外禪師語錄卷第二終
(大溈慧山和尚捐貲，刻
神鼎雲外和尚語錄第二卷。
康熙乙巳夏月，神鼎塔院識。)

雲外禪師語錄卷第三

侍者深知編

住潭州神鼎山資聖禪寺

師於順治九年九月入院。佛殿，拈香云：「古人道：『 因我得禮你，自倒還自起。』此說一行，釋迦老子赤骨律地，遍界無藏身之處。今日山僧特與大展九拜而蓋覆之。」

方丈。據室，云：「此是昔年開山證祖斷衲子命根處所，當時及門衲子各各氣宇如王，數百年來穢莠繁多，遺風掃地。今日不肖遠姪孫到來，不假麟膠，續諸祖風流遺唱，直教箇箇如獅子兒哮吼一聲，壁立千仞去也。」卓拄杖，喝一喝。

上堂。師指法座，云：「大眾！這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了也，為什麼十箇有五雙到遮裏不敢進步？」乃登座，云：「虎頭虎尾一時收。」拈香，云：「此香奉為今上皇帝聖壽無疆。」次拈香，云：「此一瓣香敬為闔郡檀護、文武官員同證宗乘、共圓種智。」又拈香，云：「此一瓣香，諸人還知落處麼？昔日磬山天隱老人常以此穿天下衲僧鼻孔，先師繼席，磬山亦行此令，直得盡大地人沒奈伊何。今日山僧向潭州界內、神鼎山頭第三回拈出，若也見得，一一分付，無欠無餘；如或未然，先師也該喫我三十棒。」遂燒。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第一義諦，山僧未至潭州時已為諸人華劈了也，如今向第二門頭更與挨拶看，還有共相出手者麼？」僧問：「遠離老祖峰頭，來居神鼎破院，不涉程途一句乞師道取。」師云：「八月離蘄州，九月到神鼎。」進云：「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師云：「山僧不眼花。」進云：「謝和尚指示。」師云：「倒屙有分。」進云：「且喜神鼎佛日光輝，灼破四天下去也。」師云：「臭氣熏人。」進云：「當陽一句無私語，天上人間已共知。」師云：「不唧溜漢。」僧禮拜，云：「三拜不虛。」師云：「更須出一頭地始得。」問：「三聖道：『 我逢人即出，出即不為人。』意旨 如何？」師云：「醬裏著鹽。」進云：「興化道：『 我逢人即不出，出即便為人。』又作麼生？」師云：「水中乳味。」進云：「秖如和尚遠離紫雲峰頂，來住神鼎道場，是出耶？是不出耶？」師云：「盡大地是箇澤上座，你向甚麼處見？」進云：「遍界且無尋覓處，人間天上獨稱尊。」便禮拜。師云：「山僧不愛奉承。」乃云：「萬仞嵯峨不肯住，隨風縹緲入廛來。既到如斯，寧容辨白？只得按下雲頭，拈起甑簞，直令孤峰猿鶴疑滿肚皮，破院荒村打開布袋，從頭拈起大家看，誰

是當行相買賣？呵呵呵，會也麼？眼看秋色已如水，等閒不奈襍頭何。」喝一喝。復舉：「臨濟大師於黃檗處痛領六十棒，後於大愚言下翻身，直得盡大地風颯颯地，若聖若凡無不仰其光彩，四生六道無不受其陶鎔，亙古亙今、窮未來際無不仰其覆蔭。這箇且置，且道臨濟大師得何三昧便有如是威光、如是力量？若也透得，即今現前一眾無不各各具如是威光、如是力量，剎那錯過臨濟大師入般涅槃七百餘年了也。」乃豎拂子，云：「如今卻在山僧拂子頭上口喃喃的道：『 我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喝一喝，云：「直饒與麼見得，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更或遲疑，莫怪山僧壓良為賤去也。」豎拂子，云：「還見麼？昔日世尊於靈山會上拈起一枝華，便有迦葉破顏微笑，謂之教外別傳。山僧今日神鼎上堂，拈起一枝拂子，大眾一齊舉首，且道是教外別傳？不是教外別傳？」乃擲拂子，云：「水歸滄海波濤靜，雲到蒼梧氣象閑。」

上堂。掉拂子，云：「貴買屎尿如金玉，賤賣明珠當石頭，贏得一身閑不徹，不風流處也風流。」問荅竟，乃云：「今日乃是魏居士設齋供眾，請問神鼎生、老、病、死之大事因緣，可謂夙佩靈根者矣。不見《法華經》云：『 諸佛如來惟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欲令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故佛知見且置，汝等諸人撥艸瞻風、千辛萬苦，無非亦為此生、老、病、死大事因緣。只如喚作大事因緣，還有生、老、病、死也無？喚作生、老、病、死，又將什麼作大事因緣覷？」豎拂子，云：「要識生、老、病、死麼？大事因緣是；要識大事因緣麼？生、老、病、死是。恁麼會得，始是半提，自救不了。」良久，云：「要識生、老、病、死麼？大事因緣不是；要識大事因緣麼？生、老、病、死不是。向這裏打破漆桶去，主人公也須喫棒始得；如或未然，憍陳如尊者倒騎銕馬上須彌盧，一頭撞著金剛力士。」乃吐舌，云：「慚愧殺人。」

上堂。問：「有一人見性而不解植福，有一人植福而不得見性，此二人那箇堪受人天供養？」師云：「脫殼烏龜飛上天。」進云：「齒牙餘馨猶在。」師云：「守株待兔焉能識？」僧禮拜，師便打。乃舉：「十四祖龍樹尊者至南印度行化，彼國惟信福業，曰：『 人有福業，世間第一。徒言佛性，誰能見之？』祖曰：『 汝欲見佛性，先須除我慢。』彼云：『 佛性大小？』祖曰：『 非大非小，非廣非狹，無福無報，不死不生。』彼聞理勝，悉皆信受。祖復於座現自在身如滿月輪，一眾惟聞法音，不見祖相。彼眾中有長者名迦那難提，謂眾曰：『 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爾虛明。』言訖，輪相即隱。祖復現身於座，而說偈曰：『 身現圓月形，以表諸法體。說法無其形，用辨諸聲色。』」師云：「祖師化

度南印土人，雖則曲順機宜，也則費力不少。爭似潘居士冒暑登山，齋僧散嘲，請山僧舉揚正法，打鼓陞堂，說法聽法，人人現自在身如滿月輪，何曾有些毫聲色形相得來？」乃舉拂子云：「還見麼？打麵還他州土麥，唱歌須是帝鄉人。」擊拂子，下座。

慧山上座請師住溈山，請上堂。白椎竟，師云：「第一義諦，慧上座未出溈山時，已為諸人註破了也。還有向第二義門挨拶者麼？」慧上座出眾對師，無言而立，師云：「仔細著，莫教話墮。」慧退身三步，又無言而立，師云：「話墮了也。」便打，慧一喝，師又打。僧問：「神鼎破院初開，溈山請主已至，驢事未了，馬事到來，未審此處彼處的的事作麼生？」師云：「拄杖子一齊穿卻。」進云：「秖如天地未分前，拄杖子在何處？」師云：「你是晃孚。」進云：「與麼則施設縱橫皆寂用，一箇閒人天地間。」師云：「神鼎山下煙生，明朝決定有雨。」僧掩耳歸位，師打云：「錯。」乃云：「今日乃是慧山上座得得為祖庭擇人，冒暑躬來神鼎，請山僧開法溈山，光揚祖道。山僧庶事不才，何能繼茲芳躅？況兼神鼎破院開荒，一時難以撒手。雖然，既不可辜他請主來意，神鼎口願又不當違，且作麼生得恰好去？」拈拄杖云：「東方入定西方起，西方入定東方起，莊嚴遍界悉無餘，此是如來剎自在。所以山僧有時將神鼎喚作溈山也得，有時將溈山喚作神鼎也得，有時將南作北，有時喚地作天，有時立主立賓，有時和泥合水，有時將一大藏教懸向杖頭說權說實、有時假千七百則證鱉成龜、有時向太末蟲肚裏橫身、有時向毘盧頂上撒屎。所以道：『一毛現神變，一切佛同說，經於無量劫，不得其邊際。』此猶是諸方明眼人參證卜度得的。只如總不恁麼來時如何？摩吒鴆鳥九頭毒，護世那吒八臂長。」喝一喝。復舉：「前日請主送禮時，有言：『溈山水牯牛公案特請和尚斬新拈出。』山僧爾時病中向他道箇主山前、案山後，今朝不免圓卻此話。昔日，溈山老祖示眾云：『老僧百年後，向山下檀越家變作一條水牯牛，左脅上書五字：溈山僧某甲。正當恁麼時，喚作水牯牛又是溈山僧、喚作溈山僧又是水牯牛。且道：畢竟喚作什麼即得？』古人多有與他酬唱語，山僧病軀不能悉舉。據山僧看來，溈山老祖可謂頭正尾正，爭奈末後勞而無功？山僧今日不待百年後，便生身變作一條水牯牛，向大溈山裏將四生六道、一切邪定聚未定聚種子盡與耕翻，令他箇箇生長菩提樹，蓋覆天中天去也。」乃豎拂子，云：「還見麼？一毛頭上翻身轉，百億毛頭總不知。」擊拂子，下座。

結冬，上堂。師云：「神鼎今朝結制，漫天大雪紛飛，不是嚴寒徹骨，那知滴水滴珠？更有艾家翁婆子，專誠慕道遠求師，四百里來請法設齋，供佛供驢。且問諸人：供佛供僧是人知有功德，為什麼

卻供驢去？還有委悉者麼？」問：「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只如無為作麼生學？」師云：「刺腦入膠盆。」進云：「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如何是心空及第？」師云：「髑髏粉碎重喫棒。」僧又進語，師以拄杖挃退，云：「看取前話。」乃云：「未結制前，一任諸人喫茶救渴、忍屎抵饑；既結制後，水長船高、泥多佛大。正當今日，卻在已結未結之際，時亨道泰，雨順風調，鼓腹謳歌，萬民樂業。若道山僧上堂開示佛法，山僧留取兩片皮喫飯；若道山僧了無一句開示于人，正是虛生浪死漢子。且道畢竟如何？三文大光錢，買得箇餈粑，高廣八萬由旬，硬如銕、黑似煤，汝等諸人要推推不開、要吞吞不下，神鼎略施方便，便見瓦解冰消。」卓拄杖，喝一喝，云：「不向雲雷超巨浪，終落溝潭網底魚。」

上堂。僧問：「昔有人問趙州：『 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州云：『 急水灘頭打毬子。』意旨 如何？」師云：「腳下泥深三尺互。」進云：「恁麼則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師云：「蹉過古人事。」進云：「又問投子，子云：『 念念不停留。』又作麼生？」師云：「山花滿髻栽，奴是村中俏。」進云：「知恩有地去也。」師打云：「吐卻著。」問：「昔日德山托缽下法堂，雪峰云：『 鐘未鳴，鼓未響，托缽向什麼處去？』德山低頭便歸方丈。此意如何？」師云：「任公把釣。」進云：「雪峰舉似巖頭，頭云：『 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在。』作麼生是末後句？」師云：「癢處一搔。」進云：「德山聞，喚巖頭云：『 你不肯老僧那？』頭密啟其意。作麼生是密啟處？」師云：「疑殺天下人。」進云：「次日德山上堂，果與尋常不同，巖頭撫掌大笑云：『 且喜堂頭老漢會得末後句，天下人不奈伊何。雖然如是，只得三年活。』這兩箇漢在什麼處著倒？」師云：「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進云：「果然牙爪如鋒利，今古聞之喪膽魂。」師云：「也知你搆不著在。」乃舉：「《涅槃經》高貴德王菩薩問世尊云：『 犯四重罪及五逆等，當斷善根佛性否？』佛言：『 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非常。佛性非常非無常，故言不斷。一者善，二者非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故言不斷。蘊之與界，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不二。不二之性，即是佛性。』」師云：「世尊雖則一時曲垂方便，向佛殿裏掘箇東司，脫賺多少人向者裏頭出頭沒，不得自由。直饒出得頭來，將不二之見斬為三段，然後向者裏致個問頭來，待山僧荅一轉了，東行西行。」喝一喝。

上堂。問：「出家如初，成佛有餘。成佛即不問，最初一句作麼生？」師云：「一葉落知天下秋。」進云：「恁麼則木人能撫掌，石女解烹茶。」師云：「轉見不堪。」乃云：「嘉魚張居士功名意

淡，出世情深，而能於素無叢林處發大乘心，精研正旨 ，決定不為邪師所惑，得得遠詣神鼎峰頭，求山僧剃度，入三寶數，可謂真正佛子，不昧靈根者矣。然世間之法，立身正己為先；出世之門，最初一念為始。最初一念，迥脫根塵，句後聲前，猶虧一半。若知此旨 ，則千差萬別，一印頓圓。以此印印一切，世、出世間無不週遍，謂之無盡藏陀羅尼門，亦名金剛王寶劍，亦謂之自性虛空華光三昧，亦名諸佛本源，亦名道種智，亦名常住法身不生不滅等。雖然如是，未脫教乘，網底游魚，龍門難度。所以有時向東勝神洲道一句，西牛賀洲箇箇知；三十三天道一句，四天下人箇箇知。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不是有言，不是無言，若能赤手全提，管取逍遙自在。」喝一喝。

臘八，上堂。師云：「釋迦世尊此日睹明星打失鼻孔，今朝神鼎峰頭漫天大雪刺破諸人眼睛，還有豁然大悟成等正覺者麼？」良久，云：「山僧恁麼道，早是帶水拖泥，爭奈諸人依然光不透脫，不免向虛空中懸一幅畫與諸人諳箇時節，乃是釋迦老子舊套頭。者老子從無量劫來為度眾生，向虛空中分疆立限不知其幾矣，纔出頭來便手忙腳亂，向人舉似了也，爭奈無人領荷？於是只得按下雲頭，道箇『 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可謂經疏分明、頭正尾正。誰料後代兒孫依然錯過，更向人道：『 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不是極則處，所以遭雲門檢點。若是極則，何須更待睹明星方悟耶？恁麼狐禪也敢稱為善知識。不見晦堂頌云：『 瞿曇打失眼睛時，雪裏梅花只一枝，而今到處生荊棘，卻笑春風腦後吹。』可與狐禪輩作點眼藥也。神鼎路見不平，向驪龍窟內爭珠，也與一頌：深山古木長棲鴉，隻翅如雲蔭萬家，玉殿瓊樓齊啄斷，三家村裏弄琵琶。」下座。

歲朝大雪，上堂。問：「元正啟祚，萬物咸新，拄杖子還有新舊也無？」師云：「滴水滴凍。」進云：「今古迥超圓智體，何山松柏不青青？」師云：「多少人與麼錯會？」進云：「謝和尚慈悲。」師便打。乃舉：「昔日僧問洞山初和尚云：『 聞師引出潭中意，直透青霄事若何？』山云：『 甲己之年丙作首。』僧云：『 今日事如何？』山云：『 大好雪。』諸人還知落處也無？若知此旨 ，洞山功不浪施，腳跟亦得受用；如或未然，山僧更為曲垂方便道：大好雪從甚麼處得來？若道從天降下，喚什麼作天？若道從地湧出，又喚什麼作地？若向這裏瞥地去，亦可與釋迦老子把手共行。」目顧大眾，云：「還有薦得者麼？」良久，云：「既無其人，山僧索性為諸人入第三方便品中挨拶看。」乃豎拂子，云：「還見麼？諸佛未出世，早已將遮柄拂子換卻一切人頭腦，及乎佛出世、祖西來，也只用遮一柄拂子而已，乃至五宗既立、萬派千殊，無非也只用遮柄

拂子。如今遮一柄拂子，日炙風吹、停灰積塵，多年無人用得他著，縱有拈弄拂子者，總不知為何等？有喚作拂子者、有喚作麈尾者、有喚作付法者、有喚作覿面全提者、有喚作無生法者，雖云拈弄拂子，不知卻被拂子拈弄。蓋為不曾見得分明，所以摸他鼻孔不著，若見得徹，則摸著他鼻孔了也。鼻孔在手，便見得三世諸佛、歷代祖師、若聖若凡，無不是拂子內的影像，一一毛端各放無量光明，一一光明內各各有無量無邊佛剎微塵，佛法僧寶、四生六道、情與無情無不具足。忽然影像內突出一箇大闡提漢，將遮一柄拂子一掣掣斷，撒向東洋大海，那時佛也沒有了、祖師也沒有了、菩薩也沒有了、一切四生六道都沒有了，你們遮些瞌睡禪和兒又向什麼處過活？」乃呵呵大笑云：「雲外老官，你遮一箇窮長老，過遮樣窮年，有什麼奇特，乃能於此娑婆世界作如此廣大佛事、說如此難信之法，甚為希有。釋迦如來度未盡底眾生，今日被你一網打盡，快活，快活。」乃震聲一喝，下座。

解制，上堂。橫按拄杖，云：「諸方解制正月半，神鼎何如早一旬？破院難支鹽米盡，禪和猶把散昏論，巨海不堪蚯蚓渡，乘時收網地天新。還有薦得此意者麼？不見昔日翠巖令參禪師解夏示眾云：『一夏來為眾兄弟東語西話，看翠巖眉毛在麼？』古人雖則一期方便，直是光前絕後，後人往往向眉毛上著倒，大不唧溜。神鼎一冬亦為眾兄弟東語西話，且道還有一句子到諸人分上也無？好大眾！諸方參得的、學得的，皆是印板上打來、模子中脫出。神鼎遮裏雖則向你道：開口也打、不開口也打。且道：是有指示？無指示？今日恁麼道，明日又不恁麼了；你不恁麼時，我又卻恁麼。若能向遮裏脫盡規矩格量，道將一句來，神鼎呵呵大笑有分。」乃遍視大眾，云：「還會麼？」復大笑，云：「呵呵呵！是什麼？迷悟不相干，長伸兩腳臥，栽田博飯較些些，死捏蛇頭成話墮，赤條條地混塵勞，裙子褊衫都扯破。報諸人，休放過，現錢買賣著精神，出門不認前來貨。雖然如是，路上忽然有條毒蛇鑽入褲襠時又作麼生？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

上堂。師拈拂子云：「神鼎新安監院，恰值正月元霄，兩序同心贊助，堂堂五眼齊超。作麼生說箇五眼齊超的道理聾？不見昔日趙州會下有二僧相推不肯作第一座，知事白州，州云：『總教伊作第二座。』知事云：『第一座教什麼人作？』州云：『裝香著。』事云：『裝香了也。』州云：『戒香、定香、慧香、解脫香。』應菴華祖拈云：『趙州下這一槌，不妨驚群動眾，檢點將來也是泥裏洗土塊。若是薦福門下，第一座也有人、第二座也有人、第三座也有人，雖然，不免從頭註破：第一座銕眼銅睛覷不破，第二座陽春白雪無人和，第三座真實身心同達磨。且道：與趙州是同？是別？若

也如此會得，許汝具一隻眼；若也不會，也許汝具一隻眼。』忽有箇衲僧出來道：『 總不與麼時如何？』但對他道：『 切莫向鬼窟裏作活計。』 」師云：「遮兩箇老漢，一人拈頭作尾、一人拈尾作頭，還有檢點得出者麼？如或未然，總該喫神鼎手中棒。何故？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喝一喝。

上堂。「智光廣大精進力，游戲人間知幾秋？千水波清千水月，誰知月在碧峰頭？會麼？今日乃是山僧母難之辰，勞諸緇素道友得得遠來祝壽，請山僧上堂說法。山僧初意未肯相許，繼思母恩難報，不妨乘時亦作一堂供養。」乃拈拄杖卓一下，云：「有情無情，到與不到，普同供養。此猶是總供養相，今當更為作別供養。別供養者，先將三十三天作箇香爐，兩輪日月作箇香合，四大海水作盞，琉璃須彌山作一燈柱，四大部洲作四盤上妙飲食，差拄杖子持此供養，遍供十方三世一切剎塵諸佛、法、僧，各各遍滿，各各普入。如是一塵、一剎、一切塵、一切剎，重重互入，如帝網珠，下至阿鼻地獄，上至阿迦尼吒天，若聖若凡，無不飽齁齁地，不覺不知己之所入。於是人天互相推尋，互相告語：『 我等今者何故飽齁齁地，無欲無依，三界人天平等空寂？將無娑婆世界成住壞劫已盡，空劫而住耶？』爾時，空中有天告言：『 善男子！莫作此念。此世界南閻浮提有座神鼎山，山上有箇雲外長老，今日乃是他示生之辰，精窮赫赤，無物辦供，特借此一世界物料以作供具，你我皆在所借之中，且待須臾，便當自己。』天人聞此，乃呵呵大笑曰：『 囚！』於是遂乃一時依舊如故，三十三天依舊三十三天，日月依舊日月，如是一切悉皆依舊了。神鼎比丘乃安詳而起，謂大眾曰：『 法性如是，非有作也。那年八月初三日，諸人會得好，神鼎不如你；明年八月初三日，神鼎會得好，諸人不如神鼎；正當今年今月今日，諸人也在裏許，神鼎亦在裏許，乃至三界上下，若聖若凡，無不俱在裏許。』復高聲云：『 還有不在裏許者麼？』 」良久，云：「咄！西河弄獅子。」

上堂。拈拄杖云：「不二門開作者知，清風浩浩續人稀，今朝屈友知天命，山拙聊開頂上眉。還有知落處者麼？」問答竟，師云：「屈居士深信佛乘，克心積善，今乃五旬初度，遠詣神鼎山頭設齋俵嘲，請山僧舉揚正法，可見吉人施為皆順法性，盡成性起功德之門，不落斷常生滅之見。迷人我執，情見不空，凡有施為皆背法性，斯名有為生滅也。是以大士以修顯性，以性顯修。若無性，修亦不成；無修，性亦不顯。譬如初一日，月明雖漸滿，而常帶或半或圓一切月，以一切月常在故，一月即一切月故。若能如是信入，則因該果海，果徹因源，法爾無二，非由心外而有少法可建立也。是以昔日維摩居士示疾毗耶離城，與三十二大菩薩、百萬人天共說

不二法門，乃至現大神通，斷取妙喜世界來於此土，取香積國飯悉飽眾會，納須彌於芥子，擲大千於方外。你看他一箇俗人作一場大佛事，天然奇特，皆自心不思議之力，非有他術也。今日屈居士現塵勞身，游神方外，達幻財之匪堅，了世緣之若夢，助我建叢林、裝聖像、齋僧供佛、請法陞堂，種種佛事亦皆自心不思之力，非有他術也。若能如是見得，方知古人的今人用，今人的古人為，古人無背面，今古幾人知？於食等者，於法亦等，一剎那間遍滿十方微塵國土，一一塵中各各見有無量屈居士、無量神鼎老漢、無量大眾圍繞，各各見無量無邊法門，乃至一塵一切塵亦如是，窮未來際，無間無歇。且問大眾：屈居士一生作福不知其幾，為什麼到神鼎手中便成如是奇特不思議功德？」拈拄杖卓一下，云：「直須過量英靈漢，方顯無邊大法門。」下座。

結制，上堂。白椎竟，師云：「山僧未出方丈時，第一義禪已輕泄，披了伽黎到此間，舉似分明無可說。便恁麼去，將謂神鼎無折合，還有向第二義挨拶者麼？」問荅竟，師云：「諸大德！汝等最初發一念來見神鼎，那時佛眼也覷你不見。如今既到神鼎，隨群逐隊還記得那時消息也無？若道那時發的即是如今用的，此人儱侗瞞頇，未具參學眼在；若道那時發的不是如今用的，此人亦未具參學眼在。若向者裏透脫綱宗，說那時發的即是如今用的，許他具一隻眼；若道那時發的不是如今用的，亦許他具一隻眼，正好將拄杖子一齊穿卻，挑去十字街頭賣與王四老官，然後方知山僧與諸大眾若聖若凡、往古來今打成一片，不見一法去來相、不見一法動靜相，步步超玄，心心寂滅。」拈拄杖卓一下，云：「三世諸佛也如是，歷代祖師也如是，山僧也如是，現前若僧、若俗無不如是。」乃喚云：「澤上座。」復應云：「諾。惺惺著，莫教話墮。」乃吐舌，云：「若不得這一轉語，洎合為你們錯下註腳。」復舉：「僧問風穴和尚：『古曲無音調，如何和得齊？』穴云：『木雞啼子夜，芻狗吠天明。』後來大慧禪師云：『這箇黃面浙子恁麼答話，做他臨濟兒孫未得在。若是徑山則不然，待他問：「古曲無音調，如何和得齊？」便向他道：「木雞啼子夜，芻狗吠天明。」』後來磬山師翁云：『大慧禪師恁麼拈提，也做他臨濟兒孫未得在。或有人問磬山：「古曲無音調，如何和得齊？」但向他道：「子夜木雞啼，芻狗天明吠。」』」師云：「這三箇老漢將謂各各是箇白拈好賊，誰不知手腳俱露？若是撞著神鼎忤逆兒孫，將三箇老漢縛作一束，埋向十字街頭，更於塚上作一箇大茅司，供養往來雲水。還有知神鼎落處者麼？」乃擲拄杖，喝一喝，下座。

雲外禪師語錄卷第三終

(　徽州府師兄宏朗捐貲，刻
神鼎雲外和尚語錄第三卷。
康熙乙巳夏月，神鼎塔院識。)

雲外禪師語錄卷第四

參學門人宏忿編

普說。僧問：「古人道：『 諸佛不出世，祖師未西來，佛法遍天下，談玄口不開。』既是佛法遍天下，為甚麼談玄口不開？」師云：「咭嘹舌頭三千里。」進云：「諸佛已出世，祖師既西來，支分派列，五葉聯輝，浩浩談玄，宗旨 建立，為甚麼翻成途轍？」師云：「銅沙鑼裏滿盛油，忍俊韓盧空逐塊。」進云：「即今四眾虔誠，人天普集，未審有何開示，令一切人不墮途轍？」師云：「直下無回互，宛轉萬重關。」進云：「近來狐宗放肆，正眼寂寥，五家宗旨 久矣無聞，還許學人一一舉問麼？」師云：「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進云：「如何是臨濟宗旨 ？」師云：「電光影裏辨龍蛇。」「如何是雲門宗旨 ？」師云：「異鄉逢父母。」「如何是曹洞宗旨 ？」師云：「舀水不揚波。」「如何是溈仰宗旨 ？」師云：「啞子夜彈琴。」「如何是法眼宗旨 ？」師云：「倒騎千里馬。」「如何是最初一句？」師云：「疑殺天下人。」「如何是即今的事？」師云：「眼似鼻孔。」「如何是末後的事？」師云：「笑殺旁觀。」進云：「謝師荅話。」師打，云：「可知禮也。」問：「承和尚有言：『 開口也打，不開口也打。』為復懸巖撒手？為復覿面全提？」師云：「雲散月當空，雨過山更綠。」進云：「恁麼則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首透長安。」師云：「為復懸巖撒手？為復覿面全提？」進云：「兩途俱不涉，一劍倚天寒。」師云：「抱椿搖櫓懶禪和。」乃掉拂子，云：「諸佛未出世，祖師未西來，佛法遍天下，門徑長青苔。及乎佛既出世，祖既西來，棄明珠而抱魚目者紛紛皆然，固根器之差殊，亦指南之不妙。五家宗旨之立，皆為斯流，扶偏救弊，揀正辨邪，譬如國家兵器，不得已而用之。只如適纔禪客恁麼問，山僧恁麼荅，諸人還會麼？會則事同一家，有什麼五宗六宗之別？如或不然，不免累及山僧，更加疏鈔去也。」乃豎拂子云：「還會麼？海印威神，不動而光涵萬象；吹毛在握，橫抽而見網全初。語默縱橫，任緣施設，了無痕跡，豈可追尋？悟此則夢絕斷常，昧之而難超有漏，情塵卜 度，喪道目前，直下知歸，猶存見跡。到遮裏須是箇人始得，莫漫躊躇，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山僧今日為眾陞堂，了無別事，蓋為邇來魔強法弱，裨販紛紜，參學者既無慕道正因，檀越輩又無擇法正眼，邪師說法如恒河沙，各各自謂成無上菩提，誑惑善良，坑殘慧命，欺胡瞞漢，玷辱祖庭，相引相牽，均投苦海。於是眾居士同眾禪德告香啟白云：『 弟子輩瞻風撥草，猶懷大法之虞，和尚擔荷宗乘，寧無

惻隱存念？敢祈不吝慈悲，大施普說，將妖狐鬼病炙穴窮根，以救正信初萌之士，則法門幸甚！眾生幸甚！』山僧應之曰：『 狐鼠邪妄，何足掛齒？僅可迷惑虎鬼無知之流，而不能惑諸善根有志之士，邪正雖殊，因緣則一。諸公素稱有志高明，何獨至於此類而責之？』諸公又云：『 今日之請，普為天下浩浩談禪，種種病根，敢求指示，非為此方之流而動千鈞之弩也。』山僧曰：『 諾。』遂以今朝陞座，普告四眾曰：昨承諸人請山僧細說今時禪病，仔細思量，要覓一些禪氣了不可得，更有什麼病可說得來？不見大慧禪師云：『 禪有甚麼病？禪又不害頭疼、又不患肚痛、又不患耳聾、又不患眼瞎，即心即佛有甚麼病？狗子有佛性也無？無。有甚麼病？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有甚麼病？如何是佛？麻三斤。有甚麼病？如何是佛？乾屎橛。有甚麼病？你不透了，著意要透，便千里萬里了也。擬心思惟他、擬心湊泊他，向擊石火、閃電光處會他、向舉起處承當他，遮箇方始是病，世醫拱手，然究竟不關禪事。』只如大慧恁麼說、山僧恁麼舉，且道是病不是病？病則且置，畢竟將甚麼作禪？即心即佛是禪耶？狗子有佛性也無？無。是禪耶？麻三斤、乾屎橛。是禪耶？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是禪耶？如或未然，四禪八定是禪耶？向髑髏邊認箇識神影子是禪耶？若向遮些上作活計，正是癡狂外邊走，有甚麼交涉？既然如是，且道畢竟將甚麼作禪鄣？」喝一喝，云：「這些葛藤樁子、野狐涎吐，山僧今日為你勦絕了也，還有放身捨命、知恩報恩者麼？」良久，云：「你們光不透脫，皆因一向貪圖小利、客作營生，是以名之曰病；因病製方，名之曰禪。盡大地是病、盡大地是禪，禪即是病、病即是禪，病既非病、禪亦非禪，禪病兩忘、三句淨盡，然後正好向無禪無病處建立一切法也在我、掃蕩一切法也在我，而我非建立掃蕩之所能湊泊者，故曰：『 我為法王，於法自在。』雖然如是，能有幾人？不免向無實法中說箇藥方去也。昔日達磨大師製箇藥方與二祖可，大師云：『 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乃可入道。』可謂應病之藥，爭奈諸人不肯服何？所以山僧尋常向諸兄弟道：『 開口也打，不開口也打。速道！速道！』纔涉思惟，劈頭打出。若能向這裏撒開肚皮，橫身天外，縱橫殺活，一切臨時，舉一機則千機頓赴，說一句則萬句咸彰，一成一切成，一壞一切壞，壞中有成，成中有壞，賓主互用，玄要相成，不動纖毫，法爾成現，入魔入佛，自在自由。於此透得，方有衲僧氣息。若只是悟得一箇乾蘿蔔頭禪，不曾過得荊棘林者，他只是守定一箇覿面堂堂，無是不是，森羅萬象不礙眼光，煩惱菩提當體無二底死見識，撞著古人殺活全提處，不是囫圇吞吐，便是道理研窮，胡拈亂頌，自是非他。此是山僧昔年害過底病，零零碎碎，不知悟了多

少。後到陽山堂中，因先師舉銕牛過窗話，垂問山僧，種種下語皆被把斷。後因風撲門簾處，打落從前知解窠臼，透到箇通身灑落、無念無依處，不勝快活，舉似先師，被先師印破面門，幾成擔板。若不是種得般若根深，拖了箇鬧熱招牌，打入今時八斗米糟裏，埋沒一生去也。幸而先師以門庭冷落，深慮種雜必危，除山僧外，更無別付。山僧亦見今時朝王暮鄭，覓拂覓名，只尚虛浮，全無實踐，入則法眷，出則冤讎，信義不知，慚恥不識。因嘆曰：與其逐隊隨流作貪名之衲子，不若草衣木食作西山之逸人。於是抗跡匡山，絕緣省慮。一日，因看高峰上堂自述悟由一段因緣，遂自計曰：『 彼睹贊時，已悟到虛空粉碎，大地平沉，物我俱忘，如鏡照鏡時節，豈不是與我在陽山堂內悟底一般？因甚被雪巖末後一拶便透不得？』如是兩年間，常在肚裏，不得了徹。一日，因攜籃過澗中採苦菜，失腳跌倒，一山禽飛起，大叫一聲，坦然休歇，如雲開日朗，法法現成，無憶無欣，遂頌枕子落地因緣云：『 鐘殘漏盡一聲雞，脫盡從前悟裏迷，大用縱橫施巨闕，堂堂洗土不成泥。』自後遍閱《傳燈》諸錄，無不透徹，乃知從前所得悟門亦正，但可惜坐在本來本分知見中，不遇大手眼師承煆煉，以至枉喫了七八年辛苦耳。諸大德！人身難得，正法難聞，此事如八十翁翁入場屋，真誠不是小兒嬉，不可這邊那邊負卻一知半解，到處覓相似語言，蘊在八識田中，撞著些瞎眼宗師，互相狐媚，驀頭印可，賺你百劫千生，不是小事。不見龐居士初見石頭和尚，便問：『 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石頭以手掩其口，士有省，即說偈曰：『 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為號？立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這個豈不是與山僧在陽山堂裏悟得箇頭頭上明、物物上了底一般？今時知識靠遮一著，如須彌山作出世張本者是。你看他雖是箇俗人，卻不向這裏坐住。又將此語去問馬祖云：『 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馬祖向萬仞懸巖著力與他一推，云：『 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士豁然大悟，復作偈曰：『 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這箇豈不是與山僧在匡山採苦菜喫跌時節相似？當知古人無有不透過遮重關而能為人者。又不見百丈大師初侍馬祖，行次，見一群野鴨子飛過，祖云：『 是什麼？』丈云：『 野鴨子。』良久，祖又云：『 什麼處去也？』丈云：『 飛過去也。』祖捏丈鼻頭，丈負痛失聲，祖云：『 又道飛過去也。』丈於此有省。既歸侍者寮，哀哀大哭，同寮問曰：『 汝憶父母耶？』曰：『 無。』『 被罵耶？』曰：『 無。』寮曰：『 為甚麼卻哭？』丈曰：『 昨被和尚捏得鼻頭痛。』寮曰：『 有甚因緣不契？』丈曰：『 你去問取和尚。』寮問馬祖，祖云：『 他卻會，你自問他去。』寮問丈，丈大

笑，寮曰：『 適纔哭，如今為什麼又笑？』丈云：『 適纔哭，如今笑。』寮罔然。次日，馬祖上堂，丈出，捲卻拜席，祖下座，歸方丈，丈隨入，祖云：『 我適纔要舉一兩則因緣，你為甚麼便捲卻席？』丈云：『 昨日被和尚扭得鼻頭痛。』祖云：『 你昨日向甚麼處留心？』丈云：『 鼻頭今日又不痛也。』祖云：『 子深明昨日事。』此豈不與高峰睹贊時悟得底相似？近時有一等知識說：『 百丈悟了，便能哭、能笑、能捲席。』豈不是賊誣古人？不見汾陽問首山念和尚云：『 百丈捲席意旨 如何？』山云：『 龍袖拂開全體現。』又云：『 師意云何？』師云：『 象王行處絕狐蹤。』遮個豈不是與馬祖、百丈把手共行底？真不忝為他家兒孫也。又不見百丈再參馬祖次，祖以目視禪床角拂子，丈云：『 即此用？離此用？』祖云：『 子日後開兩片皮，將何為人？』丈取拂子豎起，祖云：『 即此用？離此用？』丈掛拂子於舊處，祖震威一喝，丈直得三日耳聾。」師乃豎拂云：「還見麼？百丈大師在山僧拂子頭上吟吟而笑，卻被黃檗和尚走出來將舌頭一伸，直得冰消瓦解。汝等諸人切忌動著，動著打折汝腰。既錯會遮箇，定又錯會趙州見二菴主，州云：『 有麼？有麼？』一菴主豎起拳，州云：『 水淺不是泊船處。』遂去。又問一菴主云：『 有麼？有麼？』主亦豎起拳，州云：『 能殺能活，能縱能奪。』便禮拜。昨有數禪客呈此因緣頌，山僧笑曰：『 據你見解，總是一箇舌頭在趙州口裏。』與山僧初在陽山底頌相似。山僧昔頌此因緣呈先師云：『 菴主手中刀，趙州口裏劍，彼此不相傷，水清石自現。』先師便與印可。如今思之，克由叵耐。」眾禪因請拈頌，遂拈云：「二菴主用處一同，為什麼趙州肯一不肯一？恁麼會錯了也。你若能向遮裏一劈兩開，不惟二菴主性命落在你手裏，只遮趙州老漢亦無出身之路。還會麼？時人只見金鱗躍，不見蓼花對岸紅。」復頌云：「打鱉敲龜驗死生，牢關猶滯競頭奔，都盧一口俱吞盡，不脫簑衣嘯月行。既錯會遮箇，定又錯會香嚴示眾云：『 如人上樹，口啣樹枝，手不攀枝，腳不蹋枝，樹下有人問西來大意，不對則違他所問，若對則喪身失命。』香嚴老子可謂點火開門照賊歸了也。時有虎頭上座便出云：『 樹上則不問，樹下請和尚道。』」師云：「看鋼鑼著生銕。香嚴呵呵大笑。」師云：「還較些子。既錯會遮箇，定又錯會黃山谷初見晦堂，堂云：『 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作麼生會？』谷擬對，晦堂云：『 不是，不是。』山谷疑悶不已。一日，偕遊澗邊，木樨盛開，香氣撲鼻，堂云：『 會麼？』谷云：『 不會。』堂云：『 吾無隱乎爾。』谷有省。後又見死心，心云：『 新長老死、學士死，燒作兩堆灰，向甚麼處相見？』谷擬對，心托開云：『 晦堂處參得底，到遮裏用不著在。』谷後常謂人曰：『 生平被天下老和尚

瞞過多少，惟有死心道人不肯，此真實相為也。』諸人且道：作麼生是真實相為處？到遮裏切須仔細。山僧若縱遮兩片皮，舉古舉今，說到彌勒下生也無休歇，究竟看來總是作死馬醫。諸人也須帶些子筋骨捉敗古人，始有出身之分；更若向山僧言下求覓解會，又隔天涯去也。若是中下根機，也須向古人無義味話上著倒，東覷西覷、實究真參一番，驀然捉得古人舌頭，庶不辜出家行腳之志。今夏堂中數十人多是新發道意者，久參上士不滿三分之一，其中也有善用心者、也有不善用心者，皆由發心差別、依師差別、參究差別、證悟差別，因此差別，病亦差別。今既不惜口業，索性將今時藥病差別處，略說數端，以為證據。近時有一種善知識，每開示學人道：『此事本來成現，不假修持，活潑無依，天真靈妙，非離真而立處，立處即真。』以不知為古人應病之藥，了無實法，故遂隨語生解，不許人作工夫，教人直下領悟，如揠苗助長。至令學人向舉起處承當，凡有所問，便喝便掌，瞬目揚眉，或云覿面薦取，或云舉似分明，或云久知和尚有此機要，或云學人無侍者。應對和尚，凡有施為，不離遮一路，將此合頭語，喚作本分草料，覿面提持。是則也是，爭奈見網纏綿，於無實法中翻成實法。又有一等知識，教人向一念不生處趨向，凡有指示，即云『無相無名，了不可得等，喚作寂而常照。』又引『了了靈知，不因心念』等為證，至令學人坐在黑山鬼窟裏，閉目藏睛，作死模樣，其害尤甚。又有一等善知識，以不立知見，不生解會為道，凡有所問，問佛即云佛，問僧即云僧，學人或云不會，即云汝有一肚皮禪在。將古人活用處作死語會，下合頭語，如云『天晴日頭出，雨下地上溼，師姑定是女人，肚饑便去喫飯，眉毛橫眼上，鼻孔大頭垂』等語。或師家更為抑捺，即便連叫數聲，或云疑則別參，或云親言出親口，謂之不被移換，作主到頭，一朝秤錘落地，方知羞見本命元辰。此等坐在平實坑中，若肯知非，或猶可救；強作主宰，終墮邪流。又有一種知識，教人向見聞知覺處領略，凡有所問，即云：『叫一聲，應一聲，步步蹋著，處處不離，更求什麼？』或云：『問話者誰？』學者或云：『不會。』則云：『不會底又是誰？行是誰行？坐是誰坐？穿衣喫飯，更無別物。』致令學人認著箇業識癡團，以為主人公，於是豎指擎拳，進前退後，不肯知非，執吝自是。此等與前豎指雖同，而謬解有異，皆成邪外。又有一種知識，專怕認識神之禍，遂盡破除根身而認器界，將古德機緣胡批胡判。如雪巖問高峰：『誰與你拖箇死屍來？』聲未絕則打出，正從上宗師爪牙。他妄判云：『此問甚好，奈師在阿誰處下手？不在打處下手？所以誤有百年三萬六千朝反覆，元來是遮漢處著腳，致涉許多廉纖師家出口，大宜慎取云云。』可見他一味胡論。夫雪巖之一見便問，聲未

絕便打出者，正是挑賊破賊，殺活全提處。如他所說，得非所謂不嫌自己麻繩短，反怨他家井底深哉？又見其判洞山、曹山云：『 前有良久處，一點心性廉纖，曹山與他一刀斬斷。乃設四禁云：「莫行心處路」，言切莫看念佛底人著衣喫飯，口動動、眼眨眨底人。「不掛本來衣」，切莫向本來面目上尋出箇人來，「何須正恁麼」，正恁麼是一念不生，惺惺寂寂所在，若向遮裏躲跟，便落解脫深坑，彎腳坐佛堆裏。「切忌未生時」，言汝未生前是驢胎馬腹中物，切須忌他。此四惡物若參著他，謂之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茲心意識也，千奇萬怪都是他變出，甚為可畏。曹山一禁禁斷，便應列洞山之上。』看他遮等說話，真是西天九十六種之類，而乃敢以仰山再來自稱，不知一世聰明甚麼處去了？大眾！要會曹山莫行心處路麼？即山僧所謂開口也打；要識不掛本來衣麼？即山僧所謂不開口也打。若是箇外不住聖凡、內不住根本底人，則頭頭獨耀、著著全彰，穿衣喫飯、語默經行，那一處不是超佛越祖之正路，而必欲掃除之耶？何須正恁麼，切忌未生時者，以未生時乃淨法邊垢，正恁麼時乃染法邊垢，互遮互揀，如楔出楔。然染淨之垢與本來之衣，乃聖凡幻妄之法，故須掃除，而說法聽法本來無依之人不可掃除者，故云但除其病而不除其法。然古人亦有謂本來面目亦須斬為三段，及僧問夾山：『 撥塵見佛時如何？』山云：『 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等語。蓋凡情易盡、法愛難忘，可見可證之本來面目可斬，而無證無依之本來人不可斬；見佛之見可揮，而見佛之人不可揮也。所以臨濟道：『 你若達得萬法無生、心如幻化，更無一塵一法處處清淨是佛。』然佛與魔是染淨二境，約山僧見處，無佛無眾生、無古無今，得者便得，不歷時節，無修無證、無得無失，一切時中更無別法。設有一法過此者，我說如夢如化。山僧所說皆是道流，即今目前孤明歷歷地聽者，此人處處無滯，通貫十方三界，自在入一切境，差別不能回換，一剎那間透入法界，逢佛說佛、逢祖說祖、逢羅漢說羅漢、逢餓鬼說餓鬼，向一切處游履，教化眾生，未曾離一念，隨處清淨，光透十方，萬法一如云云。你看他又何曾教人撥去穿衣喫飯、語言動用等來？又見其於竹篦子話上生出大法小法，謂之枯木生花，又云『 臨濟之棒乃絕人之打，必須裂斷棒上命根，方得自在』等，疑誤殊甚。又教人人製一片竹篦，要實實落落放在目前，於事物上參之，不得向心窩裏看本性玅心，不得參本來面目主人公話，將《楞嚴》『 一切事究竟堅固』，除去一切二字合共邪解，種種謬說難以枚舉。又見渠子敘其於折竹聲中大悟之後，將汾陽三玄要頌結關力參之，凡兩月餘，偶得智證一書，深與己意符合，遂發願力提其語，振起臨濟宗旨 於既沒之後，遂拈云：『 一句中只具一玄一要，權實照用與汝分了

也。且道臨濟為甚麼說三？遮裏明得，方不辜負先宗；若道是一，又是瞎漢。』復頌曰：『 言意浮沉結髑髏，髮尖迸出海門秋，從權到實照功盡，處處吹毛用不留。』又云『 三玄參到日頭沒，見夜猶為惡野狐』等語，又何曾夢見汾陽諸老之三玄三要意旨 來？你看汾陽示眾云：『 先聖道：「一句語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路。」阿那箇是三玄三要底句？快會取好。』時有僧問：『 如何是學人著力句？』荅云：『 嘉州打大象。』『 如何是學人轉身句？』荅云：『 陜府灌銕牛。』『 如何是學人親切句？』荅云：『 西河弄獅子。』又云：『 若人會此三句，已辨三玄，更有三要語在，切須薦取，不是等閒。與大眾頌出。頌曰：第一玄，照用一時全，七星光燦爛，萬里絕塵煙。第二玄，鉤錐利便尖，擬議穿腮過，裂面倚雙肩。第三玄，玅用具方圓，隨機明理事，萬法體中全。第一要，根境具忘絕朕兆，山崩海竭灑飄塵，蕩盡寒灰始得妙。第二要，鉤錐察辨呈巧妙，縱去奪來掣電機，透匣七星光晃耀。第三要，不用垂鉤并下釣，臨機一曲楚歌聲，聞者盡教來反照。』又頌云：『 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月菊華新。』你看汾陽恁麼頌，何曾有一句合他邪解？今杜撰知識已死，邪說猶行，子孫正盛，中其毒者甚多，況山僧所寓地僻山荒，諸方語錄得見殊少。前日偶在堂中，適睹案上語錄數篇，首尾不全，見其學問辨博，筆氣縱橫，足以籠蓋當世，駕馭英靈，大非承虛接響之流、只可惑愚而不能惑智者可比，故其害人甚多。茲特聊舉一二，以為諸人。諸人要識三玄三要底意旨 麼？山僧不惜眉毛，為你頌出：第一玄，渾侖一塊磚，十方俱照徹，物物箇中全。第二玄，切忌犯廉纖，隨時拋粥飯，不借舌頭尖。第三玄，了了絕中邊，吹火長伸嘴，柴生滿灶煙。第一要，不許諸人道，萬里絕灰塵，一棒當頭搗。第二要，掣電長空哨，娑竭便騰霄，蝦蟆田裏鬧。第三要，毘嵐風浩浩，未透祖師關，何人不吹倒？大眾！若能如是會得，方知一句中具三玄門，一玄門具三要路，有權有實、有照有用，不假造作，法爾天真，豈必待一玄參起，然後以玄消玄、以要消要，至末後一要為至寶哉？此等邪說，磬山、天童二老人昔日閒之而未詳，山僧今日論之而未悉，若能向未詳未悉處透徹將去，則玄要賓主左右逢源，法如是故，非強論也。不見古人道：『 即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無難事，體用何妨分不分？』如是則見聞知覺與聲色無殊，聲色與見聞不二，是以合之則雙美，離之則兩傷，即忠國師之身心一如，身外無餘，全體不生滅耳。認心認境，厥病惟均，直饒心境俱忘，猶是光不透脫。若便向遮裏一守守住，施機發用，根本未空，只可入佛，不可入魔，如高峰睹贊、百丈扭鼻、龐居士悟旨 於石頭等時節相似，教中所謂『 十

地菩薩見性如隔羅縠』者是也。如今要得迷悟一如、藥病俱息，須是出得一身白汗，將無始至今所有八識病源一刀淨盡，然後方知陰、入、界三皆成妙藥，通身是病、通身是醫，亦能殺人、亦能活人，臨時加減、對症修方，邪病正藥、正病邪藥，善病惡藥、惡病善藥，凡病聖藥、聖病凡藥，魔病佛藥、佛病魔藥，藥既無實、病亦無依，只得無實無依處，多少人向遮裏失錢造罪？山僧今日偶然隨人顛倒，引起遮般絡索，已是不能折合，直得開山千歲寶掌和尚跳出來道：『 和尚！和尚！打折當門齒了也。』山僧大展坐具，禮伊三拜，且道：是賞伊？是罰伊？」良久，云：「賞罰且置，汝等住在他道場裏，還識他千歲寶掌和尚也無？若也不識，即今識取；識取得了，更須知他令尊、令堂姓箇甚麼始得？還會麼？若向遮裏會得，一句中具三玄門、一玄門具三要路，有權有實、有照有用，賓主料揀，宗旨 五家無不貫徹；如或不能，不免更累山僧深入泥水，為伊指破去也。」乃掉拂子，云：「要識千歲寶掌和尚麼？只是汝諸人即今歷歷地聽法者是。此人無纖毫可得，而能成就一切世、出世間事業。若能如是明見寶掌面目，喚作山僧也得、喚作大眾也得。何以故？山僧乃大眾之山僧、大眾乃山僧之大眾，離了山僧外無有大眾可得、離了大眾外無有山僧可得，山僧與大眾亦能成卻一切人、亦能壞卻一切人，一成一切成、一壞一切壞，然後知山僧亦不是山僧、大眾亦不是大眾，總是一箇千歲寶掌和尚頭頭獨露、著著全彰。得到恁麼田地，則山僧便是大眾、大眾便是山僧，山僧、大眾識取分明，更須知拄杖子落處始得。」拈拄杖卓一下，云：「在山僧分上是山僧拄杖子、在大眾分上是大眾拄杖子，離了山僧、大眾外別無拄杖子可得。然山僧拄杖，大眾無分；大眾拄杖，山僧亦無分。既然各住各位，依舊拄杖全同，同中有異、異中有同，此是金鎖玄關之難，到遮裏切須仔細。山僧有時將大眾拄杖子拋向東洋大海、攪雨翻風，有時將大眾拄杖子靠在壁角落頭、打豬打狗，總在山僧分上，不關大眾事；大眾有時將山僧拄杖子搬柴挈米、喫飯喫茶，有時將山僧拄杖子寂靜散昏、撒屎撒尿，總是大眾分上，不關山僧事。山僧放行、大眾把住，山僧把住、大眾放行，收放雖異而常同、作用雖同而常異。」拈拄杖連卓數下，云：「山僧也、大眾也、收放也、異同也，都盧只在遮裏，一一明玅、一一天真，夫是之謂千歲寶掌和尚。」乃呵呵大笑，云：「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度與人。」擲拂子，下座。

普說。師云：「大眾！二六時中退步，看看是箇甚麼道理？還有纖毫與你棲泊也無？莫只昏頭搭腦，喫狐涎鼠糞以當參學，一朝福盡，變豬變狗，酬他信施有分，勸你不如休歇好。今時正法衰微，到處有一般邪魔妖鬼假粧知識相狀，逞奇捏怪，迷惑人道：『 我是

真實悟道的人。』如何悟？如何修？如何奇特？瞎禿奴！你悟得的禪道在什麼處？試拈出來呈似老僧看，毫末參差，打你腳折。當初發心出家，豈不是箇好念頭？無端撞入遮般魔魅網裏，橫著肚腸，欺人欺己，世世生生流浪無窮，只為多了遮些情想。所以道：『毫釐繫念，三途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你但二六時中放教空蕩蕩地，對五欲八風如不見不聞相似，有什麼生死魔魅得你？我看你們箇箇江西、湖南、浙江、蘇楊到處走盡，被他丈二釘、八尺楔釘著腳手，不是拋向萬丈深坑鬼窟裏動彈不得，便是向濁波穢浪中漩流不休。山僧與麼道，也只要你們放下布袋作箇灑落無事僧去，你纔起心求覓時，便被邪魔收攝，世世生生同受惡報。你等遮般癡孩子聞有箇雲外長老出世，成群作隊，向本子上記了些狐言鬼語，箇箇亂伸幾問，巴不得問倒了雲外老漢，便拍手道：『雲外和尚死了機也。』以為得意。殊不知山僧全體作用，誰管你死雞死鴨？直教箇箇頭破腦裂、鮮血淋漓，瞥爾回頭識得山僧的，方知神鼎老漢為人直截，無人情、無機巧，棒棒見血、步步超情，自然不肯鬧忙忙、東奔西走，見那一般瞎漢水漉漉地撩起便行，豈不快活？如今還有恁麼人麼？何不走出來酬唱看？如或未然，也只縮頭縮腦向神鼎老漢背後努嘴，說什麼大話？眾兄弟！切莫聽人說禪說道、狐假虎威，妄稱臨濟、曹洞正宗，大須屙盡瀉盡，如洗臭糟缾，無一些子氣息始得。你但外不住凡聖聲色、內不住根本知解，無能無所、無古無今，一道靈光應用無間，有甚麼禪道與你棲泊？汝擬向什麼處學來？殊不知你自己是箇無邊際、無方所、活鱍鱍地，入聖入凡而聖凡不能拘、應色應空而空色不能滯，能為一切聖凡有無、得失是非等作其宗祖，遮箇是爾真善知識、真大導師。黃面老子四十九年橫說豎說，無非要你們各各識取祖宗面目，你更不肯歸家穩坐、捨父逃走，只顧貪圖義句知解、廣念文詞，弄口頭騙嚇人道：『我是某處付法禪師、善知識，我通宗通教，會作詩作文。』被人問著，不是盲枷瞎棒，便是東曳西纏，將合頭語抵對，或廣引教典，增長稠林。理解稍通，急忙付拂子手卷，籠罩好人，隨例顛倒。他時牛頭阿旁將銕索穿你鼻孔繫著，愛河橋下鐵蛇鐵蛆鑽你肚腸有分。莫言不道。神鼎者裏也不圖你攢集，不希人讚嘆。雖則昔時被陽山授老賊將衣拂塗污一上，只是箇赤條條地精窮赫赤漢，亦不是什麼善知識，也沒有什麼佛法，無知無解，饑來化飯喫，冷則募衣穿。莫道臨濟兒孫，即使活臨濟大師到來，也則只可與山僧作箇洗腳奴子。黃面老兒是箇擔糞漢、捉死蛇的手，三乘十二分教盡是釣蝦蟆的香餌，六度萬行是蝦蟆衣，三賢十地是亡家的客作漢，西天四七、東土二三盡是懸羊頭、賣狗肉屠子。佛是山僧小兒曹，喚來便用，教去便去，有什麼事？有般瞎禿奴全無手眼，但務虛名，奸

謀詭計，各各抄記了一箇鬼簿，將佛鬼、祖師鬼列之於前，外道鬼、喫涕唾鬼、膿血糞穢鬼名字各各刻了一本，謂之續傳燈，向人道：『 我是上傳燈的善知識，臨濟正傳、曹洞正傳。』一種無志下流，搖尾乞憐，偷詩套頌，覓拂覓名，諂諛王臣，華衣美食，敗壞法門，玷辱先德。如此之輩，莫道消他信施供養，點水寸絲，盡須變牛變馬，酬他施主有分。華報既完，果在地獄。如此妄稱傳燈，反不如一箇三家村裏漢。所以山僧道：『 屠兒劫賊雖則造罪，猶有懺悔分。』邪魔外道撞入法門，坑殘良善，法身慧命虛妄印證、虛妄承當，代代互坑，愈沉愈墮，其罪過於屠兒劫賊百千萬億倍，不可為喻。你等今日遇著神鼎，將你眼中釘頂門楔盡與拔卻，割斷韁鎖，打開腳撩手扭，蕩蕩無礙，任意縱橫，四生六道籠罩你不得，只是一箇亙古亙今、無邊表、無體段底如來，更莫求覓、莫造作、莫捏怪、莫粧禪師面孔、莫顛言倒語迷亂初機，任運騰騰，更無什麼生死可慮、菩提可求，翛然無事，亦不存無事之見。大眾！還信得及麼？若也信得及，便請與麼去，不逐名言句義、道理機鋒、好惡是非、有無凡聖諸兩頭念緣將去，自然無事，佛即是你、你即是佛，山河大地即是你、你即是山河大地，到者裏，十方諸佛也須讓你出一頭地始得。好大眾！大丈夫兒！今日方知自己有與麼大受用、與麼大家業，還快活麼？離此之外，更有一些禪道奇特、神通定慧等，皆是邪魔所作，急須將熱屎劈面潑。諸大眾！心若不異，萬法一如；毫釐有異，便即心與境異、我與物異，浩浩地流將去。汝若心無有異，如日出虛空，萬象畢現，不緣而照，無滯無為，應如是做工夫，如救頭然始得。出家兒！父母不供甘旨 ，六親固以棄離，施主供汝衣食，王臣寬汝稅糧，師長成就汝，伴侶夾輔汝，更不死卻攀緣妄想，踐實履真，更待何時？山僧今日大似下水拖人，不顧性命。你若肯信取，便與麼撒手撒腳，履踐將去；若不肯，拖了箇死屍別處去，莫來歪死纏。我不求你壯觀體面，不圖你鬧熱門庭，亦懶差人東化西募，養你遮般瞎禿奴。神鼎遮裏且無窠窟與人坐，無岐路與人行，無三界與人出，無菩提與人求，無祖師與你做，無拂子手卷付人。何以故？以你諸人箇箇是諸佛頂上行，若有一毫法開示諸人，有凡可捨、有聖可成，則為輕賤汝，則為狐魅汝，山僧豈肯用與麼心行？好大眾！莫費心力，無汝湊泊處，無汝用心處，只要二六時中一斬一切斷，一切諸佛現前無一毫心喜，一切惡境現前無一念心怖，空空靈靈，外無凡聖知解，內無根本可依，到遮裏須是箇人始得。擬議遲疑，白雲萬里。好大眾！你若信佛，被佛鬼瞞；信祖師，被祖師鬼瞞；信菩薩，被菩薩鬼瞞；信文殊、普賢、觀音、勢至、釋迦、彌勒，盡是一夥說真方、賣假藥的賊。你若身生十善瘡，與你天堂膏藥貼；你若身生十惡瘡，與你三

途膏藥貼；你若身生六度萬行瘡，與你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膏藥貼；你若不生一切瘡，則無可貼。本是一箇光光淨淨身子，無端喫了些狐涎鼠糞，便裝出箇怪臉醜形，搖尾巴、擺骨臀、養長毛、拽長棒，說奇說怪、見鬼見神，到處迷亂人家男女，向六根門頭光影坐卻，終日商量奇玅尖新，業識茫茫，心常附物，念念只思妖媚於人。或有熟記千百聯詩句，逢人問著便酬；又有一等爛記了些泥牛木馬、石女石龜、眉毛鼻孔，大家在此擎拳豎指、拂袖搖身等一套相似語，熟背將來，混得過便為省發。如此參禪，所謂汝眼本正，因師故邪。苦哉！苦哉！劫佛衣食輪轉無窮，瞎禿狗、鳥鼠僧、婬女子，自害害人，罪業無量。山僧苦口相勸，淚出痛腸，諸方行腳也須自帶眼目始得。辨佛辨魔、知邪知正，莫被狐群狗黨無罪枷著，向墨汁裏浸殺，不肯前進，自惑惑他，作地獄業。只為諸人不守本分，不信自己本身殊勝，如太虛空杳無邊際，千佛出世增汝一毫不得、不出世減汝一毫不得，無端生頭生角，為境所轉，遮邊經冬、那邊過夏，倚他戶、傍他牆，虛圖名譽，記語傳言，不自立志。所以不惜口業，痛棒打你，罵遮野狐種，且不敢望你替佛祖出氣，且要你脫卻籠頭、卸卻枷鎖，作箇本分好人去。還自肯麼？肯則未脫根塵，不肯永沉生死。珍重！珍重！」

雲外禪師語錄卷第四終

(蘄水縣弟子自法捐貲，刻
神鼎雲外和尚語錄第四卷。
康熙乙巳夏月，神鼎塔院識。)

雲外禪師語錄卷第五

侍者深極編

小參。掉拂子，云：「古人道：『 道不虛行，遇緣則應；理無二致，去住因時。』昔四祖補衲此山，後人因成叢社，去去實不去。今日山僧承眾護法之請，曳杖到來，來來實不來。」拈拄杖，卓一下，云：「久參上士，便合乘時；困濼止魚，徒勞激浪。」
結制，小參。按拄杖，云：「未結制前，一任諸人橫衝直撞，東去西來；既結制後，把斷要津，不通消息。而今正在已結、未結之間，汝等諸人并十方凡聖、草木叢林命如懸絲，俱在山僧手裏，還有出得者麼？」僧問：「祖令初行，續四祖千年遺唱，即今座下誰是知音？」師云：「無眼、耳、鼻、舌、身、意者。」進云：「恁麼則一音演暢，眾德攸聞去也。」師云：「聞底事作麼生？」進云：「今古迥超圓智體，滿筵目擊更無私。」師云：「閑言語。」進云：「和尚把關大煞。」師云：「三十棒且待別時。」問：「向上關捩，千聖不傳，一涉言詮，便落遮畔。如何是那畔底消息？」師云：「你在遮畔多少時也？」進云：「今朝覿面無私。」師云：「猶隔一重山。」僧便喝，師打，云：「還要強作主宰在。」乃云：「覿面全提，向上向下，遮畔那畔，無相無名。恁麼見解，是諸方普請會底，菩提門下許伊擔屎有分。且道菩提有什麼長處便恁麼道？蓋為諸人未達其源，一向在陰界中學得一堆一擔，蘊在八識田中，將古人竭力為人處，不是渾圇吞棗，便邪知謬解、妄用妄談，迷惑無知，害豈有極？山僧遮裏並無些子佛法玄妙，為汝諸人亦不會攢華簇錦、四六文章、語句尖新、逞奇弄巧。汝等若要學遮些，卻請諸方去。山僧者裏只是論實不論虛，今當結制之始，與你們約法三章：第一、不得按牛喫草；第二、不得竿木逢場；第三、不得穩坐平地，透脫三重關，直得胸次中空裸裸地，然後向遮裏看箇話頭，開口也打、不開口也打，不得向意根下卜 度、不得向舉起處承當、不得坐在無事甲裏、不得乍寒乍熱，忽朝桶底打穿，管取呵呵大笑。且道笑箇什麼？」喝一喝。
小參。「今朝六月初十日，禪人設齋請小參。雨聲徹骨分明說，何必山僧強指南？且道：說底是世法？是佛法？有等麤心漢子便謂：即世法便是佛法。又如何是你即底世法聻？世法不明，佛法太遠在。還會麼？不是僧繇手，徒說會丹青。」喝一喝。復舉：「長沙岑大蟲云：『 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前艸深一丈，倩人看院始得。』如斯舉唱，未當宗乘。若是山僧則不然，盡大地無寸土時，

更須喫我三十棒。何以故？聲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擊香几，下座。

師誕日生癤子小參。師云：「今日乃是山僧母難之辰，多承眾護法得得遠來為祝生日，且道山僧果是今日生耶？不是今日生耶？若道山僧是今日生，即山河大地、情與無情無不是今日生。還知麼？如或未然，更為說箇樣子、指箇路徑去也。山僧近日遍身生癤，痛得不奈何，汝等諸人還知有遮箇消息也無？蓋山僧痛即是汝等諸人痛，汝等諸人痛即是十方諸佛痛，十方諸佛痛即是一切若聖若凡、山河大地、明暗色空底痛，明暗色空等痛即是現前香爐燈燭痛。若向遮裏透脫得去，便可向生死海中謾神嚇鬼，指聖為凡、變凡作聖，南山起雲、北山下雨。若然不會，即山僧痛不是諸人痛，諸人痛不是山河大地痛，山河大地痛不是香爐燈燭痛，東西南北各住各位，雖然與我同條生，畢竟不與我同條死。」乃顧大眾云：「還會麼？如或不然，更示一頌：山河大地同生日，情與無情一體融，幾度醉歸明月夜，笙歌引出畫堂中。」喝一喝。

小參。「水牯牛作麼生？」眾無語，師云：「開口也打，不開口也打。」良久，喝一喝，云：「奼女已歸霄漢去，獃即猶向火邊棲。」

小參。「結制二十日了也，觀音菩薩作麼生？」良久，云：「直饒你道得觀音，我更問你文殊、普賢在。」眾無語，師云：「觀音見你不會，騎箇驢子走向諸人鼻孔裏去也，你們還在遮裏等箇什麼？」良久，驀豎竹篦召大眾，眾舉首，師震聲一喝，擊卓一下，眾禮拜而出。溟鑑趨入，師云：「山僧布箇漫天網子，他們都落在裏許，秖有你一人漏網，如今又撞入來。」鑑禮拜，師舉前話，鑑擬對，師便打，云：「如今是什麼時節？你出頭來。」鑑無對，師以竹篦豎起，云：「斜陽欲落未落處，盡是離人今古愁。」鑑禮拜。

小參。卓拄杖，云：「風揭門簾，月臨戶牖，衲被蒙頭打坐，蒲團香板分明。寂寂忘緣，不與諸塵作對；冷冷照用，豈沉空默邪途？三玄收不得，四句豈能該？迥出威音那畔，全彰今事門頭。且金不博金、水不洗水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袖裏金鎚光燦爛，吹毛寶劍逼人寒。」

小參。僧問：「如何是覿面全提？」師便打，僧禮拜，云：「謝師指示。」師又打，云：「者一棒又作麼生？」良久，云：「二時粥飯，齋堂裏與你們同餐；五日一參，又何須僧堂內相見？齋堂同餐且不問你，作麼生是僧堂相見底事？」眾無對。師復舉雪峰鱉鼻蛇因緣竟，乃云：「你看他屋裏人說屋裏話，各各有出身之路，諸人

還知落處麼？如今菩提堂裏也有一條。」乃擲下拄杖，云：「看，看。」良久，云：「盡是喪身失命漢。」喝一喝，便入方丈。
小參。「結制五十日了也，汝等身在堂中，卻不知堂中事，山僧為汝點破。」拈拄杖，指觀音、地藏聖像，云：「觀音失卻寶冠，地藏戴箇帽子，唯有毘盧世尊，長年秖是如此。通身赤灑無依，也要擎拳豎指，今朝舉似諸人各自且依資次。依資次，有何事？寒爐灰燼五更鐘，無位真人憂且喜。」卓拄杖一下，云：「三十年來氣蓋天，今日無端說道理。」良久，云：「咄！咄！咄！」
小參。「適纔聞鼓聲，將謂四來戒子習禮，侍者慌忙來報，乃是請山僧小參。即今日尚沒有，參箇甚麼？還會麼？久參上士便合乘時，新戒初機重聽分付。」卓拄杖，云：「東方來者東方坐，西方來者西方坐，南北上下忒分明，大似虛空安耳朵。恁麼說話，是你諸人卜 度得底。忽然三變淨土時，把東方底移在西方、南方底移向北方、移諸天人置於他土，其中眾生不覺不知，汝等諸人向那裏棲泊去？」乃卓拄杖，云：「切忌停囚長智。」喝一喝。
小參。「祖師道：『 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強各，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遍知。』大小祖師說得好道理。」卓拄杖，大笑，云：「汝等諸人見山僧纔與麼舉時，正好拈箇屎塊劈口[祝/ 土] ，還較些子，更要蹋步向前問：向上向下函蓋乾坤又如何？玄要料揀又如何？熱大不緊。且道山僧恁麼道，意在于何？」卓拄杖，云：「殺人須是殺人刀，活人須是活人劍。」
小參。「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善財童子行一步，過不可說不可說佛剎微塵數世界，如是經無數劫，猶不能出普賢菩薩一毛孔。汝等諸人在堂中朝參、暮參，未審還能出得他毛孔也無？如或不能，山僧為汝出卻。」擲拄杖，云：「看！看！走盡天涯無腳跡，鼻頭一撥到長安。」喝一喝。
小參。「今朝臘月二十五，雲門一曲重新鼓。」卓拄杖，云：「驀然突出拄杖頭，甜者甜兮苦者苦，總是一條拄杖，為什麼有甜有苦？」問荅竟，乃云：「明明絕覆藏，歷歷無回互，回互不回互，三分一尺布。咦！莫太貴麼？」拈拄杖，指云：「東單西單，了不相瞞。」
除夕，小參。僧問：「殘冬已去，新歲將來，其中事作麼生？」師云：「照顧鼻孔。」進云：「還許學人趨向也無？」師云：「擬向則乖。」進云：「恁麼則臘盡不須傳爆竹，春回觸處是梅華。」師打，云：「驗在目前。」問：「眼前境界則不問，如何是過節底事？」師云：「君子無所不用其極。」僧喝，師云：「亂喝作麼？」僧擬議，師便打。問：「臘月三十日到來，人人碌碌忙忙，和尚有何方便喚醒一切人？」師打，云：「切忌眼中著翳。」進

云：「恁麼則人人端坐看楊州去也。」師云：「翳眼猶存。」進云：「如何是本來正眼？」師云：「瞎。」進云：「多謝指示。」師云：「忍屎抵饑腸。」乃云：「一日又一日，一年逗到今宵畢，菩提乍住事殊艱，賴爾諸人齊贊助，不打諸方爛葛藤，本來自有佳音續。天同關，地同軸，萬象深譚子豈不？浩浩清風亙古今，箇中誰敢當頭觸？黧奴白牯暗嗟吁，玉兔金烏徒奔逐。報諸人，休碌碌，歲月遷流一任閑，直漢從來不受曲。雖然如是，冬去春來了無交涉則且置，作麼生是諸人鼻孔聱？」良久，云：「總道不得，大家喫茶去也。」

小參。「看話頭落在今時，不看話頭落在無記，畢竟如何得箇脫灑去？」卓拄杖，云：「齊之以禮。」良久，云：「所以古人道：『休得一分心，學得一分佛法。』《楞嚴經》云：『狂心不歇，歇即菩提。』恁麼說話，猶是粘牙帶齒。若是山僧則不然，無心可歇，無菩提可求，觸著便轉，轆轤地有什麼過？」卓拄杖，云：「拄杖子變為龍，[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興雲布雨去也。」喝一喝。

小參。舉：「僧問睦州：『如何是展演之言？』州云：『量材補職。』『如何是不展演之言？』州云：『伏惟尚饗。』後來大慧杲禪師拈云：『睦州古佛恁麼荅話，美則美矣，也只得八成。若是徑山則不然，或有人問：「如何是展演之言？」便向他道：「問一答百有何妨？」「如何是不展演之言？」喝一喝，云：「莫[尸@豕]沸。」』」師云：「二尊宿恁麼答話，大似喫李子，只向赤邊咬。若是菩提則不然，有人問：『如何是展演之言？』便向他道：『今日正月初十。』『如何是不展演之言？』便云：『孟八即漢，又與麼去也。』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喝一喝。良久，云：「言思路絕，滯在見聞，一句融通，千差洞徹。猶如市僚弄丸，彼此無墜，圓[、/(、*、)]三點，豎徹橫通。」乃連卓拄杖云：「一也，三也，圓[、/(、*、)]三點也，市僚弄丸也。還有會弄者麼？試出來弄看。」良久，拈拄杖云：「如無，山僧自弄一齣去也。」以拄杖作舞，歸方丈。

解制，小參。卓拄杖子：「山僧一冬以來與諸人東語西話，究竟全無些子佛法道理，為汝諸人只是把箇金剛圈、栗棘蓬拈似汝等。且道：作麼生是金剛圈、栗棘蓬聱？只遮開口也打、不開口也打，跳不過時便是金剛圈、栗棘蓬了也。還有吞吐得者麼？」良久，云：「非但者箇是金剛圈、栗棘蓬，鐘鳴鼓響、風雨陰晴，大眾忙忙、檀那資護，人來客往、犬吠雞鳴，無不是金剛圈、栗棘蓬底註腳。還會麼？不見雲門道：『盡大地是你諸人一箇自己，把缽盂噇飯喫

飯是你自己。』好言語，切忌錯會。」卓拄杖一下，云：「山僧今日可謂嫂溺援之以手，若是箇漢，何須恁麼？」喝一喝。
五祖禪堂，小參。拈拄杖，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作麼生說箇自彰底道理聾？」卓拄杖，云：「還會麼？若向遮裏薦取得去，方知人人與祖師同一鼻孔出氣，當體無私，長安任鬧，我國晏然。雖然如是，未當宗乘。且作麼生是宗乘中事聾？不見昔日五祖大師以衣缽付授六祖已，送至九江，提起櫓，云：『我今渡汝。』只遮一句，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六祖聞之，恰如火到頭上相似，急急抖拍，道：『迷時師度，悟時自度。』你看他如鵝王擇乳，素非鴨類。山僧今日為掃祖塔至山，眾勤舊請開示以結般若勝緣，山僧實是無法可說，只得將祖師現成公案註解一番。且道：與五祖送盧行者時節因緣相去多少？」卓拄杖，云：「將此身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喝一喝。
小參。舉：「《法華經》云：『諸佛兩足尊，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卓拄杖，云：「遮箇是山僧拄杖子，且道是一乘？是二乘？」復卓拄杖，云：「一雨所滋，草木叢林，稱其種性，各得增長。」
小參。「山僧別無所長，只會喫飯、屙屎，你諸人也會喫飯、屙屎。你若要騙山僧，你卻作失本生意；你若怕失本，便請與山僧打成一片，那時喚作山僧又是你、喚作你又是山僧。你若要作佛，山僧送你一把茆帚、兩箇糞箕；你若要作牛，山僧送你一面鏡、一盆水；你若總不恁麼，山僧向門背裏冷地好笑；你若恁麼恁麼，山僧坐斷你脊梁。雖然如是，還見山僧面孔麼？」卓拄杖，喝一喝。
小參。「戒壇半月半月羯磨，也只為防心離過。光陰可惜，時不待人，步步操存、心心檢察。行時，行時參取；坐時，坐時參取。乃至穿衣、喫飯、搬柴、運水，無不是你們參底時節。且道參取箇什麼？參取那參取不得底。參取不得底如何參取聾？方知參取即無參取、喫飯即無喫飯、摘茶即無摘茶、行即無行、坐即無坐、作務即無作務，汝等即此身心日用便是箇大解脫場，無亦不可得、有亦不可得，也不是聖、也不是凡，不須更問如何，各請歸堂穩坐。」
小參。「山僧絕口不談佛法，為什麼終日口吧吧地？」眾下語不契，師自代云：「口甜心苦。」復云：「風休林自直，雲淨月偏明，西來真奧義，滿耳不容聽。且道何故如此？胡僧入漢關。」
小參。「結制來四十餘日了也，山僧今日為你們拈卻，再不可放在堂裏。既不放在堂裏，且道放在什麼處？還會麼？」眾無語，師擊竹篦一下。良久，云：「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

如。大小祖師可謂不辭泥水，點破諸人命脈了也。更道箇歸根得旨，便可洗腳上船，無端隨照失宗，依舊穿靴打睡。」眾禮拜。
小參。「光陰迅速，歲序遷流，大事未明，如喪考妣。汝等還知有光陰常住、歲序不遷者麼？」卓拄杖，云：「快些悟去，事同一家，纔涉思惟，流轉不息。」復卓拄杖，顧大眾，云：「會麼？杖頭日月絕遷流，六道人天一鑑收，亙古亙今無別物，有何玄玅可貪求？」喝一喝。
解制，小參。「山僧近來因邪流混雜，羞與為伍，故普說已後了不陞堂，擬於解制後便將遠引他行，不意本山大眾懇留再三，復以結冬諾之。然在道人分上，有甚麼結制、解制之殊，了生脫死之說？今日如是，千百萬億劫亦如是，如是之法乃千佛萬佛其由之道也。未得如是，也須箚定腳跟，真窮實究一番，二六時中靈靈卓卓、峭峭巍巍，五欲八風無罅可入，自然外無名相可分、內無心性可守。到恁麼時，忽然向心量不及處打破漆桶時，正好來山僧手裏請棒喫。若秖弄箇業識癡團，或認得覿面堂堂無是不是底見解，自肯自是，一場熱病到來，不是謗參禪無驗，便是恨健時因循不曾做得工夫，那時佛也救你不得。莫言不道。山僧雖不上堂，然何曾不許你們入室參請？諸人因地若真，又何須待山僧鼓兩片皮而後為說法哉？森羅萬象，夏去秋來，池透新荷，蟬吟古柏，那一處不是為諸人發向上機、說微玅法？諸人試向遮裏體當，看遮些絡索著在何處？為從內出？為從外入？為非內外？如是體當，當體現前，不即不離，塵塵爾、剎剎爾，十方凡聖卷舒同在於剎那，一念色心羅列遍周於法界，何須覺城東際始見文殊、樓閣門開方參慈氏？便能大中現小、小中現大，撮土成金、變金作土，如斯解制，功不浪施。諸人還得恁麼也未？如或未然，莫把身心閑處用，光陰似箭急相催。」卓拄杖一下。
小參。「古人道：『 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法身覺了無一物，本源自性天真佛。處處真，處處真，塵塵俱是本來人。』」卓拄杖，云：「永嘉大師來也。他道：禪和子從麻城來，卻帶得有廬山信息，說道：天晴日定出，雨下水長流，傾湫倒嶽難抵敵，渾身沒有一毛乾。且道：既沒有一毛乾，向什麼處晒眼瞽？」拈拄杖，卓一下，云：「常因送客處，記得別家時。」
冬至，大雪，小參。「昨日一枯山，今朝千里白，無人粧作成，天然現奇特。造化了無功，心意難推測，報汝眾禪和，不用更疑惑。」卓拄杖，下座。
小參。「山僧昨晚在方丈裏思量：『 汝等眾禪和子不是坐在黑山鬼窟裏，便是心意猜求，如何得了徹去？』正思惟問，忽見舜若多神來白山僧道：『 小聖有箇方便，能為和尚出力。』山僧道：『 你有

什麼伎倆？試播弄看。』他便颯颯地鼓一陣大風，把紫雲山吹得粉碎，眾禪和子無依無倚，叫苦連天，山僧不勝憐笑，不覺替他念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觀音聽見，喝山僧道：『咄！雲外老官，你偏好管閑事。這些大眾，我從大通智勝如來時便教化他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如今都忘卻了，教我也沒奈何。』山僧正要與他理論，忽然鼓響鐘鳴，驀地醒來，乃是南柯一夢。呵呵大笑，云：『昨夜那裏做夢，今朝遮裏說夢，汝等都來聽夢，為復做底是夢？為復說底是夢？為復聽底是夢？』」擲下拄杖，云：「山僧一齊為你斫斷了也，今後再不可打瞌睡。」眾禮拜。

除夕，小參。「古人道：『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直饒便歸得，歸得亦無家。』古人恁麼道，也是壓良為賤。若是老祖遮裏則不然，爆竹一聲殘臘盡，十方三世頓歸家，太平不借功勳定，日日晴窗映晚霞。」喝一喝。

解制，小參。僧問：「一期結制已滿，千聖齊立下風，撥轉關頭，請師指示。」師云：「大整釣竿橫海上，拋鉤未必愛魚吞。」進云：「未到盡驚山嶮峻，曾來方識路高低。」師云：「只知開口笑，不覺舌頭長。」進云：「蹋破草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師便打。居士問：「承和尚有言：『開口也打，不開口也打。』秖如未涉言詮，不墮鬼窟底來，和尚作麼生打？」師云：「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進云：「恁麼則築著磕著，迴避無門去也。」師云：「蝦跳不出斗。」士擬對，師便打。問：「九旬禁足今宵滿，乞師一句振玄音。」師云：「喫飯休借他人口。」進云：「前途忽有人問：『和尚如何為人？』向他道箇什麼？」師云：「從來往返絕蹤由，行人莫問東西路。」進云：「和尚三寸甚密。」師云：「斜陽欲落未落處，盡是離人今古愁。」進云：「今日得聞所未聞去也。」師打，云：「胡餅覓汁。」乃云：「法門衰替不堪論，種種澆風取次生，忍苦護持希志士，誰知空抱悵然情？山僧卑志，本欲深棲崖竇，踐履此道，以期不負出家之志而已。後因牆壁不牢，為諸法叔并同參兄弟移書勸勉，有云：『當今法道危如累卵，不忍見聞，魔黨縱橫，正因日鮮，盈村溢巷，付拂付衣，父子公孫，爭名奪利，同門推刃，得意揚揚，不復知有世間因果慚愧之事。狂瀾既倒，遍界波流，正宜有志者惻隱存心、捐身報法之時也，而尚忍煙雲久臥耶？』山僧由是不揣頑庸，任緣輕出，時艱福薄，性直才疏，碌碌忙忙，損多益少，因思古人護持衰法正不如斯。首山稱法席之冠，而留眾不滿二十；汾陽至以酒肉散卻閑神野鬼，而大器方成者六人；真如初住智海，眾不滿三十餘，猶有老衲數輩踐履此道；晚居大溈，不下九百餘僧，無五七人會他說話，是知得人正不在門庭熱鬧也。栴檀林裏，豈容異臭之香？秋晚法門，

率多浮囂之客。自今解制之後，各各閑遊，免相負累，安眾宜少不宜多，相從宜選不宜濫，真操實履，同報法恩，因地非真，不勞其住。恁麼說話，若作呵罵諸方、驅遣妄庸，會卻此人浪死虛生。既不其然，且道畢竟事作麼生？」掉拂子，云：「活人逼死，死人逼活，透脫無依，猶遭貶剝。漫天布網，意在鵬鵬；萬里懸絲，寧忘赬尾？若是鱓魦鰍鱔，任他網底浮沉；鼓鬣揚鬐，終看擎頭帶角。收放一道，卷舒同時，洗盡駑凡，吹回蠱濫，盡是當人全機大用處。」顧大眾，云：「還委悉麼？換骨洗腸重整頓，通身有眼更須參。」擊拂子，下座。

入新方丈小參。師云：「凡密禪人久知幻妄，一念回機，千差洞暢，捐家業以助禪堂，施住屋而作方丈。山僧今日到來，法法全超無上，蹋著者管教平步丹霄，不會者喚作人天福藏，雨赴雲臻，風清日亮，是魔是佛總銷鎔，萬里青天三十棒。還有擎頭戴角者麼？」喝一喝。復舉：「僧問百丈大師：『如何是奇特事？』丈云：『獨坐大雄峰。』僧禮拜，丈便打。」師乃召大眾云：「百丈大師雖則善赴機宜，語驚時聽，檢點將來，還有奇特事也無？如今若有人問老祖：『如何是奇特事？』即向他道：『凡密師徒施住屋作方丈。闔山大眾代請小參。』或有箇孟八漢子走出來道：『遮箇是平常底事。有什麼奇特處好教你知？』平常底事須知落處，落處不明，面前有物，直須出卻始得。出卻得了，然後信手拈來，斬釘截鋜，縱橫展拓，自在自由，豈不是無奇特中真奇特事？還委悉麼？雲到碧崖千仞翠，月臨青嶂萬溪春。」擊拂子一下。

小參。舉：「《楞嚴經》云：『漚滅空本無，況復諸三有？』又云：『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悉皆消殞。』自古自今，天下善知識出世如稻、麻、竹、葦，若不發真歸元，作麼生稱得善知識？既發真歸元，為什麼三有依然、虛空猶在？還有道得未麼？」眾無語，師云：「總道不得，山僧為與下箇註腳去也。」卓拄杖，云：「移花兼蝶至，買石得雲饒。」

小參。舉：「洞山聰道者在雲居作燈頭時，有僧問：『泗洲僧伽為甚麼楊州出現？』聰答云：『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眾皆笑之。傳至廬山蓮華峰祥菴主處，主合掌云：『不意雲門兒孫猶在。』夜敷坐具，望雲居拜之，聰由是知名。」師云：「且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遮兩句話，作麼生偏不道是臨濟、曹洞、溈仰、法眼兒孫，而恰認得是雲門兒孫？且道淆訛在什麼處？」眾下語不契，師代云：「可笑清貧涎太守，渭川千畝在胸中。」

小參。舉：「《楞嚴經》云：『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則涅槃無漏真淨。云何是中更容他物？』」豎起竹篦，云：「釋迦老子統領十佛剎微塵數菩薩摩訶薩向山僧竹篦頭人輪相三昧、山

僧竹篦子向諸人面門入方廣三昧，作麼生說箇知見、無見的道理
鄣？」擲下竹篦，云：「路遠夜長休把火，大家吹滅暗中行。」喝
一喝。
小參。「若論此事，從來不假人力；不假人力，自然啐啄同時。直
饒如是，猶是功勳未盡。山僧今日為汝說破去也。」乃顧視大眾，
云：「作家不啐啄，處處是家鄉。好大眾！歸堂去。」
小參。「堂中事作麼生？」眾無對。師云：「連日作務辛苦，還識
辛苦中消息也無？不見百丈大師示眾云：『 汝等為我開田，我為汝
說大義。』眾開田竟，請師為說大義，丈行數步，展兩手示之。大
眾！且道百丈恁麼說話，是說大義？是不說大義？若道是說大義，
恰如解驪龍頷下之珠；若道不是說大義，急須蹋步進前，切莫埋沒
自己。還會麼？如或未然，更聽一偈：山頭乍住事多端，挈樹搬柴
不等閑，驀地相逢王大姐，眉毛眨上過前川。」乃呵呵大笑，云：
「幾乎錯下註腳。」
小參。師云：「蹋步向前，早已失卻，若不商量，未免虛度，作麼
生得安貼去？」眾無語，師乃云：「父母未生，鼻直眉橫，參求轉
遠，當體虛玄。子曰：『 禹，吾無間然矣。』」
小參。「大眾直下休去好，此時不休，更待何時？釋迦老予未出世
時，人人只差半寸；出世已後，棄明珠而抱魚目者紛紛皆然，實為
苦屈。若能單刀直入，不犯波瀾，坐享太平，安邦定國，豈不是一
樁奇特事？」眾無語，師云：「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空載月明
歸。」
大雪，小參。舉：「昔日會祖初住楊岐，破屋敗椽，不蔽風雨。值
嚴冬，雨雪盈床，衲子願充修造，會祖卻之曰：『 汝等出家學道，
做手腳未穩，早已四五十歲了也，詎有工夫事豐屋耶？』次日，上
堂云：『 楊岐乍住屋壁疏，滿床盡撒雪珍珠，縮卻項，暗嗟吁，翻
憶古人樹下居。』祖師如此為人，雖則壁立千仞，其奈太儉何？還
有知落處者麼？」喝一喝，良久，云：「山僧今來初住神鼎，破屋
頹墻，雨雪盈室，家風不減會祖。雖則二時薄粥，饑冷切膚，而意
興蕭蕭，快活仍舊。恐諸人向伸頭縮項處著到，不免撥開一路，令
箇箇得大受用去也。」乃拈拄杖，云：「會麼？細如粉末，大似立
山，大中現小，小中現大，不小不大，丹青難畫。數日寒風凜洌，
今朝大雪漫天，不假思惟，應時及節，豈非天地未分以前消息？」
卓拄杖，云：「雪霰盈床圍火坐，門前萬樹舞風煙。」
除夕，小參。拈拄杖，云：「今歲今宵盡，明年明日來，猢猻權掛
壁，拄杖拂天開。堪笑多情忙長老，徒然碌碌巧安排，爭如神鼎家
風古？意興蕭蕭樂莫數。一餐薄粥送窮年，紅爐燄裏忙諸祖，禪和

拍掌笑呵呵，大地黃金賤如土。報諸人，休莽鹵，現成買賣著精神，須彌擊碎鹽官鼓。」卓拄杖，喝一喝。

小參。舉：「六祖大師至法性寺，聞二僧論風動、旛動，祖曰：『非風動、非旛動，仁者心動』話。諸人作麼生會？」鏡公云：「祖師也須喫棒。」師云：「為什麼礙？」鏡一喝，師云：「錯。」乃云：「纔離虎穴，又入龍潭，多少人向者裏失錢遭罪？」豎如意，云：「且道是手動？是如意動？是心動？」放下，云：「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

小參。師云：「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為什麼又有東西南北？」眾下語不契，請師代。師云：「何不道『俱被和尚看破』？」

小參。師云：「風動心搖樹，雲生性起塵，要明今日事，昧卻本來人。本來人且置，作麼生是今日事？有般漢見山僧與麼問，便云：『今日十四，明日十五。』或云：『今日天晴，普請兩次。』或云：『特蒙和尚舉話。』恁麼對答，見處則不無，要明今日事太遠在。且作麼生是今日事？」眾下語不契，師云：「貓兒尾上帶研椎。」

小參。師云：「禮三拜已，依位而立，真箇作家；板鳴喫飯，柳響出坡，作家真箇。若作佛法商量，銜銕負鞍有分；若作平常無事會，辜負山僧不少。作麼生得箇恰好去？」眾無語，師乃云：「駕與青龍不解騎。」

小參。師云：「古人道：『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作麼生是不合頭的句？」晃孚云：「游人一去無消息，留得雲山到老看。」師云：「正是合頭句。」孚無語，師云：「秤錘落井。」

小參。「山僧初住一箇破院，汝等遠來參隨，不辭勞苦，正所謂相逢不下馬，各自趁前程。何謂如此？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各各莊嚴，各各成就，終不是他處流轉。不見昔日黃檗在百丈開田，丈曰：『運閣黎開田不易。』蘗云：『隨眾作務。』丈云：『有煩道用。』蘗云：『爭敢辭勞？』丈云：『開得多少田？』蘗將鋤頭築地三下，丈便喝，蘗掩耳而出。你看他等閑相見，各各如象王獨步，還有知落處者麼？」良久，云：「既無其人，山僧為汝下箇註腳：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莫怪相逢不下馬，前程各趁勿遲遲。」

雲外禪師語錄卷第五終

(蘄州弟子資本損貲，刻
神鼎雲外和尚語錄第五卷。
康熙乙巳夏月，神鼎塔院識。)

雲外禪師語錄卷第六

侍者深極編

小參。舉：「南泉一日不赴堂，侍者請之，泉云：『 老僧今日在庄上喫油餈飽。』侍者云：『 和尚不曾出入。』泉云：『 汝去問取庄主。』侍者纔出門，見庄主來言：『 謝和尚到庄上喫油餈。』汝等諸人作麼生會遮公案斷？」眾無對。師云：「汝等既然不會，山僧為汝判斷去也。南泉既稱一方大善知識，不合偏眾到庄上喫東西，好與二十棒；庄主不合將常住物背地做人情，也與二十棒。雖然，自首者免罪，叵耐油嘴瞞人，這二十棒一棒也較不得。山僧斷事雖公，病軀偏眾有分，也該喫十九棒，留一棒與你們大眾同契。何故？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小參。「古人道：『 擊石火，閃電光，搆得搆不得，未免喪身失命。』還有透得者麼？」眾下語不契，師代云：「水泄不通，沖霄有路。」

小參。「達磨未至，道遍神洲，及至到來，為甚懨懶而去？」眾下語不契，師擲下拄杖，云：「路遠夜長休把火，大家吹滅暗中行。」

小參。「天晴日出，雨下地溼，這箇是諸人卜 度得的。只如長沙喫飯浙江飽，又作麼生商量？這裏道得始是半提，還有道得全提句子者麼？」僧云：「只許佳人獨自知。」師云：「迷頭認影作麼？」良久，眾無語，師云：「總道不得，山僧散步去也。」擊香几一下。

四月盡日，小參。師垂問云：「今日城裏曆本月大，鄉下曆本月小，且道依那箇曆本即是？若道此是世間日子，此人未具眼在。」冰崖云：「神鼎別是一家風。」師云：「月帶重輪。」晃孚云：「若是久經行陣者，不妨一箭落雙鵰。」師云：「只知銕脊撐天，不覺腦門著地。」又僧云：「直得無開口處。」師云：「蹉過路頭也不知。」乃云：「你們與麼答話，多是向父母未生前處撈摸，山僧開口便為諸人道破了也，及至打亂六十花甲子時，便茫無措手處，直須將父母未生前斬為三段，父母既生後拋向萬仞深坑，神鼎有箇轉身句子布施諸人。」驀卓拄杖，云：「風來群木響，雨過萬山青。」

小參。舉：「雲峰悅初參大愚芝，芝上堂云：『 大家相聚喫莖虀，若喚作一莖虀，入地獄如箭射。』便下座。悅詣方丈求示，芝云：『 我忍饑不暇，那有工夫為汝說禪？你且去化米。』悅化米歸，又求示，芝云：『 我忍凍不暇，那有工夫為汝說禪？且化炭去。』悅

化歸，復求示，芝云：『 今堂司乏人，煩汝充維那。』悅氣悶而退，坐後寮，見桶子落地撲破，遂大悟，頓見芝用處，即詣方丈，芝見便合掌云：『 恭喜維那，大事了畢。』應菴祖云：『 好語要且無來處，有人辨得出，與他一兩金。』」師呵呵笑云：「三箇虛頭老漢，好各與二十棒。何故？不合將常住物入衣線下用。」

結制，小參。舉：「雲門道：『 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若人透得，始解歸家穩坐。』後來佛眼禪師又云：『 龍門這裏只有二種病：一者騎牛覓牛，二者騎牛了不肯下。』古人雖則種種曲垂方便，爭奈後人依然錯會？神鼎今日更為汝諸人點出二種大病源：有一種人見山便喚作山、見水便喚作水、色空明暗便喚作色空明暗，此是一種大病；有一種人見山不喚作山、見水不喚作水、色空明暗不喚作色空明暗，此亦是一種大病。二病交攻，輪轉生死。諸人若欲透脫生死病源，直須向東西十萬、南北八千處具啐啄同時機用來，然後向神鼎手中請棒喫。」喝一喝。

病起，小參。「山僧一病二十餘日，不惟世間醫生奈何不得，扁鵲、華陀亦奈何不得，十方諸佛竭盡神通亦奈何不得。何故？以山僧此病無稜、無罅，無可奈何故。若能如是見得，是為真實善病陀羅尼門。」驀豎如意，云：「還會麼？如意子眼蓋乾坤、胸藏北斗，饑時與一切人同饑、飽時與一切人同飽、病時與一切人同病、安時與一切人同安，究竟出山僧手裏不得。還會麼？」良久，云：「長安夜夜家家月，幾處笙歌幾處愁？」

八月盡日小參。召大眾云：「汝等大開了眼，看看面前是箇什麼道理？莫只管打瞌睡，瞌睡時眼在什麼處？還見物也無？若道不見，與死人無別。還有向這裏道得一句子者麼？」侍者云：「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伊不可見。」師云：「未在。」者云：「乞和尚代一語。」師云：「何不道明時不見暗時明？」眾禮拜。

病起，小參。「山僧臥疾在床，早已和盤托出，無端要我披衣指示，指箇什麼？」豎如意，云：「還會麼？晚學初機，會得是藥、不會是病；久參禪客，不會是藥、會得是病。且道：山僧今日恁麼病，還落會與不會也無？有人向這裏透得，與你如意子。歸堂。」一僧進云：「衲被蒙頭萬事休，此時學人都不會。」師云：「恁麼會即不無，達磨一宗掃土而盡，山僧索性施大慈悲為你說破。」豎如意，云：「拈起須彌別處舂，腰纏十萬楊州客。」喝一喝。

冬至，小參。僧問：「時臨亞歲即不問，節屆書雲事若何？」師云：「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進云：「只如古人道：『 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又作麼生？」師云：「切忌向死灰裏作活計。」進云：「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師云：「猶隔一重關。」乃云：「群陰剝盡，一陽來復，天網恢恢，現而不露，燄發

冰河，花抽枯木，無非向聲色未彰已前指出諸人本來面目，透得者平步丹霄，遲疑者自招汩沒。拈了也，咄咄咄，現前買賣著精神，出門不認前頭物，還有見徹淵源者麼？」良久，云：「參退喫茶。」

小參。舉：「普眼菩薩欲見普賢不可得見，乃至三度入定，遍觀三千大千世界，覓普賢菩薩不可得見，而來白佛，佛云：『 汝但于靜三昧中起一念便見普賢。』于是普眼纔起一念，便見普賢菩薩向空中乘六牙白象。」師云：「世尊何用繁詞？若是神鼎見他來白，便向他道：『 穿卻了也。』普眼若向這裏瞥地，也不作箇循行數基漢。」眾禮拜。

小參。舉開口也打，不開口也打話，云：「還有透得者麼？試出來道看。」僧出，云：「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師云：「你那裏學這虛頭來？」又，僧云：「今日特蒙和尚入室。」師云：「亂統。」乃云：「先生無口訓童蒙，開口閉口丘乙己。忽有箇漢走出來道：『 先生！先生！上大人為什麼不念？』」豎起如意，云：「相見又無事，不來還憶君。」眾禮拜。

小參。舉：「東印土國王請般若多羅尊者齋，諸尊者皆轉經，惟般若尊者靜坐，王問：『 尊者何故獨不轉經？』者云：『 貧道入息不居陰界、出息不隨眾緣，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大溈智和尚拈云：『 要識尊者看經處麼？行時腳跟不著地，坐時心識似風飄。』復頌云：『 秋高月色和雲白，淡泊禪心滋味長，歷歷分明今古意，何須特地更商量？』」師云：「大溈恁麼拈也拈得好、頌也頌得高，若據神鼎看來，五步雖活，七步須死。還有見徹者麼？山僧親奉一鐘茶與他溼口。」

除夕，小參。「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為什麼有新年舊歲？」覺還云：「年年此日，歲歲今朝。」師云：「老鼠含銕。」晃孚云：「疑殺天下人。」師云：「客路如天遠。」鏡公云：「一坑埋卻。」師云：「埋個什麼？」進云：「不用別求。」師云：「蝦跳不出斗。」乃掉拂子，云：「神鼎焰中薦得，換卻頭顱；諸方隊裏商量，穿將鼻孔。冰鎖曹溪寒水，雪埋少室峰頭，到這裏須知有轉身一路始得。山僧初住一箇破院，百無一有，雖則勉強支持，二時薄粥與你同餐，從來不許諸人粘牙帶齒，不知此意者往往錯怪山僧道：『 看看，臘月三十日到來了也，拶到結角羅紋去處，米已盡、炭又無，看遮老漢如何支遣？』殊不知，半月春來依舊冷，諸人徒自錯商量，快須努力全提去，莫戀空懷枉退藏。」喝一喝。

打七，小參。「安禪結制，已是畫地為牢；五熱焚身，癡漢難為佇足。長期百日，短制七辰，短中有長，長中有短。延千劫為一念，諸人分上了不曾增；促千劫於剎那，諸人分上了不曾減。無增無

滅，海口難宣，把住放行，都盧只在山僧手裏。還會麼？」離微云：「野老不知堯舜力，鼕鼕打鼓祭江神。」師云：「道則只恁道，卻作麼生會？」進云：「一翳在眼，空華亂墜。」師云：「轉見不堪。」又，僧云：「天空任鳥飛。」師云：「作麼生是天空的消息？」進云：「步步無蹤跡。」師云：「依舊跳不出。」乃拈如意，云：「萬煆爐中鋌蔟藜，洗腸換骨更深錐，不是山僧爐鞴烈，為憐大海限涔蹄。」喝一喝。

開荒田，小參。「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豎如意，云：「如意分明不覆藏，遲疑特地成妖惑。神鼎山中，荒田盈陌，大小方圓，七四八凸，普請諸人，大家開闢，耕時耕，覈時覈，栽時栽，獲時穫，大家喫得飽膨脖，鼓腹高歌待彌勒。」

小參。舉：「昔日溈山和尚見仰山自外歸，問云：『 那裏來？』仰云：『 田中來。』溈山云：『 田中多少人？』仰插鍬叉手而立，溈山云：『 南山大有人刈茅。』仰拔鍬肩之便出。你看他父子等閑一挨一拶，耀古輝今，透得者，鑊頭邊立地成佛有分；如或未然，更聽一頌：仰山插鍬叉手立，驢不是兮馬不成，一句南山重著楔，清風千古震乾坤。」擊如意一下。

小參。舉：「僧問雲門：『 弒父弒母佛前懺悔，弒佛弒祖時向什麼處懺悔？』雲門云：『 露。』」師云：「雲門著一轉語，直得驚天動地。神鼎今日更為兩彩一賽，只是不得錯會。」以如意打圓相，云：「東嶺下，左邊的。」

小參。舉：「三祖《信心銘》云：『 欲取一乘，勿惡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智者無為，愚人自縛，法無異法，妄自愛著，將心用心，豈非大錯？』」師云：「大小祖師說得好道理，只如汝等諸人明明有雙眼，又何曾見色？明明有雙耳，又何曾聞聲？於此薦得，江西人喫飯，浙江人肚脹，關他湖廣人什麼事？雖然如是，滴水寸絲畢竟瞞東震旦國人不得。」喝一喝。

小參。僧問：「龐居士問馬祖：『 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祖云：『 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請問和尚：如何是不與萬法為侶底人？」師云：「家無小使，不成君子。」進云：「一口吸盡西江水又作麼生？」師云：「不癡不聾，不作大家翁。」進云：「居士豁然大悟，云：『 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作麼生是選佛場？」師云：「門傾壁倒。」進云：「如何是及第歸？」師云：「科頭赤腳。」僧禮拜。師云：「此四轉語，有一轉天高地厚，有一轉曲為今時，有一轉烹佛烹祖。若有人辨得，許伊四威儀中得箇入處。」

小參。「我看你們終日做工夫，究竟只在三句裏作活計。作麼生是三句？有句、無句、不有不無句，死句、活句、不死不活句，乃至

一切法皆有如此三句，都是你的兒孫，你無端自作纏繞，殊不知日間挑谷時、種田時、掘地時、煮茶時、喫飯時，那時佛也覓你不見。還會麼？不用思量便薦取去，豈不省力？所以山僧向你道：『 開口也打，不開口也打。』到這裏間不容髮，自是你搆不及，又作了箇話頭參將去，也大可憐。如今還有撒手者麼？了則東西南北，不了者莫怪山僧。」眾禮拜。

小參。舉：「經偈云：『 如心佛亦爾，如佛眾生然，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無差別且置，畢竟喚什麼作心作佛？又喚什麼作眾生？」眾無對。師云：「教中又道：『 心佛無內外，亦不住中間，畢竟無方所，意言假安立。心佛既假立，眾生亦復然。』且問諸人：心、佛、眾生既不可得，一切事業乃至若古若今、世出世間、一切聖凡境界豈是有耶？世出世間、四生六道、情與無情皆不可得，佛又出世，祖又西來，為個什麼？還有下得一轉語者麼？」離微云：「為憐三歲子，不惜兩莖眉。」師云：「道則道，猶隔山僧十日在。」晃孚云：「富嫌千日少，貧患一身多。」師云：「猶是那邊事。」孚云：「畢竟如何？」師舉如意云：「腰纏十萬貫，騎鶴下楊州。」喝一喝。

小參。舉：「趙州示眾云：『 不得閒過，念佛、念法、念僧。』時有僧便出問云：『 如何是學人自己念？』州云：『 念者是誰？』僧云：『 無伴。』州叱云：『 這驢！』你看他兩箇漢驀箚相逢，拳來腳去，毫無縫罅，著著靈彰。後來大慧禪師拈云：『 這僧雖然無伴，成群作隊，攪亂殺人。趙州大好一頭驢，只是不會喫艸。』」師豎如意云：「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雖然如是，知恩者少，負恩者多。」

小參。「汝等好生看取，莫被人瞞卻者箇時節。若是西來大意，山僧近日脾瀉病發，沒氣力為汝說得。」離微云：「狼藉不少。」師云：「也許你識些臭氣。」復云：「還有麼？」眾無語，師云：「禮拜了退。」

小參。「汝等從朝至夕也須檢點：那裏是虛度處？那裏是不虛度處？汝纔作意時，早已虛度時光了也；不作意時，一一靈妙、一一天真，鋤地的鋤地、收禾的收禾，乃至煮茶飯、辦柴米時，不可問人：是禪？是道？是會？不會？若向者裏見得徹去，佛眼也覷你不見。無端會禪、會道，被人拶著便見忘前失後虛度時光，只為有個會處橫在胸中，見我豎起拄杖時便作覿面提持會、見我放下拄杖時便作掃蹤除跡會，乃至一切處無不是遮箇會，種種摶量難以悉舉，大似田夫灶婦將三五升米搗頓餈粑喫了，自謂飽足，反笑他富貴人食前方丈百味珍饈為分外者耳。所以，乾峰道：『 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若人一一透過，始解歸家穩坐。』雲門出眾云：『 菴內人

為什麼不知菴外事？』乾峰呵呵大笑。你看他兩箇相見，何曾有絲毫縫罅與人？如今長年竟月只是求解會，如何出得蘊界生死？大眾仔細看，莫虛度時光好。」

小參。舉：「《華嚴》偈云：『 若人欲識真空體，身內真如還遍外，情與無情共一體，處處皆同真法界。』 」拈拂子云：「這是山僧拂子，真法界在什麼處？」師普云：「萬古長空，一朝風月。」師云：「釣龍得鱉。」又僧云：「分明月在梅華上，看到梅華早已遲。」師云：「何得干戈相待？」乃擲下拂子云：「劍為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

小參。垂語云：「汝等日裏東去西去搬柴刈穀時，還出得這片田地也無？」一僧云：「舉目相看無向背，道人行處任施為。」師云：「正在窠臼裏。」進云：「和尚又作麼生？」師云：「不禮三拜，更待何時？」僧無語。師舉：「睦州喚僧，僧回首，州云：『 擔板漢。』人多向不容思議處錯會他睦州，有什麼交涉？殊不知睦州老人如紅爐上著一點雪相似，還見麼？」眾佇思，師云：「開口早知千萬里，低頭思慮萬重關。喫茶去。」

小參。「古人道：『 參學須具參學眼。若不具參學眼，總被曲彔床上老漢舌頭瞞將去，不是小事。』只如諸人俱到神鼎，豈不是為參學？作麼生是你們的參學眼？道得請充第一座，少分相應者充維那。」六出云：「風吹碧落白雲盡，月上青山玉一團。」師云：「且喜認得驢鞍橋作阿爺下頷。」素融云：「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師云：「射虎不真，徒勞沒羽。」師普云：「猿抱子歸青嶂裏，鳥銜花落碧崖前。」師云：「餿飯泥茶爐。」普云：「和尚又作麼生？」師云：「何不道趙州古佛？」良久，云：「還知神鼎舌頭落處麼？若也覷得透，不但可充神鼎第一座，自己腳跟下亦得受用。」眾不散，師復云：「山僧忍俊不禁，索性為汝頌出：趙州古佛，七拗八突，方中有方，曲中有曲。」乃拈拄杖欲出，眾禮拜而退。

小參。「山僧近日得一番大病，飲食無味，身體黃瘦，你們合寺大眾盡替山僧著忙，山僧亦替大眾著忙，著忙到著忙不得處，莫道世醫拱手，即使大醫王到來也則計較不得。是故，噯呀噯呀底千疼萬痛裏而眾苦不能到。如斯見得，雖然病而無病，到這裏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時節，然後始可向四生三有內點病為藥、說藥為病，喚維摩掃榻、差普賢鋪床、用文殊煎藥、倒用橫拈，皆為大病源三昧。只如山僧這番病，還是大病三昧也無？若道是三昧、不是三昧，敢保諸人三家村裏老婆禪也未夢見在。」

小參。「山僧雖則久病不曾落堂，然無時不為諸人說法。諸人若善用心，又何必向病僧言句中覓？直須向聖凡用力不及處參取，如人

飲水，冷煖自知，不是自欺的事。不見睦州道：『 汝等諸人未得個入處，須得箇入頭處；既得箇入頭處，不得辜負老僧。』時有僧出云：『 學人不敢辜負和尚。』州云：『 早已辜負了也。』僧無語。州云：『 明明向道尚自不會，何況蓋覆將來？』宗師眼目須是如此。如今人聞恁麼話，盡向言句中會去，幾時夢見古人意旨 ？所以山僧尋常向諸人道：『 開口也打，不開口也打。』須是大死一番，脫卻業識來，始知山僧真實為人處。如今做工夫如脫衣服相似，脫去了一層走將進來，山僧便認得你，乃至層層脫盡到赤條條地，那時正好來喫三十大棒。若喫得這三十大棒，天下人不奈伊何，各自歸堂，恭喜賀喜。」

小參。舉：「僧問馬祖云：『 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祖云：『 吾今日勞倦，不能為汝說，問取智藏去。』藏云：『 何不問和尚？』僧云：『 和尚教來問。』藏云：『 吾今日頭痛，不能為你說，問取海兄去。』僧問，海云：『 我到這裏卻不會。』僧回，舉似馬祖，祖云：『 藏頭白，海頭黑。』遮則因緣，諸人作麼生？」眾無語，師云：「既無其人，山僧為汝分明判斷去也。遮僧若不遇百丈，走得腳酸有分；西堂順水拖船，慣得其便；馬祖頭白頭黑，據地擎天；神鼎罪過無邊，入地獄如箭射。」喝一喝。

入室。溟鑑進，師云：「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豎起竹篦，云：「北俱盧州人，為什麼到遮裏討火種？」進云：「今日親承和尚入室。」師云：「三張白紙、一錠黃金又作麼生？」鑑擬進語，師打出。中牧進，師云：「坐的是山僧，拜的是中牧，晝明夜暗，水冷燈炎，那箇是你主中主？」進云：「今日特蒙和尚微勘。」師云：「刻舟禪者。」進云：「和尚又作麼生？」師便喝，牧禮拜，師云：「不消一捺。」玄音進，師云：「玄音歷歷昭人耳，且道大梵天王今晚唱何曲調？」進云：「都被和尚一口道盡。」師打，云：「爭奈者箇何？」音禮拜，師又打，乃舉玄沙三種病人并請益雲門因緣，云：「這僧因而有省，汝諸人作麼生？」眾無語，師云：「恁麼則盲、聾、喑、啞四病俱全了也，山僧為你著力則箇。」乃豎起竹篦，云：「不因漁父引，怎得見波濤？」擊香几一下，眾禮拜。

入室。舉韓文公參大顛擯首座話，云：「你看他具箇甚麼眼腦便與麼？若道是無過，首座為什麼便喫棒出院？若道是有過，他過在甚麼處？」鏡公云：「打草驚蛇。」師云：「蝦蟆窟裏出頭來。」總印云：「驅耕奪食。」師云：「說道理則不無，還夢見大顛老立地處麼？」印擬議，師便打。玄音云：「若不出院，怎見首座威光？」師云：「磨推東南，碓搗西北。」溟鑑云：「吹毛寶劍用不留。」師云：「依稀越國，彷彿楊州。」眾禮拜。師問侍僧：「你

適纔道的是什麼話？」僧擬對，師便打。又問一僧：「你道我打他作什麼？」僧云：「他不該說道理。」師云：「你作麼生說？」僧云：「某甲則不然。」師便打，云：「同坑無異土。」次日，溟鑑呈頌云：「殺人刀，活人劍，雙放雙收機如電，下載清風付與誰？傍人往往知機變。機變絕，水底蝦蟆吞卻月。」師覽畢，云：「你且將去，緩緩底與你打葛藤。」鑑禮拜而出，師驀喚：「溟鑑！」鑑回身，師便喝，鑑無語，師云：「溟鑑！」鑑應諾，師云：「真刀現前，卻用不得。」鑑禮拜。

入室。溟鑑進，師云：「三世諸佛，明暗色空，皆是摩訶般若光，光未發時是箇什麼？」鑑云：「斷不辜負和尚這一問。」師云：「笠子未曾除在。」鑑禮拜，師以竹篦擊桌一下。瞎菴進，師云：「從無住本立一切法，既無所住，依何而立？」菴云：「遍界不曾藏。」師云：「那裏學得這虛頭來？」菴云：「和尚恐某甲不實那？」師打，云：「打破漆桶來與你相見。」菴禮拜。總印進，師云：「趙州為什麼道無？」印云：「向和尚道了也。」師打，云：「如今為什麼道不得？」印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師打，云：「未在，更道。」印喝，師又打，云：「道！道！」印無語，師又打，乃云：「者箇狗子無佛性話拈來問著諸人，或下語、或下喝，拂袖揚眉，做盡惡態，還夢見趙州也未？若未親見趙州，當知了無交涉。何以故？山僧未曾向諸人喫酒糟時，潑汝諸人一杓醋在。還有知甜、酸、苦、辣者麼？」以手作潑勢，云：「看醋。」又云：「著。」便歸寢室。

入室。一僧進，師云：「狗子無佛性話，你作麼生？」進云：「和尚與麼問，某甲與麼荅。」語未竟，師便打，僧禮拜，師又打。又問師普，普云：「一家有事百家忙。」師云：「道什麼？」普擬應，師便打。以睦進，師云：「開口不開口，山僧為汝拈卻了也。速道！速道！」進云：「言中易舉，意外難提。」師云：「何處學遮虛頭來？」進云：「和尚也不得壓良為賤。」師打出。又僧進，師云：「狗子無佛性話，你作麼生？」進云：「未問已前百雜碎。」師云：「即今是有問？是無問？」僧云：「禮拜和尚去也。」師打出。又僧進，師云：「纔涉思惟，便成剩法。你道太上老君與孔夫子即今在什麼處？」進云：「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師云：「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進云：「畢竟作麼生？」師以竹篦觸退，云：「可貴，可賤。」後有數僧入，皆舉無佛性話問之，不契。侍者末後入室，師云：「許多人入室，道得著者少，道不著者多。你道如何？」晃孚云：「一狀領過。」師云：「領過後如何？」進云：「箭去久矣。」師便打。又問天則云：「狗子無佛性話，汝作麼生會？」進云：「昨日向和尚道了也。」

師打，云：「為什麼今日忘卻？」則禮拜，師亦打。眾同入，師云：「狗子無佛性這一則話，諸人那箇不知？那箇不會？或拈、或頌，不知其幾，還有親見趙州者麼？如或未然，且莫草草。昔大慧禪師一生常舉此話令人看，謂是斷生死稠林之利斧、截聖凡二見之剛刀，透得這一箇無字，則千差萬別佛祖機緣無不貫徹。如今人往往視為泛常，或呈頌、或下語，以為會得可可地，為什麼被人向隱顯中撈一句子，便見忘前失後，胡亂摶量？當知皆是參證未真，不曾親見趙州手腳故耳。山僧既說到這裏，忍俊不禁，索性將今時錯會的禪病略為點出。有者道：『箇這無字多少分明，更有什麼參得？』一向坐在無事甲裏。又有人道：『悟人分中，道有也得，道無也得，只是要有出身之路。』又有一等人謂：『拈來無不是，信口勿思量。道有道無，有什麼過？但是一切無著，處處都是這一著子。』又有見五祖演禪師頌云：『趙州露刃劍。』便下語云：『直下薦取。』又云：『用處分明答處親。』又有一等好高頭的禪和子，向人道：『這個是趙州的活機活用，如擊石火，似閃電光，不容擬議，那可言句中求？』便下語云：『高著眼。』或云：『覷著則瞎。』或云：『莫謗趙州好。』或便喝便打，豎指擎拳，做盡醜態。或有道：『穿衣喫飯，處處現成；說有說無，我俱不理。』種種狂解，各謂高明，錯判名言，玷辱宗旨，皆是業識摶量，妖狐外道，所謂一盲引眾盲，相牽從陷墜。若能捨短從長，深心體究，決定不打入這般種類，獨作通天生涯，向千人萬人挨拶不入處挨拶，佛祖出頭不得處出身。」乃拈如意擊香几云：「向這裏打破髑髏，四維上下、凡聖有無與你一模脫出。雖然如是，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眾禮拜。

打七畢，入室審驗竟，拈拄杖，云：「大眾無端同打七，山僧手捏珊瑚鞭，鞭起竿頭試腳步，搥胸只得哭蒼天。急撒手，莫廉纖，悟與不悟總在山僧手裏、拄杖頭邊，堂內、堂外都盧束作一塊，搬柴運米何妨倒用橫拈？」喝一喝，云：「不許攙行奪市，近來王令稍嚴。」

浴佛。拈杓召大眾，云：「釋迦老子二千三百四十年前向一切聖凡頂[寧*頁]上下這一錐，真是無回互處。後來有箇跛腳阿師知他痛癢，與他酬唱，可謂交光相羅，如寶絲綢。後人不善來機，多作掃蹤拂跡會卻。苦哉！屈哉！山僧今日順水拖船，向冷灰爐中焚起一炷香，赤條條地澆他一杓水。且道：是酬唱耶？是拂跡耶？」良久，云：「言前句後路千差，大施還他老作家，苦切提持無可會，夜深依舊宿蘆華。」

掛鐘板。「四祖規繩久沉煙莽，百丈鐘板杳未見聞，今朝竭力提持，要接起祖師命脈。且道祖師命脈如何接凐？」遂擊板，云：

「一擊玲瓏宇宙空，萬古徽猷是今日。」
掛鐘板。師握椎，云：「五百年前神鼎寺，龍門三汲浪滔天，今朝信手重拈掇，萬里春光奏目前。」擊板三下，云：「重抖擻，大周旋，撒水銀珠顆顆圓，萬煆爐中如薦得，等閒敲磕振三千。」
雲外禪師語錄卷第六終

(弟子深日　深實　深白　道亨　道昌
　　隆合同捐貲，刻
神鼎雲外和尚語錄第六卷。
康熙乙巳夏月，神鼎塔院識。)

雲外禪師語錄卷第七

門人劉醇驥編

機緣

師云：「諸方儘有次第規矩，我這裏全沒相干。」僧云：「和尚這裏如何？」師云：「王齋公送米二石。」
師問僧：「何處來？」曰：「某處。」師云：「我問你一件事，得麼？」僧云：「請和尚問。」師云：「打野榔漢。」僧云：「某甲請問和尚，得麼？」師云：「一箭過西天。」
師問僧：「你前日的話頭還參否？」僧云：「參。」師便打，僧急救云：「不參。」師亦打，僧禮拜，師又打云：「參與不參，禮拜和南，一齊打卻，切忌瞞頇。」
師問：「一口吸盡西江水，你作麼生會？」僧云：「一口吸盡西江水，有甚可會？」師云：「把一錢子來。」僧無對，師喝出。
師入廚，眾禮拜，師問一僧：「你話頭在麼？」僧云：「拋卻多時了。」師云：「你將什麼喫飯？」僧無對，師便打。一僧豎起拳，師云：「灶門前火也不看看。」僧回顧，師便打。
師問僧：「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僧云：「一狀領過。」師云：「四祖卻在者菩提寺裏補衲衩？」僧無對，師便打。
師見新到四僧來拜，便云：「這一隊人真可惡。」僧罔然，師云：「打野俚漢出去。」僧齊出，師云：「苦哉！苦哉！」
師問僧：「那裏來？」僧云：「湖廣。」師云：「對山僧何得妄語？」僧云：「沒有。」師云：「這裏不著客作漢。」
師問僧：「何處過冬？」僧云：「某甲從來無住處。」師云：「雞棲鳳巢，非其同類。」僧喝，師打云：「又道無住處。」
師問僧：「你一路來，為什麼偷我草鞋著？」僧云：「和尚何得贓誣學人？」師呵呵笑云：「你道什麼？說明白些。」僧云：「和尚何得贓誣學人？」師云：「死蝦蟆！自領三十棒出去。」
師問僧：「何來？」僧云：「和尚莫多事。」師呵呵笑云：「廬山來的僧。」僧云：「錯會不少。」師云：「三十棒自領出去。」
師問僧：「作甚麼？」僧喝，師呵呵大笑。僧無對，師便打。
師問僧：「近日工夫如何？」僧云：「一切平常。」師喚行者：「將水來與者僧洗面著。」僧無語，師打云：「好箇一切平常。」僧擬開口，師喝出。
僧舉：「一尊宿因僧問：『 一切眾生皆順孝道，因甚土梟食母？』荅云：『 冤家路窄。』山翁和尚別云：『 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

父棲巢。』今請和尚再別一語。」遂舉前問，師云：「古今榜樣。」
僧問：「世尊今日成正覺，如何是正覺？」師云：「科頭打坐。」進云：「濟上門庭又作麼生？」師云：「撲。」進云：「堂奧中事又如何？」師云：「兩箇。」
僧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云：「一衲翩翩天際來。」進云：「動而無動時如何？」師云：「肩拖二斗。」
僧問：「古人道：『但參活句，莫參死句。』請問和尚：如何是活句？」師云：「山僧從來不說謊。」「如何是死句？」師云：「明朝不用拖柴。」進云：「死活不到時如何？」師云：「渾家送上渡頭船。」後侍者進方丈，師舉似之，者遂問：「如何是活句？」師云：「此去黃州不遠。」者擬議，師云：「又成死句也。」
師山行次，行者在前引路，師垂問云：「和尚山行，為什麼要弟子引路？」眾下語不契，師代云：「不借借。」
師禮佛次，僧問：「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和尚朝朝禮佛作箇甚麼？」師云：「為釋迦老子掩彩。」
居士為師描真求贊，師云：「好好地為什麼為山僧起模畫樣？」惺弟云：「不因漁父引，爭得見波濤？」師云：「道則道，只得八成。」進云：「和尚又作麼生？」師云：「魚龍不知水為命，折箸不妨聊一攪。」
師問僧：「昨日晴，今日雨，是什麼意旨 ？」僧無對。師代云：「一文錢買兩箇燒餅。」
僧問：「水泄不通處還有過也無？」師云：「死蝦蟆。」進云：「如何是這裏活句？」師云：「以。」
師舉杖，云：「然燈佛到這裏為什麼道不得？」僧無對。師云：「磚錢不可買瓦。」
僧云：「某甲特來親近。」師云：「喫棒得也未？」僧云：「如何是法身？」師云：「舊年有一箇。」
僧問：「日用事無別時如何？」師云：「且過這邊著。」云：「一見便見時如何？」師云：「山前也有。」
僧問：「如何報得父母恩？」師云：「雙手扶犁水過膝。」云：「不會。」師云：「不會倩人拖。」
問：「如何是那伽大定？」師云：「拳來腳去。」僧佇思，師喝出。
問：「和尚在磬山得箇什麼？」師云：「山僧愛嗔不愛喜。」進云：「如今以何為人？」師云：「捏棒呼狗。」進云：「恁麼則圓滿菩提無所得也。」師云：「百艸頭上薦取老僧。」

僧問：「如何是平常無生句？」師云：「橫拖直拽。」進云：「為什麼如此？」師云：「教你求生不得，求死不得。」進云：「忽地死中得活時如何？」師云：「此去麻城五百里。」
問：「如何是毘盧師、法身主？」師云：「一錢為本，萬貫為利。」
居士問：「弟子俗務多，不能一心參究，乞和尚指示箇徑路修行處。」師急指壁，叫云：「壁倒也。」士倉忙回首起立，師云：「且喜凶星過度。」士再問，師低頭視地。
問：「不動根源時如何？」師云：「手不如腳。」進云：「如何是本來身？」師云：「須彌山高十六萬由旬。」進云：「意旨 如何？」師云：「水內一半，水外一半。」
問：「古人道：『 從門入者，不是家珍。』作麼生是家珍？」師云：「你問誰？」僧云：「即今問和尚。」師云：「從門入者，不是家珍。」
問：「丹霞燒木佛，為什麼院主墮落鬚眉？」師云：「賊是小人，智過君子。」僧云：「謝師指示。」師云：「鬚眉墮落。」
問：「即事即理一句，求和尚道。」師云：「常住尚少柴頭。」
僧云：「古人道：『 觸目菩提，打破琉璃。』道在何處？」師云：「太歲臨頭。」
僧問：「如何是佛？」師云：「胡說。」僧云：「佛乃三界至尊，何得言胡說？」師云：「是你恁麼問那？」僧云：「是。」師云：「墮地獄底。」僧罔然求懺，師召僧，僧應諾，師云：「出也。」
一日，與數居士山行，一士舉：「東坡道：『 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師云：「東坡好與三十棒。」士云：「和尚意作麼生？」師云：「不貪香餌味，方是碧潭龍。」一僧云：「某甲有耳不聞。」師云：「閉目食蝸牛。」一僧云：「若是陶淵明，攢眉便歸去。」師云：「密掩暗房無兩目，那知日月甚光明？」僧云：「山色水聲又作何消繳？」師云：「安南猶亂，塞北那平？」僧禮拜，師云：「了也，了也。」
問：「古人道：『 一人所在也到，半人所在也到。』作麼生是半人？」師云：「販私鹽漢，不打自招。」
僧舉：「報恩和尚打僧云：『 斫斷汝手，將什麼持物？』打僧腳云：『 斫斷汝腳，將什麼走路？』又打云：『 道！道！』」師云：「報恩和尚真箇與麼道那？」僧云：「真箇。」師云：「汝驢年夢見。」僧因求指示，師云：「我今不斫斷汝手，汝將什麼持物？不斫斷汝腳，汝將什麼走路？」僧云：「囚。」便禮拜。師拈棒云：「道！道！」僧擬開口，師便打；僧擬議，師連打喝出，僧便走。師喚僧來，僧回身，師云：「更要一頓麼？」

問：「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師遂喝云：「你是一箇無狀賊漢。」僧無語，師打出。
僧舉：「太陽明安問僧：『 何處來？』僧云：『 洪山來。』明云：『 先師在麼？』僧云：『 在。』明云：『 在即不無，請渠出來，我要相見。』僧云：『 聾？』明云：『 此猶是侍者。』僧無對。山翁和尚代云：『 明朝更獻楚王看。』」師云：「道則忒煞道，只得八成。」僧云：「和尚又作麼生？」師云：「不可降尊就卑。」僧禮拜，師大笑云：「又是侍者去也。」
僧求開示，師云：「我不如你。」僧云：「和尚知即得。」師云：「擔枷過狀。」便打。
師問僧：「倩女離魂，那個是真底？」僧云：「亂走作麼？」師云：「你為什麼蹋破草鞋？」僧擬議，師喝出。
師問僧：「來此作什麼？」僧云：「親覲和尚。」師云：「一場敗闕。」僧云：「和尚莫錯舉。」師云：「蝦蟆窟裏活計。」
僧禮拜，師云：「莫是舊時會過的麼？」僧云：「沒有。」師云：「沒有便罷。」僧拜已，侍立，師云：「作麼？作麼？」僧云：「求開示。」師云：「龍蛇混雜，凡聖交參。」僧無語，師云：「參。」
僧問：「獨居空山，忽若鬼怪精魅一齊圍繞時如何？」師云：「善哉！善哉！」僧云：「意旨 如何？」師云：「青黃赤白黑。」
僧相訪，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家裏精窮，客來便打。」云：「請和尚打看。」師云：「不殺死漢。」僧喝，師云：「眨得眼來天已曉。」良久，茶次，話及四照用因緣，僧有語，師不肯，僧遂問：「如何是照？」師云：「還見我麼？」進云：「如何是用？」師以茶鬊面潑。進云：「如何是先照後用？」師云：「你試道看。」僧擬開口，師便掌。「如何是先用後照？」師便掌，云：「汝作麼生會？」「如何是照用同時？」師云：「元來不會。」便打。「如何是照用不同時？」師云：「不答你這般瞎漢。」僧禮拜，師蹋之。
問：「如何是西來大意？」師云：「披襟當雄風，回頭肌骨冷。」進云：「如何是禪？」師云：「龍遊蛇窟。」「如何是道？」師云：「尺線吊 金鐘。」僧禮拜，師便打。
問：「和尚法嗣何人？」師云：「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借無語。師云：「會麼？」云：「不會。」師云：「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云：「恁麼則磬山嫡孫，陽山法嗣也。」師云：「冥冥一去，杳杳何知？」僧無語。次日，又問：「和尚既不肯陽山，為什麼卻為他嗣？」師云：「冤有頭，債有主。」進云：

「如何是冤？」師云：「炎天銕匠。」進云：「如何是債？」師云：「了不相干。」
問：「迦葉親聞聞何事？」師云：「今日大晴。」進云：「意旨 如何？」師云：「三千四百。」進云：「即今了無一物。」師云：「彌勒天宮在你眉毛上。」云：「還著得也無？」師云：「更參八十年。」
僧問：「如何是不說而說？師」云：「有甚禮物？快把將來。」進云：「如何是說而無說？」師云：「飯後一壺茶。」「如何是歸源一句？」師云：「你這枚頭足有七八斤重。」「如何是慈悲方便？」師云：「念佛、念法、念僧。」僧禮拜，師便打。
僧問：「如何是具三玄三要的句？」師云：「臭豬頭。」「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云：「三更捉得大烏龜。」云：「如何舉唱？」師云：「你且走開，待我過去。」
問：「妄想難除時如何？」師云：「摸取眉毛。」進云：「途中受用時如何？」師云：「腳頭腳底。」進云：「世諦流布時如何？」師云：「打掃伽藍。」僧擬議，師震聲喝出。
僧訪，喫茶次，舉洞山訪龍山因緣，師云：「我則不然。」僧云：「如何是賓中主？」師云：「舌豎上齶。」「如何是主中主？」師云：「騎將皮袋來。」「賓主相見幾何？」師云：「瞎眼撞著黑波期。」云：「還對談否？」師云：「打三。」進云：「賓主已蒙師指示，大事因緣事若何？」師云：「山僧無明發也。」進云：「為什麼？」師云：「飯到口邊不解喫。」
問：「病入膏肓，師能救否？」師云：「破皮厚三寸。」進云：「不會。」師掌云：「急急如律令。」茶次，又云：「某到處行腳，未逢一人。」師云：「碗。」進云：「恁麼則迥然不住青霄也。」師云：「鞠子未脫在。」進云：「如何是法身體？」師云：「累卵為山。」「如何是法身用？」師云：「關羽斬顏良。」「如何是已躬下事？」師云：「春到寒食一百五。」
問：「大千俱壞，此箇壞否？」師云：「日落三更穿市過。」云：「轉身一句作麼生道？」師云：「倒騎驢子下楊州。」
僧問：「如何是真實相？」師云：「南康府裏張皮匠。」
問：「四句百非外，求和尚開示。」師云：「夜夢不祥，晝門大吉。」
居士問：「如何是三教一理？」師云：「五母雞，二母堯。」士云：「不會。」師云：「無失其時。」士擬議，師云：「失卻時也。」士有省。
問：「如何是西來大意？」師云：「南康鬆網巾。」士無語。侍僧進云：「還有向上事也無？」師云：「有。」進云：「如何是向上

事？」師云：「南康鬆網巾。」
問：「如何是和尚自受用三昧？」師云：「四尺六寸。」進云：「不會。」師云：「喫茶去。」
問：「弒父弒母，佛前懺悔。和尚殺佛殺祖，卻向何處懺悔？」師云：「一枚頭。」
問：「如何是一門超出妙莊嚴路？」師云：「破家縣令。」進云：「意旨 不會。」師云：「山僧俗姓汪。」
問：「如何是真實道人？」師云：「鬧市布纏頭。」進云：「此意如何？」師云：「莫使俗人知。」僧禮拜，師便喝。
問：「如何是沙門體？」師云：「不露頂。」「如何是沙門行？」師云：「不上高樓。」進云：「還有為人處否？」師云：「一頭驢。」進云：「頭上安頭。」師云：「一日馳三百。」
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師云：「無繩自縛漢。」進云：「樹倒藤枯時如何？」師云：「失卻拄杖子。」云：「溈山呵呵大笑，意旨 如何？」師云：「千里萬里。」僧云：「謝和尚荅話。」師便打。
師見僧看經，問云：「看什麼經？」僧豎拳，師云：「為什麼將經拋在糞坑裏？」僧云：「和尚莫謗法。」師云：「是你謗法。」
問：「如何是戒定慧？」師云：「你倒乖似他。」因求開示，師云：「你又不乖了。」
問：「和尚既不許人說禪說道，未審以何為人？」師云：「借你拳頭打你嘴。」云：「更借一問時如何？」師云：「笱。」
師問僧：「千變萬化的人從什麼處來？」僧無對。師代云：「九江城裏來。」
師舉南泉賣身話云：「舉也舉了，還有人問古人意旨 麼？」一僧出作禮，師云：「諸方火葬，這裏活埋。」
僧求開示，師良久，云：「會麼？」云：「不會。」師云：「過。」次日，又求開示，師云：「念佛好。」僧擬進語，師云：「錯。」
問：「六賊難防時如何？」師云：「一問無他。」進云：「爭奈不了何？」師云：「適纔道了也。」
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便掌，云：「謝子意殷勤，一掌聊相贈。」「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不知痛癢客，徒自漫沉吟。」「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一坑俱埋卻，掩面哭蒼天。」「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鼻孔纍垂信飽餐。」僧禮拜，師便打。
問：「黑荳未生芽時如何？」師云：「白雲萬里。」云：「觀身無相，觀法亦然時如何？」師云：「平地浪滔天。」云：「與麼則撒

手歸家去也。」師云：「峰頂月輪高。」
問：「如何是佛？」師云：「八十翁翁著繡鞋。」「如何是無情說法？」師云：「還見露柱走入施生臺麼？」
問：「作何善行，報得四恩三有去？」師云：「折卻牛欄。」進云：「意旨 如何？」師云：「忘恩負德漢。」
問：「一念未生時如何？」師云：「他鄉遇故知。」進云：「一念既生後如何？」師云：「信口道將來。」「如何是金剛體？」師云：「[祝/ 土] 著磕著。」「如何是金剛用？」師云：「打著南邊動北邊。」「畢竟如何是向上一路？」師云：「此去南康四十里。」
僧參，禮拜起便喝，師亦喝，僧又喝，師打云：「千了百當。」
師問僧：「那裏來？」云：「湖廣。」師云：「湖廣米價如何？」云：「不知。」師云：「這箇是驢前馬後底。」云：「和尚又作麼？」師云：「非公境界，且坐喫茶。」
師食次，僧問：「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意旨 如何？」師云：「波斯鼻孔。汪老師竟過西天。」云：「如何是隨流認得性？」師云：「栗米巴子。南無如來。」
問：「如何是過荊棘林的句？」師云：「今日不須種火。」
問：「當機一句，乞師道取。」師云：「諾。」僧再問，師云：「瞌睡作麼？」
問：「萬里無雲，更有何外？」師云：「黑狗臨刑莫怨天。」云：「恁麼則丹霄獨步去也。」師云：「一跌百雜碎。」云：「撩起便行時如何？」師云：「走殺你。」云：「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米多鹽少。」云：「恁麼將何款客？」師云：「崎嶇鳥道，勞汝遠來。」僧禮拜，師便打。
問：「得舟便渡時如何？」師咄云：「這鈍漢！」僧禮拜云：「多謝婆心，銘肌刻骨。」師云：「快須颺向糞堆頭，方可來喫山僧棒。」僧便喝，師云：「好喝！」僧又喝，師云：「作家！作家！」僧拂袖而出，師呵呵大笑云：「直饒與麼，也只得一半。」
茶次，僧舉洞山泰首座喫茶因緣問：「洞山意作麼生？」師云：「誰敢問著汪老師？」僧擬對，師喝云：「你為甚瞞他洞山？速道！速道！」僧開口，師便掌。
問：「二邊不立，中道不居時如何？」師云：「近來錢賤米貴。」進云：「也知和尚不分外。」師云：「滴水難消。」云：「家醜外揚，師還許否？」師云：「一問深知。」云：「一問且置。」師云：「前言何在？」
問：「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即同魔說。作麼生得恰好去？」師云：「早時有粥，中時有飯。」

師舉如意問僧云：「這箇切忌動著，作麼生是你鼻孔？」云：「某甲只管看。」師云：「跂死禪和，如麻似粟。」云：「和尚不得拗直作曲。」師豎如意云：「這箇喚什麼？」僧擬對，師便打。
僧赴齋回，作禮，師云：「你喫了幾箇饅頭？」僧云：「兩箇。」師云：「你為什麼鼻孔無竅？」僧無對。師云：「脫空妄語漢。」
僧請師代語，師云：「何不道：和尚牽犁，弟子拽耙？」
師問僧：「那裏來？」云：「山下。」師云：「挑的是什麼？」云：「米。」師云：「多少？」云：「四斗。」師云：「真個那？」云：「是。」師便打，云：「某甲過在什麼處？」師云：「前村趙大孃嫁與張石匠為妻，卻被石翁仲奪將去，你為什麼不救他？」云：「是什麼說話，冤屈打人？」師復打，云：「你但喫棒，得我話行。」
問：「無明、佛性，未審是同是別？」師云：「別。」「如何是佛性？」師云：「請坐喫茶。」「如何是無明？」師云：「好好地叫你喫茶，又鬧作麼？出去！」
僧舉因緣請問，師便喝，僧無語，師云：「你問什麼？」進云：「昔日南泉道」聲未絕，師便打，僧擬議，師云：「有這般鈍驢漢，不打更待何時？」又連打數棒，喝出。
師問僧：「何處來？」云：「黃州。」師云：「太狼藉生！」僧無對。師云：「天地玄黃。」僧擬拜，師云：「罪過在我，喫棒在你。」便打。
師問僧：「非心非佛，你作麼生會？」僧擬對，師云：「不是！不是！出去！」僧無語，師云：「咬人屎橛，不是好狗。」問第二位：「你作麼生會？」僧便喝，師云：「我問你非心非佛，又亂統作麼？」云：「和尚喚作喝麼？」師打云：「野狐精！出去！」
問：「如何得透脫生死？」師云：「穿過髑髏。」僧云：「不會。」師云：「父母之年。」云：「畢竟意旨 如何？」師云：「一喜一懼。」僧禮拜，師云：「禮拜一任禮拜，切莫認奴作即。」
問：「一念未生前，請和尚道一句。」師云：「不道。」進云：「為甚麼不道？」師云：「前言不應後語。」
問：「如何是異類中行句？」師云：「豬窠生狗馬。」進云：「與麼則撩起便行去也。」師云：「項羽過江東。」
居士參，師云：「你習何經？」云：「《易經》。」師拈茶果云：「這箇作麼易？」士無語，師云：「先天一畫也不識。」云：「不會。」師云：「豫順以動，天地如之。」士擬再問，師云：「鳴豫凶。」士無語，師大笑。
僧舉忠國師道：「身心一如，身外無餘」話請問。師云：「是甚麼害熱病底，敢對山僧與麼道？」云：「和尚尊意如何？」師云：

「你為什麼瞞卻國師？」僧良久，又問。師云：「國師先前在你鼻孔裏賣瘡藥，見你瞞他，變作東海龍王，向十字街頭興雲佈雨去也。你為什麼向茅廁中等雹子，擬作夜明珠？」
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云：「王四張三。」進云：「不會。」師云：「銕作頂門。」僧禮拜，師蹋之。
師示病僧云：「你等不必做模做樣，但只是三十年不病，山僧付你拂子。」僧云：「恁麼則某甲今生決定不得拂子。」師云：「與你一文錢買藥喫。」一僧云：「某甲正覓病起處不得。」師云：「發寒發熱幾時休？」
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云：「信受奉行。」「出世後如何？」師云：「波羅揭諦。」僧禮拜，師喝。
問：「如何是句到意不到？」師云：「信口道將來。」「如何是意到句不到？」師云：「切莫自塗污。」「如何是意句俱到？」師云：「塵塵混入，剎剎圓融。」「如何是意句俱不到？」師云：「南斗七，北斗八。」僧禮拜，師打。
問：「如何是世尊不說說？」師云：「數聲清磬是非外。」「如何是迦葉不聞聞？」師云：「彌陀接引到西方。」
問：「不落時機，請師速道。」師云：「速。」云：「如何是和尚為人句？」師云：「南康出硯池。」云：「意旨 如何？」師云：「九江出草紙。」
問：「破盡家私的人來時如何？」師云：「山後有幾人斫柴？」僧無對。師云：「騙我不得。」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萬頃鄱湖奔腳下，一峰孤特立雲間。」進云：「還有為人句也無？」師云：「未到只言山險峻，曾來纔識路高低。」
僧舉南泉荅僧問牛頭未見四祖話，師云：「直饒與麼，也好與三十棒。何故噇？為伊只解頭戴瓔珞，不肯反披袈裟。」侍者問：「如何是頭戴瓔珞？」師云：「一二三四。」「如何是反披袈裟？」師云：「草鞋木履。」
僧舉：「雪峰作飯頭，洞山云：『 汝作麼不失時節？』峰云：『 瞻星望月。』山云：『 忽遇黑雲霺靆時又作麼生？』峰無語。請師代。」師云：「將謂更有與麼時節。」
師問僧：「還見壁麼？」云：「見。」師云：「兩箇。」僧無語。師代云：「七手八腳。」
問：「大事未明，如喪考妣，意旨 如何？」師云：「言端語端。」進云：「大事已明，為什麼亦如喪考妣？」師云：「目前無異怪，不用貼鍾馗。」僧禮拜，云：「某甲一向錯過多少？」師喝云：「又自不少。」

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云：「放屁作麼？」
僧看古德偈云：「迷悟都來第二頭。」便問：「如何是第一頭？」師云：「蘄州艾葉。」
僧呈頌古，師云：「你自負有省悟處那？」云：「某甲不喫殘羹餿飯。」師云：「你看我眉毛上有幾座須彌山？」云：「三座。」師云：「此去南京為什麼一千餘里？」云：「了無交涉。」師打云：「妄語作麼？」
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云：「生鐵鑄成。」僧禮拜，師云：「可知禮也。」
師問僧：「近離何處？」僧云：「江西。」師云：「山高月冷，水碧天青，那箇是上座本來面目？」僧云：「某甲纔到。」師云：「刻舟禪者，請坐喫茶。」
問：「德山見僧入門便打，臨濟見僧入門便喝，未審還有為人處也無？」師云：「何不舉全這一句？」僧云：「如何是全？」師便打。
僧參，師便問：「未行腳時在什麼處？」僧云：「也知和尚婆心太切。」師云：「只與麼，也只得一半。」云：「莫嘮叨。」師便打。
僧拍掌。師云：「錯怪人作麼？」僧無對，師云：「了。」
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拙云：「這作業坯。」僧云：「異類中行時如何？」師云：「是牛是馬？」僧擬再問，師打云：「你好好的一箇肚皮，搬許多糞放在裏許作麼？」僧喝，師拈棒云：「這般的狗漢，不打更待何時？」僧無對，師連棒打出。問：「生死到來時如何？」師云：「何不了卻？」進云：「如何了？」師云：「退後，退後。」
眾托缽回，師云：「你等托缽辛苦。」豎起如意，云：「把這箇賞你。」復納入袖中，云：「切忌於斯作窠窟。」眾無對，乞師代，師云：「好心不得好報。」
師指狗子問僧云：「狗子見人為什麼卻吠？」僧無對。一僧便躡前問，師云：「杜撰禪和到者裏俱納敗闕。」
雲外禪師語錄卷第七終
(　弟子深響　深機同捐貲，刻
神鼎雲外和尚語錄第七卷。
康熙乙巳夏月，神鼎塔院識。)

雲外禪師語錄卷第八

侍者深極編

機緣(二)

師問鏡公云：「一言絕斷千江口，萬仞峰頭始得玄。千江口且置，如何是萬仞峰頭？」進云：「驗在目前。」師云：「如何是目前事？」進云：「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師云：「猶較香嚴三十里。」

師問僧：「本來成現，不用安排。作麼生是不安排底句？」僧云：「某甲不道。」師云：「為甚麼？」云：「道則不免安排。」師喚行者：「快將這僧丟在糞窖裏去。」僧罔然，師打出。

師問僧：「不與萬法為侶底人是何面目？」僧云：「頂天立地。」師云：「昨日恁麼舉，早有人悟去，今日卻問著箇土墼子。」僧擬議，師喝出。

二僧參，師云：「你二人是山僧鄉里一般。」云：「不是。」師云：「那箇是麼？」云：「也不是。」師云：「兩箇木楔槌出去。」僧齊出，師云：「一箇死，一箇活。」侍者問：「那箇死？那箇活？」師云：「這二人是你蘄州人，汝該識得他。」者云：「不識。」師打云：「不知死活漢出去。」

問僧：「你有多少年紀？」云：「請和尚道。」師云：「三十六歲半是麼？」云：「不是。」師云：「死水生蟲。」

問僧：「那裏來？」云：「湖廣。」師云：「與何人同來？」云：「若有同來，則辜負和尚。」師云：「山僧罪過。」云：「知即得。」師打云：「小娘禪客出去。」

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拆東籬，補西壁。」云：「意旨 如何？」師云：「目無全牛，方可游刃。」

問：「在聖不增，在凡不減時如何？」師云：「兒童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醉紅？」僧禮拜，師喝云：「錯會作麼？」

問：「直下休去時如何？」師云：「人平不語，水平不流。」云：「一絲不掛時如何？」師云：「洗面去。」僧佇思，師打出。

問：「言生理喪，不如無言時如何？」師云：「密掩暗房無兩目，那知日月甚光明？」云：「彼自無瘡，勿傷之也。」師云：「醋裏生蟲不怕酸。」云：「謝師指示。」師云：「貪觀白浪，失卻手橈。」云：「與麼則物物頭頭全體現。」師云：「彼自無瘡，勿傷之也。」云：「如何得不傷去？」師云：「老步龍鐘休執杖。」僧禮謝，云：「入水見長人。」師云：「見甚麼道理？」云：「因師

得悟生前面，直過無邊大銕圍。」師云：「張天師著鬼。」進云：「即今覿面無蹤影。」師云：「莫向這裏躲根。」云：「橫身不怕浸泥水，識者方知大作家。」師云：「更須道始得。」僧作禮，繞師一匝而出。師云：「好與三十棒。」

師食次，僧問：「如何是三昧？」師云：「總在碗裏。」云：「打破碗時如何？」師云：「張公喫酒李公醉。」

問：「麻三斤，意旨 如何？」師云：「秤頭八兩，秤尾半斤。」云：「不會。」師云：「秤鎚落地。」

問：「如何是心識不到處？」師云：「問這屎坑作麼？」云：「北斗藏身時如何？」師云：「巢知風，穴知雨。」

問：「如何得了生死？」師云：「現鐘不打，剛要煉銅。」云：「便與麼去時如何？」師云：「折腳蝦蟆井底游。」「如何是本分草料？」師云：「黑雲接日，明朝定是有雨。」

問：「撒手懸崖時如何？」師云：「正好喫棒。」云：「專為流通去也。」師云：「山門向南開。」

問：「文殊乃七佛之師，為什麼作釋迦弟子？」師云：「鐘樓走馬，佛殿裏騎驢。」

問：「水泄不通時如何？」師云：「無風荷葉動，決定有魚行。」僧再問，師打出。

問：「心識絕處如何修行？」師云：「你是神鼎堂裏僧。」

問：「百千國土人語音不同，一齊問來，和尚如何應荅？」師云：「舉揚有分。」云：「還別有麼？」師云：「關。」

問：「世尊拈華，迦葉微笑，還端的也無？」師云：「拈卻鼻孔道將來。」云：「道什麼？」師云：「舉不顧，即差互。」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一行二座。」云：「學人了無入路，求和尚慈悲。」師云：「一二三四。」僧擬議，師推出。

問：「堂奧中事如何？」師云：「板響過堂。」云：「如何是堂中主？」師云：「再三瀆則不告。」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白毫光裏坐。」「見後如何？」師云：「芥子納須彌。」「即今事如何？」師云：「躲根漢。」

問：「心境雙空時如何？」師云：「什麼人向你說底？」僧無語，師打云：「掠虛漢！」傍僧便問：「請問和尚：心境雙空，什麼人說底？」師云：「三家村裏臭奴才。」云：「莫是和尚見處麼？」師云：「此去長沙九十里。」

問：「某甲單刀直入，請和尚覿面提持。」師云：「了沒相干。」云：「為什麼如此？」師云：「頭大腳尖。」

問：「如何是佛佛道同底句？」師云：「人來客往。」云：「纔生便咬時如何？」師云：「六國相印任蘇秦。」
問：「古人道：『 但得本，莫愁末。』末則不問，如何是本？」師云：「鉤長線短。」云：「恁麼則聖凡二途俱不涉也。」師云：「客星犯帝座。」僧無語，師喝出。
問：「語嘿涉離微，如何俱不犯？」師云：「山妻死來二十四五年了也。」僧擬議，師喝出。
先和尚忌辰設供，僧問：「供養先和尚，和尚還來喫否？」師云：「黃金無假。」云：「與麼則無剎不現身也。」師云：「阿魏無真。」
師乘肩輿次，僧問：「和尚道：『 從來不借他人力。』今朝為什麼要人抬？」師云：「不借借。」云：「既是不借借，因甚卻與麼？」師云：「各自奔前程，相逢不下馬。」
香燈問：「大事未明，乞師拔濟。」師云：「殿裏香燈休種火。」燈禮拜，師便打。
送亡僧歸，僧問：「古人道：『 一隊死人送一箇活漢。』明明是一隊活人，為什麼喚作死人？」師云：「蝦跳不出斗。」云：「明明一箇亡僧，為什麼喚作活漢？」師云：「五眼不能觀。」
師問講師：「三藐三菩提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僧擬對，師云：「佛殿裏且置，三門外道將一句來。」僧無語，師云：「脫空妄語漢。」
磊落舉殃崛摩羅救產難話，并大慧請益湛堂方便因緣，師云：「要識世尊麼？處處綠楊堪繫馬。要識湛堂麼？家家門路到長安。」落云：「恁麼則平等普融去也。」師云：「不是苦心人不知。」落云：「意不在言，來機亦赴。」師云：「汝會也。」落禮拜，師一笑。
磊落舉會某禪師論紙衣道者見曹山因緣，師云：「那僧且置，如今你且道道看。」磊落無語。師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進云：「不借借意旨 如何？請和尚道。」師云：「苦痛冤家。」落云：「不會。」師云：「生老病死。」落云：「路遠夜長休把火，大家吹滅暗中行。」師云：「又與麼去也。」
僧禮觀音文，師云：「還識觀世音菩薩麼？」云：「不識。」師云：「既不識，禮他何為？」云：「如何是觀世音菩薩？」師云：「尋聲救苦。」云：「和尚為什麼向第二頭道？」師云：「也知你未到這境界。」
問：「如何是宗門中事？」師云：「香爐。」云：「莫只這便是否？」師云：「這便是什麼？」云：「香爐。」師云：「果然摸索不著。」

僧舉庭前柏樹子話，問：「此意如何？」師云：「官差不自由。」僧擬議，師云：「也知你吞吐不下。」
師喚僧名，僧應諾，師云：「打水魚頭痛。」僧無對。眾下語不契，師云：「汝屈我，我屈汝。」
師問僧：「那裏來？」云：「江西。」師云：「到這裏多少路？」云：「五百餘里。」師云：「誰信你？」
師問僧：「你是甚麼東西變底，得與麼毛氈氈地？」云：「獅子兒。」師云：「你為什麼生身變作畜生？」云：「向異類中行又何妨？」師云：「這畜生五歲尚使不得。」
師問：「你是昨日新到麼？」云：「是。」師云：「放下缽盂，拈起碗筯，你作麼生會？」云：「不會。」師云：「掩耳偷鈴漢出去。」僧便出。師云：「苦哉！屈哉！」
僧問：「秘魔擎杈，意旨 如何？」師云：「懸羊頭，賣狗肉。」云：「霍山便攛入懷裏，魔拊山背三下，又作麼生？」師云：「普州人捉賊。」云：「三千里外賺我來便回又如何？」師云：「虎頭虎尾一時收。」僧禮拜，師打云：「且道是為你說？答你話？若人於此辨得，許他於伊字法門有箇入處。」
圍爐次，極侍者舉臨濟示眾「六十棒如蒿枝拂，更思一頓」話。師云：「我且問你，當初遞棒與你，你如何？」極拂袖便行。師喚云：「蒿枝拂道理又作麼生？」極云：「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師云：「子徹也。」極禮拜，師打云：「一釣便上。」
問：「入門便喝，意旨 如何？」師云：「喪身失命也不知。」云：「乞師方便。」師云：「鍼鋒頭上五須彌。」
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喚行者：「快將茶來與客喫。」僧無語。師云：「你適才作麼說？」僧再舉，師便打。
僧禮拜，師云：「山僧不在這裏，莫拜，莫拜。」僧云：「和尚在什麼處？」師云：「相隨來也。」
一僧荅十二問呈師，師云：「未在。」僧云：「和尚未看，如何便道未在？」師云：「山僧重重看破了也。」僧無語而退。師笑云：「活埋多少禪和？」
問：「學人單刀直入，請和尚直指根源。」師云：「你如何會得？」僧擬議，師云：「一捏便死。」
問：「如何是平常心？」師云：「仔細仔細，莫被神鼎山撐破鼻孔。」云：「和尚莫瞞人好。」師打云：「前言何在？」
問：「生死卒臨時如何？」師云：「在什麼處？」僧擬議，師打云：「這不是生死卒臨。」
問：「作麼生得了生死？」師云：「莫費力。」云：「如何得不費力？」師云：「忒難生。」

問：「古人道：『 一句中具三玄三要。』作麼生是一句？」師云：「適才向汝道了也。」云：「道什麼？」師云：「瞌睡漢。」
問：「某甲初入叢林，乞和尚指示。」師云：「那箇師僧過這邊來。」僧動足，師云：「錯。」
問：「如何是吹毛劍？」師云：「昨日有人與麼問，打出去了。」
問：「如何是主中主？」師云：「腳瘦艸鞋寬。」僧佇思，師喝出。
問：「撒手懸崖時如何？」師云：「兩腳梢空。」
僧求開示，師云：「你來幾時了？」云：「一月了。」師云：「分明記取，舉似作家。」云：「不涉聖凡一句作麼生道？」師云：「山僧不在裏許。」
問：「古人道：『 離心意識參。』秖如離心意識畢竟如何參？」師云：「切莫錯怪山僧。」
問：「瓦解冰消後，求師更指迷。」師云：「這箇問頭甚好，山僧荅得更奇。」僧擬議，師云：「甚麼人教你的？老實供招免打。」
僧云：「此是寶華和尚語。」師拓開云：「我與寶華無量罪過，且喜不干汝事。」
問：「如何是鬧中靜？」師云：「腳蹋草鞋。」僧擬議，師喝出。
師垂問十二則，前後數年，下語者多不契眾，乞師自答。
問：「佛與眾生同一真性，為什麼根器不等？」
荅云：「誰敢與麼道？」
問：「四大分散，五陰皆空，真如淨性在什麼處？」
答云：「正搔著山僧癢處。」
問：「悟徹法身底人，還見有色身無色身？」
荅云：「明眼人落井。」
問：「十方世界只在目前，為什麼有遠有近？」
荅云：「不坐白雲峰。」
問：「海內盲龜為什麼上船不上岸？」
荅云：「六耳不同謀。」
問：「撒手懸崖，為什麼命根不斷？」
荅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問：「明眼衲僧為什麼自救不了？」
荅云：「有年無德。」
問：「沒量大人，為什麼粒米拖不起？」
荅云：「赤腳上船。」
問：「千差洞徹底人，為什麼向芥子裏懸梁？」
荅云：「腳大木履小。」
問：「不曾參禪底人，為什向毘盧國裏賣菜？」

荅云：「父母不聽，不得出家。」
問：「王家大姐為什麼鬍鬚滿面？」
荅云：「今夜不須種火。」
問：「名相由心生，為什麼反為心礙？」
答：「雪覆千山不露頂。」

法語

同住示語

荒基初住，凡百不周；時更多艱，愈難措手。苦辛各要備嘗，勞逸必須平等。汝既來瞻風撥艸，砥志參隨；我豈吝曲徇機宜，旁通一線？髑髏前暗行賞罰，電光裏明驗主賓。外差瓦礫荊榛，為汝深談實相；內倩水薪烹爨，發爾玅用宏機。不勞土上更加堆，但信師姑元是女。果能眼親手捷，不妨常住作人情；如其見覺未融，切忌自欺虛日用。菴草舍，施設無他；香板鑊頭，互為賓主。打點一腔之冰銕，將古風碩行平地追回；步繩歷祖之芳蹤，有至德良猷如天儼在。掃除自己枝葉，不打諸方葛藤。是在爾曹，毋墜厥志。

示鏡公忿徒

忿子，舊字野藪，參侍於予者洎二年，乃遍謁諸方，始叩大雄，次參廣潤，復持竿木往返諸方。見今時付囑紛繁，率多酸庸鄙陋之士，因浩然嘆曰：「吾師如玉人治璞，碔砆廢盡，方乃研磨。今林林總總，果何為者耶？吾負吾師多矣。」遂挈缽溯千八百里之遙而歸，侍山僧於高崖峻嶺之上，志亦有足嘉者。一日，持軸白其意而求法語，因信筆示之曰：「子所云者，皆其最初不具決定大志，而但以會禪會道為參悟耳。古不云乎？參須真參，悟須實悟。參既不真，悟豈有實？實也者，直透佛祖牢關，不借纖毫知見解會是也。故盤山云：『 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雖然如是，猶是方便途程。且道畢竟如何是真實處？但請將從前參悟得底一齊放下，放下亦放下，放至無可放處，然後拈紫雲山置汝眉毛罅裏、將洞庭湖傾入你缽囊中，三千里外逢人更須識取山僧面孔，始可作吾家真種艸也。勉之，勉之！毋辜予望。」

示晃孚極侍者

學道無他，要在頓空我見。我見若盡，昏霧不生，自然虛融恬適，任運無依，向一切處游履，不見一法可取，亦不見一法可捨，脫然獨照，照體孤立，心境一如，直下照亦不立，如大死人永絕餘想，然後甦醒將來，拈土成金，變金作土，世出世間，古今凡聖，明暗是非，千差萬別，都盧打成一片，方可謂之了事漢子耳。極徒若要生死自由，請於此著精彩。至於開鑿人天正眼，更須將此一片拋向東洋大海，轉向那邊更那邊來，與汝三十棒有分，莫言不道。

示禪人

汝欲學佛，先須識心。心佛無異，始可修行。心苟不真，修行無益。故經云：「心真無罪福，心妄墮輪迴。」良以心雖平等，凡聖無差，圓明了知，不假心念，皆由不守自性，瞥爾生心，遂使內外俄分，空有斯二，徇念遷流，枉淪諸趣。雖淪諸有，而衣線下一段光明坦然自在。若能向諸佛諸祖直截指示處，放身捨命，脫體承當，不涉因緣，不居內外，堂堂顯現，法法無差，促百千劫于一念，收十方界于剎那，塵塵爾，剎剎爾，更說箇什麼識心達本、即心即佛耶？到這裏，僧也如是，俗也如是，凡也如是，聖也如是，平等大道，浩然普均，始不愧為丈夫漢也。若是半疑半信，忽怠忽勤，寒一上，熱一上，幾番偏作主宰，強解分明，未久終沒奈何者，皆由立志未真，工夫不一，把作匹似間事看過，弄到眼光落地時，猢猻子走出髑髏外了也。要收攝，收攝不得了也。那時不是恨健時因循，便是謗參禪無驗，縱有活佛現前，亦相救不得了也。今時大有具種性之士，能始末覷破幻緣在誠般若中者固少，即有，不過知見解會自畫，而於佛祖方便力全然輕忽，坐在業識邊際，縱然解會到盛水不漏，總不出教乘指宗極則耳。禪人欲得正智現前，直須脫盡知見解會來，與你三十痛棒。咄！

古德先賢負大根器，孜孜切切扣己真參，萬水千山不以為勞者，其志大且決也。志大則不肯因循流浪、逐隊隨群，一切世間名利食睡、可喜可戀之事視如敝屣，曾不足以少移其心；志決則不破生死魔軍，動經三二十年，死志撕捱，縱使骨化形銷，而無一念別求之妄，心心奮發，無間無疲，決不取次受人印證，寧可終世參，不得翻身再來，決定不為野狐精魅籠罩，卻做自欺欺人底劫賊也。所以香林四十年打成一片，長慶坐破七箇蒲團，一朝忽蹋到底，如獲故物，更無纖毫知解證悟之跡，方可作吾家真種草也。

祖師西來，并無些子岐曲，道箇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後人猶謂早已曲了。秖這些子，便是一大藏教詮註不及處。若是有血性漢子，向這裏單刀直入，坐享太平，自然無欲無依，超諸三昧。所以道：

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如斯履踐將去，更無絲毫走作，五欲八風撼搖不動，生也與麼，死也與麼，是為學道真實得力處也。若這一念子未得透脫，二六時中，如燈焰焰，似水涓涓，我所熾然，如何消繳得下？有志丈夫，寧可饑死凍死，決定不肯食人涕唾，受人處分。未徹證時，胸懷梗梗地，如吞棘栗蓬相似，擇箇咬豬狗手腳。宗師放下複子，三二十年真參實究，不到佛祖田地，死也不休，野狐涎吐，豈能湊泊乎？

示劉千里居士

此道自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以來，一人傳虛，百人傳實，爾後西天四七、唐土二三，乃至五宗派立，愈出愈奇，并無些子玄玅與人為知為解，只是人人腳跟下步步不離的受用一著子而已。曰心、曰佛、曰祖、曰禪，或為菩薩、或為眾生、或現比丘、或現居士，善其應則無量無邊，究其根則名言絕分。所以古人道：「饒你辨似懸河，解齊龍樹，了沒相干。」直須痛下毒手，鏟盡從上佛祖機關、玄玅窠臼，放教胸次空勞勞地，如初生孩子喚作本地風光，已是曲垂方便，更說什麼古今公案、得失淆訛者哉？千里劉居士夙植靈根，世緣味淡，死心參究，亢志宗乘，每相見必孜孜以此道為扣切，但未到頓然大歇之地，不免為玄玅理解所礙，而神通光明不得現前，余故為援古德之語以示之。居士曰：「弟子於此事實有了然明白處，為什麼當機又道不得？」余驀召千里，士應諾，余便喝，士無語，余云：「外面打鑼聲作什麼？」士云：「拖柞子。」余云：「又說道不得。噫！此是醍醐，亦是毒藥，若向這裏倜儻分明，正好痛棒，更存見解，轉見不堪。去此二途，汝作麼生？速道！速道！」士無對。次日，呈頌數十則，因書此段葛藤于後以勉之。

又

山僧徂春北渡，向滔天浪底下三百六十箇釣，全無赤梢錦鱗，賴有一二小鯉[(魚-(烈-列)+大)*旁][(魚-(烈-列)+大)*比]，不虛竿底浮沉耳。惟賢契氣骨不凡，孜孜此事，雖不能如摩天俊鶻，遇物便斷命根，然亦有一番相見一番新之操守，足慰野懷。今可不須勤學佛法，學頌學拈，弄來弄去，有甚了時？不如痛自割捨，愈退步愈光鮮。須知此事大不容易，麤餐易飽，細嚼難饑。往往士大夫以聰明利智領略，纔入門來，便掉得個動轉施為無不是這箇底見解，及本來無事無滅無生等現成說話，向意根下作主宰，任運世緣，依前流浪。莫道風火煎迫時，即今些微境界便打不過者，皆由證悟不深，功夫不盡，把作當有當無一件事，所謂因地不真，果招紆曲

耳。試看古人何等悟徹？何等操持？而尚有隔生便昧卻者，豈其見道之未真？多由踐履之紛雜故也。不見百丈和尚道：「三十二相屬色，十二分教屬聲。只如今截斷一切有無聲色流過，心如虛空相似，合與麼學，如救頭然始得。臨命終時，尋舊路行，尚恐未徹；到與麼時，新調初學，無有得期。」汝看古人為道，何等綿密？雖然水泄不通，卻乃通霄有路。所以信口言，信腳走，不犯鋒鋩，全機殺活，豈是冊子裏鑽研得的？不見趙州和尚到茱萸法堂，從東過西，從西過東，萸云：「作什麼？」州云：「探水。」萸云：「遮裏一滴也無，探箇什麼？」州以拄杖靠壁而出。你看他等閑露一機一境，千古萬古人撲不破。賢契試向這裏下一語，與古人相見得，許你作吾宗種草有分；如或未然，莫道飯來容易喫，當知不借夜行船。山僧眉毛在麼？咄！

又

前東痛下鉗錘，猶是扶偏救弊，脫汝解行分岐之懶癖，而負墮病根尚未詳點出在。今春火爐頭種種逼拶，依然隨語生解，渾吐渾吞，總不出山僧指示初學以想當參、以解當悟之通病耳。及至供招悟由，全無一語搔著山僧癢處，山僧嘿而置之，惟勸汝精嚴戒行，漸淘業根，麤想若澄，細惑方現，那時汝自著忙，方知生死事大，不是口頭取證、意下承當者所能了脫。若是上根利器，一刀兩斷，更不思前算後也者之乎？直下如入百萬軍中取大將頭，不見一人相似，豈似汝輩顧名務勝、保惜體面，如尺蠖蟲取一放一者所能企及哉？今時法門大壞，皆由師承不真，以業識茫茫為大機大用、酸寒鄙吝，作事事無礙、處處現成，驀劄當陽，七花八裂，勉強支吾，具眼每為悲涕，邪類互相贊揚，玷辱法門，濫觸宗教，此大慧所以有寧可將身入地獄，不將佛法做人情之嘆也。願千里勉之。溈山云：「今時人雖從緣得入，頓悟自心，猶有無始劫習未能頓除，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即是修，不可別有法教渠修行趨向。」懶菴謂：溈山古佛乃能道此語。千里欲作法門真正種草，請於此著精彩也。

示千里受戒四偈

世尊明誨四清淨，違現因兮刳正性。言行相應佛祖欽，繁興永處那伽定。

世夢名根看破了，不辭為汝痛加錐，虛空撲落無閑地，後仍須與一椎。

一椎擊破無生國，到處逢人驀面欺，殺活縱橫無忌諱，電光影裏討便宜。

蹴蹋奔騰天馬駒，唐言梵語吸無餘。如今好覓生蛇弄，千里何人更識渠。

又

山僧用處從來辣，毒藥醍醐同潑撒，多少貪生怕死人，未到門庭先嚇殺。千里當年運未通，耽糟啜粕意忡忡，幾番熱屎當頭潑，納款輸誠拜下風。痛箚深錐難卒死，夢裏驚回撞采耳，重重受我惡鉗錘，脫盡衣裳識羞恥。而今也解弄些些，拈得麻繩當毒蛇，三十六人提不起，無端枯木變成華。同生同死疾如電，眨上眉毛還不見，卻許宏通小廝兒，見得山僧半邊面。聊將此偈定綱宗，久久操持始契同，覿面能分泥水路，重來領棒展家風。

示張長人宏法居士

出世間法無有邊際，世間法亦無有邊際。若待打點世緣妥當而後學道，則刺腦入膠盆，永無妥當之期了也。若能了知世法起落處，即是出世間法，但有假名而無實義，事來即應，事去則休，一心不動，萬法風行，無厭無忻，無取無捨，身心器界，當體虛玄，亦無知虛玄之者。得到與麼田地，正好脫盡衣裳，痛領三頓。何以故？平蕪盡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

博學聰明，心機伶俐，可以會道，而不可以了道。何也？蓋會道者，領解在心，自矜自是，故于行解多致參差，縱云理事一體，終是觸向多迷。了道者，如太陽昇天，萬象頓現，更不假思惟忘念，拈來便用，更不遲疑。長人欲得現前，便請猛著精彩，眨上眉毛，劍去久矣。

古人言句直切痛快，無一毫岐路與人行，無一點窠窟與人坐。今時佛法衰微，每以奇言玅句問荅語言以為禪道，一句來一句去，如鬥百草一般，謂之不被移換作主，到頭驢年也不得休歇。如今欲得馳求心歇、生死魔空，須是將無始至今所有藏識魔根一刀兩斷，十方三際廓爾無蹤，然後扯住伊，便問：恁麼中不恁麼，不恁麼中卻恁麼時如何？咄！覿對即不堪。

余北渡以來，為法相從，矢心參究者三人，其一即長人也。長人學博才淵，年甫壯而譽馳鄉國，志拯斯民。但時際齟齬，長人既不肯少貶以售其身而揚聞於勢利之途，又不屑與凡庸輩碌碌於生死輪迴之域，決欲行解相應，以期至乎佛祖所不能至之地，視耽化城知解以自足者為可憐，可謂火中蓮華者矣。辛亞元旦，致拜家廟罷，即束裝，跋疊巘，歷兼程，而侍余擁爐酌茗於老祖之室者月有餘矣。余以金剛圈、棘栗蓬劈頭拈似之，長人盡其神通，

奈何不得。適其郎君來迓，暫假歸廬，因出紙乞言，以為警策，書此三段以示之。

無逸字說

聖賢之以身表世者，舉皆收攝精神，拳拳端謹之士，而世之豪然曠、漫然逸以自高者，終有所不及，豈拳拳執守者皆得道之楷模耶？曰：非然也。何則？道曠無涯，非超方玄鑑者，則靡不巍然而喟其卓矣！況拳拳執守者乎？古人以上智不資言句而悟，恐中下機之憚夫艱而自畫也，故告之精勤無逸，以誘之使至。而新州道上樵夫，則一聞《金剛》，遂盡道玅，是可以類之肖，而望舉世之目不識丁者以同至其至耶？乃世之狂愚妄誕之夫，不遵聖人之權，誘以入道，乃以其麤浮氣習，傲然自是，漫然自逸，欲舉其狂豪蛙見以為高，浮論一唱，世翕然和之，是以空言無實之學日勝，而世道衰矣！余友張長人郎君，諱佳逸，字無逸，乞說於余。余觀其端厚溫良，淵潛俊雅，足以振家聲而翼至道，其名近矣！其字則然者，豈非懲世之漫然自逸、語行分岐者，而欲收斂精神，以將大有為於世、出世間者乎？子勉之！余將俟子於聖賢之域也。

示張一生居士

教外別傳，並無些子委曲，若能直下信入，不動一毫氣力，便可佛祖同行。學人不知此旨 ，著意尋求，將謂離卻現前妙用外，更有許多奇特，殊不知反被者箇要尋求的一障障住，永無歇期，只管在意根下卜 度思惟，打入八斗米糟裏耽味不休，見古人垂手處，便以所知境界勉強配合，以為得旨 ，教中所謂以生滅心測度如來圓覺境界，如將螢火燒須彌山者是也。然此事不可以有心得，不可以無心求，不可以語言造，不可以寂嘿通。賢契若能於此四段葛藤一刀兩斷，亦不存兩斷之跡，則二六時中卓卓巍巍，孤標獨立，入世出世無不合宜，遮邊那邊應用不倦，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雖則塵勞，居然淨土，六門湛寂，萬國安和，五欲八風無處著腳，只遮便是腳跟下做工夫得力之受用也。曰佛、曰祖、曰聖、曰賢，無不由此道者，故曰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且道如何是法界？咄！草鞋無耳。參！

又

吾聞海中大鳥來東國，鐘鼓饗之愁不食，丈夫生世各有志，疇能俛首就鞿勒？一生氣骨天下奇，正志不受洪鈞羈，拂袖翩翩參佛祖，甘貧慕道如餐飴。四年侍我求方便，直下為伊通一線，沉吟幾許始

知歸，解道長江急如箭。而今此解須休卻，瘥病不假驢駝藥，好箇騰空五色鱗，何如身絆黃金索？黃金索斷聲價高，娑婆量寶償君勞，赤手全提真秘密，塵緣佛法爛如糟。咄！

雲外禪師語錄卷第八終

怡則　真龍　智舟　二如　楚賢

寂音　眾師助刻

神鼎雲外和尚語錄第八卷。

康熙乙巳夏月塔院識。

雲外禪師語錄卷第九

侍者深極編

頌古(并拈)

三玄三要

第一玄，婆婆醜拙不堪言。生下孩兒千萬億，了無一子見親顏。
第二玄，毘盧頂上掣風顛。金剛截斷如泥碎，朕兆依稀落有緣。
第三玄，萬里長空月皎然。鼓棹高歌漁父樂，江村月落正堪眠。
第一要，滿口無言君自道。擊碎摩尼雨寶珠，放出無毛生鐵鷂。
第二要，信手拈來光晃耀。南海波斯擬借看，當頭一杓屎和尿。
第三要，活捉生擒無作造。橫三豎四絕遮攔，魔佛都來厝一窖。

四料揀

奪人不奪境，天地一餬餅。問道與參玄，挑雪來填井。
奪境不奪人，誰來問老僧。放伊三頓棒，急急奔前程。
人境兩俱奪，死了不得活。劍刃解翻身，當陽轟一喝。
人境俱不奪，四海樂欣欣。鼓腹含哺客，誰知堯舜恩。

四賓主

賓中賓，頭戴華陽折角巾。撞著河陽新婦子，相逢撫掌笑欣欣。
賓中主，石火光中急薦取。拶折驪龍頷下珠，依然不會還飛舉。
主中賓，坐斷乾坤色色新。雖然不犯重陽令，一盞萸湯也醉人。
主中主，大坐當軒無可與。佛祖都來一窟埋，管甚十方并三世。

四喝

一喝如同金剛劍，英雄殺盡幾人知。乾坤一統還真主，解綬歸田事事宜。
一喝渾如獅踞地，野干萬獸俱回避。不勞牙爪顯全威，也落當陽第二義。
一喝探竿影艸時，箇中無地可容錐，魚龍由此分身墮，誰識鵬搏九萬為？
一喝不作一喝用，十方三世絕閒種。直饒言下得些些，辜負平生真骨董。

狗子無佛性

五陵公子樓前過，香霧蒙身意氣多。寄語玉人親著眼，抬眸不奈管絃何。

黃龍三關

等閒垂手處，火盡不添柴。燄星眉上著，抖擻不須呆。我腳何似驢，信步任千差。拗折黃龍角，何人不到家。人人有生緣，箇箇被

渠穿。今朝全舉似，江南萬斛船。
煙塵淨盡信旗通，羽檄遙飛氣概雄。不是將軍多賈勇，太平寰宇絕朦朧。

婆子燒菴

拈云：「貧居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還有不受遮般惡水者麼？」卓拄杖，云：「山僧罪過。」
衝開碧落松千尺，截斷紅塵水一溪。松韻水聲交互處，大通智勝竟何為。

黃檗大唐國裏無禪師

拈云：「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則不無，汝等諸人切忌指鹿為馬，山僧今日不惜眉毛下箇註腳去也。」乃擊拂子，云：「大冶精金，應無變色。咄！」
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滿盤傾出如相委，何用闍黎飯後鐘。
大唐國裏無禪師，舉似分明更莫疑。昨夜嚴風憾林木，今朝普請拾枯枝。

溈山水牯牛

拈云：「要識溈山僧麼？」以左手拍禪床，云：「遮裏是。要識水牯牛麼？」以右手拍禪床，云：「遮裏是。」復以兩手拍一下，云：「六月十三，熱不相瞞。」
水牯溈山只遮頭，及時收放任優悠，鼻繩曳斷無蹤影，多少行人失路頭。

韓文公參大顛，至擯首座。

拈云：「殺人須見血，為人須為徹則不無，大顛老漢檢點將來，合喫山僧手中棒。且道何故墮？殺人須見血，為人須為徹。」
零星喫得嗟來食，一撥全傾萬念灰，不是大顛能舉令，依然門逕長青苔。

丹霞燒木佛

拈云：「人人盡道院主落卻鬚眉，殊不知丹霞打失鼻孔。」喝一喝，云：「遮裏動著一莖毛，雖是善因而招惡果，到處逢人驀面欺，失便宜是得便宜，千重百匝毛端現，不許時流取次知。」

東寺心不是佛，智不是道。

長安一片月，萬戶擣衣聲。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今日平高下，良人罷遠征。

芭蕉拄杖子

拈云：「一分銀子買一雙草鞋，了無奇特，只是不許人穿。何以故？法如是故。」喝一喝。

張三眉毛眼上橫，李四鼻孔大頭下。相逢攜手笑呵呵，大風吹起令人怕。

李渤問歸宗芥子納須彌話

萬卷書向何處著，芥子須彌頓銷爍。八臂那吒撲帝鐘，街頭笑倒黃番綽。

盤山三界無法話

細草殷勤迎步綠，野華辛苦送清香。天然受用輸山叟，那許時人造次當。

高峰無夢無想主人公話至枕子落地因緣

霜嚴雪冷客情孤，陣陣西風洗道途。天曉下床鞋底脫，東方日出古今無。

一椎擊碎摩尼藏，相逢何處不逍遙？枕頭有甚閒巴鼻，翻笑從前立處高。

麻三斤

日出天歡喜，雲生地起愁。晨星分曙色，八月定中秋。

南泉斬貓

提起當時血濺天，兩堂貓子命難全。貍奴跳出乾坤黑，一帶晴峰鎖翠煙。

南泉賣身話

拈云：「王老師一箇身子尚不奈何，佛法何曾夢見？不是趙州捨件衣服與他遮羞，至今賺卻許多人，向赤骨律地處作活計。」喝一喝。

一具渾身將出賣，不容貴賤價分明。貪程蹉路諸禪者，種種相酬泊沒身。

喫粥了洗缽盂話

拈拄杖，云：「三春日暖蝶蜂忙，黃鶯啼在深深樹，還有親見趙州鼻孔者麼？」喝一喝。

橫三豎四絕籮籠，日落西方又起東。若向平常無事會，新羅國裏再相逢。

瑞巖主人公

拈云：「只遮瑞巖老漢早已自瞞了也。雖然如是，善自知時。還會麼？」喝一喝。

一生常喚主人公，熨斗煎茶銚不同。無限清風懸宇宙，知音獨許釣魚翁。

世尊未離兜率已降王宮話

拈拄杖，喝一喝，云：「向者裏撩起便行，非為釋迦老子藏身無地，便好向虛空中現大神變，攪亂百千世界去也。十字街頭臭魚

蝦，一箇銅錢買他百二十斤，不為分外。何以故？法如是故。」喝一喝。
東頭賣貴西頭賤，私渡官津誇快便。天網恢恢不可逃，兩行墨字刊於面。

夾山與定山無佛有佛因緣

生死與諸佛，都來一串穿。頂門開正眼，明月到窗前。

南泉問黃檗定慧等學明見佛性話。

拈云：「只見雷霆施號令，豈知星斗煥文章。」
得人一牛，還人一馬。善放善牧，能騎能下。草鞋漿水一齊還，賺殺東村王大媽。

趙州勘破臺山婆子

拈云：「遮婆子秖知開眼尿床，不知被人換卻鼻孔。趙州雖則汗馬功高，爭奈泥深三尺？還有親見趙州者麼？太平本是將軍定，不許將軍見太平。咄！」
驀指臺山路豈差，趙州勘破始無瑕。從今休問東西路，是處園林是處華。
南北東西路渺漫，一身旅況許誰諳。歸來細述途中事，多少遊人覓路難。
伶俐漢直下知歸，鬼門關從頭打過。不動干戈建太平，陽春白雪誰堪和。

陸亙大夫問南泉：肇法師也甚奇怪話。

拈云：「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天地同根，萬物一體。見之不取，思之千里。幸遇南泉老古錐，直指庭花休擬議。休擬議，拈得眉毛失卻鼻。指出庭前花似夢，何人肯向箇中休。不因此日親提令，萬紫千紅逐水流。

德山托缽

拈云：「德山父子恰似醉漢罵街，誰敢正眼覷著他？雖然如是，未免醒眼，傍觀者哂。且道：誰是醒眼底人鄞？」乃卓拄杖，云：「丈夫氣宇衝牛斗，一蹋鴻門兩扇開。」
龍驤虎驟，海闊山高。巨靈睨之莫措，夸父奔以徒勞。爭似茅廬閒處士，三分指掌笑蕭曹。

傅大士空手把鋤頭話

拈云：「武帝求仙不得仙，王喬端坐卻生天。」
暑夜一天星，明朝定然熱。大小傅大士，秖道得一橛。

興化四方八面來時因緣

拈云：「者則因緣，叢林中多見商量道：『興化若無後語，洎合打破蔡州。』殊不知興化只因後語，一生受屈不少。何也？古廟不須便撈摝，水泥深處有嘉魚。」

雨風勢若挾天來，潦倒村翁古廟隈。買得硃砂畫符賣，朗吟飛過鳳凰臺。

六祖風旛話

拈云：「纔離虎穴，又入龍潭，諸人還會麼？」拈拄杖云：「是風動？是棒動？是心動？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風月有誰爭？」

大塊噫氣，萬竅奴號。須彌頂上，海闊天高。

師子尊者罽賓國王斬首話

拈云：「白乳湧天，王臂墮地，腥氣現存，不是不是。」

罽賓師子親相見，往往多遭驀面瞞。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

傅大士夜夜抱佛眠話

拈云：「有般瞎漢錯會古人意，便謂能言能聽的是佛。恁麼說話，何異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山僧今日不惜眉毛下一句語，要與諸人大家覿面同觀。」良久，云：「覓什麼碗？」

只者語聲是，抬眸隔萬千。十方全是膽，不用老婆禪。

睦州現成公案，至打云掠虛漢因緣。

拈云：「韓子盧逐狡兔，踰河者三，騰山者五，兔死于前，犬斃于後。樵子見之，收拾歸來，烹與合家受用。還有知味者麼？」卓拄杖，喝一喝。

公案現成，放過三十。潦倒貧兒，便擬端的。掀翻海嶽逞全威，折角螭龍無處覓。無處覓，一二三四五六七。

臨濟無位真人因緣

解語非干舌，無山不帶雲。一聲牛背笛，飛鳥又歸林。

臨濟將入滅示眾，與三聖問荅因緣。

拈云：「臨濟大師當時用的向什麼處去也？雖然如是，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還有知恩報恩者麼？咄！」

應嫌屐齒印蒼苔，十扣柴門九不開。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

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

拈云：「世尊可謂棒打石人頭，曝曝論實事。雖然如是，錯會者多，親到者少。何以故？急水灘頭鳥作窠。」

一上一上又一上，一上上到山頭上。煙靄平蕪腳底齊，萬里青天三十棒。

九峰勘首座因緣

拈云：「九峰大似送人上樹，拔卻梯子。若是箇漢，必然別有生涯。」乃豎起竹篦，云：「首座來也。是死？是活？」

九峰舉問先師意，首座焚香坐脫時，死活各分成戲具，得便宜處失便宜。

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亦如喪考妣。

拈云：如今禪和家到處行腳，還曾蹋著這一片田地也無？如或未然，退後了打。

大事未明與已明，春來楊柳自青青。勸君更進一盃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僧問大隨：劫火洞然，大千俱壞。并舉似投子話。

拈云：「者僧腦後喫椎不知痛苦，一箇葫蘆東販西販，若非二老全身遠害，至今喫蛤蜊醬者不少。」

男長為兄，女長為姐，大冶紅爐，可知禮也。

趙州喫茶去

拈云：「趙州大好一鍾茶，只堪供養大眾。若是佛法，卻未會在。何以故？太歲當頭，羅計照命，庚己戌辛，不死也病。」

鬼臉神頭萬萬千，一盃淡茗苦甘全。英雄殺盡無人會，珍重秋風八月天。

萬仞危峰走馬，傍觀暗自消魂。鶻臭布衫脫卻，蕭蕭夜雨青燈。

僧問巖頭：「古帆未掛時如何？」曰：「後園驢喫草。」

拈云：「切忌動著，速道將來。」

後園驢喫草，不用重加料。拽轡便騎來，穿靴不戴帽。

「古帆掛後如何？」云：「小魚吞大魚。」

拈云：「頭戴須彌，腳穿草履，還有卸卻天靈蓋者麼？」喝一喝。

卸卻天靈蓋，小魚吞大魚。得錢沽酒飲，何處不吾廬。

婆子請趙州轉經

菱角尖尖尖似錐，荷葉團團團似鏡。彈指圓成八萬門，直下一槌俱打正。咄！

銕牛過窗櫺話

踞地擎天秖者頭，無端枉自費功猷，牢關掣斷鼾眠去，南北東西任意遊。

世尊初生

拈云：「世尊雖然恁麼道，諸人不得恁麼會。何以故？王言如絲，雲門秖見錐頭利，爭奈錯過如來何？咄！」

誰家灶裏火無煙，偏你生來便作顛。滿肚無明全發盡，兒孫不尚老婆禪。

臘八睹明星悟道

拈云：「上大人，丘乙己。」

六年苦行受饑寒，靜久還思入鬧藍。忽睹明星稱悟道，諸人切莫被他瞞。

世尊陞座，文殊白椎。

拈云：「這兩箇漢，前不至村、後不至店，若人會得，與他一緉草鞋。」
瞿曇據令地天寬，多口文殊不憚煩，椎下縱然分皂白，大千何處著羞慚？

世尊拈花

拈云：「山僧當時若在座下，便與喝散大眾、掀翻法座。何以故？免教後代人知，將謂兩箇付法說些正法眼藏、涅槃玅心、實相無相、秘密法門。且道山僧恁麼道，意在於何？衣錦尚絅。」
拈華微笑了無長，莫把龜毛借斗量。擊碎驪珠連夜走，天明依舊是刀鎗。

闥婆奏樂，迦葉作舞。

拈云：「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
名華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

女子出定

拈云：「精陽不剪霜前竹，水墨徒誇海上龍，好各與三十拄杖。何以故？道路各別，養家一般。」
黃河徹底渾，休將折箸攪。貪看鬥雞人，天明不覺曉。

文殊三處過夏

拈拄杖，云：「貪看白浪，失卻手橈，則不無迦葉。未審世尊、文殊還出得而今圈圶也無？」卓一下，云：「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神頭鬼臉罪難逃，銕鑄肝腸魔膽高，冷地看他呈敗闕，頭陀何事守漁樵？

那吒太子析骨還父因緣

拈云：「我要問那吒太子：『骨肉未還父母時是箇什麼身？』若向這裏見得徹去，喚取廬山與缽盂共睡。」
骨還父兮肉還母，土地金剛打箇賭。錦衣公子慣憐春，爭似僧堂三下鼓。

僧問鼓山：「如何是宗門事？」山云：「合取狗口。」

拈云：「鼓山雖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被這僧一問，便向蓮華國裏藏身。若向這裏剖析分明，雖是善因而招惡果。」
合取狗口，翻身便走。踢倒須彌，放開北斗。不曾容易舞三臺，自有一雙窮相手。

倩女離魂

二女合為一媳婦，多少行人失路頭。十字街頭吹玉笛，淡雲斜日正清秋。

普化振鐸

市地冰霜布網羅，鯨吞海盡笑呵呵。電光石火分緇素，臨濟全機奈汝何。

船子接夾山

拈云：「船子可謂將成九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土。若是當時見他道：『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更與一橈。這裏著得隻眼，方能深入虎穴，顛倒主賓。如或未然，縱然悟去，也只是箇禿尾蛟龍，焉能噴霧？如今莫有為夾山作主者麼？出來與拄杖子相見。」

一橈奪卻饑兒食，放出憨窮皮肚來。船子蹋翻天地暗，水光雲影映崔嵬。

道吾、雲巖大悲千手眼話

拈云：「直饒道得通身是手眼，也秖得八成。如今現前大眾莫有道得十成句子者麼？」卓拄杖，喝一喝，云：「切忌鑽龜打瓦。」

剎剎塵塵全體露，奴兒婢子自殷勤。十方吞吐無邊表，夜半摸來已涉勳。寄與參玄諸上士，色空明暗句分明。

甘贄設粥，南泉打破鍋。

披毛戴角呵呵笑，天下風流如此少。覿面分明句裏呈，鑊鍋打破誰知道。

陸亙大夫問南泉天地同根話

煉就還丹擬獻君，洞門未出已消魂。抬眸頓覺乾坤別，莫道無神卻有神。

張拙秀才問長沙千佛因緣

拈云：「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喝一喝，云：「將謂山僧實有與麼說話。」

諸佛閒名已切蹉，更求端的煞淆訛，寒山忘卻來時路，拾得相攜返薜蘿。

溈山三撼門扇話

馬面牛頭一串穿，嘈嘈雜雜枉鑽研。星移斗轉天將曉，一曲長歌蓋管絃。

丹霞與龐居士舉宗眼話

拳來腳去著精神，究竟和同卻不親。月落雲收天宇闊，夜深愁殺帳中人。

趙州到雲居茱萸老老大大住處話。

破盡家私始出頭，癡憨到處覓冤讎，等閑拶著能翻擲，千古徒勞記刻舟。

趙州在南泉井樓打水因緣

趙州起倒意殊深，燒尾分明度禹門。蹋上胡梯三四五，舌頭無骨峻崚嶒。

趙州投子答初生孩子六識因緣

初生孩子六無痕，急水灘頭打毬子。可憐多少弄潮人，畢竟還落潮中死。

青州布衫

一歸何處七斤衫？驀面拈來盡免寒，引得溈山窮長老，披毛戴角恣癡憨。

秘魔擎杈

禹門三級浪滔天，信手拈來絕意言。據虎頭兮收虎尾，游魚無限落前淵。

臨濟三頓棒

好箇真後生，無端被人騙。打得驢腰疼，惡發羅剎面。推倒慈氏樓，折卻空王殿。稽首臨濟大導師，得與麼惡形怪臉。

如何是佛殿裏底

如何是佛殿裏底？雨過山青更莫疑。堪笑鑽龜打瓦客，那知禍在著羊皮。

柏樹子

拈出庭前柏樹子，活埋今古說禪流，勸君打破精靈窟，凜凜風行四百州。

一株庭柏古來今，多少行人蹉路程？生銕鑄成無孔笛，等閑吹過鳳凰城。

趙州四佛

金佛不度爐，鼻孔下頭麤。木佛不度火，直下休疑我。泥佛不度水，切忌犯唇嘴。真佛屋裏坐，開口成兩箇。收起野狐禪，門前山朵朵。

趙州引得土塹子話

趙州布箇漫天網，跛鱉盲龜不奈何，言下忽開千聖眼，毛端殺活辨淆訛。

趙州云：「佛之一字，吾不喜聞。」

佛之一字，吾不喜聞。伸手縮手，旋乾轉坤。門前巨沼連天碧，屋後山嵐點翠痕。

南泉水牯牛，三更月到窗話。

卸卻籠頭脫角馱，搖頭擺尾絕安排。柳梢殘月天初曉，朵朵薔薇帶露開。

臨濟赤肉團上無位真人話

無位真人赤肉團，搓圓捏扁剎那間，橫尸遍野無蹤影，毒氣如今尚未捐。

臨濟勘院主典座話

一箭雙鵰隨手落，梯山航海謁明君。蒼茫不辨寰中敕，依舊全身草莽行。

臨濟陞座，僧出，師便喝，僧喝，師打。

紅旗閃灼電光中，舉目頭頭煙靄重，活計冰銷緇素辨，須彌倒卓半空中。

臨濟兩堂首座齊喝

兩堂首座同時喝，賓主歷然休再舉。不動干戈建太平，韓盧徒向枯椿齰。

南泉平常心話

大地平沉解轉身，天長地久自由人。可憐逐氣尋香者，迷悟平常總不親。

藥山參石頭馬祖，契悟因緣。

脫盡廉纖方自肯，東西南北坦然平。鐵牛蚊子俱銷爍，剩有煙霞繞翠屏。

黃檗倒地，維那扶起話。

拳來腳去不相饒，火葬活埋意更超。堪笑持竿量水客，徒然今日又明朝。

臨濟栽松話

二十藤條賞有功，布帆無恙掛秋風。冰消瓦解光明發，要顯兒孫意氣雄。

龐居士不婚不嫁偈

家計沉江貧迫甚，卻來世上弄奸欺。團圞共說無生話，賺得光錢買笊籬。

龐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為侶。

一口吸盡西江水，溪橋蹋斷便翻身，椎門打戶揚家醜，誰識驢唇海樣深？

凌行婆見浮盃并南泉趙州酬唱機緣

鴆毛落水魚皆死，匝地冰霜布網羅。瞬目揚眉三萬里，等閒誰奈襍頭何。

百丈野狐話

拈云：「且問大眾：這則因緣，古今拈提者甚多，如今作麼生會？」良久，云：「大火豈容蠅蚋泊？」

不落不昧，好看圈繢，得路便行，髑髏粉碎。不昧不落，全機展拓，倒臥蘆華，市中搖鐸。雖然舉似分明，五眼不能摸索。

南泉不是心不是佛話

阿翁推車，媳婦唱曲。古木寒鴉啼，銕蛇當大路。驚殺世間人萬千，山自青兮水自綠。

馬祖日面佛，月面佛。

百病一齊發，毛繩束太虛。微風吹戶牖，星月繞簷除。

即心即佛，非心非佛。

前途猛虎逼，後面獰龍追。毛端天地闊，雲散月光輝。

南嶽參六祖，祖問：「甚麼物與麼來？」

修證不無染不得，層層香霧擁樓臺，更云護念皆如是，萬臂千頭佛祖胎。

廬陵米價

百兩由來七斤半，思量特地忒乖張。雲收雨霽江山麗，款乃一聲春晝長。

馬祖三十年不少鹽醬

雨前初見花間蕊，雨後全無葉底花。蜂蝶紛紛過牆去，卻疑春色在鄰家。

大風吹折門前樹，園裏長箇大冬瓜，八十四人抬不起，獅兒一見尾吒鬚，王老貓兒纔斬卻，趙州又喚喫盃茶。

南嶽打車打牛話

作鏡磨磚事有由，一鞭打碎舊車牛，黧奴白牯齊開眼，蹴蹋奔騰遍九州。

衣裳剝盡更加刀，死馬奔騰氣更豪。跼蹐牛車誠妄見，全身正眼亦兒曹。

國師三喚侍者

三呼三應不相孤，卻許南陽起壯圖。義絕恩忘無半點，趙州東壁掛葫蘆。

三呼三應意分明，洎賺檀即認得聲，負汝負吾重點綴，僧繇到此筆難伸。

道明追六祖大庾嶺有省

拈云：「道明上座買銕得金，一場富貴。雖然如是，若要同師黃梅，更須嘔出心肝始得。」

不思善也不思惡，驢不是兮馬不成。快須擱瞎娘生目，始可來分照世燈。

六祖書偈傳衣缽

拈云：「祖師恁麼說話，佛法何曾夢見？為甚得他衣缽？本來一物無，騙他缽盂走。佛法何曾夢見些？到處逢人開臭口。」

二十七祖不轉經

拈云：「昨有僧問：『 如何是入息不居蘊界？』山僧道：『 阿呵呵！莫做夢。』『 如何是出息不涉眾緣？』亦云：『 阿呵呵！莫做夢。』今日舉似大眾，還會麼？」更聽一頌：「入息不居蘊，出息不涉緣。請君莫做夢，唱箇哩囉嘍。」

僧問演祖：「如何是臨濟宗？」云：「五逆聞雷。」

五逆聞雷，磊磊苴苴。同門出入，宿世冤家。

應菴問：「如何是正法眼藏？」密菴曰：「破沙盆。」

生平慣喫渾圇飯，百尺竿頭信步行。手捏黃金成鐵笛，一聲飛絮滿江城。

南泉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卻知有。

東村趙五登高第，西舍劉三赤體窮，兩箇相逢茆廁裏，一齊拍掌展家風。家風展處誰知有？金鼓無聲頑石吼，喪盡全機只麼行，金毛獅子不如狗。

南泉趙州翫月話

拈云：「兩父子恰似一對鋸匠，送去扯來不差毫髮，及至一劃開，多少人向遮裏失錢造罪？」

團團孤月映千山，幾許行人說易難。卻得南泉提正令，乾坤打碎掌中看。

殃屈摩羅救產難話

從來賢聖不曾殺，當下聞之落葛搭。天地毛端展復收，春風一陣華容赭。

僧問南院啐啄同時并見風穴話

拈云：「這僧也只是箇脫白沙彌，被風穴拈箇黑荳子換卻眼睛猶自不知，縱然見得南院用處，也只是無尾蛟龍，焉能佈雨？眾中莫有為此僧作主者麼？摸取眼睛看。」

啐啄同時已不堪，棒頭有眼不相瞞，石火電光千萬里，回頭又墮石牢關。

問龍牙：「大不能蓋。」牙云：「道者合如是。」

黃金無假，阿魏無真。饑逢王膳不能食，病遇醫王豈便惺。休莽鹵，著精神。大地撮來如米粒，雪峰老子更通津。

僧辭歸宗，學五味禪話。

蘭陵美酒鬱金香，玉碗盛來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

盤山光境俱忘并，洞山光境未忘話。

光境俱忘與未忘，糞箕苕帚翫春光。落花滿地無人掃，燕子銜飛遶畫梁。

玄沙見虎話

拈云：「弄巧成拙。」

大地絕毫釐，平達青雲路。透出四重關，端的只是虎。

僧舉雪峰十方世界沙門眼，趙州鍬子話。

十方是眼屙何處？趙州寄箇鍬子去，團圞不露始周圓，依舊茫茫無本據。

僧問長沙本來人還成佛話

拈云：「好箇岑大蟲，說得好道理。山僧則不然，割茅刈草還須大唐天子始得。何故噇？但見皇風成一片，不知何處是封疆？」

昨夜三更失卻牛，天明起來失卻火。

拈云：「大小南泉向遮僧手裏納敗。」乃吐舌云：「噁。」

三兩黃金七兩銅，一齊分付與東風。赤條條地塵中臥，手握明珠彈野鴻。

南泉、歸宗、麻谷同去禮忠國師。

拈云：「三箇漢拳踢相應，就中一箇猶甚，卻被忠國師不費些毫，輕輕捉敗。且道忠國師尚未見面，為甚麼卻被捉敗？這裏見得，許汝於之字法門有箇入處。」

明舒暗奪弄精魂，未到南陽日已昏。招手回家情更切，滿園春色屬何人。

銜取一莖草話

拈云：「雲在嶺頭閑不澈，水流澗底忒忙生。」

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合水和泥浩蕩風。銜取一莖追逐去，十方元是舊儀容。

天上無彌勒，天下無彌勒。

拈云：「幾箇老漢只解見兔放鷹，不能穴中擒虎。當時若是山僧見他道：『 天上無彌勒，天下無彌勒。』便云：『 南泉老人來也。』待他眼目定動，便與連棒打出，直饒南泉老人也須倒退三千里。」

天上天下無彌勒，禪床震動現觀音，淨如鼓腹含餔客，拄杖縱橫不浪鳴。

喫油餈話

不動口而喫油餈，不出門而到庄上。堪笑南泉王老師，一生賣弄窮伎倆。

僧問鹽官：如何是本身盧舍那話。

拈云：「叢林往往商量道：『 與老僧過淨瓶來。何等分明？這僧懞懂不會，所以道：古佛過去久矣。』恁麼說話，何殊水母借蝦為眼？有問山僧：『 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只向他道：『 這裏不著客作漢。』若向這裏會去，如插翅虎子相似，快活快活。然雖如是，不入驚人浪，難逢稱意魚。」以拂子擊香几。

楊岐棘栗蓬話

楊岐棘栗與金圈，日用家常苦又甜。吞吐不須舌牙力，張公喫酒李公顛。

楊岐三腳驢

三腳驢子弄蹄行，凜凜霜風薦毛骨。踢蹋奔騰遍九州，一嘶驚落遼天鶻。

鳥窠布毛

鳥窠拈起布毛吹，萬國春光溢草廬。多少尋枝摘葉諸，西秦東魯枉崎嶇。

國師無縫塔

拈云：「國師父子俱向代宗手裏納一場敗闕，無縫塔子至今猶在。還見麼？」

東西無量由旬闊，南北恒沙剎土長，十世如來埋一塚，悠然晝夜放毫光。

南泉被鬼神覷破話

拈云：「這老漢賴有這一著在，天下人不奈伊何。雖然如是，還見南泉麼？」擊拂子，云：「黃河清而聖人出。」

黃河清後聖人出，不到斯時不得知。撒手長安行大道，莫於中路討便宜。

金牛作舞，并長慶大光語。

金牛作舞大生乖，長慶相隨上五臺。縱使大光能舉令，誰知已著眼中埃。丈夫自有通天志，好惡都來一窖埋。

藥山一切不為話

任運相將只麼行，金剛腦後炯雙睛，橫吹銕笛乾坤外，聾者能聞跛者伸。

藥山特牛生兒話

東海垂竿情意遠，白魚一躍上王舟。眉毛踢起無蹤影，多少漁人覓路頭。

三聖令僧問長沙南泉遷化話

拈云：「長沙一條銕脊梁，如須彌山相似，水內一半、水外一半，莫道三聖與這僧拱手歸降，即今汝等在此立地聽山僧舉揚，也則如百鳥到須彌，不覺皆同其色。還會麼？切忌磕頭撞額。」

雲外禪師語錄卷第九終

(比丘怡谷一兩　巍然一兩　心岸一兩
法華菴一兩　明心一兩五錢　純野一
兩　黃齋公父子七錢　李齋公三錢
包成之三錢　邵應台二錢，同捐貲，刻
神鼎雲外和尚語錄第九卷。
康熙乙巳夏月，神鼎塔院識。)

雲外禪師語錄卷第十

書記宏道編

書問

寄雲居顓大師

曩聞法駕南來，不勝忻慰，竟以病緣未獲親炙慈光，至今抱歉無已。展讀尊錄，真行解圓融，末世法柱也。羨企！羨企！不肖以薄福下愚，入山隨例，秖知樵鋤糊口，禪道不解絲毫，兀兀癡癡，隨分度日，何足為高明齒錄哉？江西一水，澄湛無痕，正望吾師鼓起波濤，令人人知水底有龍藏也。茲因五乳之便，聊附短函，少伸通候之敬。走晤之緣，未知當在何日也？

復天童忞叔和尚

正渴慈音，忽飛誨墨，開函捧讀，如拜師前。莊誦語錄，真如迦樓羅王橫身宇宙，向海底直取龍吞，豈取次之流所能彷彿哉？不肖椎魯無似，躲懶峰頭，疥狗泥豬，不識好惡，藜羹蔬飯，一飽便休，不知有佛有祖，況更有所謂曠劫今時之捏目，而心意之可灰泯耶？然秋令春行，亦見婆念之深切且拳拳。不肖操行叢林，敢不仰體尊懷，順流東下，日親鑪韝哉？但以近有閱藏之願未了，欲了故爾遲遲，且亦以如實親近，罔敢或違。故天童寺裏上堂，漢王峰子聳聽，借獨菴中打坐，太白峰下起身，拄杖與钁頭交參，禪板與茅鐨撞額，雖云各住各位，終朝面面全同，正不敢以奔走座前之為親近也。然事無一向，理應奔徇，化儀稍畢，前因挈瓢笠、峭草鞋，竟趨浙矣。至於先師壬午息機既及二載，後事諒已俱竣，冒難奔馳，且無半文之措，稍緩亦自無妨，惟冀順時保攝，大扇古風，法雨瀰天，龍象遍地，行將拭目以望矣。箋啟既無，筆墨復惡，篝燈呵凍，苟簡維多，統冀恕原，曷勝瞻溯？

又

辛卯夏仲，敬領法錄手扎之教，遙知尊意實存遠見，但彼時普說已行，既展不收，一任邪流強辨之來，不肖亦何辭於八面酬敵也？因笑謂禪者曰：「道山普融，紫雲辨析，正折攝二門，化道相關耳。」近以紫雲山峻，搬運殊艱，去秋應請潭之神鼎，病屋頹垣，時荒世亂，世人皆棄，唯我自甘，乃知萬齟千齬中，似是隱居之地，一钁鋤雲，蕭然高臥，紛紛裨販，不見不聞，雖未知向後如

何，然在窮鬼，既今受用如此，故且以報也。老祖近刻就正，餘弗備。

復寶華朝宗和尚

天童一別，倏隔十年，和尚龍驤霄漢，不肖屈伏淤泥，學道無功，生逢末法。昔年草草，已鈍置於磬山；近益灰心，惟甘填於丘壑。去冬獲讀和尚《自白》、《指迷》諸刻，足見為法深衷，第愚意以為單刻《指迷》而《自白》便在其中，亦可大有功於法門矣。初意圓現之來，擬即修書奉候，而復逡巡中止者，蓋自揣其門庭灰冷，恐有無因至前之誚。近因禪者相傳，言和尚暫聞不肖數語一頌，便有陽山乃有此兒之嘆，欲索全稿觀之云云。因念生居此際，有前輩大尊宿知已如是，真不減應菴之逢大慧也，敢不盡呈醜拙以憑貶剝哉？乃蒙不吝批詳，且謂先師尚在正知見中，而過獎不肖為大有古人之作者。夫古今皆兒孫邊事，不肖何讓當仁？但其一副冰銕心腸，惴惴焉惟恐墮落今時之轍，思不惜身命以為法門出力者，其素所自信耳。今承誨諭殷殷，敢不愈加惕勵，以報法叔和尚至公知己之盛德哉？殘冬未獲躬謁，聊復空函，少伸問安之敬，來春決志出山，親炙之緣或當有在也。餘不既。

上報恩琇叔和尚

即時金風體露，萬象蘇涼，恭惟報恩堂頭法叔大和尚尊候起居多福澤。自己卯秋末拜違慈範，厥後見時流苟陋，憤激入山，以為因循遂隊作貪名之衲子，不若草衣木食作務行之庸僧。故於乙酉春末，木陳和尚書來，始知先師圓逝已久。不肖是時方困苦丁零，斷糧累日，雖聞此訃，莫可如何。且思一息尚存，先師靈骨猶在，正不必熱忙碌碌，較形跡于一時，諒和尚必能俯鑑其中而宥之也。匡山一住八年，漸為禪者所誘，遂至冗煩，而孤峰靜室不可住矣。舊春為諸檀越邀至蘄州，住一破院，兵火之餘，其難猶甚。然行止因時，不肖已定議於中，決不草草圖安而忘法道。微軀病質，儻不賁志而遽亡；砥礪精勤，猶恐蓋棺而始定。以此可望證知禮足之期，太平是望。《蕪語》四冊，呈教瓣香，掃塔來僧，自能白之。餘懷縷縷，筆何能悉？

又

靈湍歸，獲領尊翰法錄之賜，感謝已多。重蒙鼎惠遠頒，益深愧汗，詎敢鳴謝而自貽疏外哉？惺弟遠來，具知和尚大振頹綱，不傳之旨 既已有人，而優養大雄以作宗黨之大蔭，真足為法門慶也。不

肖倔強一生，硜硜信節，出逢亂世，苦累維多，慮深操危，惟知盡己。舊冬應緣於菩提，今歲退埋於老祖，峰高路僻，頗遂安居，掃塔祖庭，彌增悲感。五祖竟成裨販，舊歲嚷於土兵，四祖房舍僅存，又為狐黨所玷。不肖不忍以鄉愿之見，曲為藏納，書聲其罪，而復普說以救之，專人馳獻座下，以求削正，可行可止，惟命是依。舊刻所呈，倘有過誤，不妨嚴為檢點，細細批詳，蓋待家中子姪，理亦宜之。鴻便再示詳音，毋[金*吝] 玉是禱。

又

前歲祇領尊諭，仡有順流東下之懷，而老祖素緇，遮留不放，且時方有土木之後，未果。去歲薪黃大旱，顆粒無收，始得脫老祖峻嶺之艱，而又為禪者推挽，著神鼎破垣之獄。驢事未了，馬事到來，惡業所招，自作自受，又復奚尤？唯當捍勞忍苦，行己力之應行，而忘乎寡效之助，以少報祖宗之萬一耳。向承喚不肖同刪定先師語錄，因取而編次之，僅得上下二卷以行。觀其本分受用則有餘，而手眼為人則未足，宜乎其陽山之冷如死灰也。不肖以硜硜信義，礪志自強，十載苦心，盡翻窠臼，辦香聊定宗旨 ，不借祖父餘光。此語苟非法叔和尚之前，小姪此生亦無說處，此其所以日夜馳神而欲親晤教者也。方今唱導之師殆不乏人，而皆各據一知一見為局量，如印印泥，遽相傳授，林林總總，實繁有徒，不惟不肖恥之，諒和尚固恥之久矣。故往往不惜口業，痛斥邪禪，所至輒不免於妄庸之口，亦理勢之必然，無足怪者。瑞應之緣方周四甲，不肖唯當佛前作禮，祝願和尚如老趙州，永與法門整持軌範耳。不腆祝儀，敬書別副。老祖近刻呈教，餘懷惺弟自白也。

上南澗問叔和尚

不面慈顏者十季，而瞻覲光儀未嘗少間。近聞和尚動止萬福，人天協贊，喜何可言？澤自庚辰春假歸新安，擬尋靜室，又以密邇俗家，往來者眾，復入匡廬，秖期永作一枚山樵，畢此餘生履踐斯道，以期不負出家之志而已，不謂於今復有如斯禍及也。既徇世緣，敢忘所自哉？瓣香掃塔，聊表寸衷，而先師靈龕儼然常在，正不敢以形跡之喧寂為先師之孝違，諒和尚必有以原其中而宥之也。《蕪語》四冊呈削，餘不悉。

與友人

峭冷孤寒，聞足音良喜，況久別故人，突然涌至，擁爐酌茗，抵掌論心，其快幸當何如哉？足下聰明好學，但可惜向見解文字著倒，

埋沒卻幾十年好光景耳。不見南泉道：「黃梅五百人，箇箇盡會佛法，唯有盧行者不會佛法，只會其道，所以得他衣缽。」試問足下，佛法與道相去幾何？而得失迥異有如此者。今時學道人，無論若禪若教，只要口裏會說，筆下會寫，聰明伶俐，舉了便會，將去向無智人前裝模作樣，縱然說得盛水不漏，唬騙得官民皈信，名聞轟天，爭奈源頭不清，盡成幻業，有損無益耳。足下雖是他家種草，卻不甘向遮裏埋身，此山僧之所以一見而深敬之也。惟願足下棄捨見聞，單單向那要會不能會、要了不能了處挨拶，兀兀如愚，世人盡不識足下，足下亦不要識世人。雖然到此，切莫便休，更加挨拶，逼到箇計窮力盡，大地春回，不論悟徹而自了。然正不妨向一毛頭上翻過身來，向一切毛頭上東涌西沒、南涌北沒，放大光明遍照恒沙國土，其中眾生不覺不知同成正覺者，便是這箇消息也。公其勉旃，毋孤我望。

復達道者

昨承專使遠致手教，以陳茶見惠，知仁兄之愛弟者至矣，不知何日得復與吾兄同看匡山頂上雲也。承論寄某之語似太直，理則誠然。然直口直腸，固其性近，且跛鱉之骨，若不痛與鞭笞，則永無可救之日，怪惱非所顧也。近有竊議弟者，謂喜則拍手笑呵呵，怒則罵人無處躲。弟聞而續之曰：「明明不是我瞞人，卻是諸人要瞞我。」聞者皆為絕倒。吾兄試聽之笑否？

復骨嚴大師

己丑冬，惺弟遠來，知賢弟誕膺子印于報恩法叔處，深喜事同一家，陽山得以有賴，未遑修候，歉也何如？先師寂世以來，劣兄曾未躬來料理者，蓋亦知空行之無益，且知此山之無吉地，而冀擇其良於所寓之道場焉！然後奉迎靈骨以閟，亦化儀之一端耳！無奈世亂年荒，緣微福薄，悠悠此中，誰堪告語？項上銕枷，不知何時可脫？惟當與賢弟輩日夜優游，慎思所難，而必期不負出家之志，則艱難齟齬中又足以自驗其志力者，在師承云乎哉！北松兄不敢致書，以空函屢寄為歉，蓋磬山、陽山亦不暇書，賢弟其以此意謹致意足矣！餘懷近況，惺弟自能詳述，不盡。

復冰心大師

前歲靈湍返接手教并先師靈像，感謝維多，天涯兄弟開緘宛見顏色矣！至若諄諄勸止彈斥妄庸之囑，猶感賢弟相為之懷，劣兄豈不知末法時識痛癢者絕少，而同流合污亦足以騰名譽而鬧門庭哉？蓋深鑑草草承當之害、紛紛付受之欺，銕面琤琤，不辭怨恨，寧使此生遭謗吠于妄庸，而必使天下後世之具眼英賢共餘斯警，破體面之籬藩、裂欺罔之妄習，則愚雖身填溝壑、蹈湯赴火而無負於法門矣！賢弟其能諒之乎？餘懷縷縷，筆何能悉？

寄不退大師

神交已久，消息未通。昨承法兄遣尊侍至山，備悉近況，誠高出今時傑作。且聞出語相知，深搔著小弟癢處。弟因笑曰：「退老近時傳聞之語不若如斯，意者近來更有新得超師之見耶？不然，何其能知神鼎之深如此也？」昔仰山謂：「東寺師叔若在，慧寂不至寂寥。」今海內宗師如麻似粟，盡皆各向一知一見開門，小弟每懷絕無知己之嘆。不意復有法兄見透此關，即小弟為不寂寥矣。快幸！快幸！但以初住破院，房舍全稀，不敢遽迎法駕。倘吾兄念知己之殊艱，脫略于禮數之外，而曳杖光顧，俾晚學得沾法潤，莫大之願也。時寒，伏惟為道為眾生珍愛是望。便中草草，不盡欲言。

寄毛進士含侯

高軒過我峰頭，直令紫雲生色。惜敘闊分岐，促於一日，未罄鄙懷耳。山僧，山林野人也，于世稱譏毀譽，漠然無所動於其心，獨於壞法邪魔坑人慧命者，惡之如糞。蓋護法之誠，不期然而然也。夫為臣合忠，為子合孝，為僧合護正摧邪，同一道也。孔子不惡不仁，而深惡鄉愿；大士不惡屠兒魁膾，而惡外道相似之善者，皆聖賢大公至正之道也。夫道本於誠明，誠至則與天地通，明極則與正體合，此儒釋入道之正途也。今乃妄認轉動知覺為本性，空見斷滅為真心，以怪以邪而盜名欺世，使彼善根浮小之流一味苟認，而自足自是，強習言鋒，亦將謂天下知識皆如是，而不復信有至誠明悟之道。不惟大公至正之道蕩然，而真參實悟之途亦不復知之矣，況復望其能誠明摻守而播揚大教耶？此山僧之所以痛斥邪流，不容混濫，以佛法作人情也。昨見令親道及居士，深知山僧存心在道，公正不苟，非高明正大之士，安能一白其衷之如此耶？願居士不忘佛囑，居鄉治國，悉以大公至正之道開導於人，俾不絕如線之道脈不斷，則勝於恒沙七寶布施也。

復蘄州守包居士

禪者歸，獲讀來諭，深喜護法中之有知己也，欣羡欣羡。第所云「念起即覺，隨覺隨消」者，乃教乘方便耳，非實際本地工夫也。覺與未覺既打作兩橛，而欲工夫純熟到徹底無疑之地，不亦難乎？不見古人道：纔與麼便不與麼，是句亦鏟、非句亦鏟，自然轉轆轤地、自然目前露裸裸地、飽齁齁地。卻物為上、逐物為下，瞥起情塵早落地上，而況卜 度思惟乎？直饒念覺兩忘，猶是金鎖玄關之難。今時負大名望善知識，十有五雙向者裏坐住，舒機發用，困躓中途，又爭怪得居士乎？末後又云：「覺無可得，何況未覺？」請山僧下一轉語。山僧不須移易絲毫，便道：「快些洗腳上船，切莫貪程蹉路。」居士能于語下打破漆桶，便當慶快平生，相見已竟；如或覺明未化，不妨撥冗來山，劇談數日，洗盡見纏，然後向塵勞海裏、仕宦途中，塵塵獨露，調伏眾生，俾未聞者聞、未信者信，其快樂當何如也？

復韓奕伯居士(湘陰縣令)

春初接手教，知老仁台雖日坐政事旁午中，而此衷固熙怡閒適，不煩心慮也，即此便是孔顏樂處。不意老仁台早以見及于此，山僧更擬俟尊冗閑暇時與之深談密究，以發揮人人本地風光、天地未判景象。不意太尊翁居士遽爾歸真，百姓如喪考妣，蕞爾小邑將不足以稅大駕，意者明公天所獨厚，不欲以黼黻朝著之材而陸沉于邊鄙小邑耶？山僧忝在相知，理宜恭吊，第自去髮以來未行此理，特命堂中禪者四人持短偈香燭為吊，焚告尊翁之靈。蓋吾儕方外之人，數句淡話雖不能如世人情往會悲、文來引泣，而開廓性天之表亦有悠致也。每念仁台弘護祖庭之德，宿書山頌一首九章以表鳴謝之意，因并致之舊刻二冊呈覽，快晤之緣有無難必，臨書無任神馳。

復朱子昭居士

承諭：遭逢奇數，行止支離，上乘玅義，于乎前世因緣者固然，還知亙古亙今秖是一箇朱子昭，更無別人麼？至若老生腐儒輩，不聞禪之一字者，誰家甕裏無明月？野鶴家鵝志自殊耳。又謂：人身難得云云。山僧敢道：自把甎磚空裏擲，必端打著自家頭。閻羅老子只是當人善善惡惡之心，若能向已起未起之際猛地一跳，跳出青天白日之下，豈不慶快平生？又云：天大餅從何方咬起？不知居士即今在餅內耶？餅外耶？若在餅外，則橫吞直吐何難？若在內，則渾

身已為蓋覆矣，何更問咬起處乎？若是箇大力量漢，向遮裏一劃兩開，現出三頭六臂，莫道閻羅老子，即真佛現前亦須趁出門外，然後方知山僧即汝、汝即十方，縱橫玅用，自在自由。更若遲疑，也須退步覷破自己腳跟始得，莫言不道。

復徐翥鶴居士

當茲炊桂煮玉之年，而鼎貺特頒寒谷，非有宿因，斯緣替矣。展讀扇頭佳句及翰教所云，足見居士才高信確，但于此事未下手耳。猶龍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使道而人人可信，則其為道也淺矣。惟除一乘道種、宿佩信根，決不肯以無價之寶而埋於陰入之坑，與四生六道同其流浪也。短偈次韻，鞭影聊揮，以居士知信此宗，不敢以門外漢相待耳。

復深慧酆友芝居士

別後想履道如常，見手書果如所料也。喜慰！喜慰！然學道之要，唯專與恒。專則歸憑情一，而定力易成；恒則正念堅凝，而煩惑不撓。所以古人道：「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恒沙玅德，總在心源。」一切戒定慧門，皆具足于一心。心若不通，與法為礙。意輪走作，見性何時？古今不出於剎那，罪業皆由於妄念。來書所述，皆意下丹青，本無所有。但二六時中，抖擻精神，看這生死罪業，從何處起？能作此觀底，又是阿誰？正恁麼時，要會不得會，要歇歇不甘，肚裏煩悶、七上八下時，正是好消息。驀然於思慮不及處，打破漆桶，受用不盡也。

復吳師半居士

便手教知居士雖客隱漢濱，已棲心於禪悅，狐禪淺見不能惑，富貴利欲不能移，居然在世出世也。世間英偉不少，以不知真我常樂之在是。骨清者，取性詩酒而自傲；氣濁者，溺情利欲以迷神，而不知其自昧者也。孰有如居士之正信卓然，混塵勞而不滓者乎？第未詳今來履踐道況何似？能于千酬萬應時，腳跟下洞然迥照，心不奔逸否？能於寤時、寐時、坐禪時、緣境時，一如無隔否？還覽一切宗教淺深藥病，盡識得透，不落情解否？學道若不如是等體驗工夫，鮮有不墮於想當參、解當悟，而生死關頭終不得力者，願居士勉之。承索法名，因道號之義而曰宏心，復為無住之說以贈之。至

於開示法語，不敢遽詳者，以未知踐履之悉，恐藥病誤投，反憎禪病。俟公顧我荒林，當與思談岐曲，是所望也。餘不盡。

寄器外禪人

印宣來，大承供養，謝謝。但既是佛法中人，即其報之也，亦宜以佛法相勉礪，始不孤禪人為道之誠耳。禪人既見作家二十年來。念念以本分事密自鞭策，非實有過人骨力者不能，未審今來履踐道況何若？大抵今時做工夫人有二種病，不在義理思惟上走作，便在自性無事上因循。其得入後亦有二種病：一者、以本分為窠臼而草草承當，謂之覿面全提，不涉理路；二者、穿鑿配當古人公案，引得一切人弄業識，自是非他，更不求餘。禪人若能如此二語，如過蠱毒之鄉，水也不霑他一滴，致心一處念念提撕打脫，業識根元豁爾現前，如十字街頭撞著親爺相似，更不疑惑，是則不離五障身，成就大丈夫第一希有事，顧不偉歟？神鼎當遙寄三十大棒，為禪人作罷參齋供也。勉之！勉之！

復張迪公居士

募僧返，接翰教詩扇及般若頌之寄，隨喜讀之，深喜般若門中又得一員法將矣，快慰何言！第細玩之，似乎正眼未大圓明，即緩刻亦自無傷。居士既自信為參禪有省，而仍有拖死屍無自由之見，生死有無既打作兩橛，不知當時省悟者何耶？意者聰明學識邊事，妄為流俗師僧輩瞎相印許所誤也。居士既以山僧為善友，修書錄頌求證，雖未面晤，以法為親，山僧更不留情直言砥礪者，亦以居士至誠不忍相負也。況無聞為山僧五世祖，觀其接笑巖機緣，不忝從上作略，而此頌與昔年見夢說錄皆如珠著泥，不及冶父川之金剛百頌，是亦可疑也，況高和又其次者耶？居士而欲通教乘，當訪一高明碩德講師，潛心至意與之參詳徹法源底，然後著述接人未晚。若痛念生死事大、業識纏綿，不是一知半解能了，須是擇一無窠臼與人坐、無岐路與人行底本分宗師，棄生拼死與之撕捱，五色線斷，觸目皆如，到這裏方可煆煉。若論向上宗乘，猶在三千里外，不知居士作何棲泊也？若只好奇勝、博虛名，亦何必就證於無情之神鼎而後刻為哉？願居士勉之。弗備。

寄劉伯前居士

丐士歸自貴縣，備述大檀護居士以青年名士，懶於做官而留心至道，能令我躍然喜也。天地至遠而起於情，宇宙至大而納於性，性情之在物，常然宛然，探之不得、決之不絕，天地有窮、性靈不竭，五趣迭改、情累不釋，能具爍迦羅眼、轉情識為真際者幾何人哉？願居士勉之。然既有志於向上宗乘，第一不可急求解會，會得愈玅，去道愈遙；第二不可因循含緩，含緩則易墮於無事甲中而難入。但時時抖擻精神，看我這日用千酬萬應的是箇什麼？忽然睡著，向何處著落？眼眨眨地、心悶悶地，會不去時，正是好消息到遮裏，欲罷不能、欲進不得，更加逼拶，忽然打破漆桶，方知不出戶庭而身遍十方世界也。勉之。

寄居士

聞居士為病所困，今小愈，未審於病中稍獲相應否？請試觀病從業起、業從心起，心源無起，病業何然？如是則受病者了不可得、能病者亦不可得，病與不病既不可得、知與不知亦復強名，如斯著眼，則盡十方界都在居士一病收攝無餘，又何有古今、凡聖、是非、得失、生死等得來？但請如此操守，便是一帖清涼散也。勉之！勉之！丈夫漢唯此一著是喫緊，餘俱無益耳。

復劉千里居士

獲讀手教，言言諦實，意氣超然，非不昧般若正因者，疇能爾耶？蓋時際虛浮，根微志劣，若僧若俗，名為向道，其實走名，不過剽竊宗乘相似之吐餘，以滋學識、衒愚迷而已矣。孰有如居士之真切，以性命大事為務者乎？真火中蓮花也。山僧誠羨之重之，第恐貪途程而蹉卻腳跟耳。惟願居士掃清搕[打-丁+(天/韭)]，單單向那欲思思不得處著倒，念茲在茲，便是一部緊要語錄，更不必山僧語錄及諸宗手眼方便也。夫語錄之設，無非一時看孔著楔之談，發揚箇眼而已。箇眼未圓，處處皆銀山鐵壁，更求方便，萬里白雲。如或覺明未化，識浪難澄，二六時中只須單提一口金剛王寶劍，逢有殺有、逢無殺無，自他凡聖、是非得失到來便殺，殺到箇蹤跡不存、見聞俱泯，方可與山僧木上座相見，方好道自己便是一口寶劍也。雖然，到此切莫便休，正好翻過身來，向葛藤堆裏坐斷報化佛頭，鬼窟魔宮敲枷打鎖，未為分外。何以故？不是英靈多傑骨，丈夫標致合如斯。
又

翰教領悉，具知信力稍充，但可惜向見解中著倒，埋沒卻如許光陰耳。既云唯憑一口寶劍，又豈有提起似有、放下似無等鉛刀解會耶？貧衲於此為發一笑，這一笑須二十年。又云生滅心和入不生滅及煩惱無根蒂等一段說話，復惟一笑，亦須二十年。至云只待桶箍落地、扇子跳天等語，亦與笑二十年。三笑共六十年，為復笑居士之被聰明瞞過而強說道理耶？為復笑大乘經義耶？為或笑山僧自己耶？抑將作機鋒解會而渾侖吞卻耶？抑或都無交涉？為復別有道理？居士於此試定當看。若能直下放捨身命，則東西合掌、南北波翻，山僧即汝、汝即山僧，十方三世即汝、汝即十方三世，恁麼始得半提，猶是明前不明後底漢子，況不其然。縱使將佛祖言教玄解得盛水不漏、安禪入定，經百千年種種安排，徒增困躓，要與此事相應，何異南轅北轍哉？居士勿嫌瞑眩，奮迅力行，庶不負山僧法門之望耳。

又

一別五閱月矣，歲序如流，生死事大，志士之所必為而愚人之所必哂者也。請試回觀四十年來文革學問、道理功名、榮枯得失，轉盼成空，但有妄報之假名，了無實用之可得，何不猛與一筆勾下，尋取未到劉家投胎前一段真實人體乎？若果有此志，不須外求解會，只二六時中將箇死字頓在眉睫間，如在大火聚中求出相似，管取真疑頓發，別是一番乾坤。若不如此苦心切志，不免識情潛動而不知卜 度思惟，如猜謎一般，縱然猜得著，與居士本分上了無交涉，況十猜九不中者耶？願居士棄捨所能，單刀直入，挨蹤描跡，微思搜尋，搜尋到失腳蹋倒時，正好來喫山僧手中棒耳。何以故？白雲盡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咄！

又

佛法貴在行持，不取一期口辨，此古語也。今賢契能力行之，慰幸莫甚矣。大丈夫既有志於宗乘，不是隨群逐隊，直須拶入靈源；不是己身是務，必須普導群機。以眾生慧命為己任，不亦重乎？盡未劫而不厭，不亦遠乎？若只將如來言教回為己解，自矜自足者，非真菩薩也。

又

師子捉象全力，捉兔亦用全力，一勺冰清，一海水亦清，此皆戒人忽細而趨大，重理而輕事也。廓落若能全身拶入，則道力日深，世念自淡，久久不著排遣，自能行人所不能行、忍人所不能忍，誠中著外，不期人信而人自信之，正不在慕高而顯奇也。若見世人可厭，我能我高處，皆是大病，見有清淨性可依止亦病，見無性無物亦病，但鎔治表裏心盡即得。

又

禪者遠迎，正值青黃不接之際，數米而炊，豈有為法而出之人，既展便收，已進復退之理乎？雖貴方之信慕者殷，而道場之堪寓者少，千里如力求所至，自不憚跋跡之勞，如其軟煖自足，雖吐沫日濡無益也。接書及所答神鼎十二問，知吾徒通身是病而不知，故令侍者錄神鼎十二語以見寄，幸細心參詳，不可草草會去也。若果真脫盡貼肉汗衫底人，他自知時，明與不明是兩頭語，千里所答正是依他作解，障自悟門。可見措大家空讀萬卷書，問著自己家裏事，便東撈西摸，認影迷頭，何時是了？不見古人道：「若欲擔荷此事，直須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若閨閤中物捨不得，即為滲漏。」山僧不惜口業，更為下箇註腳。閨閤中物，則是千里半生精神，自矜自負底文章，博學身世功名，及學道以來，說迷說悟，說性說心，論玄論玅，論賓論主等，一切理障事障皆是也。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者，即是一箇劉千里，更無絲毫能所解會者是也。年紀到這時節，平生所學所為、所得所悟，那裏是真實受用，而更論說閑話過日乎？千里勉之，願千里蕩盡能所我慢之見，拶到法法平等之時，有何了悟之可重？有何迷昧之可輕？有何奇特之可異？有何世態之可離？自然起無緣慈，運平等悲，狂緣化導，無我無能，曲順機宜，寂鑑不二，方不負數載參隨之苦心也。若夫見讚而喜，聞謗而嫌，則非大光照物也明矣。千里既有法子之稱，若不苦口痛責，則山僧亦有過矣。知之。

寄張長人居士

丈夫氣宇吞空，何可因循悠忽，與擾擾群生同受生死輪迴之苦。願居士奮起新鮮志氣，向難行難入處砥礪，將起未起時著眼，何有一彈指頃，非是上上善因，無一芥子許地，非是捨身命處。以此砥行，何行不真，以此利生，何生不度。如或未能直入此門，則只與麼精勤去垢，亦非分外。何以故，譬如虛空，雖欲外之，不可得也。

又

得手書，能於兵中病中正念朗耀，甚慰我衷。不必更問如何若何，但須只向欲起未起之際，一刀兩斷，便覺慶快平生。翻過身來，東湧西沒，南湧北沒，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用，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用，不為分外。如或根思遲鈍，且向舊時本參話上著倒，切勿思惟卜 度之為囑耳。

又

大丈夫漢決定不畏難而就易，決定不隨人腳跟，而況肯隨緣流浪乎？然當其未到卒地斷、爆地折時，不遇咬豬狗手腳、弗惜惡辣面

皮，煆煉到灑落自在、無疑無礙之地，則日久因循，乍冷乍熱，幾番自作主宰，未久終沒奈何，直饒到灑落田地，尚未夢見師家門頭戶底在。不見張無盡初見東林，總幾被平實坑子活埋不得，兜率悅一番激礪，焉能直透牢關？後至真淨文處，大用一提，依然茫無著落，須知此事大不容易也。長人居士非所謂丈夫漢子者耶？乃甘心因循，隨情恍惚，倘遇一枚瞎眼漢，將條斷貫繩穿，向無事甲裏死水浸殺定也。道友中有血性者如長人，真不易得，山僧知而不言，僅以世諦往來，得不有辜於長人之知我哉？欲與長人言者無窮，但紙盡耳。山刻數種寄覽，幸細心體閱，此中大有相為處也。

又

山僧自離蘄廣，駐錫神鼎，雖破屋淋漓，饘粥不繼，曾不足以少動予憂。惟是人根浮薄，道眼昏迷，憂之在心，苦不可言。縱有走上走下禪和，不肯向省力處做工夫，卻強作主宰，唼狐涎作活計，被山僧全體作用大棒打這臭死奴，罵遮屎面孔，遠近驚疑，奪之愈峻，執之愈深，可奈何哉！總若如此，如何參得神鼎禪？每念蘄廣數年淘汰，惟千里與長人頗為全身放下做工夫，而千里方如貧人忽得寶珠，矜異自足，而不知其分外也。今來見其道念更切，而所答神鼎十二問通身是病，路遠難於面詳，故不惜痛下鉗錘以復之。長人試取一看，恐一劑能脫二人沉痾，未可知也。然長人質朴近道，偷心已死卻十有八九，只欠當陽一擲爾。今時學道人除卻心思口說，便茫無著落，殊不知此無著落處正是當人穩坐家庭時節。既坐家庭，則一切作為皆是心不可思、口不可說的大解脫門處，更有若凡若聖、若悟若迷、世出世等一切法耶？雖然，即遮無思議，亦須指向他方世界，然後隨順世緣，號令凡聖，皆是我心之常分耳。到遮裏，方與開口也打、不開口也打話相應，不若今時杜撰禪師隨語生解、痛下名言者所能湊泊也。長人勉之。

復張一生居士

讀來札，知居士於病冗中不昧正念，喜慰！喜慰！但所云「凡百綢錯都非本領而生厭苦」者，此固學道人初心通病，第未審居士以何為本領耳？學道若不經惡逆境緣烹煉，終是照覺不出，雖云毫無進步，不妨舉覺分明。若有能覺、所覺之異，則有覺痛、痛覺之殊；若能虛照無緣，則病業與身俱如雲影矣。病與不病既不可得，而知搜討無落處者誰乎？何不并那怕落空底亦空，即此空亦不可得？如是，則十方世界廓落目前，藥罐爐邊超凡入聖。雖然如是，後日相見，若守此作解，一棒打折汝腰，莫言不道。

又

禪者冒暑遠迎，足見賢契輩信心真切，但神鼎一時不能撒手，且其地僻山深，似非老祖菩提之可及，不大不小，可暫可長。今來狐鼠望風歸，正俟年熟世平，料理就緒，移風易俗，未可知也。但所慮者，一生雖於此道有望見處，而理不勝情，苟未向天真未判已前迎刃而解，并解亦忘，鮮有不為情識所推移者，惟願一生勉之。玄沙云：「今時人不悟箇中道理相，自涉塵涉事，頭頭羈絆。縱悟，則塵境紛紜，名相不實，一生雖數年聚首，而實未到卒地折、爆地斷，不免坐在無為無事蘊界中。臘月三十到來，恐卒著手腳不便，天地如幻，百年如夢，更有什麼心情閑處用？」古人所謂：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好言語，只恐一生錯會耳。如今一彈指悟去，萬劫千生只如是，如是二字不得動著，動著打折汝驢腰。一生還會麼？遮裏會去，五年指示，了無實義。雖無實義，法法全該，非是強為，法如是故。如或未能全提得去，仍須看山僧所示開口也打、不開口也打話，二六時中緊著精神，不得絲毫走作，稍有依通解會現前，急忙掃向他方世界。如是廝挨將去，自然六窗虛靜，萬慮安閑，事事頭頭省無限力，省無限力處便是得力時也。相晤之期，未知何日？不辭縷縷。

寄金正希太史(府壬午二月)

前冬久擾香積，別後又承施問，而不一致書稱謝者，以居士之不必謝，而亦無飛鴻之便也。客冬始得入匡廬晤大中兄，知居士於天童老人處盤桓十許日，不審邇來礙膺之物得脫落無滯否？若果到此，切莫便休，但盡妄情，別無生死可得。何謂妄情？日用應酬有箇主宰執著者是。能所纔生，則是非、凡聖、愛憎、取捨種種心識，如鉤鎖連環，相續不斷，是為生死。若能了知自心本非有無，則能所不立，終日應緣，全無滯礙，何處有生死得來？縱有餘習未淨，只須退步返觀，當下冰消瓦解，不知居士有當於心否？如或覺明未化，見浪仍馳，須看古人無義味話，念念在中，心心無間，逼到計窮力盡，大地回春，送向聲色堆中自由自在，方可喫山僧棒也。書不盡言，統惟懸照。

寄汪本和居士

不肖發心學道，實賴居士與聖慈師激勸之。自爾以來，橫身放入，立定腳跟，讚毀是非，付之分外，唯有生死關頭一著未明，如箭入心，苦痛難忍，是以捨俗出家，參尋知識，千難萬苦，了無疲厭，兀兀癡癡，如醉如愚者，五六年於茲矣。後於天童堂中撞倒髑髏，

將為奇特，後見磬山老人，恰如啞子喫苦瓜相似。未幾，老人示寂，復至天童，以病緣被道友邀至陽山，結甲坐禪，偶因風揭門簾，撲聲打落從前寶惜之物，自此干戈永息，六國安和，不知有佛有祖，但有到來，便教提瓶挈水，免致惑亂人天。近聞居士國事多艱，鬱鬱不樂，此正學道人第一等履踐處，切勿草草放過也。學道若不經惡蓮境緣煆煉，終是照覺不出，平日講談超脫玄玅境風，卒至受用全無者，過在於何？蓋由未經本色鉗錘，只是開豁知見，增長道理，競勝爭高，執持能所而已。居士尊榮富貴，福慧雙行，到這年紀，尚不看破幻緣，親切了手，更待何時？不肖近日山中了無一事，唯二三同志縈懷，至於居士，猶感勸引之功，日夜望之，不啻如饑渴也。居士能卸卻宰官行徑，輕舟軟輿過我於茆菴石室之中，當或有少分相為者矣。如何？如何？

與嚴羽儀中憲

久違光儀，有懷未吐，若之何其覿面而望望然？且道是相見耶？非相見耶？有以不通世禮為弟貴者，弟惟喏；其怪而詈之者，亦惟喏；或謂為真相見者，亦云喏。雖然，山僧恁麼舉似，還出得遮箇喏也無？近與禪者擁爐，無日不譚及碩德，令人有想見眉宇之興，使之以候台趾，何時乘風一至耶？遲之！遲之！

與廣濟眾居士

山僧之過貴縣，秖望為法求人，今既見之，則前念已酬，不必更打口鼓矣。古人謂：「道念若同情念，成佛多時。」又云：「死盡偷心，方堪湊泊。」蓋偷心即情念也，只須以此語作真參而細自體察，看我今畏生死輪迴之心與畏兵火患難之心孰勝？慳吝心與淨施心孰強？有益費與無益費孰多？法道心與利名心孰急？為人心與為己心孰真？如此審察，自攻自治，他時相見或有得力處，但治得一分妄情，即是度得箇眾生；治得一切熟習妄情盡，即是度盡眾生成正覺也。故云：「只愁不成佛，不愁佛不解語。」如今切不可多看文書，只須對事對境細細體察，痛自割捨，纔有自便自怠之習萌動，即與斬絕，斬絕之後不得思量，思量即嶂卻矣，更囑千里為要。若再貪圖知解，即雜毒愈深，症候愈重，良醫拱手矣。古德教人只云：佛法貴在行持，不取一期口辨，說得萬丈不如行得一寸也。勉之哉！毋孤望。

與砥行社眾居士

山僧正月抵石門，渴欲與諸公一晤，劇談功過之離微，乃以掃塔來茲，遂逢老祖之留遏。浮雲蹤跡，誠不可拘，塵對之期，杳知何日？聊申鄙意，用礪璠璵。夫善惡之思，皆由實際，因緣既具，業報斯形。形則無形，實際於焉顯露；作則無作，善惡所以縱橫。若能淨鑑心源，將起未起，一刀兩斷，生死俄沉。所以古人道：「入息不居陰界，出息不隨眾緣，勝轉華嚴經百千萬億卷也。」若夫有名無實，意驟多端，業力推移，罔能知覺，有至貴之寶而甘埋於陰入之坑，與蜂蟻牛羊同受輪迴之苦，豈不惜哉？諸公勉之，毋為夢幻所移換也。社中諸賢時會時稀，倘不辭煙水之勞，則紫雲峰頂與廣濟諸鄉一咫尺耳。草草不既。

寄胡孟培居士

老人家近況何似？工夫比前得力否？所示法語體驗相應否？於此相應，是謂得頭，更須得尾。得尾者何？專念阿彌陀佛，不雜一毫知見解會是也。老年事唯此一著是喫緊，當努力精專一念，餘皆委之於勿致慮耳。

復李少參五鹿

山僧自去夏耳，沐德風於劉子千里之口，真海天奇瑞，應跡人間，為濁世人心作大旋轉者，有懷願見久矣。第以青山白雲之人，其蹤跡不宜至王公貴人之門牆，縱浪大化中，食息于于足矣。不虞臺下之愛念殷殷，遙頒鼎賜，每晤劉生，諄諄問及，以欲面為念。有正信宰官如此，山僧寧容默默自已乎？僧本東南之鄙人也，業儒未就，幾以一疾而虛其有生，神識茫茫，無以自治，因求佛氏之說以治之。治之既久，深感佛思，乃隨緣而俾人各以其治治之。治之者何？自信其心廣大自在，照用無方而已矣。此心非世間思惟計度之心，乃聖凡同具同證之無上正覺心也。凡夫以分別取相，用作無明，故雖日用而不知；佛祖以靈鑑昭然，智用自在，故塵塵合道。《華嚴經》云：「隨順無明起諸有，若不隨順諸有斷。」諸有斷處，大用現前，即世法而成佛法；妄情動處，幻境紛紜，即佛法而成世法。所以老龐云：「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勿張乖。朱紫誰為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是知學道入頭處無他奇特，唯了吾自偶諧而法法非他耳。例如臺下之日用，發政施仁，事事恰當處，無二無別。更有一語，直下薦取，據地擎天，南雲北雨，晤教有緣，書何能悉？

雲外禪師語錄卷第十終

(音李　智燄　秀然　玉林　預修
　慈和　如月　行碧　性登　如幻
　眾師捐財，助刻
　神鼎雲外和尚語錄第十卷。
康熙乙巳夏月塔院識。)

雲外禪師語錄卷第十一

侍者深知編

偈

閱法華經作偈七首贈　法師

眉光普現塵沙界，今古全彰頃刻時。權掛垢衣來作佛，卻披珍御復名誰。
三車出宅群兒喜，一色機忘我獨知。法法從來皆實相，何勞更舉轢中泥。
道場一坐經十劫，聊為時人示病因，抖盡許多閒骨董，依然覿面隔途程。
授記將來作佛陀，聲聞努力脫沉痾，鼻頭捏轉呵呵笑，燕語鶯啼不較多。
一乘寶所惟云近，纔涉名模便隔多，信腳蹋翻清冷窟，等閑不奈寶珍何。
伶俜除糞幾多年，寶藏無求忽現前，若解全家俱撇撒，拈來土塊勝人天。
十方世界身中現，情與無情嘹亮歌。寶塔淨空連湧地，眾生無奈自疑何。

閱楞嚴經成偈十首贈某法師

七處窮心慈大切，阿難何事更煩功。饒他頭動見無動，未免朦朧在夢中。
不生滅性管窺天，鏡裏尋頭豈偶然？驀地喚回顛倒夢，由來成佛我為先。
八種俱還爾是誰，傾腸倒腹為伊推。只因心見綿纏甚，依舊渾身墮水泥。
不歷僧祇獲法身，夢中有語未惺惺。剎竿倒卻重加楔，三世如來一口吞。
寶光互涉莫生疑，眉橫目上許誰知？雪消春到天然煖，把手牽他不肯歸。
三十二身風過樹，十四無畏月行空。野老不知堯舜力，村歌社舞鬧兒童。

依三明誨斷三因，大地山河盡陸沉，條令斬新重布出，憑空玅手繪麒麟。
多般戲論俱消滅，六根五陰本來空。阿難從此拋身命，日落西方又起東。
昏沉妄想百千多，五十聊宣陰境魔。魔佛任他虛起滅，山高不礙白雲過。
法從緣起本無生，迷悟由來但強名。夢裏古今高突屼，醒時依舊坦然平。

住山十警策偈

生死事大，切莫因循。寸陰虛度，業海浮沉。
正依報定，不必勞思。暫時失念，緣差悔遲。
意將散動，即當攝還。塵勞海闊，一吸即乾。
古德住山，食纔接氣，四事虛消，寧不深媿？
既身且食，乃圃乃樵。為爾發機，三乘以超。
不作不食，古有明訓。爾我諸人，敢不自奮。
本覺靈明，人人圓具。智鑑暫昏，便落緣慮。
空華萬像，瞪目成狂。識情不動，般若斯彰。
妄覺妄知，害道之要。剎那失時，即非靈玅。
名相無體，唯念是依。射虎中石，心未生疑。

閱朝宗和尚指迷錄有感

寥寥衰法不堪論，俗惡猥邪滿世生。三刻指迷功不朽，豈同蝗蟅競兒孫。

示禪人四賓主話

禪人遠至自江西，入門便乃呈全提。綠水青山仍舊是，惺者自惺迷者迷。迷不著，悟不著，快鷂不打籬邊雀。浮雲散盡碧天涼，楚水吳山道路長。
賓主歷然休再舉，黃鶯啼在深深樹。臨濟沒經幾許年，水底分明別有天。今朝索我重饒舌，大鵬飛入蝸牛睫。縱然句下便翻身，也是將龜喚作鱉。

侍者歸鄉省親，乞法語

當年演祖老婆心，參得禪稱侍者勤。今古雖然同一道，山僧不弄遮驢唇。時當孟夏初炎日，萬木森森聳翠陰。野水護田釀嫩綠，碧雲拖練過高岑。天真消息無人會，書送汝歸意便惇。省親侍祖佳題目，切忌於茲便躲跟。勘破娘生真面目，速來劍刃再翻身。再翻身，休說夢，王婆元是張朝奉。門門境界縱知歸，依然未達吾家用。眼裏瞳人尺八吹，湧遍湧兮等遍湧。

惺寂師弟四旬初度以歌贈之

三千里外來相訪，一句轟開銕面門，拈起毛端成劍戟，重加鍼拶汗如淋。如淋汗下通身快，喪盡多年間買賣，渺視承虛海蠡禪，出頭天外來還債。債負聊還老佛陀，幻逢初度且高歌，斷碑風雨文章碎，古寺門庭貫薜蘿。此語拈來人共睹，當念誰能罷歌舞？千劫分明句裏呈，眉毛眨上無尋處。

又送返姑蘇

五年聚首難忘念，一偈分攜不忍言。此日為公重叮囑，三吳好處莫廉纖。主賓忘盡始相知，同生同死也大奇。多少遊人覓交誼，誰知汝我了無機。

靈木出院，復來求住，以偈示之

三頓不能知死活，更干何處脫根塵？他年冷地重知痛，卻恨阿師手太輕。

為筏巨濟沙彌剃髮示語

老年千里來相訪，為慕吾宗岐徑深，無見頂[寧*頁] 全體露，也須這裏脫根塵。(付衣缽偈)
三衣一缽，付汝行持。說禪說律，笑破唇皮。

示匪一禪人

匪一出紙求法語，我倦令參自己去。更問如何與若何，當頭一棒無藏處。果能直下便忘情，南山起雲北山雨。若還不了此根源，將謂吾猶隱乎爾。咄！

示霞石法偈

世外煙霞到者稀，此懷誰許悟人知。山自是山水自水，莫須移易一毫釐。
倒駕慈航潑面來，千門萬戶盡撞開，笑他枯坐忘朝暮，湛湛澄澄似劫灰。

示曇印法語

十方諸佛同一舌，縱橫玅用熾然說，言滿虛空無點塵，指歸惟在箇時節。譬如月入眾波中，其光無異亦無同，北俱盧洲燒火向，大洋海底煖烘烘。無二無斷智清淨，凡愚不了徒增悶，赤手全提殺活機，有法與人真戲論。問禪問道，虛空安柄？自法自知，再喫三頓。

示禪人

開口打，不開口打，是非迷悟一齊捨，直饒如此徹根源，三十藤條猶不假。不假借，意如何？信手揮毫不較多，魔佛任他閒起滅，山高豈礙白雲過？
煙雲說法山河聽，萬象森羅遵號令，到了依然一事無，缽盂何用重安柄？七九元來六十三，互換家風仔細看，驀然蹋斷來時路，大千一擲了無難。了無難，任收放，作塊成團難近旁，屋裏滿堆萬朵山，腳頭頓起千層浪。四句鏟，百非離，張公喫酒李公迷，無孔鍱鎚當頭擲，是聖是凡誰得知？
祖師未渡流沙河，風行水上皺青波，九年面壁成何事？松陰落落籠山寺。大王路上少人行，玄途鳥道空崢嶸，蝸牛徒云三千界，修羅謾比須彌深。朅來南北江西東，五葉花殘掃地紅，嗟哉荊棘多撩亂，縱橫狐鼠棲蒿蓬。南泉秖道一莖草，非短非長非暗早，人人觸著通身涼，千古萬古誰知好？雪公雪公胡為乎？端居巖壑延朝晡，養成牙爪聞獅吼，增其山水一葫蘆。咄！
有句向汝道，晴空飛雪雹；無句向人言，孤船浪裏顛。不如直下俱休歇，大開兩眼高山眠。祖師心印鍱牛機，紅爐焰上雪花飛；擎叉舞笏拖泥水，不遇知音徒爾為。竹裏風，松間月，為君掃盡空華屑；趙州親見老南泉，便是如今箇時節。太平歌，新豐調，家家門外長安道；只憑一缽度春秋，鍱壁銀山俱靠倒。更問如何末後言？當頭一棒休嫌少。

索法語，甚麼人？蟭螟吞海鶴，銕樹舞三春，拄杖頭邊草鞋底，一聲雷震清風起。世出世間無別長，都來總是自家當，良馬不須鞭影動，丈夫豈肯為人忙？
背觸俱非道一句，春風觸著珊瑚樹，笑他死捏蛇頭人，隊隊因循逐玄路。玄路東西處所多，將心求悟轉成訛，長伸兩腳高山臥，冷看烏兔徒奔波。太平不若今時好，是佛是魔俱靠倒，珍重前途訪問人，不知銜取一莖草。
癸未之年春仲月，連床夜雨說無說，今朝曳杖走天童，浪煖龍門擬超越。慚予疏懶臥空山，滿口無言餞公曰，煙雲黯淡柳依依，遠近山顏瘦如骨。個中消息少人知，盡情舉似為公別，太白峰頭撒手時，千古萬古一條銕。
我有一句子，大地載不起。饒君拂袖行，早已沾泥水。今朝送汝意難書，年老心孤路又岐。未出門時分付了，更加註腳成膠[米*离] 。
門前丘隴靈山會，屋後鴉巢古道場。知識百千同日死，剛剛唯我舌生瘡。
乘機執紙競求禪，信手揮毫浪潑天，四句明明無一語，依然髭長口唇邊。
風鼓松濤浪潑天，明明示汝祖師禪，舌頭不動談無歇，善惡都來一串穿。
融禪未見山僧日，三十藤條似飽喫，如今為甚反不明？多由作念貪言義。
垂問將酬連棒打，歷然賓主登時分，揮毫落紙重書偈，疑殺世間多少人。
發起大機休愛悟，小聖何能及大凡。三世十方毛孔裏，何為不信自庸酸。
大藏由來一之字，洞山此說非言語。闍黎拈出令人看，十方剎海毛端舉。

示張長人

君不見，虎生三日氣吞牛，丈夫豈與凡民儔。漫天世網籠不住，視其所以觀其由。法法從來無定性，佛祖垂機救時病。長安路在腳頭邊，頂眼圓明識邪正。古今得道每紛紛，居士真誠力自能。與其嚼蠟功名也，孰若曹溪繼法輪。

示張玄居

往來一載餘，終始無二致，剛毅具肝腸，不忍別余去。問我入道門，直指是何人？小魚吞大海，萬里絕煙塵。拄杖頭邊，艸鞋跟底，霹震一聲，清風頓起。世出世間，即此便是，萬象歷然，吾無隱爾。

示程上觀

念念心心勤檢察，莫將思慮雜真知。情關未破心多礙，理解纔生覺以移。鹵莽談禪徒自昧，顢頇問道枉愚癡。死生大事休輕忽，最好光陰是此時。

寄謝李少參五鹿

未曾覿面乃深知，想見胸同浩瀚奇，政頌已傾天下耳，禪心每其野僧期。公承願力光臺閣，我合蹉跎老澗谿，肯憶靈山舊時會，焚香相俟莫相辭。
疑公原是通玄士，為導群蒙復現身。但信一靈元不昧，為民為國總非塵。
作意忘懷皆有住，本光明照智無窮。同風千里長相見，任運仁慈到處通。

示毛進士含侯

電光影裏露全機，水急游魚不可棲，驀地喚回顛倒夢，淡雲扶月過前溪。山僧無語君休辨，放下家親便得知，腦後拈來當面擲，眉毛眨上涉離微。參！

示饒孝廉厥修

莫言學道須離世，應信真身滿大虛。舉步便超千聖外，頭頭相遇莫相違。

示居士劉龍友

大地為供，太虛作盤。一口吞盡，剩卻青山。萬象森羅齊駭倒，文殊忘卻兩三三。大則滿十方，小則看不見。手握須彌椎，擊碎虛空面。莫謂雲居已有年，頂上眉毛常現前。拈來試問劉龍友，舉頭鷂子過西天。咄！

示居士

人人固有通天竅，不若都盧放下休，捏殺猢猻重喫棒，花開枯木有來由。
拶透當陽箇一著，獨露乾坤空索索，不須土上更加堆，萬里重雲只一突。
唯心淨土誰不有，七七原來四十九。報寧寺裏與君逢，形像卓朔頭蓬鬆。臨岐句子輕拈出，靈光灼灼來熏風。是不是，非不非，風流全在一聲雞。自是出群獅子子，休逐春風趁馬蹄。
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世界搓圓捏扁，石童舞袖翩翩。淡蕩春風舒柳目，蚯蚓蝦蟆相對哭，明明遍界絕遮攔，何必園林芳艸綠？吳君吳君會也無？祖師門下無玄途，直下裂開真面目，大千沙界海中漚。十方諸佛同一舌，縱橫殺活熾然說，言滿虛空無點塵，指歸唯在箇時節。譬如月入眾波中，其光無異亦無同，北俱盧洲燒火向，大洋海底煖烘烘。無二無斷智清淨，凡人不了徒增悶，佛祖猶為強著名，有法與人真戲論。
見便見，知不知，綠水青山徹骨提，觸目本來無盡藏，何須更舉轆中泥？轆中泥，最深玅，六凡四聖俱不要，佛法都來彈指間，應身千萬誰為造？時時示人人不知，吾今方便為伊道。參！
猛虎不食陳年肉，俊鷹豈打籬邊兔。丈夫撒手出乾坤，是是非非俱不顧。
天覆地載，成團作塊。打破機關，塵塵自在。拈起也萬類無蹤，放下也山河爽快。快快快，何處清風動天籟。甲乙丙丁，卯酉子午。高麗擊鐘，扶桑打鼓。手提拍板唱鷓鴣，北俱盧洲人作舞。身坐龍樓弄月華，空玉國內買硃砂。古佛放光生意淡，卻來塵裏拾魚蝦。參！
本琰道者索我言，一字也無那可說？指東向道是西方，無端弄巧翻成拙。拈起葫蘆換卻頭，陝府明明灌銕牛，各各圓成無欠剩，何須更覓水中漚？是佛是魔俱掛壁，石上蒼苔翠欲流。
五千四十八，百億四天下，只須拄杖頭，一撥俱銷化。硬似銕，軟如綿，多處減，少處添，坐斷東西南北，管甚天上人間？打掃現行搕[打-丁+(天/韭)]，萬里秋色娟娟。咦！你是何人？
森林霜殺亂蒼紅，病葉飄飄淨遠空。湖渚縮流零碎寓，壟田脫稿高低同。良朋訪我挑燈坐，一喚當陽天地中。放去收來無繫絆，四時佳趣自無窮。
大道堂堂不假持，群生不覺謂為離，驀然打破閒家具，一笑風前是甚時？

擬將不出以為稀，獨善其如法愈微。賴有[(瓜- 、)/ 田] 溪長柄杓，不妨閑洗是和非。
脫盡型模與矩規，橫吹銕笛自葳蕤，十方在掌閒收放，驚起扶籬摸壁兒。
本來光遍恒沙國，稍費精神會不得。幽鳥喃喃罵落花，秋英亂點莓苔色。

淨土百詠(并序)

禪宗淨土，當體無殊，認影迷頭，是非夢競，但請班師振旅，自然國泰民安。若乃寶翫門岐機辨，徒增識浪，紜紜自彼，法庸何傷？每見今時業禪巇淨，執淨謗禪，競派分波，迷源飲水，操戈同室，足慨良深。余猥形窮谷，白醭口堆，友人無端舉此為問，不覺搔著癢處，忍俊不禁，遂爾傾談達旦。次早出紙索題，因成偈語若干首以歸之，然幸毋索我於名言句義之中也。
一念彌陀萬念清，山河大地盡翻身。良醫不用驢駄藥，拈得泥團也活人。
十方淨土一毛端，剎剎塵塵海嶽寒。萬德尊容何處是，滿天晴月響幽湍。
尋常拈出彌陁佛，靠倒東西與南北，莫問高低信步行，獅兒豈守金毛窟？
萬象森羅全佛體，迴光返照贅疣哉。群生枉自癡迷甚，不信身盈功德財。
即今歸去便歸去，何須更待佛來迎。太平雖是將軍定，不許將軍見太平。
十方佛剎迥難量，獨有彌陁願力長。萬劫修持真妙士，凡夫一念足承當。
無量壽超三際外，極樂塵包法界天。珍重慈恩來接引，莫將知解自留連。
索頭撥動慈尊現，方信含生本自真，不借一毫光燦爛，枯禪到此卻沉吟。
發起大機能念佛，鑊湯無地寄寒冰。勸伊直下翻身去，同室何爭宗教名。
淨土元從自己生，稱名竟不犯途程。凡愚不了如來旨 ，覓巧尋奇墮蘊城。
歇卻馳求佛現前，時時法韻鎮常宣，娑婆安養印明滅，秖在如今指顧邊。

念佛元非向外尋，如來親口為君陳。是心是佛是心作，徹底無疑幾箇曾。
未回淨土尚娑婆，汩沒塵寰更幾何。嚼蠟世緣雖未盡，故鄉知路已無多。
秖由自體本來空，四聖六凡不借功，六八願嚴微妙國，我成佛也亦相同。
上下中根俱攝入，縱橫自在羨能仁。饒君徹悟超三際，爭似彌陀一句親。
水清月現非他得，地煖華開豈別求？經像如如秖這是，等閒蹉卻障何休？
念佛功深障自除，故鄉曾不外吾居。凡情聖解俱拋卻，穩坐蓮華任卷舒。
佛國無邊樹裏彰，都緣慈父行無疆。丈夫彼此皆如是，便請(深心)試一場。
道無道有俱譫語，是淨是禪總強各。五色命根誰斷得，不如依舊度流年。
樓閣重重盡日開，阿誰端坐寶華臺。家鄉咫尺無行路，金臂遙伸接引來。
紛紛六賊卒難除，趁得東兮又失西。六字金剛全殺活，太平寰宇斬頑癡。
莫貪知解枉勞神，活佛明明在汝身，內外中間無處所，彌陀一語震乾坤。
帝網重重籠寶樹，毫光掩映碧琉璃。故鄉家業今猶在，客作貧兒怎不知。
從來法法總無蹤，徇語依通是啞聾，瞥爾回機行易路，蝦蟆蚯蚓笑相逢。
舌覆三千證不虛，紫金相好現無餘。玄微及盡方知謂，蠡管何能推測歟。
長空鴈過水無痕，法爾如然不借因。無物卻彰凡聖妙，塵塵全露本來身。
業習全憑一想摧，十方元不隔纖埃。寶嚴殿閣唯心現，彈指生西絕去來。
六字彌陀勤勇念，眉毛撕結未曾問，快刀利斧劈難開，轉過頭來忘卻面。
直截根源一句佛，未忘心識自遲疑。雖然向道離心識，又被無心夢裏迷。
寒林春暖暗抽新，念佛功深佛影臨。直下不遊差別路，渾身大坐法王城。

功勳不盡不周圓，淨土何常世外緣。達想木空名解脫，全彰福慧利人天。
寂寞山居一事無，梅窗恰好月來初。莫將染淨紛心目，箇是人間極樂圖。
明暗全捐正眼開，一枝華上一如來。凡夫到此皆成聖，拍手相逢笑一回。
淨土一機誰了得，目連鶖子也茫然。為憐火宅耽玄子，沉溺枯禪不計年。
門門何處不圓通，一念歸根萬法融。橫截四生三有地，盡塵沙界鼓熏風。
參禪念佛盡由伊，一一天真總合宜，言句了無交涉事，休將學解播唇皮。
心境由來秖強名，莫將知見論無生。無生淨處西方路，好手憑空畫綵麟。
一句彌陀纔念了，虛空撲落已多時。我也不須增註腳，大家留取兩莖眉。
淨土無塵莫妄猜，妄猜俱是強馳求。何人死得偷心盡，就我西方徑路遊。
萬緣歇去天真佛，禪教從來不二門。無量剎塵光內現，精研一念自知恩。
本來無悟亦無迷，即此迷時是悟時。記得前年秋雨夜，大風吹折路旁碑。
見道洞明諸古宿，禪宗淨土等弘持。斬頭覓活貪奇者，焉悟西方格外機。
盡道唯心成淨土，我談淨土不容心。有無心土俱拋卻，處處蓮華國裏人。
汝身元是妙摩尼，彈指生西有甚奇？縱使遍遊華藏海，都來不出一毫釐。
秖這一聲真佛號，十方三世寓其中。腳跟撥折西方路，石女懷胎臉暈紅。
五濁愛河稱利物，自他焉保不隨流。大須諦審休輕率，順逆昇沉可自由。
西方咫尺有何難，秖在凡夫一念看，久久修持全體露，如魚飲水孰能瞞。
百歲光陰眨眼過，不回心也更如何？饒君富貴兼才德，難免無常煞鬼磨。
本來面目古彌陀，覿體全彰莫認差。更擬將心求妙悟，何殊撥水去尋波。

水動金渠華正開，端然合掌見如來。鏗鏘天樂頻伽舞，惹得虛空笑滿腮。
八溟四渤皆歸水，一句超然截眾流。殺盡英雄人不見，何須更覓水中漚。
胎獄寄身經幾許，歸途勇往敢悠悠。莫云取捨情猶在，獅穴從來不產彪。
持名方便妙難思，凡聖昇沉頃刻時。踏得故鄉田地穩，十方全現一蓮枝。
眾生與佛無差別，擬議絲毫落正偏，掉臂便行全不顧，也須喫我大麤拳。
念佛生西人易會，無依無住念為難，難易兩頭俱拽斷，腳跟依舊不相干。
情識現為業力繩，漫談淨土只唯心，葛藤椿子全根拔，方見春回萬卉新。
一句彌陀方舉念，蓮花出水已多時，明明說與君知否？擬議纔生失卻眉。
良朋索我西方偈，黃葉拈來聊贈之。細嚼自知滋味別，龜毛透出妙蓮池。
真照不須明日月，玅嚴雖具借功成，翹勤想念非他事，涉入門門眼更清。
蓮根本向濁泥生，即此凡心是聖心。遍入十方興佛行，由來不出一微塵。
銀臺金殿影交加，處處晴光映寶華。家業現成歸便得，纔生疑慮隔天涯。
妄情盡處事多端，十字街頭春正闌。生死涅槃俱扯斷，何方更著聖和凡。
無念無依出寶蓮，閻浮習性自融遷。這回永謝空華夢，不負披誠數十年。
滾滾松風幕幕煙，共談淨土樂無邊。諸佛證成真實語，何處西方不現前。
一句彌陀全體現，更嫌何處不風流？當機不薦自埋沒，枝上生枝卒未休。
不借一毫勤念佛，凡夫須此越迷津。娑婆界內人多少，幾箇男兒眼有睛。
濁世眾生信可悲，說道人多行道稀。曠劫未明端的旨 ，瞞頇亂統罔愚癡。
我心靈玅現前事，佛祖由來有甚傳？鞭起銕牛耕大地，厭談淨土實堪憐。

揚眉瞬目早周遮，認得根塵豈是耶？金鋌現前全不辨，光陰虛度亦堪嗟。
歷歷明明一句佛，聖凡何處更容身。承當直下猶紆曲，那有閒言取次聞。
信手拈來絕謂言，縱橫任運自無痕，烹茶供養金剛子，飽得山門努力喧。
念而無念超岐路，境念俱無大脫空。天樂談經真際事，了非對待色聲同。
塵塵中念彌陀佛，箇是亭亭火裏蓮。明暗色空俱坐斷，纖塵不動利人天。
曠大劫來真父子，往生何處有生名。但知自己彌陁父，莫問彌陁作麼生。
轉凡成聖了非難，秖句彌陀仔細看，看到聖凡情淨處，塵塵佛國絕遮攔。
此身纔滅彼身成，箇裏如何有死生？但握一枝無孔笛，隨方吹出太平音。
五濁不居安養外，西方秖在佛聲中，可憐日用不知者，剛把黃金博朽銅。
珠投濁水自然清，清水蓮敷四色榮。清濁水珠俱撇了，都來無物不圓成。
浩浩佛聲正念時，十方諸佛展雙眉。是凡是聖俱成佛，何事渠渠仍佇思。
淨心念佛毫無剩，堪笑時流枉是非，昧卻本頭咬枯骨，蝸牛角豎自高旗。
勿因極樂一枝蓮，寶藏家珍盡棄捐。破宅雖非凡小事，成家猶自隔于天。
一句全消凡聖功，火端焉泊太虛蟲。門開大施無違拒，把手相牽不肯從。
眾生元是病中佛，佛是眾生病裏醫。醫去病除無事事，堂堂面目好男兒。
三際只須一彈指，樂邦豈是禁人行。擬于斯處存窠窟，泥水依然滿路程。
伐鼓椎鐘念佛時，虛空伸手拾須彌。權衡不動知多少，八兩三錢欠一釐。
非關成佛如麟角，秖為貪求似狗毛，瞥爾全身俱坐斷，笑看水長聽船高。
說箇唯心與自性，空拳聊引小兒歡。東西南北同修短，纔犯絲毫早自瞞。

彌陀佛號淨心持，箇是群生大導師。句下若能生死絕，大千搏取若泥丸。

但執平常云是道，撥求淨土亦愚哉。更將古德機緣語，玄妙商量誤後來。

遍界遍空全六字，世尊聊爾露家風。但看繡出鴛鴦巧，誰見金鍼暗度中。

彼方極樂此娑婆，仔細參窮不較多，魔佛現前俱不滯，許君親見老彌陁。

倚天長劍一聲佛，截斷聖凡生死機。古路一條平坦坦，又誰去也又誰歸。

莫謂西方途路遠，此中端有古彌陁，等閒坐斷千峰月，任運全超二見河。

求生淨土雖非實，存念無生更背真。縱使心空而及第，未忘猶似月重輪。

一句彌陁一粒珠，聲聲自撿莫他圖，塵沙念盡誰成佛？大地群生自寶藁。

取捨未忘華翳目，兩忘依舊眼生華。不如且作順朱者，管取年年喫嫩茄。

歸元捷徑路無差，信步行來有甚遮。只為回頭并轉腦，蓮池反見墜空華。

無端病眼見空華，切忌從人覓到家，撥動金鍼膜翳淨，汲泉來煮雨前茶。

鍼鋒尖上五須彌，八萬由旬較恰齊，若謂互融無小大，開眼堂堂陷水泥。

偶爾勸君恒念佛，山僧不是為人提，艸鞋邊有通霄路，拄杖橫肩不用疑。

雲外禪師語錄卷第十一終

慧乘　傳量　碧元　如聞　雲岩

宜默　成真　覺塵　真耆

眾師捐財，助刻

神鼎雲外和尚語錄第十一卷。

康熙乙巳夏月塔院識。

雲外禪師語錄卷第十二

侍者深極編

五言古

登老祖雙峰巔，復同諸禪者游水口瀑布泉，奇勝不減匡廬，詩以誌之

雙峰赤骨立，蒼氣欲摩天。夜汗成川澤，灌溉萬山田。潛尋間道出，餘石苦相煎。水怒攻其腋，格關成囂喧。石頑而水冽，鼓躍竟奔前。縱橫灑銀鍊，瀑布九天懸。佳景真在茲，誰謂廬山泉。大觀隨所樂，局士羨殘編。

神鼎開山

山水在處佳，心空趣乃與。動靜發幽光，麤人不知處。我來神鼎山，萬象紛然著。舉世逐虛名，奇怪爭狂倨。篇章堆故言，腐語如陳絮。吾於萬物和，所得皆神御。隱顯了無干，古今潛一慮。可居且便居，何必求豐裕？一壑數峰雲，儘可供朝暮。朝暮亦何為？不藏亦不露。月明天宇清，鶴唳松濤護。無心可悟迷，有甚眾生度？觸處洞真源，不借閒言句。大開太古堂，豈在多人聚？動靜繫非輕，救弊惟此務。世及出世間，如枝之與樹。煙雲蕩空碧，眉宇舒晴素。

晚霽菴前弄月

亂雲恃風雨，吞我萬山青。暮天聊展笑，雲遁山還醒。月來星與俱，飛光到我庭。披衣坐其下，竹冷光鱗鱗。萬里溶溶夜，蕭然一箇僧。

七月望夕，步月過山，至石鼓峰，趺坐神倦，不覺假寐，覺而歸菴，東方白矣，因記之

浩月浸千山，竹響和清溜。乘興偶遊行，不覺過山岫。趺石聽幽松，刁刁群籟驟。片月立予前，孤影隨我後。倦來伸腳眠，不管蟲和獸。夢返覺身寒，重露凝襟袖。歸菴正解衣，東方曦也又。

快活歌示禪者

窮禪和，煞快活，一室空空胸豁豁，客來秖見菴中窮，誰知活計如天闊？或登高，或入草，般般應用般般好，驢蹄佛手一齊來，銕額銅頭俱靠倒。苦菜羹，大麥粥，食飽逍遙手捫腹，拖條拄杖恣閒遊，信口臨風歌一曲。不思前，不計後，憨著肚皮隨分受，無量劫來秖目前，癡人枉把雙眉皺。不求佛，不希祖，日用行持無處所，搬柴運水露家風，作者應知絕回互。不談禪，不論道，兩片臨時胡亂掃，昔日扶笻上翠峰，今朝醉臥荒煙島。笑呵呵，好大哥，姑姑元是老婆婆，一般快活人人有，此時不薦將如何？

山居五言律

破菴借便住，不用買山錢，遠近巒煙接，高低松韻聯。湖光鎔野外，篆靄起籬邊，即此是真樂，餘吾何慕焉？路盡山窮處，由來一線通，煙霞生足下，天地走塵中。權小猶難近，神仙豈足同？為人重指註，庭竹舞春風。拋卻參玄事，茅菴養病身，明明雖有我，歷歷竟無人。庭竹從他老，園蔬灌每勤，誰能知此意？獨有澗流聲。曠月無人跡，良由艸逕深，不能隨俗轍，常得坐高岑。野陌青黃錯，雲山蒼翠侵，許多西祖義，狼藉滿山林。钁山兼種地，即此是家風，禦冷柴根火，避炎澗底松。淡泊心逾淨，逍遙佛頗同，所嗟今古夢，英俊枉埋中。我心本淨玅，何用五家禪？且喜辭多事，今來樂少緣。千山嗟突兀，一室鎮安眠，擬欲登臨者，抬眸路八千。當陽明指示，菴外事無餘，荊棘途窮盡，縱橫曠自如。山高人跡斷，月冷鴈聲初，卻笑承風者，茫茫問太虛。秋老辭林瘦，冬初趲夜長，遠山方吐白，孤榻漸來光。杖影窺燈蕭，泉聲到耳忘，塵塵俱剖露，何處著思量？

寄伊菴師

舊隱經年別，匡山無恙不。予猶思翠壁，爾勿厭山丘。杞慮憐衰法，松吟說隱愁。何時峰頂上，同看白蘋秋。

七言律

匡山別同參諸友

天童社裏舊同參，匡頂重逢鬢已班，虛己可知珍法義，忘懷時共飽煙嵐。無羈念念超三際，有住塵塵落兩般，偶憶春風瓢杖約，囑君水牯莫驅攔。
參玄莫認本來翁，箇是權名誘幼童。手捏虛空成粉碎，目前風物自玲瓏。談禪論理珠沉水，會旨 忘心鳥出籠。但請不隨明暗昧，何勞著力物西東。

寄徒靈木

去年有客曾知汝，說是安居村落間。禪道有靈能作偈，心情無暇似幽閑。機鋒紡作勾緣線，棒喝流成應世好。聊寄苦言祈汝悟，開函一讀涕須潛。

四言雜詠

至寶居懷，五眼莫睹。渴飲饑餐，生殺佛祖。
菩提本具，乃發乃熏，漸修頓悟，天下太平。
亙古亙今，應用無物。忻厭居懷，千山突兀。
法性無生，隨緣起滅。生死涅槃，紅爐點雪。
意影纔消，秤椎落井。信手捏空，饅頭餬餅。
有無由心，心空境盡。倒用橫拈，無欠無剩。
五蘊本空，四大非有。一喚回頭，翻過筋斗。
法身靈玅，自在逍遙，任緣成佛，不用叨叨。
存我說法，生滅熾然。無心對境，步步登玄。
本無有物，何假何真？厭塵取靜，徒困心神。
觸處洞然，可賤可貴。只許人參，不許人會。
大道堂堂，有無不隔。線斷齊休，咄哉老賊。
汝心遍周，妄情自小。我我所空，塵塵皆好。
鏡中見像，像寂形空。放開皮肚，體露金風。
捨迷求悟，如土易金。金土俱捐，穩坐家庭。
性本真靈，杳無邊際。取捨思惟，覓甚屎屁。
道由心悟，行導凡愚。回頭築著，撒手下驢。
心境佛魔，了無著處。捏起毛端，雷轟雨注。
執一非餘，箇是蠢漢。達本無差，一光燦爛。
波波求道，說玅窮玄，棄金擔土，直待驢年。
將心除妄，止火助薪。真空頓悟，頭頭普門。
本無階級，登陟徒勞。咬人屎橛，人我山高。
汝欲識佛，當念即真。擬心解會，倚戶傍門。

欲求大道，莫戀途程。當空便擲，豈話疏親？
潭清月皎，隱隱勞神。掀翻海嶽，華雨繽紛。
等閑放下，括地包天。低頭憶念，敢保驢年。
既達此宗，了無差互，行解相應，出必由戶。
佛生同體，功不浪施，熾然應用，法法無為。
睹鏡生狂，狂消何有。一體廓然，既安且久。
靈源常淨，對境心空。隨機刮判，智用靡窮。
赤手揮拳，虛空叫痛。流出胸襟，喚醒群夢。
洗盡疑塵，廓然歸本。利劍斫空，誰論益損。
心為法主，無處無方，晴天掣電，群鴈分行。
達人大觀，混融真假，等目生死，綽有餘暇。
鐘敲月冷，鐸弄風高。曠然無跡，理事徒勞。
身心空寂，五陰滔滔。拈來放去，無作無勞。
連根斬斷，更莫踟躕。絲毫繫念，騎驢覓驢。
三毒元空，光明洞照，本自現成，休談玄玅。
身心若有，夢想應實，觸處洞然，何離何即？
事事任緣，閒行閒坐。水上葫蘆，撥著便過。
機輪無滯，許汝同參，用時滲漏，將欲誰瞞？
山禽奏韻，新茗斟嘗，十方齊現，常寂玅光。
客到空林，清談作供，懶下蒲團，不迎不送。
一蒲閒坐，脫體全提，輕風淡度，煙篆橫微。
捫空尋嚮，勸歇翻疑，忽然磕著，笑破唇皮。
山來枕上，雨到窗前。天然富貴，可以忘年。
三間草屋，好友能來，對床便睡，無語如雷。
客馭風來，啜茶度夏。開口說禪，當頭便罵。
提壺勸客，布穀催耕。半春佳景，分付誰人。
新秧襯鷺，嫩柳籠鶯，光陰如此，不歇何云？
山額雲垂，如人擬睡，一雨便醒，此時須記。
花信釀寒，身勞乃覺。擬覓衣添，群飆忽作。
倚欄看山，山亦看我。似汝恒心，寧有幾箇。
十方在掌，三界無家。逢人便出，空裏栽花。
楊花若雪，飛舞山庭。陽關唱罷，之子東征。
游戲人間，胸同渤澥。蝦蚌魚龍，謾誇能解。
吳夢初回，楚山萬點。觸處皆渠，何舒何斂。
湛然常用，用本無功，為天地父，作有無宗。
山抱鍾聲，圓音落落。不犯根塵，沖霄野鶴。
名根焰冷，觸處熙怡。寄言流水，莫告人知。
青敷大地，柳破春眉。差雲送客，倩雨留知。

毛端收展，大千隨寄。堪笑酸寒，買山而住。
虛空庫藏，既富且久，蟻見枯蠅，忻為己有。
月下登高，長舒一嘯。今古全彰，天然非召。
五里松聲，一天晴月。或坐或行，受用不竭。
山禽喚友，嫩柳吹花。春光告別，閉戶烹茶。
心如太虛，虛而卻不。玅應世間，智同天穆。
少老自移，真居不改。得路便行，塵塵絕待。
廓爾無求，寤寐恒一。南北東西，無固無必。
意言究盡，活潑無依。淡雲初斂，新月如眉。
明暗色空，與意俱喪。信手拈來，十方通暢。
大千手挈，身現毛端。心空見息，夏熱冬寒。
生死涅槃，鶻侖無縫。萬煉千烹，始知奉重。
電光石火，意地那容。一齊拋下，暖日和風。
逢緣不借，豈立玄功。毛端剎集，煙雨濛濛。
瓦礫泥團，臨時拋出。玄玅商量，咬人屎橛。
言前句後，體妙失宗。千波無跡，如日昇空。
饑來喫飯，渴來飲水。更問如何，開眼見鬼。
一道靈光，無在不在。索價撩天，阿誰肯賣。
朕兆未彰，用不餘體。一月印江，萬輪俱啟。
十方是汝，何用他求？拈來土塊，為山水牛。
佛祖所談，開遮擒縱，是汝家常，莫受人哄。
一切智智，無別無同，有法可示，呼蚓作龍。
神鼎懶僧，拈來便擲。是語是禪，任人安置。

雜詠五言

獨步萬峰頂，閒聽虎喚兒，夕陽林下沒，回杖月同歸。
在家疑是客，旅舍卻為親。湛然而玅用，無我亦無人。
四生皆客住，終回不二家。毛端天地闊，雲散月光華。
世夢隨時變，風雲倏忽過，喬松堪傲雪，禪客意如何。
草深蛇性悅，空闊鳥難棲。欲得門庭鬧，無如窠臼宜。
東風吹萬綠，眾卉競舒姿。法爾長如是，誰知竟不移。
春深多意氣，壯我曲橋溪。谷瀑連聲湧，迴流濺客衣。
離欲真出家，心忘登佛地。三千放淨光，只為無情識。
大千無量物，一室斂無餘。舉似維摩詰，煌煌發令姿。
茅菴啖翠空，霞外群峰立。一笑萬緣消，菩提只遮是。
鳥歸斜照裏，鳩語綠陰中。山氣熏天碧，般般絕異同。
連日雷驅雨，青浮欲漲天。一聲何處鶴，幽谷更堪憐。

達觀音妙協，俗眼自雲泥。意夢全消處，清飆恰到時。
群山努力青，厭俗圖其形。每見山僧面，飛來滿我庭。
斜雨知吾意，留客即便晴。一山清趣事，今夜與君評。
滿裝一谷雲，換得半天雨。不第解田憂，園蔬賴以注。
眾鳥隨雲散，殘山掛夕陽。一聲天際鴈，萬綠盡消忙。
煙翠鍾聲出，晴雲冒碧空。興來舒一嘯，響落數村松。
幾欲登山去，其如足力綿。好風知我意，吹夢到層顛。
結茅叢社側，客至懶供需。酌茗清談外，安論我與渠。
床飛新落葉，風掩讀殘書。居然三際外，聲色意無餘。
老山披露坐，細雨伴泉流。狼藉西來意，何人解展收。
神鼎峰頭事，千松已吐花。不辭為舉似，抬手落誰家。
古佛身無盡，亡形化萬般。空花兼翳淨，神鼎不瞞頇。
皜月澆詩壁，輕風贈遠香。對床無語坐，千劫坦然降。
君騎春色來，伴我嘗新茗。未竟三日談，別去良耿耿。
道友如君少，清談不厭過。營營人世夢，奈此白雲何。
開軒此靜坐，好鳥頻相過。天籟忽然生，拋書竟乃臥。
雨滌山愈健，雲收月更新。十方秋趣味，一筆畫分明。

雜詠六言

有無是你兒孫，處處腳蹋實地。癡人不肯逍遙，更去咬他屎屁。
諸佛由來是汝，因何抵死不信？渾身佛魔同居，薦得也打三頓。
了無忻厭居懷，正是屎坑解脫。斫樹不斷根株，時至根苗復活。
我是虛空令尊，要他菩提作麼？但無一念希求，日用應緣不錯。
霜葉飛如蝴蝶，籬邊老菊精神。多少時人錯會，強來說境說心。
山抱鐘聲渡水，風推松籟來窗。一種淨緣誰會，黃鶯小語商量。

十二時歌

半夜子，消息不通無彼此。卻嫌蚤虱妾貪饕，摸來依舊空勞指。
雞鳴丑，欲起仍眠如中酒。下單失口念彌陀，大地山河顛倒走。
平旦寅，管甚真心與妄心。世界撮來如米大，勸君莫嗄老婆唇。
日出卯，山妻秖用一錢討。給侍周旋不露顏，呼來卻是陳禾稿。
食時辰，佛法塵勞一束薪。清磬數聲天地外，何須更覓採樵人。
禺中巳，明暗不干誰敢比。提將土塊作真金，到頭又似張三李。
日南午，堂堂大道無回互，沙界塵毛體量同，莫來攔我毬門路。
日昳未，休把光陰等閑費。他方此土一身中，道俗縱橫互為寄。
晡時申，萬壑松風唱主賓，咽喉坐斷通車馬，不知誰是住菴人？

日入酉，那事茫茫丟卻手。遠峰吐月到窗前，萬水千山呈拙醜。黃昏戌。一日安排俱了畢。開單脫襪擁禪衣，誰能更論波羅密。人定亥，伸腳長眠觀自在。夢裏飽吞王膳珍，醒來打破三瓶菜。

牧牛歌十首

尋牛

鼻端無竅自優悠，瞥起跟尋逐兩頭。伊本無依無去住，今時及盡始真休。

見跡

愈著尋求愈覺難，谿頭停武試詳觀，團團蹄跡分明在，不必貪程過遠山。

見牛

登高一望草茸茸，業畜元來在此中。躡足向前穿卻鼻，牽來步步怨春風。

得牛

捉獲耕驅南畝上，拖犁拽耙幾時休？青青兩岸雖無犯，猶賴山童緊繫留。

牧養

念念惺惺秖遮頭，循欄瀟灑漸和柔，養成毛色渾無雜，露地安眠不用收。

騎歸

歸來明月印前溪，短笛臨風信口吹。識得者麼消息事，當初孤負我和渠。

存人

打失全牛一事無，柴床端坐觜盧都。青山綠水仍依舊，面目堂堂好丈夫。

俱忘

人牛驀地兩全空，好手徒誇遊刃功，不到水窮山盡日，謾云無異亦無同。

還源

拶到還源本自閑，枉將功用著其間。聞聲見色無餘地，渴飲饑餐倦打眠。

入廛

尊貴功勳俱不住，橫身撒手入廛來。畜生隊裏翻筋斗，處處牢關盡撞開。

山居雜詠

蹋遍諸方古寺苔，放憨皮肚任人猜，而今老大渾無似，支枕松根看月來。
老松時奏千般韻，小澗長分百斛泉，隨處看雲和衲睡，夢回拈棒打青天。
相隨一杖無餘物，破屋無門不用關，秖有清閑無處著，石頭坐遍待雲還。
隔樹數聲樵子韻，高歌我詠寒山詩，虛空喝彩森羅舞，不許時人取次知。
深山夏日足陰涼，小榻鼾眠午夢長。睡起經行松樹下，數聲啼鳥澗中央。
濃雲密霧奪群山，恍若孤舟汎海瀾。四面八方無畔岸，不知身在畫圖間。
茅林隘路石為關，來往多遭驀面瞞，不動腳跟能到此，大千搏取若泥丸。
精窮徹骨懶頭陀，佛法全然不會他，對客自來無一語，空勞跋涉到煙羅。
幾年生受貧中樂，半世逍遙拙處多。一等便宜誰不具，銜名弄巧自瞞何。

佛法全忘懶唱提，搬柴煮飯恰臨時，相逢多是鐫舟者，狼藉春風總不知。
定起月臨窗白滿，吟成風墮葉黃多。太平不計功勳事，更有何人入佛魔。
出礦精金是處真，瓶盤釵釧總同身。一聲鶴唳天初曉，不是心兮不是塵。
青山溢目即如來，切忌于斯立聖胎，日暮拾柴燒火向，不須重撥地爐灰。
人生隨分即無憂，塵世茫茫孰肯休。一句了然超百億，青山岌峇大江流。
飯罷閒行事了然，全無些子故相牽。嶺頭倚杖觀山色，淡殺人間虛妄緣。
畢世精神聲利馳，百年光景剎那時。堂堂古路無人蹋，孤負春風著意吹。
掃石焚香趺坐久，山禽見慣每來依，一光映現無伊我，使得人間十二時。
莫謂山居無一事，栽瓜種菜忒忙生。月沉滄海人難委，猶較雞鳴半日程。
草徑幸無俗子步，隔山時有採樵歌。一塵不動真安樂，纖類纔生早自磨。
古風愧我不能追，豈把身心蹈近時。淨行莊嚴非分外，珊瑚撐月不吾欺。
森森萬綠赴茅菴，幾片白雲相佳閒，清夜數聲谿外鴈，為誰飛過碧蘿灣？
人定月斜鐘斷後，夢回霜冷鴈鳴初。飄外拽杖穿林走，拾得枯枝供地爐。
人來無口問他禪，敲火烹茶得自便。翻憶古人機欠密，天書三召惹人嫌。
四山駢綠映柴扉，看到黯黯思轉微。春鳥也憐遊子苦，聲聲叫道不如歸。
夾菴澗溜高低響，繞逕蘚苔厚薄青。茶事告成春又去，有誰心外見真形。
懶舉主賓玄要話，門前山路亂縱橫。堂堂一句超群象，南北東西不借功。
大千經卷一塵包，打破何須動一毛？壞衲裹山來枕翫，空拳捏月就房韜。
萬山卸翠到禪扉，一箇山僧倚杖藜。不離六塵元自淨，天然畫出數行詩。

縛箇茅菴雲裏住，刀耕火種度時光，傳燈說法俱無暇，洗腳雙趺月到床。
山中春夏雨偏多，米盡柴生不奈何。滴爛虛空猶自可，幾乎餓死老禪和。
物情法爾不能齊，得失是非休用提。梅華卸白群英發，商確春風到鴃啼。
啼罷流鶯到竹雞，牡丹開遍恰晴時。天供野菜漫山谷，嫩作鮮餚老作薹。
燈光明滅不成亮，坐久昏眠未穩時。老鼠成群齊著力，天明滿地是糠秕。
密靄翠封山下路，踦[跳-兆+區]歷盡到菴前。道人活計長如是，健則鋤雲倦則眠。
山居糊口一張鋤，佛法從他爛且枯。栽了王瓜便種豆，誰能死水按葫蘆。
學海奇波空自湧，心田異艸可曾刪？茅菴斗大堪容膝，虛豁全包四面山。
一幅生成古畫圖，春為著色更然都。門前舊路俱荒卻，差勝牛頭花鳥無。
羊腸世路競奔趨，坦直林泉到者稀。穩坐蒲團窗月上，此時那許俗人知。
水響山明諸佛體，春來秋去祖師心。明明吐露無遮互，何事諸人不肯貧。
澹蕩閒懷冰銕腸，去無固必住無方，清茶啜罷焚香坐，幽鳥一聲天宇長。
自入山來七八春，煙堆衣帽幾身塵。不將世夢虛聲譽，喚我一生清淨貧。
禪人訪我入深山，陟險梯高途路難。莫道山居無款待，白雲秋色任君餐。
委身丘壑高然臥，半世生涯月一輪。寄與參玄諸上士，恩無半點始知恩。
同門相訪喜盈盈，一夜清談到老晨，賓主既忘貧徹骨，且須住住莫云云。
百年一覺夢中忙，消我山中幾炷香。自是塵勞光影促，致令閒靜日偏長。
客來無送亦無迎，抵掌清談趣自深，擁火喫茶端坐久，地爐鼾睡到天明。
法門替極不堪評，種種澆風取次生。上下偷安唯苟得，風波如此豈應行。

世亂始知多欲苦，年荒方信菜根香。從來貧富唯虛習，堪嘆人生空自忙。
直堪行道世非宜，來伴青山度歲時。分付雨風休作惡，明朝我欲探龍谿。
雨過山光沐眼明，滿潭碧水躍然盈。春來好處無多子，新霽園林鳥一聲。
細雨洗青山愈好，岩花幽艸各知春，山僧不是收詩料，分付諸人款款吟。
同居七八箇禪人，努力耕鋤不濟貧，春種苦蕎雙斗足，收來仍舊又三升。
久居峭谷面如之，故友相逢問是誰？向道昔人元不在，驚呼會得轉身時。
看雲倚杖峰頭坐，聽月攜蒲艸際眠，一箇閒身天地外，隨緣生受亦蕭然。
青山目極幾千重，獨坐孤峰誰與同？秖許流泉知此意，一聲聲透碧雲中。
扶疏新竹舞蹁躚，擬住幽禽意未便。夏日初長山色健，盛塗蒼綠賽青天。
生平不學雕蟲客，日弄之乎者也詞。口不關風胡亂語，非禪非偈亦非詩。
山居病懶觀書少，獨有輕風知啟吾。帶雨攪林鏗碎玉，攜雲出嶂展全圖。
穿雲碧澗長分水，駢列青巒不買山。回視舊交塵擾裏，牽名役利幾時還。
情生妄自分高下，無我何勞論是非？沙界即今菴裏物，眉毛孤負許多時。
一夜春回冬未覺，猶施冷氣撲人衣。暗香梅蕊傳消息，幻得東風到綠齊。
流鶯嫌雨罵東風，門外群英牛綠紅，雨歇攜笻看瀑布，歸來明月在高松。
北軒高臥有餘適，招得群峰到枕看。叵耐春風懷妒忌，挾來輕雨灑輕寒。
挈蒲行倦便閑眠，舀水烹茶處處便。春事摧殘已如許，隔山猶唱鷓鴣天。
四山青映獨憑欄，小倦焚香偃臥看。好鳥靜觀枝上久，恐予鼾睡送高談。
自補衲衣松樹下，幽禽來伴語泠泠，佇鍼屢聽忘時久，竟日方成箇補釘。

芳菲寂寞已難堪，霧雨何須更剝殘。欲斂暑衣猶怯冷，快人惟有竹成竿。

大借湖山供玩具，滿天風月未全貧。謝君千里來相訪，不惜家風盡供申。

雲外禪師語錄卷第十二終

(劉千里居士　程上觀居士　周啟明居士　張一生居士　王遽公居士　張長人居士　玄珠居士　陳元之　黃文鄉　李長吉　潘用平　蔡如龍　眾居士捐貲，助刻　神鼎雲外和尚語錄第十二卷。

康熙乙巳夏月塔院識。)

雲外禪師語錄卷第十三

侍者深知編

雜著

端本論

古今知識，所遇不同，因緣亦異，故其形諸作用者，不得不殊，而其弘法利生之心，則未有不同焉者也。欲行古道於當今之世者，勿法古人之跡，當法古人之心。法其心而略其跡，則凡所施為舉措，不至駭常人之聽視、動天下之議疑，而固已光明碩大，照映今昔矣。夫古人豈有三頭六臂，迥異於今之人哉？亦陶鑄養育人才之有其方而已。夫所謂陶鑄養育之方者，何也？標其果以發其因，恥之劣以發其進，悅之法以開其心，約之律以刳其習。時其緩急，順其機宜，潤其偏枯，炙其症候，言以難之，用以驗之，臨之患以觀其守，試之事以通其權，察其行以知其德，徵其應以審其才。然後委之任之，推之揚之。德優眼正者，登之上座，以舒其長；才力稍遜者，以為之輔，延之歲月，以盡其能。是故志士名賢，能畢其才力以底功，而不患其難就也。中下之人，雖欲怠志於一時，而顧別辱纔，其後安得不勉而自新乎？至若邪恨敗種，自知遠避，尚何有攪群亂眾之黨，潛伏於其間哉？奸氛既淨，賢智登庸，而曰古道之不行，吾不信也。方今叢林初學之賢，唯孜孜以講談章句，習學詩文，朝夕咿唔，窮年呫嗶，如業公車者相似。夫詩文之學，非博學強記，殫精敝神，則不能工也。不工則不足以示人，工則徒喪光陰於無補之學。外以無益於人，內以無益於己，故雖窮年參學，皓首無歸者，滔滔皆然。是唯非特於生死無益，又從而滋甚之，可不為大哀歟！何也？夫人材之利鈍雖不同，而其畏苦慕道之心，孰不均之？特以成於一而喪於分耳。故夫一藝之足以鳴世者，必專其力而不為他技所搖，恐紛途之足以害其藝也，而況於道乎？夫道之所資者，戒定慧也。今悉屏之，而疲志後神於章句詩文之學以滋能，所交豪貴，銜學識，釣利名而已矣。而望法道之興，生死之明，難矣！夫古昔聖賢，以間世之資，尚朝夕皇皇以專致於道，而猶有不逮者。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歲月，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宜其生無益於法門，死無滋於性命也。故古之時，沙門所學者，定與慧之謂也。根基大小，所修之萬行雖殊，而至於持戒精進之二行，則未有不同然者也。故其優者，居可以輔弼宗乘，出足以典刑後學，雖執勞服役之沙彌，亦皆可為一方之化主也。是故墳菴、草舍、村

落、市廛，往往皆有龍象隱伏其中，故邪種不得以肆其奸而惑無識也。夫豈不知非身無所束之理，而專事於威儀進止而已乎？固以為律者，定慧之根基，而自利利他之大本也。內則以之滌妄情，外則以之攝群類，僧既朝夕從事於此而明者眾，則大小宗乘、佛祖擔負方可據而任也。夫僧既專學佛祖之道，其德行又常見推於緇素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住持分化之事，此古人之所以舉無敗事而有光於法門也。若夫所任既非其宜，所學既非其當，處之不以公，行之不以力，應之不以誠，是非倒置，上下偷安，而徒恃立規條、懸法式以為治，吾未見其能事也。然則如之何其可哉？曰：勉之於己，責之於躬，慮之遠，為之漸。不患人之不可教，而患人之不能學；不患人之不能學，而患己心之不誠；不患己心之不誠，而患立志之不堅。堅其志，一其神，以致力於道，道達而心通，然後推其全副精神以應世，何世不可涉以利生？何生不圓度哉？故曰：欲行吾道於當今之世，略其跡而法其心焉可也。

無住字說

吾鄉吳居士自號無住，以書抵神鼎乞法諱，因各之曰宏心，仍其號無住，而復為之推廣其說曰：「無住之體大而無外，無住之用纖悉不遺，蕩一切相而萬法皆成，立一切行而心境必盡，實無可證而證大法身，了無所為而用周沙界，本來無住而無所不住也。惟其無住，故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天地壞而不撓其神，五眼視而莫得其朕；無不住，故常顯常耀，銕圍莫能匿其輝，亙古亙今，三災而不能昧其行也。嗟夫！世之人迷背其無住之心也久矣。既迷無住而有情，復由有情而有住，虛生虛滅，浪古浪今，向此無住本際之上念念遷流，深埋業海，于是住其名以相高，住其利以相取，住其貪癡邪習以相欺、相陵、相侮、相忌也。而孰知無住之體未嘗間隔絲毫焉，如日月常臨而盲者不見，可不謂大哀歟？若能向一微未判之前，徹見無住真心廣大之體，遍滿圓融，生佛平等，十方佛祖常在我身中成佛利生而我不覺，我亦常在諸佛身內坐起去來而佛無遺，法爾如然，不從修證而得者也。」居士其有見於此而立以為號者乎？予為是說，蓋亦順風揚帆於薩婆若海，而實無一字之住也，因書之以歸無住。

砥行社序

予觀古聖先賢之宅心也，欲以己道廣傳於人，而人之器具各異，不能頓受，於是導之以權，而實亦因之以至也。權者，依本起行之謂

也；實者，萬行會本之謂也。萬行會本，修則無修，操行與人同，而造詣與人異。故夫佛、孔之教，雖世出世間之不同，而其萬類所沾，功鉅而惠普者，唯善之積是務。然而感召之捷，或有時而爽其期者，豈操持之未臻其極，而止沸之未抽夫薪耶？抑或天之未定也？吾意幾微之間，意之善惡，釀為恩怨，鑄為兵鋒者，雖賢智不能以自必。世之英靈，知不可必之難恃也，故修其具以待之。識苦樂之緣因，知轉變之在己，於是惕其因循，礪其志行，為禍福未然之防。雖憂喜生死之變，相仍於前，而不能撓之者，其所恃者可必也。今夫聰明睿敏之才，天之所命以聖賢其人者也。然恃其才以輕用，而忽於砥善之方，則反不若庸拙一念回機之為愈。是以古德先賢知其才之不足恃也，故戒以閑其邪佚，施以捨其執情，精進以策其懈怠，恚以忍而動以定之，鑑之以智燈，演之以普利，而後片念之善始沛然充溢於三際而靡窮，劫火洞然不能燎，乾坤覆倒而無壞也。孰謂片念之善名有為哉？蓋其矢心也，以為善之積不厚，則其於敵生死也為無力，故兢兢孜孜而寸陰不捨也。廣濟諸君子器重而質醇，其得於天者良矣。一聞予言，而知以操持問道、自利利人、挽回濁運為業業，可謂勇於為善者矣。予因為出先大師所輯《自知錄》及了凡居士《立命》諸篇以授之。居士輩欲壽諸梓，集諸友為一社，以廣其化，而命主盟於予。予唯諸公此舉，蓋將欲挈法界眾生盡極果而莊嚴之，不可以不隨喜也，遂名其社曰砥行，而序之簡端者如此。

借獨菴銘

借得破菴，既高且獨，兀坐於中，無遠不囑。湖山擁足，雲日賓前，供余嘯傲，可以忘年。萬象謳歌，虛空起舞，擬議思惟，八千國土。譚禪說法，棒喝交馳，無風鼓浪，焉洞全機？焚卻三乘，生埋佛祖，透得此菴，超今越古。

座右銘

告汝雲外，自檢毋疲。時時日日，心心自知。惡毋或長，中毋或欺。毋言我是，毋謂人非。勿藏私曲，勿現形儀。名譽華鎖，汝莫嬰之。利養毛繩，汝莫沾之。自知己善，損德之彌。片言不慎，漸成禍追。莫輕小善，莫縱高詞。順適其身，矜怠斯萌。安逸其體，貪欲斯啟。事無求易，行莫厭魔。魔難伊何，益我者多。堅予志願，礪我蹉跎。挪莫求伸，德毋望報。無辨無希，消妄之要。苦難良藥，橫逆資糧。瞻之感之，我德於將。知足檀

護，給侍任緣。宅心處礙，何地不天。不天隨處，本無來去。法法全周，無思無慮。無慮無思，莫滯孤危。勤求方便，不倦普慈。普慈無緣，門門應現。任運施為，空中掣電。掣電空中，無異無同。凡因聖習，轉變非從。非從外來，吾家具有。無修之修，十八二九。二九十八，塵含海剎。一句彌陀，虛空戮瞎。戮瞎虛空，行願無窮。十方智者，皆入此宗。

贊

阿彌陀佛像贊（二首）

寂光淨土，凡聖同歸，啟斯秘要，諸佛皆如。唯我世尊，慈蔭無量，弘願攝生，為依為仗。故我念佛，佛亦念我，曰佛曰予，神珠一顆。一顆神珠，應用不虧，空華起滅，行業湛如。普願含生，永黜邪毒，證入此宗，凄其欲哭。欲哭如何？負恩媿多，拜手稽首，謂贊則那。

蓮華承足，垂手放光，慈悲面孔，銕石心腸，高懸榜樣，切忌忖量。咦！紅粉易成端正女，無錢難作好兒郎。

觀音大士出山像贊（三首）

稽首觀音大士，宴坐水月道場。剎剎塵塵自在，毛端遍應十方。發輝普門之玅境，顯示如幻之金剛。珊瑚枝上月皎皎，清風滿界白蓮香。

四八身兮，十四無畏。日裏挑燈，好一覺睡。稽首大悲觀世音，得恁麼拖泥帶水。

但肯返聞常自在，何方不證普門身。一念清涼休熱惱，隨緣應現等微塵。或男或女或小大，譬如春入群英界。若謂即此是觀音，何殊一卉稽春在。願將此法施初機，筆端工拙莫生疑。聞所聞緣皆寂滅，黃鶴樓前鸚鵡磯。

文殊大士出山像贊

無言而言，無相而相。恁麼贊揚，全體是謗。雖非言議所能窺，亦逐群機而示狀。雙眸炯炯電光輝，紺髮披披雲掩映。道出常情，智超無上。奮獅子之全威，拯含生於流浪。直得草木瓦礫，咸放光明。疥狗泥豬，人天榜樣。夫是謂之七佛之師，文殊和尚。

普賢大士出山像贊

大千經卷一塵裏，點畫未彰文彩露，圓融行布一時收，獅子嚬呻象王顧。體周沙界，智眼猶迷；毛亙十方，善財難度。固知大人境界秖可自知，宜其合水和泥而蓬頭垢面者也。

題過海羅漢卷贊

一夥阿師，千奇百怪，蹋鬼騎龍，乘獅跨豸。為赴娑竭龍宮齋，一路做些閒買賣。攪浪翻波意不休，駭得海神爭跪拜。雖然伎倆你多般，收展無如吾自在。

題布袋和尚像贊

肚皮大，儱侗布袋無罅縫。兜率天宮不肯居，卻來人世間打鬨。看你恁麼壘堆，定有萬來斤重。如今不用論量，呵呵一笑自奉。

初祖像贊

稽首大師，聿來東土，力荷宗乘，控塗毒鼓。如日之昇，如月之明，如旱之澤，如歲之春。智周萬物，辨截群疑，初示梁王，廓然不識。相時而行，九年面壁，若訥若愚，以俟法器。既授可公，爰返西竺，仰念祖風，酸鼻欲哭。欲哭者何？抱媿實多，誓當奮礪，作法檀那。

黃檗無念大師像贊

昔也聞師名，今也贊師像。名像兩俱收，著眼看模樣。趺石坐幽林，刁刁天籟放。衲僧隊裏，結盡深冤。紗帽場中，橫沖直撞。阿呵呵，真無狀。驢頭馬面得人憎，外道天魔魂膽喪。

雲棲師太像贊

太師翁，無面目。爍大千，一句佛。了無迷，不稱悟。聲聲截斷聖凡流，枯木生華自有由。萬行莊嚴真淨土，時人徒覓水中漚。東土不居西不住，倒騎驢子下楊州。

天童悟和尚像贊(二首)

咄咄這老賊，叢林殃禍頭，即之溫如煦日，觸之怒似冤雠。搬磚弄瓦，平欺佛祖；麤棒熱喝，惡比猙牛。知之者，謂為白拈賊子；不知者，喚作玅法宗猷。總拈卻，一齊休，幾度思量幾度恨，珊瑚枕上淚雙流。
我憶當初錯行腳，誤認笊籬為木杓，天童堂上老樵夫，佛法何曾知有無？搬磚弄瓦險心行，也是缽盂重安柄，而今兩腳已梢空，被人喚作死老翁。看你一生俱未是，焉敢便言出生死？醜臉人人圖一張，塞壑填溝歲月長，而今舉起何妨也？殷勤聊為珠禪者。(濤珠請)

磬山天隱師翁像贊

動若行雲，止如谷神。不唱今時曲調，憑空彩畫麒麟。棒喝不動而聲振十方，病骨遮身而泣鬼驚神。坐斷全吳行正令，磬山疊疊翠千尋。

蘇州報國院茂林和尚像贊

大坐當軒，無依無捨，赴感任緣，分文不且。傳南山之正宗，救末世之狂野，真報佛之深恩，利生之正轍者也。

陽山先師授和尚像贊(二首)

有院不會居，有名不會播，甘作老魔王，嫌佛不肯做。滅壞臨濟正法眼，半吐半吞；勉扶磬山破沙盆，時強時懦。天隱三年繼席，惡行多端；吳江兩坐道場，胡為亂作。不重你付拂付衣、驢唇馬舌，秖重你死把牢關，經我六十三攻而軍威不措，是以捲而厝之匡廬絕頂、彭蠡湖濱，待伊業債滿盈，然後放你出來，嚇殺野干狐魅則箇。
面帶慈悲，心懷毒害。拍盲弄假成真，愛做現錢買賣。雲端高臥三十年，結盡衲僧冤業債。老實頭處，了無半字相瞞；大脫空時，卻恁潑狼潑賴。直得閑神野鬼，鳥散雲飛，灰冷門庭，自由自在。莫怪狂兒滅卻宗，他家自有通人愛。

自題像贊

生平愛瞋不愛喜，信口胡談無根底，捏人痛處強加錐，命根已斷重敲起。僧中冤也法中魔，奪富增貧不較多，溟鑑闍黎描得否？

輕雲嫩綠正春和。

者師僧，情性傲，不談禪，不論道，草鞋索斷便施為，三寸舌頭胡亂掃。佛祖呼來做小兒，奪人證悟拋坑窖，柳絲垂釣得蝦蟆，萬鍛爐中一莖草。笑呵呵，好不好，長人描歸仔細看，脫盡千生貼肉襖。

者般無狀沙門，拍盲心麤膽大，歡喜時勝似觀音，怒發也逢人便唾。傳臨濟，破盡臨濟綱宗；嗣磬山，偏誚磬山語懦。蘆柴拈起便成刀，殺活縱橫如剷莖。

這漢全無所長，學得一味頑拙，倒持一柄笊籬，漉盡風花雪月。世法固是不通，佛法全然胡說，過橋便要折橋，烏龜強證成鱉。恁麼稱為禪師，難免負鞍銜銕。仰山是我同參，解道兩口無舌，若能直下描將，佛祖是何屎橛？

這漢禪道不知，秖是口慈心毒。毒氣每每現前，嚇得神號鬼哭。恁麼胡作亂為，定然生落地獄。咄哉漆桶上牢，喚作人天眼目。際徒不顧危亡，強欲描伊暴露。這般無狀村僧，供之不如莫莫。應世不肯耐煩，住山不會作務，禪道了無半星，逼人真參實悟。從來面目儼然，何用圖形畫軸？山嵯峨以排空，風蕭蕭而舞木，坐斷紫雲峰，倒騎無孔犢。若將佛祖強安排，我儂不入他群隊，何如卻受俗兒供？要使儒門開眼目。(千里請)

我像不可描，可描非我像。毀之既不能，贊之作何狀。雲收雨散月臨軒，萬籟刁刁天外放。傍人借問此為誰，魔佛同收澤和尚。這瞎驢，無面目。愛遨遊，厭拘束。有時帶水拖泥，有時高眠破屋。為人儱侗肚腸，全無半點私曲。一言撞發大無明，天下何人敢輕觸。

衲衣不敢負雲山，施設隨緣盡日閒，指點瑕玼還奪璧，瞎驢面目不容攀。

幾處住持無補，逢人便露全機。銅頭銕額也潛威，只為全無非是。而今兩腳梢空去，海壇馬子似驢大。(兩序勤舊臨涅槃時請)

募疏

住匡山漢王峰募米疏

峰頭冷坐，徒經春夏秋冬；撒手入廛，躡斷東西南北。若乃一向壁立千仞，從教東擲西拋，棒打不回頭，斧刀斫不入，雖則月冷風高，終是沉空味寂。於是有同住比丘某甲，從孤峰絕頂翻過身來，混入塵勞，成就一切眾生行願，圓滿一切有緣善信諸波羅蜜門。此心既發，勝應非遙，當必有具眼英賢，直下為君擔荷。裂慳繩而捐

廩粟，助峰頭凡聖飽參；發大心以弼宗乘，開一切人天正路。若多若少，同歸圓覺伽藍；是俗是僧，共轉食輪三昧。果因靡盡，福慧無邊。是為引。

住匡山靜室募米疏

束三篾條，眠雲枕石，自知茆屋生涯；操一栲栳，帶水拖泥，舉似廬山面目。澤上座舌底冰崖，撞著的皮穿骨露；眾禪人貧如水洗，到遮裏瓦解冰消。既乘緣共住，不妨腳下旁通；肯覿體承當，何惜杖頭餘羨？三秋米熟，看諸方謬解尤多；一缽當門，費檀越分疏不少。愧我難消，為君舉箸。

接引菴留休夏募緣疏

道不虛行，任緣便寓。雲無限礙，奚分楚水吳山？月有照臨，豈擇南江北海？正獨步遨遊無滯，忽乘風又抵村菴。曳布袋遶市覓錢，直示西來大意；遮瓢笠相留度夏，恰逢此地群賢。山川頓煥春姿，人境如承夙記。要使法食輪同轉，必須真俗諦齊修。苦漸廚庫蕭條，難諱書詞干乞。此兄無多助寡助，皆有神通；薄技如梓工木工，俱能奏凱。缽裏飯，寺間需，教渠觸事現成；心中眼，格外禪，自有龍天證據。

眾禪叢米同居乞疏

山僧了無佛法，諸人剛要棲遲，既遭時歲艱難，且請同炊合米。每僧月備三斗，納於常住同居，不惟省事省緣，要使大家知有。檀那於焉出手，不妨風月平分，坐斷南北東西，快睹珠迴玉轉。莫云麤餐易飽，應知細嚼難饑，分付老大東風，齊向此中著力。

擇隱募疏

余觀古德高僧，韞道畜德，業業以重其有者，非苟善己而已，固將出以公乎人也。然或呈暮而遇焉，或久久而遇焉，或沒世而遇焉，決不肯少貶其道以逞其身。故有含聲滅影，遁深翳僻，不願蜚聲於勢利之途者，不徇緣以輕道也。然潛身以存道也，非其處而處焉，則身危而道亦喪。故士不得已而隱，則擇所就，不苟居也。足之所歷，目之所閱，雖勞遠弗憚，必審其可而後安。豈非身之所繫者重，而所以自慮者周歟？余自出山以來，碌碌奔馳，累人自累。既

不可以大道輕可於人，以圖熱鬧；又不忍割然獨善，以逸其身，而忘法道。是以或出或處，不免有眾之累。有眾之累，則上而片瓦根椽，乃至喫一莖蘿與一條褌，無不皆從檀護信心中流出矣。雖欲無告，得乎？嗚呼！余既以直道行世，宜其窮於無所逞，而又不確然自絕於世，而復有所干於人，斯其意何意哉？有能通吾意於無盡者，是旦暮遇之也。

老祖募緣疏

老祖寺俯瞰群山，堂殿飽煙嵐之氣；紫雲山橫敷絕漢，巑岏棲翠靄之巢。寶掌大士開山，道吾禪師繼起，在昔爭誇獅子窟，於今猶號栴檀林，為黃梅法苑之宗，實海內精藍之冠。嘆法席久無音吼，致初學未免因循，山僧偶爾逢場，只得蒲團放下。曩歲戕風一過，至今叢社荒蕪，茲欲追還古德家風，勢須布告十方檀越。堆金積帛，任多於滄海灌輸，也攜向黃泉不得；散財發粟，若費作五家狼藉，比捨來法社何如？滿堂聚雲水之賓，獨拍無浪鳴之響，恢張正法藏，吞跳金剛圈。笑看海嶽掀翻，穿過髑髏遍野，一任象龍蹴蹋，拴回鼻孔撩天。機先坐致太平，舌上不妨嶮峻，據關驗假雞俠客，門前坦路全無；隨緣通車馬往來，且貴大家知有。不辭饒舌，舉似諸賢。

募結制資糧疏

神鼎山初開破院，十方衲水赴雲臻；潮音堂一吼粥魚，千指僧舒眉合掌。百日期剋規修證，二時飯卻要真參。正事不辭勞，打供辦齋，何處非龍象作用？十方同聚會，驅耕奪食，任教是佛祖難窺。既俱憑檀度處緣成，何妨就缽盂邊打發？因真果實，拈來大地盡黃金；施受無依，笑彼諸天那摸索？此時香燈鹽米，須教渠觸事現成；他日福慧莊嚴，法爾自歸恩有地。

神鼎修造募疏

名振禪宗，神鼎古稱法窟；燈傳濟北，諶公獨號龍門。在昔兒孫遍剎塵，數百年來淪劫運。匡扶大法，全觀乎時節因緣；整頓頹綱，要追還祖師命脈。以身徇道，故無拘於去留；為法求賢，豈有間於荒亂？正獨步遨遊薊北，忽乘緣又抵湘南。要看下載清風，式借高檀勝力。廣廈非一本之支，鳩工豈易？庫廚無十石之儲，舉事尤難。指倉廩以助宏功，世豈無靈山囑累？插莖茆而彰寶剎，人皆有

彌勒樓臺。衣中至寶，分付有主檀那；世上名山，元是大家香火。遇十萬貫纏腰之俠，將禪宮梵苑平地移來；妥千百億化身之靈，有寶網璇題從空而下。衍檀越將來福社，作湖湘此去美談。勇施無疑，冥酬不爽。

為禪人題募衣單

數載參窮，枉會西來大意；三冬凜冽，難禁徹骨單寒。孃生褲不必他求，青布衫卻須檀越。有能披風抹月，便可剪水裁雲。四大苟安，三椽無慮。脊梁豎起，精研向上宗乘；撒手懸巖，矢報檀那厚德。

化麥引

山前麥熟也未？廬陵米作麼生？一笑點頭，大家知有。水牯隊裏，頭頭體露金風；福德田中，粒粒遍周沙界。

化燈油引

琉璃光戢耀多時，誰為續燄？眾禪和枯腸久澀，不遇油翁，爰有衲僧，別呈方便。佛僧同此一點，福智豈匪雙行？不夜堂中，月明星燦；即空腔裏，玉轉珠回。不須受記燃燈，但看檀那手眼。
明暗兩忘，正是參玄岐路；聖凡一點，由來大道無私。日午打三更，僧堂中幾人坐臥；面南看北斗，方丈裏箇漢掀眉。照徹老瞿曇，黃金面孔；灼開枯定子，黑鈇肝腸。拶破琉璃瓶，方信道光明遍耀；揭開功德藏，須此時檀越神通。油貴添燈，夜夜施兩輪日月；性天揭曉，人人放萬丈毫光。非我強談，法如是故。

化荳引

原頭荳子正熟，諸方作麼商量？山僧懶打葛藤，便請當仁不讓。且道是化豆耶？非化豆耶？當陽舉似，目極千峰。

募茶疏

趙老逢人喚喫，空費熱腸；神鼎白水徒烹，更無剩味。家風各展，不妨明暗全機；功不浪施，真箇古今共轍。洗盡胸中壘塊，那知涓

滴沒相干？拶開鏡裏烏甜，誰道釅茶非古佛？成就不須他處覓，高明信手即圓成。普告同緣，共成勝行。

募修浴堂疏

胞胎不入，枉眠解脫深坑；段食相滋，未免形山垢漏。塵自外來，垢由內發，眾生曠劫纏綿，既不洗塵，亦不洗水，佛子於焉證入？是以祖標知浴之序，教明浴僧之功，既識果因，須分皂白，但肯成褫出手，灼然頓越餘修。跋陀懸已證之圓通，山僧標指蹤之方便，通身澡雪，全副精神，盡滌舊污垢染，別開更始福基。架頭巾，床下履，教渠觸處現成；心中眼，格外禪，自有龍天證據。

拈香

浴佛

拈杓，云：「權掛垢衣來作佛，千江水月頓分身，末梢一杓誰能免？到底如今屬子孫。」
「我佛何曾有隱現，人天歲歲自相澆。可憐地裂天崩恨，萬古春風吹不消。」
黃梅醫祖塔，拈香，云：「大眾！還見禪師麼？自是諸人當面諱卻，致令祖師瞞你諸人。今日不肖遠孫到來，豈可雪上加霜？雖然如是，有條攀條，無條攀例。」炷香云：「一回飲水一回噎，一瓣沉香一碗茶。」
滿祖塔，拈香云：「我祖真身等太虛，身前身後豈其餘？句中活眼超今古，覿面無私見起居。滿目蓬蒿機自感，盈空祖意密難書。綱宗已墜憑誰舉？九拜龕前襟淚洳。」
演祖塔，拈香，云：「後裔何因識祖翁？每披法錄見尊容，機前殺活烹龍象，一及其門心際空。」召大眾，云：「只如今日山僧與一行人眾同到東山，且道是及門耶？未及門耶？若向這裏撒手懸巖，方知祖師面目現在；如或未能，更聽一偈：悟迷兩路俱拈卻，今日回家認祖翁，橫來豎去呵呵笑，一任傍人說異同。」
掃開山諶祖塔，拈香，云：「這老漢竊得首山一道夜明符，坐斷神鼎峰頭，直得千妖遁跡，數百年來法幢頓折、裨販摧殘。今日某甲到來，赤手空拳揭示祖師面目，令未聞者聞、未信者信。且道作麼生揭示耶？頭枕東嶽，背負須彌，吐吞日月，捏碎四時，直得釋迦拱手、彌勒皈依，四生九有魄散魂飛。」召大眾，云：「這漢子得

與麼自由自在，還有向他手裏出頭得者麼？」良久，云：「山僧與麼道，也是西河弄獅子。」

陽山先和尚周年忌辰設供拈香

「老漢生平不會禪，逢人便說大光錢，謾誇符子隱身密，今日分明露正偏。滿耳秋聲新颯颯，孤峰月色淨娟娟，玄沙忒煞多饒舌，萬里神光頂後圓。」
次年忌日。「吾師示寂已重周，說法于今竟未休，觸目法身全體現，何勞著意相名求？萬緣歇去超今古，種現空來絕喜憂，習氣婆心猶未盡，諸人好聽莫悠悠。」撤供，復云：「巴陵三句酬師德，我無半語謝陽山，供罷收來還自喫，十方諸佛骨毛寒。」
三周忌日，拈香。「癸未七月十有一，老漢全提真秘密，翻身蹋破九天雲，撒手橫行異類群。展像聊將蔬水設，渾然不落古今節，洞山半肯嗣雲巖，我亦與之為等儕。」
忌日，拈香，云：「這箇老漢沒些涯岸，平生慣使拍盲，不顧諸方謗讚，失口說了一句禪，煎茶漱口三日半，惹得時流謗不休，翻身笑倒蒼崖畔，獨有不肖破家兒，揚渠敗闕教人看。且道作麼生看？」炷香，云：「九拜焚香薦茗蔬，去來生死徒相謾。」
忌日，拈香，云：「者箇老和尚儱侗無比，況黑豆換人眼睛，蒺藜惱人懷臟，昔年被汝活埋，而今騎你脊項，一步轉高一步，一浪更寬一浪，火裏蓮華遍界開，呵呵拍手三臺上。」
掛陽山和尚真，拈香，云：「生平氣蓋天，被伊強鈍置，打失夜明珠，拈起舊甑箪。今日見真儀，果然畫得是，只有一處差些兒，十方佛眼莫能覷，如今懸向紫雲峰，任他平地風濤起。」
黃山受業和尚訃音至，設供，拈香，云：「恭惟我師少入雲棲之室，精研一念，從而明達正宗，因果分明，履真踐實。七十年棲遲巖谷，開梵剎接納賢良。不肖澤雖承薙草，未侍巾瓶。正擬斬斷葛藤，躬馳省覲，何期化機遽寂，法樹俄傾，風恬浪靜，月落珠沉，縹緲雲山無處覓，三千界放淨光明。」

祭磬山第二代先師授和尚文

維皇清順治己丑歲次孟秋之月越朔十有三日，嗣法弟子行澤，謹以香燭花果之儀，申供於磬山堂上傳臨濟正宗三十一世圓寂先師授大和尚之塔前而言曰：不肖自丁丑之春，獲聞和尚介特孤風於天童堂中，遂偕不易一兄遠來參扣。乍聆舉唱，若洪鐘之發徽音；癢切爬搔，勝他鄉之逢故友。銕牛公案，呈驢技其六十三番；死把牢關，

羨老將之久諳行陣。雖雷轟電掣，師徒每似乎冤家；而月皎水澄，聲氣密符於劫外。謇吾賦志於折鐺兮，甘咀冰而翫世；師每激其奔騰兮，勉駑駘之及驥。念屢承於噴霧兮，了自知其焉昧？匪入山而密煉兮，幾混今時之轍跡；惜下刃之欠燥緊兮，亦少叢林之故也。癡流刻意以啼錢兮，師直強捻其唇鼻；來蛙見之群囂兮，謂貪瞋之未刈。委人間而蛻去兮，鳳翩翩其高逝；偃喬幹於法林兮，嗟一方之眼寂。愧不肖之無才兮，誓懍懍期無墜；慮眾喙之爍金兮，聊陳衷而薦芷。嗚呼！師之存也，澤既不能以古道者而事師於昔；今其逝也，澤又安敢以瞎吠者而忘師於終？蓋其福薄德微之若此，是以欲頓起厥宗而無從，唯感恩於一案，潛勵志於無窮。

佛事

齋堂上梁法語

「神鼎新建齋堂，接引十方龍象。無問已來未來，一味普同供養。知味者，管教平步丹霄；不知者，喚作人天福藏。水赴雲臻，山高月亮，二時六味常豐，好箇西來榜樣。法中梁，功靡量，巍巍高據堂中央，永興人天作榜樣。」

為石航楫禪人舉火

「咄哉石航，膠世如漆，京國奔馳，名枷利梏。到頭城破家亡，方信空華不實，死裏逃生到漢峰，誓志依棲受枯寂。雖然一病竟身亡，棒頭擊處終無失，不昧峰頭者段因，再來吞吐棘蓬栗。」以火炬打圓相，云：「且道者箇還受生死也無？」遂擲下火炬，云：「曠劫無明一火焚，青山依舊雲中立。」

為中牧修侍者舉火

持炬，云：「參隨七八年，始終無過誤，屢受老鉗錘，拶透娘生目。當機解轉身，覿面無回互，只望操持報佛恩，誰知一病歸幽谷？不昧精誠荷法心，分燈照世待回步。」喝一喝，擲下火炬，云：「萬里神光頂後圓，皮囊且向火中浴。」
入塔。提骸骨，云：「昔年見得些些子，渾身猶向機前死，今朝拶入塔中天，今古分明只如此。」放入靈骨，云：「急撒手，莫廉纖，善友叢中聽我言，十八界空齊合掌，常光任運遍三千。」卓拄杖，喝一喝。

為介竑達禪人起龕舉火

師喚介竑，云：「三千里外來皈依，一片忠心為常住，只大泉法社隆，工程纔舉君先去。去無去相來無來，生死不用重疑猜，一條蕩蕩西方路，莫把塵緣空自埋。」卓拄杖，云：「起。」

下火云：「誤落黃門身，一夢四十年。今朝纔醒覺，眉毛常現前。翻身拋漏質，直造涅槃天。涅槃天，休戀著。」攉下火苣云：「靈樞旋法界，玄鑑擴三千。」

雲外禪師語錄卷第十三終

(仁印師　普林師　浮木師　法添師
音翼師　音顒師
眾師捐貲，助刻
神鼎雲外和尚語錄第十三卷。
康熙乙巳夏月塔院識。)

雲外禪師語錄卷第十四

侍者深如編

妄刻續燈諸錄說

僧問：「人王之嗣，以長以嫡為正傳，而庶出無不臣之。法王之嗣，見過於師，方堪傳授者也。慨自禪燈世譜之行，而諸方所刻將十餘處，各各自譽為正傳，果孰是而孰非乎？」師曰：「蟻垤培山而山不加大，精衛填海而海不聞枯，適所以彰其暗短耳。所以大慧云：『 這些子藥頭，不問雲門下、臨濟下、曹洞下、法眼溈仰下，大法若不明，各宗其宗、各師其師，各父其父、各子各子，只管理會宗乘，熱大不緊。』夫古人創叢林、立規矩，其志豈為欲已名之高，掛傳燈以為榮乎？為串習機鋒語句，求後昆之宗尚乎？謀寺院、鬧門庭、祈子孫，如閭巷庸俗之所為乎？蓋不忍眾生徇妄迷本，我見熾然，各私其私，結習纏縛，流蕩生死，故直引眾生，令見無私正大真實之性。今乃昧其性，而區區竊法門之名以濟其私，不知何所圖而為此也？」僧曰：「私刻固未必行，近有交結權貴，上表章乞聖敕而刊定者，是可行乎？否耶？」曰：「至道之在人心，自有公是公非，不可以機巧矯偽者在。如《佛祖統紀》、《續高僧傳》，豈非聖敕頒行，而非之者何限？世史是非，天子尚不能操其柄，況道脈乎？昔楊大年內翰奉敕修纂《傳燈》，猶且遍訪天下墳菴草舍、村落市廛，一語片言皆所搜擇，其手眼高明，收斥去取，天下無有議其失，千古無敢指其瑕者。蓋其法眼圓明，大公無我之心，千古聖賢之心也。今也正眼未明，私情擾亂，情好囑託，賄賂私行，本擬釣譽名，媚庸俗，混宗派，遂私情，刻甫完而高人明眼呵斥隨之矣。則公是公非之在人心者，不可欺也。幽顯神靈與夫天下後世，又可以虛名情識而欺之乎？夫五宗鼎盛於唐，波騰於宋，宋祚之末，四宗絕傳，各有定數，不可強也。四宗諸祖領眾匡徒，豈無一二似今時知識之輩，而寧絕不以輕授非其種草之徒？蓋識法者懼，決不肯以狐尾續貂，博一時之虛名，誤後人於無盡也。今乃廣列非其種草於其後，豈四宗諸祖之所屑為哉？況五宗本同一派，一傳則血脈皆傳，四宗諸祖任一定之緣，而不強以其道授之非其種類之嗣，其碩德高風亙古今而不絕者，曷常絕乎？《中峰廣錄》曾荅四宗絕傳之問也，曰：『 聖人之道，雖隱顯同時，亦由定分耳。其時代延促，人物盛衰，化權隆替，一毫不能加損於其間。昔吾祖未離西乾，已受般若多羅預識，此其可驗矣。當青原、南嶽未著之時，五家已有定分矣。五家方盛之頃，修短之數安得無定分

哉？特彼此昧略而不自知耳。』或謂臨濟道出常情，為人痛切，機圓語活，其煆煉人物速如反掌，以故家聲久遠不墜，自餘反是，宜乎其不永於世也。此說不為誣謗先哲，臆斷是非，亦乃昧天理之甚者。然近代據師位者，不思等心垂化，令法久住，往往急於求嗣，效閭巷庸俗之所為，以勢利相傾，名位相誘，物欲相勝，情妄相欺，似此雖數千百傳，繩繩不墜，何益於理哉？豈惟無益，實害之至也。故月堂有日中灌瓜之喻，石室有鑽腋插羽之識，具在典章，不知何所圖而弗之顧也。如古之雲門，得法於陳尊宿，而宿使其終嗣雪峰，叢林逮今尊之。又如慈受謁佛鑑蔣山，室中有奇遇，欲易其所嗣，鑑終卻之，叢林猶歸美焉。但恐我之道不能廣被於人，使異其所嗣，何憾焉？譬如分東家之燈而照西室，但取其破幽燭暗為美，又安庸竟彼昧吾燈之自來也耶？」曰：「然則正傳旁出之說無有乎？」曰：「非無有也。但非當世我見未淨之人，各各自謀自刻、自譽自嫡，而得正傳之名，亦非先後付囑，門庭鬧熱之為正傳也。自有至公無我之具眼英賢，後起而判定之，觀其證悟機緣，視其作用力量，因材而篤，豈容加纖毫意見於其間哉？正傳機用，直截光明，不乘言、不滯句，自由自在，殺活全提，雷厲風行，抽釘拔楔，為人之際，不犯鋒鋩，縱入水泥，磅礴無礙，此其所以為正出也。若夫旁出諸師，明心見性，直入靈源，但其作用，多慈順理開示，垂手接人，左通右達，著著截流，引導眾生，令見佛性，比全提機用略有差殊，是以判為旁出耳。」曰：「然則正傳只貴直截全提，不涉理路耶？」曰：「非然也。若以不涉理路為正傳，則《傳燈》所載如鳥窠破灶、俱胝打地等，豈是有理路耶？為什麼亦為旁出？若以說心說性有道理為旁出，則龍樹、馬鳴弘經造論，《六祖壇經》、《黃蘗心要》等皆旁出矣。當知正傳既不在孤硬一機一境上，亦不在無道理可行處，但觀其拖泥帶水處，活潑潑地不滯一隅，了無剩法，這邊那邊透徹無遺，一句當陽全該理事，說理說事稜縫全消，如大福人執石成寶，如雞犀枕八面通同。今人正眼不明，師資如鬥百草，頭尾不知收放，殺活不透牢關，渾侖吞吐不無相似語言，細掬詳看，旁出猶差萬里，皆由因地不真，只欲會禪會說、覓拂覓名，元無決定高遠真志，撞著瞎眼宗師，只圖一時鬧熱，不顧遺害無窮。見學者稍具天資，如籠生鳥一般，生怕走了別人家去，不待其堅凝正念、豆爆冷灰，只要他會得箇能轉動底，許為得省發平常無事，見印為末後功，急忙付拂付卷，稱賞讚揚，互相欺瞞，互相諂諛，記持誦習，傳院開堂。人我愈深，機械愈盛，以祖宗招牌為濟奸藏醜之具，所謂師子身中蟲，自食師子肉者，雖佛祖再生，亦末如之何也已矣。法門大變，日殆日甚，雖定分之使然，亦含生之業感，推此未常不涕下。」問者於是作禮而退。

散話(上)

圍爐次，眾問：「天見水為琉璃，人見為水，鬼見為火話，此意如何？」答曰：「好箇入頭，為甚不會？」眾請開示，曰：「法無定法，隨機應現，各各不同，了之則物物成解脫之門，昧之則塵塵號生死之始，不可執一以障真修。水本一物耳，人見為之水，天見為之琉璃，餓鬼見為猛火，魚龍視為窟宅，是果可以有定乎哉？果可以無定乎哉？若果水也，則天不應見為琉璃，鬼不應見為火矣。蓋見水者，定以水為真見，指天鬼之見為妄見，琉璃、猛火、刀兵者亦然，互相是非，無有定止矣。若能諦觀離罪福緣，畢竟何物不見？釋迦老子曾為註破云：『 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是知水亦非水，琉璃亦非琉璃，都盧喚作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坐斷四生路頭，塞卻是非喉吻了也。而今吾人日用開眼合眼，所見明暗色空、人我善惡等，正與見水見琉璃無異，第不知各各境界受用如何耳。若能直下掀翻，有甚空華翳日？」

友人有新嬰住持之任者，告行而問以弘法立規之要。曰：「弘法莫妙於忘我，化人必始於誠身。何以言之？百丈已前，無住持事，道人相尋於空閒寂寞之濱，麤食療形，敗衣覆體。當此之時，寥如無法之可弘，泊如無生之可度，規繩不設，名利不沾，同遊熙嗥之天，共樂無為之化。然而法以之而尊，生以之而利，故無弘也，乃其灼有以弘也。至若近世，摻行不軌，而規條以生，名利競馳，而住持斯立，規逾多而叛逾眾，法逾弘而弊逾滋。其故何哉？蓋舉措煩而律己之效薄耳。是以先德知其本之在己也，故勤律行以砥身，循中和以照物。是以不行法而法行，不化人而人化，悅具道而不敢違其言，非冀功而勉善，非畏苦而戢心，蓋漸染於至德，薰蒸於聞見，而不自知其然也。故夫規約之設，所以鋤過，而非以縛賢。故化被五天，名傳沙界者，豈有作而然哉？真誠無己之效之所化也。故曰：『 聖人無己，靡所不己。其斯之謂歟？』子勉栴，吾將拭目以觀德化也。」

有理學居士號赤城者，以三教自負，來訪，與之坐而話焉。士遽問曰：「久聞和尚證最上乘，融通三教肯綮之旨 ，可得聞乎？」曰：「山僧者裏一教且不可得，何有於三？但就智量所見之大小不同，所以無異成異耳。」士曰：「然。」良久，茶次，士舉《論語》首章曰：「一部論語開章便說箇時習二字，若有一時不習，即不得成熟矣。」曰：「時習二字不得草草看過，當知居士與山河大地俱出不得這箇時字，剎那流入心想情識，便是虛度時光，豈時時習學之謂哉？」士曰：「三教釋氏 理勝於孔老，而終不若孔子之實用，吾

所願則學孔子也。」曰：「居士所言大有矛盾。夫釋氏理既勝於二氏，天下豈有無理之用、無用之理哉？又云願學孔子，是踐跡而行，善人且不能及，而況能入孔子之室哉？夫孔子之日用事事恰當，皆其生平精神無滲漏處得來，若有心要去學他，便是鸚鵡學人語相似。蓋他是無思無慮，隨緣應現，不期然而自恰好，豈是你勉強學得的？」士曰：「然則三教之理同若是乎？」曰：「我暫如此說，你便向這裏作解。若全收，則非但孔老之教，乃至諸子百家無不同承此理恩力，若剖析真偽，大有逕庭，烏得混而一之哉？」居士四：「大師既言不同，必須一一明示，弟子輩方能折服。不然，其何以辭過高嬌勝之議也？」曰：「固也，吾將語汝以古德之明辨也。天古人之辨三教，其不同者固多，今略舉其十，以塞子之疑凝耳。一、始與無始異。謂我釋立生滅因緣，無定初始。儒道二教有太初、太始為物之先。物自造化，因緣為萬法之本，興滅由人。其不同者一也。二、氣非氣異。我教以心為法本，萬行憑緣。老子以氣變為神，無為自化，自化則無修無習，棄智絕聖。為教憑緣，則必假修成，萬行會本，修則無修。此其不同者二也。三、有三世無三世異。我教以稟質色心，靈爽相續，隨緣起滅，三世遷流。儒老以聚氣為生，散氣為死，死則歸夫天地，不續不存。既止一身，寧知三世？此不同者三也。四、習與非習異。釋教以善惡由業，愚智習生，故多劫熏修，靈智玄妙。二氏以善惡由分，愚智自天，稟純和則至聖至神，稟渾濁則為愚為暗。縱言慎習，止在一身，豈說積功，能資他世？此不同者四也。五、稟緣稟氣異。我教以萬象森羅，並由緣起。二家以富貴吉凶，氣命所由。稟氣者豈可更易，稟緣故廣勸增修。此不同者五也。六、內非內異。我教以天地萬物，內識變生。二家以人物蜎動，皆由天地。所變在我，則可變染令淨；所變由天，則任彼高低。此不同者六也。七、緣非緣異。我教以四相遷流，浮虛變滅，皆由緣力，非謂自然。二氏以日化月移，趣新更故，力負自爾，非由我心。此不同者七也。八、天非天異。釋教以果報因緣，宗源斯二：一者苦集，二者滅道。滅道者，不住不染，離斷離常，高出空有之巔，迥脫生死之外。苦集者，因心迴轉，逐業高低，往來六趣之中，留連三有之內。是以厭乎苦者斷乎集，忻乎滅者修乎道。孔老以吉凶禍福，派流為二。二者天地也。地之所為可得絕，故謀未兆而散脆微。天之所為不可逃，故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以安乎天者棄乎人，絕乎聖者從乎道。此其不同者八也。九、染非染異。老子以仁毀於道，絕仁而道自停，不在於為也。欲害於性，去欲而性自得，不在於修也。利累於生，屏利而生自成，不在於益也。禮出於亂，棄禮而亂自除，不在於作也。理由於道，有道而理自至，不在於聖也。得在於時，時來而位自成，

不在於事也。是以不求而自得，不為而自成。為之必敗，求之必失。此老氏之教也。我宗以善為福道之本，修善而受福人天。不善為惡道之根，積不善而沉淪三苦。慈為無害之路，欲為生死之源，絕欲而生死必除，修慈而壽命必永。是以為善者必得，不為善者必失；離欲者必昇，不離欲者必墜。此釋氏之教與二子之教不同者九也。十、歸別歸異。我教以生死苦也，從妄想生。貪愛垢也，因無明起。因無明故，可剪可除。從妄想生，可塞可拔。以其性假體妄，故息妄而證涅槃，棄假而歸智覺。於是控御一乘，浮航六度，出生死苦海，入火宅焚籠。巋爾圓明，混境智而雙寂；湛然常樂，與虛空而並存。此釋教之所歸也。老氏以生死命也，悉是道之所為。賢愚性也，悉是天之所為。天與不可逃，道為不可悍。知天道不可逃悍者，則能安處生死而守全性情。情性全而天不壞，死生處而道不虧。道不虧則悅惡之慮消，天不壞則喜怒之心滅。於是出囂塵之域，埋道德之鄉。理孤邵於寰中，神獨凝於方外。澹然玄寂而累害不能干，泊爾無為而邪氣不能襲。可以長生，可以盡年。此老氏之所歸也。所歸既異，發軫復殊。相去渺然，豈堪同論。此其不同者十也。然孔氏之教主乎世內，釋氏之教專主出世而旁通世內，則所見有淺深之不同，施設之各異，而其以利物安民之為務則一也。胡可得而輕議之哉。子勉栴，毋混慢。」於是居士嘸然曰：「吾乃今而知北海之不可以望洋盡也。微吾師之遇，幾以河海之見傲然一生也。謝之矣。」

客有問曰：「古來大老如中峰等，尚云參究缺於悟明，今時插腳叢林率稱悟道，而互相謗毀、同室操戈，致令末流愈熾、外教騰譏，果孰是而孰非乎？」應之曰：「此非我之所能答，亦非子之所能知也。汝但專精體究，一朝桶底脫落時，是非自現，不著問人也。」客曰：「乞師略陳梗概，俾知信向之方耳。」曰：「山僧這裏總不見有古今迷悟，況有是非可指陳哉？若向這裏撒手便行，方知山僧嘮叨已甚。」客再四請示，因諭之曰：「夫中峰諸老之不悟，如金不博金、水不洗水，不似爾等之盲無智眼為不悟不知也。子不見仰山道：『悟則不無，爭奈落第二頭何？』今人之病正在以悟為窠臼，而未到無悟無證之實地耳。至若是非謗譽全未可憑。何則？以偏見分明作決定解之人，各以同其局量所搆者為是，順意則喜譽、觖懷則恚譏，各由習種使然，念念變異而不自知其非也。以不自知，故聞讚則為喜風所飄、聞毀則為恚地所礙，由斯取執，故曰：無明生滅熾然，人我角立。智者了知意下丹青本無所有，故主宰不興、塵塵自在，憐彼癡迷枉自纏縛耳。經云『念彼觀音力，還著於本人』者，正此意也。蓋觀音力則無受自在之力，而彼念念自生繫著，豈非還著於本人哉？究而論之，既無可取可捨之相，又豈有不

可是、不可非等可論哉？若於此放身捨命，則知古今凡聖等事盡是汝屋裏閒家具耳。」
居士問師言：「法無定法是則菩提，然則聖人遊戲神通，六度萬行豈不枉為？蓋以眾生即非眾生故也。」答曰：「只為一切法各各無定相，故可神通變化，地可為水、水可為地，水火刀毒亦復如之。且如凡夫界中現見酥蠟銅錫，得火即消為水、水得寒為冰、石汁作金、金敗為銅或復為石，是堅軟無定相也。有情亦爾，善可為惡、惡可為善，故菩薩知萬法無定相，用神通力而改變化度之，是實非虛，不同外道邪通衒惑，不可一切撥為小乘，自招過咎。蓋大士神通由離五欲、得禪定、有慈悲，不住定相而為眾生現諸希有，令心淨故、多得度故，所變諸物隨念現前，於六塵中任意自在，於好能離、於醜能樂，又能離諸好醜想行捨心等，故菩薩得是神通遊諸佛國，非有為也。」
世出世間，無非一大爐鞴，上至諸佛，下至地獄，各各平等受用，無是無非，無得無失。愚者不了，於中妄自囚執，取之捨之，枉成限量，隔礙不通。殊不覺平等性中，無如是事，但能念念不昧，隨高就下，入世出世，無不合宜。未得如是，便礙滯不通，礙滯不通處，即爐鞴也。若能返照，借苦樂緣，千煆萬煉，自然無法不通，無理不透。故住山有住山之煆煉，涉世有涉世之煆煉，乃至若正若邪，若定若亂，名色所該，無不皆爐鞴也。既然如是，想念徒勞，固必既無，喜憂自寂，逢聲遇色，谷響雲過，則塵塵無非佛國，步步盡證遮那，苦樂爐鎚，夢中佛事耳。
友人習講者，閱《華嚴大疏》，而不明文即是字，字即是文義，因告之曰：「疏不云乎：『 名詮諸法自性，句詮諸法差別。文即是字，為名、句之所依，不能詮自性及差別故。』又文能顯義，而體非顯。字者無改義，又是功能，功能即體，故言文即是字，字即是文。或字為初首，即多剎那聲集成一字，集多字為所依次，方成名詮諸法體。多名已後，方成句身詮法差別也。如今不必多，只要識取最初一字從何處得來，何等省力。」
閱《瑜伽論》第八十一云：「諸契經體，略有二種：一、文；二、義。文是所依，義是能依，此二總名一切所知境界，即依於六文，顯於十義。六文者，名、句、字、語、行相、機請；十義者，地、相、作意、依處、過患、勝劣、所對、能治、略、廣也。此明教義相成，若不詮義，教文何用？故通取所詮為經體云。」以余觀之，凡可表義理者，皆為教體，如禮拜是敬義，罵詈是瞋義等，乃至世出世間若善若惡，諸佛皆即以之為佛事，如《淨名經》廣明者，是名入一切諸佛法門。若入此門，便知佛土本是就應之義，好惡在彼，於我何殊？所貴唯應生之寄耳。既語默動靜皆說，則見聞覺知

盡聽，苟能得法契神，何必要依言說？況華嚴性海，雲臺、寶網同演玅音，毛孔、光明皆能說法，華香、雲樹即法界之玅門，剎土、眾生本十身之正體，所以云：「剎說眾生說，三世一切說。」到這裏，喚什麼作禪？又喚什麼作教？合之且為增語，岐之為二者，寧可哉？

淨業者宿，問：「弟子會參雲棲，受念佛三昧，近閱《華嚴合論》，謂文殊是本心擇法妙慧，普賢是諸佛無作行願，毘盧世尊是自體天真之佛，人人本具，不必更求生淨土，此意如何？」答曰：「子但誦其文，而不究其實耳。且就子身以明之。如子之畏生死苦，而出家學道，豈非汝不動智佛而能之乎？知萬法之唯心，而不住於心相，乘念佛之方便，以自煉自融，豈非汝之文殊擇法妙慧乎？不離本智，而念念度諸流識，入薩婆若，豈非汝之普賢無作行願乎？若行若慧，皆不離本性天真，非毘盧佛乎？日日增進，漸漸證明，如魚飲水，冷煖自知者，非五十五位乎？究竟融通，津梁無盡，非佛後普賢乎？豈息心滅念，如木如呆，而後為無作，執空取靜，而後為無相，起心動妄，而後為揀擇哉？且彌陀願力攝受，世尊勸誡叮嚀，正自性力加持，隨根器而三輩往生，是所謂佛種從緣起耳，又何疑焉？蓋眾生本有佛性，是正因，以其無力，不守自性，故隨緣，緣淨則淨，緣染則染，如鏡之本光，隨磨瑩之緣而淨現，隨垢染之緣而光昏，瑩非外來，昏非內發，皆隨緣現，不可不知也。」

有僧在旁進曰：「宗門上士，頓悟直超，佛祖不立，何淨土之可生乎？」余曰：「佛祖二字，乃對治眾生之名句。眾生取相外求，是以古人直下毒手，呵其妄見，破其著情，豈可作呵罵佛祖會，死在句下而漸入邪徑也？此等說話，如大火聚，不容藏身。汝若能直下翻身，頓脫窠臼，四楞蹋地，迥絕依倚，逆用順行，皆為佛事。終日作而無作，終日生而無生，念念與彌陁同現，而無能所之痕，塵塵任運利生，而無生相可得，是為真實念佛，何妨親近如來，遊戲神通，淨佛國土？若果宿根純熟，淨盡無餘，萬死千生，了無侵蝕，愛風惡境，無怖無忻，火獄冰河，優游受用，則處處道場，塵塵佛國，何須更勸往生？如或煩惱根深，習情流注，雖信自心佛性，爭奈現行依然，麤重之愛見猶存，微細之業流易染，不棄一生之操履，恐貽隔陰之深憂，是在諸公之自揣何如耳。」

孚公問：「祖師云：『忘機即佛道隆，分別則魔軍盛。』若全無分別，與斷見何殊？」曰：「以分別取相，不得實相，知有限量也。若不取相，無所分別，則得實法。得實法故，能知一切眾生心心數法，無有罣礙，故名正徧知也。雪峰云：『世界闊一丈，火爐闊一丈。』正明無戲論故，離取相故，順逆縱橫，無非真實。若著因

緣，則正法亦成邪見。不著因緣，即說無常，了知即苦，苦即無我，無我即空，乃至一切法義，悉入諸法空，諸法空即實相也。如音聲語言，分別本末，觀其實相，知音聲語言，念念生滅。音聲已滅，而眾生憶念取相，念此已滅之音，作念謂罵謂讚，而生悅惡心。若知音聲生滅如響，又如鼓聲，無有作者。無作者故，則無住處，畢竟空故，但誑凡耳。是名入音聲陀羅尼，乃至諸陀羅尼三昧門等，皆如是也。」

往，迤[這- 言+里] 行腳時，猶及見有孤峻直諒之友，曰：「遺聞上座者，其為人峭直清高，俯視今時于千古，而獨上混於眾，漠如也。常遁跡於叢社，居不過月，輒遠徙，以故人莫能蹤跡之。」余客遊西湖，得之於鳳林煙柳間，邂逅一見，神韻超然，迓以同遊，則欣然就舟，呼茶酌公，公亦無拒，飲啖之外，毫無一語，余益奇之。抵暮，邀歸草廬，即曰：「諾。」問：「有行李乎？」曰：「無之。」曰：「有所蓄書藉乎？」曰：「何處不有，要蓄作麼？」曰：「杖笠衣缽氈？」曰：「昔有之，今施卻矣。」因笑曰：「觀子所問，皆粉囂之士，非吾友也。」遂欲登岸，余慚謝而止。同居月餘，無日不譚，無譚不快，生平領益，當屈指首公。一日，偕遊山徑間，見暮霞燦爛，倒影射波，長光煜煜，因撫掌大笑曰：「也大奇，也大奇，不可以不遊。余行矣。」遂去，杳不知其所終。

余誅茆於匡山，之明季而四方大亂，米價踴倍，囊笈蕭然，同居者皆託緣以去。未幾，有僧無生者來，願為余司樵圃，余奇之。時木陳和尚住黃岩，余過訪，留三宿而後返，則所謂無生者，已傾菴倒篋，負之而趨矣。因題一詩於壁云：「屢朝無米嗽山蔬，務行癡人起惡圖。空卻菴中諸所有，剛剛贏得一身孤。」友人過而見之，因大笑。俄而傳至圓通，有牧子上座客居於此，聞之嘆曰：「噫！山高夜冷，何堪際此？」乃解一衲寄余，附之以偈曰：「夏日炎炎送衲頭，料應笑倒老風流。道人非不知時節，廬阜山深別有秋。」余受而和之曰：「一偈媒交會未面，解衣遠寄病同流。相知不必重相見，千里常同月下秋。」是年冬，牧公竟寂於黃岩。至次年夏，曬書次，得其遺筆於笥中，因書此以誌高誼。

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並無些子灣曲，只貴直下承當，若肯承當，無有不成之事。故承當大者，心量愈大，識見愈精；承當小者，見量亦小。皆由心現，不可不知。譬如做知縣者，承領一縣之事，則有一縣之局量，善惡利弊，自然察知；領知府時，則有一府之心量，如是乃至地位愈高，而心量愈大，乃至承當國王、金輪聖主、梵王、諸天、聲聞、緣覺、菩薩、佛祖，無非各各自肯承當而已矣。故博地凡夫，心量大者，便肯承當佛祖，擔負其心，以

為盡虛空，遍法界，並無一法實有。一切眾生，皆我心內之眾生，我應度盡，若有微蟲眾生不得度者，則是我心中一事之未了；十方諸佛，皆我心內之佛，我應承事供養，勸請轉法輪，利群有；乃至情與無情，若凡若聖，皆我心內之事，有絲毫不得其所者，是我之怠慢因循耳。故云：「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即神。」未之思耳，夫何遠之有？是故一切大小事業，必先認得題目分明，然後行文自易。所以古今佛祖，聖帝明王，乃至百工技藝，才有一念承當，皆自能善用其心，占 其地步，取其截徑，討其精微也。若不肯直下承當，則三心二志，或作或輟，莫道性命大事，出世聖因，則些小技藝，亦終於無成而已矣。

俗官問：「死者，人之所必不免，而釋氏 以了生死為言；性者，人之所不可見，而釋氏 以見性為旨 。乃至因果報應輪迴之說，實有是理乎？抑將借此以警愚民 也？」答曰：「是皆含生日用本然之理，實語非虛，居士自不察耳。夫死元於生，生元於情，情元於性，性本無生，焉得有死？而謂死者人之所必不免，豈至論乎？蓋性者，本也；情者，發於性而牽於習者也，末也。末不離本，而本徹乎末，如波不離水，水本徹波，水不淨由波不寧，性不見由情不息，妄情息而性自見，不可以有無推測也。嗟夫！群生之所以沉淪生死，而莫知其所以然者，情為其封，而性莫之悟也。性莫之悟，故觸向皆迷；情為其封，而念念成業。業愈深而情愈重，性愈迷而執愈深，不思父母所生一塊頑肉，未認作我時，是何境象？即今去來動止，步步不離，是箇什麼？肉塊爛卻，性命何居？這段因緣，豈宜不究？而刺頭糟粕，咬嚼古人死語，以當學問。碌碌利名，與蠢蠢群生同受六道輪迴之苦，有志之士，甘如是乎？且子今方壯時，幼已過而老未來，是今念念已成三世矣，而謂之無過去未來之身世，可乎？又子今心心不住，念念流轉，輪迴之因也；四生六道，輪迴之果也。既迷法性，認物為我，而謂之無輪迴，得乎？輪迴之境，由情習善惡之所感，冥然與其髏相應，不期成而自成，此本然之理也，而謂之無報應，可乎？又將來之苦樂，由今之所以修，今之窮通，由已往之所習，可不辯而明矣，謂之無因果，可乎？」居士曰：「旨 哉，久積之疑冰釋矣。」

僧問：「教中云：『 生死因十使而有。』乞和尚慈悲曲示，以斷疑根。」答曰：「經言十使者：一、身見，二、邊見，三、邪見，四、戒取，五、見取，六、貪，七、瞋，八、癡，九、慢，十、疑。凡夫迷理，妄執相續，不出生死，皆由此十。如世公吏，隨逐罪人，名之為使。」曰：「此十使者，如何得去？」師曰：「內既無應，外不能為。由眾生執有我見，故外為六塵所劫。我見若空，六塵何害？昧正理而執斷常，謂之邊見。若能了知三世因果、五陰

相續，念念新生，故非斷；念念遷變，故非常。離此二見，故名中道。三、邪見，謂謗無因果，斷正法因，罪浮十惡。四、戒取，有二：一者、以持戒修定為真道；二者、不悟正理，妄立是非。五、見取者，以執世間有漏善為道，即名戒取；若執為勝，名見取。如持戒執為清淨，名戒取結；謂所執為真實，餘皆妄言，名見取結。此見堅執，非聖慧力不能捨離，能使眾生速入生死，極有力故，名五利使。六、貪使，謂愛自身、他身、妻子、田宅等，或愛善法，乃至愛佛菩提等。依圓頓宗，皆名為使。七瞋使，謂惱憾嫉妒不悅等。瞋能離慈，重於貪欲，如經廣明。八癡使，謂癡暗之心，邪心分別，無正慧明，故曰無明。能觀無性，方得漸除。九慢使有八：一慢，謂執我見，稱實勝彼等。二大慢，處處自謂為大等。三慢慢，謂於上境稱己勝彼，過最重故。四不如慢，謂實不如人，而謂差不多等。五傲慢，不敬長上等。六我慢，於色心無我法中，執我自高，此最難除。觀理聖賢，我見分斷。七增上慢，於出世法中，起心生慢，未得謂得等。八邪慢，謂無德惡人，自高凌物等。十疑使有二：一疑事，如見樹疑為人，及一切法不明而疑等。大乘謂為暗妄心，招變易生死，故名為使。小乘不知，故不名使。二疑理，為疑自善根、疑師疑法等，障決定心學道故。此之十使，上下皆有，斷有難易。見惑難識而易斷，貪等四使，易識難除。若能觀學無我，初見理時，即名初果。若總觀諸法皆假無性，不見我人，一念之中，斷八十八使，即名見道。若鈍根觀四諦，次第漸斷八十八使。若就一人以論，迷心唯是五見及疑。愚者難識，唯知厭貪、瞋、癡、慢，而於我心及執戒等不知是病，故名利使。智者直觀身、心生滅，分見無我，煩惱薄時，即知觀智是斷德，心中六使自無，謂知色、心生滅非人，則無我心，邊見自斷。以觀見理，識聖道故，正信無疑，邪見自斷。觀慧是道，戒、定但是疏緣，戒取、見取自斷。是故六使難識易斷。以難識故，無始來迷；以易斷故，悟理則盡。不同貪等易識難斷。以易識故，人多不執；以難斷故，那含亦有。以貪等別緣事起，唯妨修觀，非親迷理。故諸小聖雖有貪、瞋，解理無疑。是故智人唯修觀慧，除迷入道，以無妄取故。若不學解，恒迷正道；雖修善法，不除邪執，反起謗諍。故經云：『 在家由取五塵，故相鬥諍；出家由取諸見，相鬥諍也。』是以宗門上士直究心源。心源既達，則法法同歸，即此身、心是自由人。三身、四智、五眼、六通，一印頓圓。拈一機，即千機頓赴；舉一句，即萬句齊彰。何有五蓋、十使之可斷哉？」

俗士問：「我於禪宗實深信慕，但不信今時知識有真悟道者。」答曰：「此正居士之所以為深信也。」士网測。曰：「夫古今知識出世，皆非欲人之信彼也，以彼實無可信故。若有可信，是自欺誑，

亦欺誑眾生。豈有佛祖聖賢而作如是心行乎？」士曰：「恁麼則弟子之惑滋甚。若不欲人相信，出世何益？種種勸化，令人起信，無乃為佞耶？」曰：「非佞也。善權巧便，令人生善，而實無善可生；令人滅惡，而實無惡可滅。以善惡性本自空，無所有故。以無所有而得證，眾生方起希有心。若實有決定佛可成，決定祖可作，決定善知識可信，決定煩惱可斷、眾生可度者，當知皆是妄語，非真善知識也。真知識者，只是各人自己。自己是佛祖之母，能成一切，能壞一切，一成一切成，一壞一切壞，一剎那間透入十方國土，隨處說法，方便利生，皆影像，無實事。為甚麼如此？只為自信自己，更不信有纖毫古今、凡聖、迷悟、是非等，故有此大力也。居士果能如是自信，則天下知識到與不到盡皆委悉，又何有法門之可信、古今之差別乎？」士曰：「弟子焉能如是？但因世俗愚夫見僧有過，而并高明盛德開示亦并不生信心，故發斯問。」曰：「大林中固多不材之木，大海中殊多不善之魚，況佛法衰微之際，焉無邪頑寄我以偷安耶？夫賢父兄尚不能必賢其子弟，況群居索處，棊布星分，而能一一得明師友諄諄誨責之乎？縱有師友而種性偏邪，亦付以末如之何而已矣。若因此輩而退失善心，則亦善根微小，薄福無智之人耳。」

雲外禪師語錄卷第十四終

雲外禪師語錄卷第十五

侍者深暠編

散話(下)

大道無方，靈玅不測，非分別之所能解。唯其造道之士識量自殊，隨量而止，則互有淺深，於無盡海中妄生有盡之見，自執自是，矜慢苟安，致令聖賢眼不耐見，極力呵斥，從井救人。其知者以為大法綱宗不容混濫，不知者反謂諍論是非之未忘。吁！可惜哉！余猥跡窮山，學疏才淺，自救尚虧，烏能為物？但念斯時祖庭秋晚，叢社凋殘，司法柄者務於門庭而忽於陶育，參玄理者急於機解而昧於躬行，致令末流愈熾，狂妄紛然，言超佛祖之先，行出凡庸之下，此予之所以岌岌然常抱法道無窮之憂，而慨開堂樹法者之不足以恃為安也。今既相逢狹路，未免曲盡婆心，帶水拖泥，廣辨邪正，使初發菩提之士有所趨則焉爾。知我罪我，我何辭哉？

《圓覺經》云：「一切眾生，性本清淨，平等平等，無有三乘頓漸、外道天魔等別。由逢知識，依彼所作，因地發行，爾時修習，便有頓漸。若遇如來無上乘禪，根無大小，皆成佛果。」是知我眼本正，因師故邪，可不詳慎而忽忽哉！故予以為出家學道，不求真正明眼師承，期了曠劫難了之生死大事者，反不如三家村裏一箇老實農夫，事親敬長之為愈也。何則？割愛辭思，披緇削髮，君王不拜，父母不供，屈膝投師，服勞奉養，所為何來？方今惡俗禿民，師之所以求徒，徒之所以求師者，不過衣食房舍、田園資業而已矣。於是貪狠兇徒，凍餒賤孛，皆得以插足法門，苟圖安逸。種性既惡，發心又邪，此昏昧而求出家，彼昏昧而希服役，因果不知，理義不識，貪瞋日長，資業日深，所言所行，與俗無二，頭白齒黃，不知戒定慧之為何物，經律論之為何言，代代互坑，愈卑愈下，相牽相引，同沒污泥，上累父母檀那，下辜自己淨性，是豈非萬倍之不及，俗人之無此罪哉？我今不惜口業，普告後來，好心出家，須擇師範。小小技藝，尚假師成，況出世大道，不遇明師而能得者，無有是處。蓋師有多種，僧相是同，習行各異，不可不知也。如古音和尚所謂：「有持誦師，依文課讀；有文業師，耽情翰藻；有苦行師，枉疲身形；有瑜伽師，誦持印咒；有住持師，專事家緣；有擔板師，只見一邊；有應緣師，為人忘己；有外道師，修養丹術；有外術師，應驗吉凶；有貪利師，饕餮積畜；有勝負師，空腹高心；有清客師，圖書詩畫；有福緣師，利養廣多；有攀緣師，交結貴顯；有邪佞師，面是背非；有正直師，言行清白；有善

巧師，醫相地理；有有相師，裝點模樣；有無相師，善達無為；有講法師，惟明教相；有解義師，專談義理；有枯禪師，長年打坐；有悟解師，見道未徹；有門庭師，惟圖熱鬧。」如是諸師，各住一方，皆有名聞。學者起因發腳，不可不審，當察其道德，體其心行，訪其功業。若合理者，方可皈依，不可以世禮所礙，將就投禮，無益師也。古云：「打頭不遇作家，到老翻成骨董。」打頭若遇明師開示正路，不遭邪師所惑，步步得其正功，進修日久，自然無法不通，無理不透，今生便須頓了，何須更歷僧祇？其為師者，又須各知弟子種性，根行正邪、志念虛實，隨根善誘，令入正道。是故師當思其所以為師之道，徒當思其所以為徒之道。故為師者，當思忖自己解行何如？法力何若？果能度彼出世否？果能徹底無疑否？果能為人師範，受人禮拜供養否？為徒者，亦當思忖，我棄了君王、父母、妻子、眷屬，不管顧供養，而反屈膝禮拜於人，所求何事？豈可為些小名聞利養，身衣口食，而甘作箇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之人哉？既不其然，則我之所以服勞奉養於師者，為求出世大道，開我曠劫之迷雲，示我超乘之正路，決擇生死之大事，紹隆佛種之宏規，千苦萬難，了無疲厭，痛箚深錐，銘恩刻骨，一言半句，粉體莫酬，奉養服勞，唯恐緩怠，稍或不然，皆惡業因緣，怨家合會耳，何出家之有哉？

既知擇師，先須立決定志。志不決定，則易因循，縱有修行，只增虛妄。試看今時若僧若俗，其始發心也，莫不各言為生死大事，而竟因循苟且，隨習波流，而卒歸污下者，何哉？皆其無決定志之立爾。奉告諸人，來此同居，不必更學諸方機辨問答，虛滑自瞞，唯以立決定今生必要徹證佛祖地位之志，而後可以學道。道也者，心也。凡厥有心，皆可成佛。吾何為獨不然？如是憤憤，不甘與犬馬癡頑同受生死輪迴之苦，而必欲與佛祖同其力量，同其雙嚴，是為立志。立志者，卓然屹然而不可移之謂也。稍有畏難求易之私，則雖有志而不至於立矣。立非可起可歇者所能到也。

立志既真，當思生死事大，欺凡壓聖，籠古罩今，不是說得些無古今、無生死的道理所能了脫，不是念得一句佛熟、持得些經咒、作得些頑福所能了脫。應思無量劫來，如夢如醉，前波後浪，流轉無窮，逗到今生，得為佛子，如囚出獄、似鳥脫籠，再莫因循，貪圖安遙，依舊輪迴去也。然欲斷其流，但息其源；欲絕生死，先悟正因，方成佛種。若不信有頓悟的事，縱有禪定智慧，盡是生滅邊事，譬如畫餅，不可充饑。今既不避嫌疑，豈可半遮半現？索性將近時樂病一一點明，不辭忒生絡索，只貴不墜宗風。

近時阿師有謂：「見聞知覺木，天然活物，不受牢籠。」致令學人認箇轉動的為佛性。於是擎拳豎指，拂袖揚眉，進前退後，如傀儡

一般。此等謂之識神影子，古人斥之為弄無尾巴猢猻。一番惡病到來，管取噬臍無及。
有謂本分事上，無形無相，絕理絕言，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執一非餘，向陰界鬼窟中作活計，日久月深，成邪外種。
有一向舉古舉今，徵人下語，致令學人串習口頭三昧，熟記機緣，穿鑿商量，稍有如螢火般見解，便與印破面門，縱有理會不去處，不是渾侖吞棗，便百計千方思想出箇道理來，珍重寶惜。既已自瞎，又去瞎人，此等謂之一盲引眾盲，相牽入火坑。
有不肯參禪，耽味止觀，專修禪定，趨靜惡喧，坐在無魂必死之鄉，無慧自拔，終成邪外。
有謂明教方可修行，如夜行須炬，一向刺頭經本裏，口喃喃地念言記語，以為參學，浸潤多年，學文學詩，攀緣名聞，交結貴豪，人我日深，體面愈重，此等謂之自暴自棄，拋卻黃金抱碌磚。
有正念輕微，我見熾盛，自負公正，競氣爭能，甄別是非，甘淪業海，縱然正直，信施難消，拽耙牽犁，許伊有分。
有起止不恒，乍疑乍信，忽怠忽勤，更不知羞道：「我已作到不提自提，不舉自舉時節了也。只是不得大悟。」此正所謂小見狐疑，轉急轉遲。既無真疑決定之功，焉有一念純真之用？火急見人，方有可救。
有自無正眼，為人死煞，教人看話頭，長年竟月，將心用心，拒散除昏，愈治愈亂，唐喪光陰，終沉死水。又有以自己所得，瞥脫一著子，決定不許人看話頭，教直下承當，致令學人因循放逸，認賊為子者。是二等俱屬固執。夫古人孜孜切切，惟為生死一大事因緣，故其於參師訪友之際，胸中的有一種憤憤不平、牢不可拔之真疑，所至沖口便問，言下便領，或觸事融通，或逢緣頓悟，皆其因真果正之驗也。後來知識見學者心不誠至，隨語生解，不發真疑，不得實悟，故不得已以無義味話與之咬嚼，使其偷心不期死而自死，妄情不期淨而自淨，日久月深，冷灰豆爆，廓地通天，自然無法不通，無理不透。故云：一句通，千句萬句一齊通。豈有已透未透之次第？是皆情識意想之參，非真參也。且道如何是真參？待你脫卻業識來，即向汝道。
有教人看話頭，不必太急切，悠悠看去，自有悟時。不知心力既弱，現行波騰，焉有六國安和、太平無事之境？須是死盡偷心，乾卻現行，那時更說甚麼話頭不話頭，急切不急切之夢語？
有坐久輕安，忽忘身世，便謂本來無事，自矜自是，反誚精勤為無益者，斯皆為理所縛，不解變通，輕蔑律儀，撥無因果。
有見《華嚴論》所明一切佛菩薩名號，皆為表法而無實有等語，遂起豁達空見。殊不知世出世間皆是假名，但表法而無實有，果生故

非無，因滅故非有，故云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也。如論明孔子、顏回等，皆是表法而無實有，可知善無實相，人天以表善，而實無人天；惡亦無實，三途以表惡，而實無三途。推而至於一切名相所該，無不皆表法而無實有也，何獨至於空而執之？

有專怕落空之禍，遂執實實有佛可成，實實有道可得。斯亦智眼尚盲，自背天真，枉成限量。

有偏守局見，惟懼多聞，好為人師，不肯虛心習學，文義不通，見人筆舌非其所及，反生謗毀，謂他是文字師，我不曾讀書，不通學問，只悟得本分事。祖師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那有許多語句云云。《宗鏡》有兩人同看一紙契書之喻，謂識字者，見文契四至分明，不著契書，便能管業；不識字者，但見一紙文字，取捨徒為。今更示之曰：「達磨西來，不立文字，已是吐舌吐肝，拖泥帶水了也，更道箇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好與三十棒。還有知得者箇消息者麼？如無，三十年後不得道山僧教壞人家男女。」若向者裏薦得，則知三藏十二部各住各位，有什麼文字可立？萬象森羅，熾然常說，有什麼文字可除？是故當知，妄見自殊，元無文字；元無文字，則文理常通，豈盲徒摸象之言所能惑哉？

有譚禪譚道，說佛說心，但言觸目無非佛法，頭頭盡是道場，觀其所行，不如流俗，全無實悟，只學虛頭，口口譚空，步步著有，自不責業力所牽，便說飲酒食肉不礙菩提，行盜行婬無妨般若，生遭王法，死墮阿鼻。有以不立知見解會為道，說本來無一毫事，但飯來便喫，屎急便屙，經不須看，佛不須禮，謂之蕩蕩無礙，任意縱橫，無不天真，盡是妙用。見佛祖說明心見性，窮玄極妙之理，便云此是建立法門，本分事上還著得者些閒言語麼？一向坐在無事甲裏，一朝風火相煎，四大分離時，者箇主宰作不得了也。

有教人一切放下，不必參究，念起即歇，歇之既久，意識昏疲，念絕即亡，精神化為土木金石，斯皆熱藥成病，墮落偏邪。

有見古人道：「忘機即佛道，分別即魔軍。」遂乃閉目藏睛，做死模樣，全無分別。此如斬頭求活，忒煞愚癡，不速見人，將沉魍魎。

有見古人道「不思善，不思惡，任運應緣」等語，遂住意忘緣，謂之善惡兩亡。了事漢子，觸事逢緣，認為無心應用，如將藥汞以為真金，不入紅爐，焉知錯誤？

有謂只要自己用工，不必參問，盲參瞎做，若不沉迷癡慢，即甘棄下愚。

有專看四家呼唱及天奇直註等書，埋神見網，而為得旨 。或抄記方言，專門語句，唯資唇吻，但顧出身，反淪識海。

有謂宗門不通意路，開口即差，似擊石火、如閃電光，不容擬議，那許參尋？信口胡談，以為得旨 者，此等日用中，常為見礙，反墮陰城。不知言本無言，須知差別，一句有滯，千途不通，豈有明與不明之異耶？

有謂古人言句，無非斷人意根，全無意旨 ，不肯參究。夫古人垂手之際，片語不虛，一處通去，千處萬處光輝，與他從上聖賢，如鏡對鏡，豈有顢頇卜 度之病乎？當知以毒攻毒，方便最良，自拶自搜，水清月現，絕後再甦，方知此旨 。

有參一時禪，又去看看本子；看看本子，又去坐一時香。此等信根不固，夾雜心多，主宰徒興，終難成片 。

有參到不奈何處，進不得退不得處，正是好消息，卻自心慌，生出許多憂慮，恐怕落空，自謂根行淺薄，遂去勤求佛加，懺罪除愆，反成散緩。

有見古人謂「八處出現」，及「即今好箇時節」等語，便認箇識神以為妙用，謂之轉識成智，又謂之識得不為賊，一向流布將去，謂之活祖機，瞎用盲拈，行棒行喝，說禪說道，自害害人。有志之士，寧可饑死凍死，幾十世參而不悟，決定不食這般狐涎鬼沫也。

有見古人謂平常心是道，便謂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穿衣喫飯，任運平懷，無不是者箇。更妄引古人喫粥了，洗缽盂等為證，柏樹子、麻三斤等，謂之即事明心，附物顯理，邪知謬解，下喝下拳，做盡惡態，癡狂亂吠。

有參禪只求速會，如猜謎一般，三三兩兩，浩浩商量，學拈學頌，互相瞎印。譬如賣柴漢子，將條扁擔向十字街頭告人：皇帝宮中今日商量甚麼事？徒自猜疑，終無是處。

有深思細想，將古人機緣穿鑿配合，以為深得宗旨 ，自高自是，反謗他人。宋人得燕石以為至寶，賈胡一見，呵笑寧堪。

有私相傳受，立咒立願，以表不妄傳人者。此等邪流，他時後日，截舌泥耕，未是苦在。

有狐毒深入，躲跟一世，而不肯知非者。或縱有知非，而怕受鉗錐，矜惜體面，甘心淪溺者。貪目前之逸樂，失萬劫之良緣。志士明人，決不墮此。

有謂昏沉乃生死根本，專遣昏沉，高聲唱喊，番身打滾，跳腳擎拳，謂之煉魔起參。不知昏沉根本由於散亂，散亂由於妄情，妄情由於不覺，縱然終世不眠，又中何用？

有見教中道「即色即空，作而無作」等語，乃一向勞形佛事。五色命根未斷，色空皆是夢語，縱有營為，只增妄果。

有以束身為律，動止安詳，終日唯見他非，輕慢一切戒罪邪見。雖似修行，步步起罪。經中判入五利使中，良有以也。

有年高臘長，空腹高心，好議他非，矜惜體面，如三家村土地，威福不遠，眼光落地，深悔徒為。
有掉得一知半解，便去深山窮谷，住箇茅菴，竊比古人長養聖胎，日久月深，高慢愈增，無明愈重，成魔伴侶。
有妄起色身之見，而迷本法身，謂之空無作用，專事有為，以為實行，認影為真，影像滅時，方知不實。
有見教中謂「一切法畢竟空」等語，遂謂一切皆空，修行何益？是為斷滅惡見，永劫癡迷。
有悟得本法身，隱隱地有箇見處為礙，而不肯涉事，是為理障所縛。
有為理須頓悟，事須漸除，一向專興造作。若果真悟，則一一事皆如理，融通三際，明徹本源，豈更見有個事又有箇理之謬解？
有謂人法本來自爾，境智本和同，無生無滅，無去無來，遂一向任情恣習。見緣尚在，生死寧空，死水生蠱，停囚長智，皆其病也。
有謂萬法唯心，依正無礙，乃耽戀色身及所有依報，而念念輪轉，不生厭離者。或有深厭生死，而不了本無自縛，遂乃一向精求解脫，不依真照，枉隨輪迴，勤怠雖殊，流轉則一。
有斤斤因果，毫不敢違，愛佛厭魔，動輒得礙。雖名正信，爭奈本體雲迷，不肯知非，終成幻業。
有見經中所讚持經功德，不知是佛方便開權引實之旨 ，執一不捨，如小兒執砂為米，奪之則啼，長大回觀，方知癡謬。
有專習教乘，不信頓悟直超之事，執事迷理，執理迷事，既不自信，焉信他人。諸佛菩薩所說，無非直指明心，心苟不明，與理為敵，喃喃竟日，終世仍迷。
有專慕禪宗，輕斥教義。夫禪乃教之體，教乃禪之用，體用雖殊，不思議一也。豈禪外更有教可輕，教外更有禪可重乎？
有鑽味言句，勝解現前，生快足想：「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好肉無瘡，勿傷之也。」
有提箇話頭，經年不悟，便謂全無滋味，懼信施難消，不如老實念佛看經，希求福利，高推上聖，自鄙下凡，枉涉岐途，自暴自棄。
有見「不須莊嚴，本來清淨。若起心精進，是妄非精進，若能心不妄，精進無有涯」等語，一向守淨居閑，坐在法塵窠臼裏，棄捨修行，纔有所重，便成窠臼 ，執藥成病，依舊如迷。
有見經中讚嘆般若無相行，不能消歸自己，專為人說，勸人持誦，以希功德。佛言：「汝等以緣心聽法，此法亦緣，非得法性。」
有見宗師舉揚格外玄譚，起奇特想、思惟心，擬求玄解。咄，錯了也。不見古人道：「汝自反照，密在汝邊。」豈容汝外更生玄妙。

有起憤求心、精進心，勤思切究，縱然想得悟得，與汝了不相似。若要直截根源，只須於向來迷處下手，最第一也。
有見說「煩惱即菩提，無明即佛性」等語，作任真無事會，五蘊本空會。功夫未盡，心魔未絕，任之斷之，皆成過患。
有深信正宗，而自無智眼，不能甄別正邪，乍疑乍信者。或明解依稀，而不信自心圓具，成外取空者。斯皆信解偏枯，不遇明師，終成大病。
有謂眾生與佛無殊，遂生增上慢見，見佛不拜，逢僧不禮，輕毀三寶，交結貴豪，甘投魔冒，教中所謂「飲醍醐而成毒」者是也。
有專尚圓頓，尊重禪宗，遂指一切方便權巧之門為無益者。不知實因權立，權為實施。實既非實，權亦非權。塵毛剎土，處處菩提。法語妄言，悉是真實。何重何輕，皆是迷情妄生取捨耳。
如上所宣，皆是打頭不遇作家，到底秖成骨董，欲昇反墜，求脫偏纏，是以不忍冷觀袖手，遂致緣古證今，入水拖泥，廣斥邪路，直示歸程。若問程而不行，與未問者何異？山僧今日偶然不惜眉毛，引起這般絡索，可謂開眼作夢，撒屎撒尿，不識好惡。若向衲僧面前，不過一場笑具耳。何以故？為眾竭力，禍出私門也。
居士問：「經中謂不住相布施，功德最多。五度如盲，般若為導，色見聲求，是行邪道。和尚何故令人布施修福，念佛修行，而不直引入薩婆若海哉？」答曰：「布施修福等，何曾有分毫聲色到汝分上？汝自眼見空華耳。」居士不諭旨，再四請問。師曰：「般若能守護一切善法故，得入薩婆若。薩婆若者，即般若異名。五波羅密福德入般若中，即得清淨，清淨故得佛道，佛道即薩婆若也。《智度論》云：『一切法雖畢竟空，眾生顛倒深著，若不以方便力，則不可得度。』方便者，所謂六波羅密，相好光明，神通變化，能以一指動十方國土，梵音說法一切種智，大慈大悲等，具足無量諸法，然後能教化眾生，眾生必能信受。得如是力，假令妄語，人猶當信，何況實語？故經云：『雖知諸法實相，能人涅槃，但為眾生故，行檀等諸波羅密。』如經廣說，乃至不可以異事度眾生。又畢竟空中，諸波羅密無差別。若無般若，亦不能知是畢竟空得波羅密名。以入般若故無差別，如眾流入海故。世人不可但為說諸法實相，聞則迷悶，生於疑悔。故以第一義為心，用世俗語言為說，分別有諸波羅密，教化眾生。眾生實無有，法亦本空，不生不死，不退不起。色聲諸法亦然。又諸波羅等一切善法和合，能破煩惱、得菩提，而般若於中功力最大。以一切法自性無故，不取相故，不取故不捨。以不憶念取相故，即是三解脫門。三解脫門，即是諸法實相。是知水未入海則不鹹，境不歸心則不等。但壞假名而顯實，豈容棄有以投空。空有見亡，塵塵佛國，正好向色聲香味觸法諸剎土

中，成等正覺，轉大法輪，度一切眾生，入無餘涅槃，皆人人分內事耳，何色見聲求之有哉。」

次日，又問：「昨承師示，猶未了了，更乞不吝慈悲，微細剖悉。」曰：「山僧昨日了無所說，居士亦無所聽，無聽無說，是名般若，更何疑焉？」曰：「此語更增迷悶，尚乞布施慈悲。」曰：「山僧實無有法為居士說，居士不必憶念，無憶念則無著，無著則無生，無生則無三界善惡、身心處所可得，更有什麼不了？」曰：「我今方知一切皆空，即是般若。」曰：「般若正破者等邪見，以你們內著我、外著空，不依般若慧故，破空得般若。今言汝知一切空，何異開眼作夢？近時有等邪見眾生，見經中道一切空無性，便一向死嗑咀地打坐，更不肯修行作諸功德以為一切即空，復何修行？此等謂之焦芽敗種，不可抹治。又有謂我不著空無性，而能行諸善行，是為正道。此等望上心不息，亦是邪見，以其不求佛道，則不能行一切善法故。若思念分別，謂一切法不取相，則畢竟空，畢竟空不可取，以此開示於人，亦為大病。若謂我是凡夫，生死未盡，云何便能得般若？但隨佛語，自不分別，而定心為人說不取一切相是佛法等，亦是大病。若了諸法畢竟空，而亦不住空見，亦無不住之解，如是而行，則無過失。以無所得故，不貪貴佛，不輕餘人，於諸眾生，其心平等，於一切法不生心，亦無不生之見，是名行般若波羅密。餘五波羅密皆隨從，故云般若為導師，五度如同伴。在果則為轉輪聖王，右手輪寶等。如布施時，先籌量分別，斷一切著，然後行施，是則般若在前導。如輪寶在四兵前導，輪住，餘寶亦住。降伏四天下已，常在王宮虛空中住。如般若破諸魔軍煩惱已，入薩婆若中住，無所分別。何以故？因緣一切法性，本無能作所作故。子但一切無求，識心寂滅，無一動念處，即是正覺。以正覺智，行諸世間，任運利生，無有剎那頃不是得菩提時，無有芥子許非是捨身命處，復何疑哉？」

有律主聞師說戒，提唱有戒相如虛空及空空互相保，是名戒清淨等語，憤然來見曰：「和尚上堂，便合提宗。若弘戒，須依古制纔是。若只純提空義，恐不是佛旨 ，有誤後來，不可輕易。」答曰：「山僧自來不識什麼空義，也不識如何是古制，你試道道看。」僧擬對，乃咳嗽云：「者箇是古是今？」僧云：「和尚也不可輕易。」曰：「山僧近日傷風咳嗽也不得。」僧無語。曰：「你也不可輕易，有誤後來。」僧又無語。良久，又問：「和尚何時得戒？」云：「佛未出世時，山僧也曾為汝摩頂授記了也。你如今為什麼根本戒也不持？」僧云：「此等說話，五部律中出自何部？望乞引佛語為證。」曰：「汝豈不見《佛說決定毘尼經》中有偈云：『 一切戲論從心起，不應分別法非法，如是見法不思議，彼人處世

常安樂。凡夫迷惑隨心轉，多劫輪迴諸有中，若知法性皆無性，是名真實不思議。若有比丘念諸佛，非善思惟非正念，於佛妄生分別想，而此分別無真實。若有思惟於空法，如是凡夫住邪道，但以文字說於空，文字與空何可得？若有思惟寂靜法，是心非有本無生，心行覺觀皆戲論，無念名為見諸法。一切諸法無思念，有思有念盡皆空，若人愛樂觀察空，於此無念勿生念。法同草木無知覺，若離於心不可得，眾生自性無所有，一切諸法亦如是。』又云：『 了知法性無所有，假名安立示世間。』又云：『 諸法自性無所有，當於何處言得證？所說得證為無得，如是了知乃名得。眾生得果為殊勝，我說眾生本不生，尚無眾生而可得，云何當有得果者？過去無數百千佛，無有能度眾生者，若此眾生真實有，畢竟無能得涅槃。一切諸法能寂滅，未曾有法可生者，若能如是見諸法，彼人已出於三界。』此等正旨 ，無教不宣，今特舉律宗，以釋大德之疑。其他經論所詮，浩如淵海，一一皆指歸此處，幸細心體會，方知從前所執，甚是麤浮。戒定尚未窺藩，權實焉能甄別？佛言聊引，惟貴知時。」律師於是稽首受之而退。

余單丁行腳時，友人遺聞師為予言：「其鄉有陳老僧，其為人卓有至德，足不涉城市者五十餘年。有上首正上座，執弟子禮甚恭謹。師壽屆古稀，而親炙者鱗至，屋僅數椽，甚隘陋，側有數楹，為裨販之流所居。適此僧以不戒受訟，求售於正上座，上座告其俗弟子林某，林喜甚，問其價幾何，以二十金對，林即如數與之。其人感激，將謀徙居林氏，擬重搆菴以迓焉。正公以其事白之師，師知其價之厚也，甚悅，已而嘆息者再。正公訝焉，請問，老師嘆曰：『 吾念因彼之急而買其居，彼訟已過，則將何以為棲乎？縱彼謀棲得所，而數十載之舊居頓鬻於人，寧無戀戀之情乎？我務守本分，至老而遽易其所守，寧不有愧於中？是以嘆耳。』正公愕然曰：『 和尚勿慮，弟子當留其仍舊也。』遂返身取券璧還。師又喟然曰：『 吾想其價用去矣，若之何？』正公曰：『 某甲並價不取可也。』老師於是莞爾笑曰：『 善哉，善哉！誠得我心也。』吁！今之柄法樹剎者，為師為徒，尚不免有巧取之譎，況其下此者乎？聞正公師弟之風，得不媿於中哉？」

劉千里居士因閱湛然和尚《禪宗或問》，末載有達觀大師招殃傳，質之於余。余見其內有陶居士論老人不行權變，高據師位，一切宰官無論信與不信，一向端坐受拜，致招酷禍云云。湛師謂老人乘大願力擔荷法門，理應如是，但議其剃髮。師退道返俗，老人誘勸還僧，遂禮老人為師而祝髮焉。又謂其親近大千和尚而不嗣其法，是皆其師承背亂，故天特速嚴其罰，以示警于人云云。嗚呼！是何足以知老人哉？夫老人生平之所以自行化他者，唯此一著是喫緊，餘

俱閒話耳。子不觀其誨人，惟諄諄以「假借四大以為身」之半偈，又其自治稍有誤犯，必痛自苦責。曾聞其一日因誤犯過午之餐，便呼人責以巨板三十，人或輕之，老人則奪板而責，其人鮮血溢流，乃曰：「下下倣此乃可。」是皆痛治情根，煉空相應，使刀割香塗，了無苦樂之實行也。非大有過人骨力者，其孰能與於斯？而乃以情識測度，能不發老人之揶揄哉？且人生禍患，固有定數，苦樂順逆，道在其中。唯至人能善用之，為證道之門，飲之如甘露之味，苦逆現前，全體受用，真金百煉，愈見光輝，遂令因緣果報，虛設無權，平日所譚玄妙法道，於此湊泊不來，真偽判然，烏容掩飾？而謂之天嚴其罰，可乎？且老人之參大千和尚，錄中曾不見有付囑老人之說，老人之不敢承虛接嚮，苟嗣大千者，正見其尊重師承不敢輕易處，而謂之背師承，可乎？至於剃髮之師，律中位在四種闍黎之一，又有師戒在沙彌不得受具戒弟子禮拜之說，況其不道，至於返俗十餘年，而尚謂之師哉？是皆俗流淺見之論，非湛師之所宜有也。或曰：「斯說也，後人集之，未知孰詳？」因筆之以示同志。

與中牧閱東坡詩次，牧云：「某甲曾聞蘇公乃淨戒禪師轉世，觀其一生學問聰明，妙思雄辨，真足為文人吐氣。但不知於向上關捩，可曾蹋著也無？」答云：「若蹋不著，爭解恁麼？若蹋得著，爭肯恁麼？」牧云：「如今文人才士、名公鉅儒，多從三寶中來固爾，未審如今知識既了生死，還如此麼？」云：「你將謂一了生死，便永謝世緣，不來三界遊戲神通，闡揚佛事耶？若爾，與二乘小果何異？當知世界無盡，眾生無盡，菩薩行願亦無盡，盡未來際證無量聖身，亦不是棲泊處在，何得以管見測天乎？若使無菩薩常遊生死海，濟渡攝化，則眾生焉有出苦之期？故知眾生本有佛性，是正因，若不逢善緣啟發，則永縛使纏。故大士輩或現僧，或現俗，或現國王，或現宰官，或現愚迷，或現穎悟，皆是遊戲神通，行菩薩道，使一切眾生同得同證而後已。」牧曰：「然則畢竟如何？」曰：「亦無什麼，畢竟只是東舞來，西舞去，把六道所有一切眾生舞得成佛了便罷。」牧曰：「眾生界無限量，如何有舞得了的時節？」云：「汝既知眾生無限量，菩薩行亦無限量，你與麼問的亦無限量，我恁麼荅的亦無限量，無限量亦無限量，既無限量，還有眾生可得麼？」牧曰：「無可得。」云：「眾生既不可得，菩薩亦不可得，說的聽的亦不可得，不可得亦不可得，有甚麼度不了的？」牧禮拜。

因二堂課誦眾多不齊，召眾至方丈而告之曰：「爾等當知，這兩堂課誦，乃是古人極則提持，為人發機處。不見此旨 者，遂指為應合常住，接引初機，視為浮汎不切之務。吁，可惜哉！夫法法天真，

隨見成異，通之則塵塵皆正修之路，迷之則在在皆塵勞之門。迷悟由心，非關事理。經云：『 厭離有為功行，是為菩薩魔業。』又云：『 不可離有為說無為，無得非居得外』等語，是皆指蹤方便。若約山僧看來，即這二堂功課，便是超佛越祖之談了也。若有絲毫能所心在，凡聖情量未忘，動便著有無之境，靜則醉昏沉之鄉，總無自山分。於是見有禪可是、有教可非，有有為可輕、有無為可貴，取之捨之，枉成限量而不自知耳。你但內不住心、外不住境，則句句全句法界，聲聲盡證法身。魚鳴磬響，啟發真詮。拜跪稱揚，普現三昧。在世出世，收攝無餘。互攝互融，功歸法界。何有一毫頭不是西來大意，無有剎那頃不是得菩提時。而乃視為泛常，虛應故事，威儀雖具，意驟多端，全無誠敬之心，反增懶慢之罪。虛消信施，唐喪光陰。麤義尚乃不知，玄旨焉能透徹。開口便談過分，操履不及庸流。業識茫茫，不知自愧。反將涕吐，誤飼後人。妄論他非，只占己長，終無是處。汝等既來相依，須是絕諸滲漏，務實修行。若見有一毫頭事，則被事礙。見有一毫頭理，則被理礙。皆非本分修行，實為自欺自昧。嗚呼，獅子捉兔如捉象，皆用不欺之全力。尊者一彈指而能降五百業龍，只因持一突吉羅與四波羅夷等耳。故如來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皆由見惑，致隔天淵。汝等可自證知，休將大海納牛跡，等閒虛度好時光。」眾禮拜而退。

雲外禪師語錄卷第十五終

(覺明師　霞石　匪一　雲居　震初
應元　無礙　師普　不息　弘潤
東溟　玉奇　小隱　悟空　白岩
淨明　念申　孤松　本初　弘誨
眾師捐貲，助刻
神鼎雲外和尚語錄第十五卷
康熙乙巳夏月塔院識。)

神鼎雲外澤禪師傳

溥沱之統，三十傳至天隱修，修之首嗣曰松際授。授為人少緣飾，眼目精明，逃於名聞利養，深隱陽山之巔，得一人曰雲外。跡其悟因與其踐履，信哉宗通說通而行解相應者矣。按師諱行澤，雲外其字也，新安之婺源人，俗汪姓。父仲觀，母王氏，夢麟舞於庭，維萬曆丁未秋八月初度，因名應麟。六歲入塾，塾師授以《千字文》，指首句四字問曰：「天是何物？到何處止？」塾師曰：「汝且讀書，奚問為？」遂應聲曰：「不識得，讀他作麼？」其父聞而

異之，以為宿世理學者流，非功名富貴中人也。年十一喪母，十九喪父，家道頓衰，苦志讀書，致疾嘔血，自度必死，禱佛祈救。夜夢神人曰：「若能歸心三寶，力扶正法，病當自愈。」醒即發心，已而病果愈。二十七歲投黃山雲谷院無易師度脫，次年納戒於姑蘇之茂林律師，隨至天童見悟和尚，問：「如何用心得個入處？」悟曰：「無心可用，是汝入處。」師擬進語，悟便打，自是群疑塞胸，刻期證悟。徹夜經行，不覺倚柱失睡，忽聞開門聲有省，師便機鋒峻拔，悟首肯之。既上陽山參松際授禪師，居久之，授繼席磬山，師侍側，授舉牛過窗櫺話問師，師多方進語，皆不契，用是發憤再參。偶因風揭簾旌，撲落作聲，忽然悟入，遂詣授質之。授一見便曰：「汝今日生意好也。」師拂袖出。次日，授連舉數則公案驗師，無不透徹。如問德山托缽話，曰：「你道德山為甚低頭歸方丈？」師曰：「老驥追風。」授曰：「巖頭為甚又道他不會末後句？」師曰：「證父攘羊。」授曰：「如何是密啟其意？」師曰：「賺殺多少人？」授曰：「三年後遷化又作麼生？」師曰：「看和尚失卻鼻孔。」授曰：「好與三十棒。」師便禮拜。授曰：「子將來大有超師之見也者。」一日辭行，授以衣拂付師。師既受屬，直入匡廬，棲止七賢峰下。是時囊盎蕭然，唯五乳常住，月供五升米。師採薇作瓔珞粥，處之宴如也。披閱高峰悟由，復自疑曰：「彼睹演祖真贊時，已悟到虛空粉碎，大地平沉，為甚被雪巖末後一拶便去不得？」由是力參二載。一日山行，失足墮澗，忽山禽驚起，大叫一聲，遂爾徹法源底。迺作頌曰：「鐘殘漏盡一聲雞，脫盡從前悟裏迷。大用縱橫施巨闕，堂堂洗土不成泥。」從此透脫重關，言言見諦，句句超宗。因有僧問：「如何真實相？」師曰：「南康府裏張皮匠。」時寶華忍和尚傑出叢林，不可一世，聞師此語，撫几嘆曰：「陽山乃有此兒耶？」一住匡廬經八載，後出世蘄之大泉山，次遷菩提寺。一以祖道自任，力挈綱宗以救時弊，再遷紫雲山老祖寺。師因四眾之請，復大施普說，闢諸魔外，反覆萬有餘言，專人賚書東下就正。天童忞和尚、報恩琇和尚俱為之擊節嘆賞，師之道價從此彌高矣。末後住神鼎道場，室中常舉狗子無佛性話驗人，罕有契其機者，故終其世未嘗印可一人。及示脾疾，輒索筆書遺。屬後三日，復書偈辭眾曰：「是非海內展全機，多少時師盡皺眉。此日一言無可付，江南江北大家知。」書畢，又作封龕偈曰：「神鼎龕，無人封。自作偈，自封之。三十年前平貼貼地，三十年後也大奇。」擲筆端坐而盡。壽四十有八，臘二十有三。塔全身於神鼎資聖寺右隴。初，師開發天童，繼參陽山，得悟記荊。後徹法匡廬，寶華忍和尚既深加讚美，隨有說師者曰：「陽山聲名韜晦，公盍為建法幢計乎？」師曰：「我嗣法陽山，寧以菟枯異志？

且丈夫貴闢今古，豈假祖父餘光哉？」力謝之。既而出世蘄州，同門惺寂廓師敦弟昆之誼，不憚吳楚而遙佐師三主祖席。入滅後，參徒鏡公念正法衰替、人之云亡，為梓語錄若干卷行世，於此益驗師之服人者素矣。

康熙十一年歲次壬子春正月吳暸後學本璁淑鐔拜撰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